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三十八回　异丐玄功伤毒妇　神偷妙手慑同行

宝象法师背后有七个和尚，其中一人，忽然越众而出，一伸手就扶稳了那个正在旋转中的和尚，说道：“师弟，退下！待我向这位大师领教一场。”座中的西域武士识得此人，窃窃私议道：“索闻金鹰宫的七个护法个个都有惊人的武功，这位吉罗遮大师在七大护法中名列第三，他这一出场，可有热闹看啦！”

大悲禅师是位武学大行家，这吉罗遮一伸手扶稳了他的师弟，大悲禅师对他功力的深浅已是了然于胸，心里想道：“此人功力胜他师弟十倍，但要击破我的金刚掌力却也未必能够；他的武学造诣甚深，难道竟无自知之明，却还要与我纠缠不休？”

只听得吉罗遮说道：“达摩祖师的武功精深博大，无所不包，贵我两派同沾他的恩泽，今日幸得相逢，我再领教你兵刃上的功夫。”意思是说大悲禅师与他的师弟已比过内功，这一项就不必重复了。

大悲禅师精研内功，在兵刃上却疏干练习，从来也不携带兵器，正自踌躇，青城派名宿萧青峰走了出来，朗声说道：“今日之会，是以武会友，你们同源异流，份属同门，尽是你们自己人比试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再说，大悲禅师你已比过一场，也该歇歇啦。”转过身来向那吉罗遮说道：“我是中国青城派门下弟子，我们这派的武功和贵国的任何一位祖师都无关联，咱们比试比试！”

原来萧青峰不忿这两个印度和尚抬出达摩，自高身价，看轻中国武术，心里想道：“他口口声声说少林派的武功出于印度，纵然大悲禅师把他也打败了，那也不足灭他的威风。”是以挺身而出。

萧青峰的话说得很辛辣，无异以中国武术向他的印度武术挑战，吉罗遮下不了台，只得说道：“很好，很好，让我多见识见识贵国的各派功夫，也正是私心所愿。”

吉罗遮右手提着一根青竹杖，左手举起一个金盂钵，说道：“我的兵器就是这两件随身法宝，请进招吧！”萧青峰拔下插在背后的拂尘，再将腰带解下，“铮”的一声，那腰带抖得笔直，精芒耀目，却原来是一把可作绕指柔的宝剑。

萧青峰哈哈一笑，说道：“此地是中国疆界，你是客人，中华汉子，素讲礼仪，我让你三招！”

吉罗遮身为金鹰宫护法；一向自大惯了，心中有气，暗自想道：“你竟敢小视于我，居然要让我三招，哼，哼，且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当下不再打话，青竹杖一起，便点萧青峰的穴道。

这青竹杖一起，只听得嘶嘶声响，就似突然窜出了一条青蛇，择人而啮，盘旋飞舞，杖势飘忽之极。座中不乏点穴名家，都是心中一凛，自愧不如，大悲禅师想道：“他以杖代笔，增加了许多变化，果然是深得达摩祖师点穴法的精髓，虽然未必就胜得过少林寺，却也不在少林寺之下。”眼看那青竹杖如影随形，萧青峰的全身穴道已在他的杖影笼罩之下，不论向哪个方向躲闪都难以闪开。

萧青峰忽然跨出了一大步，不但不向旁边躲闪反而笔直的向吉罗遮走去，简直就似送上去给他点穴一般。却也奇怪，吉罗遮的点穴从来百无一失，不知怎的，这一次敌人送到跟前，他一点却竟然点了个空，连自己也莫名其

妙。

说时迟，那时快，萧青峰已到了他的面前，几乎是鼻子碰着鼻子，吉罗遮大吃一惊，虽然萧青峰说过让他三招，但敌人突然来到面前，他不能不防备敌人袭击，一惊之下，不暇思索，左手的金盂钵就朝着萧青峰猛罩下去。

这一罩用力过猛，金钵碰着地面，铿锵有声，萧青峰从从容容的从他身边踏步而过。吉罗遮一声大吼，身形拔起，竹杖横挥，金钵径压，竹杖轻灵，金钵威猛，他同时使用两种兵器，兼具至柔至刚之长，确实可算得是一等一的高手。

萧青峰这次更怪，不躲不闪，以右脚脚跟为轴，竟在原地上转了一圈，只所得“　　”的一声，原来吉罗遮也跟着他转，青竹杖在自己的金盂钵上重重击了一下。萧青峰哈哈笑道：“三招已过，小可要投桃报李了！”软剑抖得笔直，咧的就是反手一剑。

原来萧青峰用的是天罗步法，这天罗步法本是源出青城，后来被乔北溟偷学了去，加以演变，精益求精，已胜于青城派原来的步法。当今之世，天罗步法运用得最妙的当推姬晓风，但萧青峰虽然不及姬晓风，用来对付这从未见过天罗步法的吉罗遮，却是绰有余裕。 萧青峰是陈天宇的开蒙师父，挟数十年功力，实是不在大悲禅师之下，这一剑刺出，激动气流，剑尖上发出嗤嗤声响，吉罗遮举钵一挡，“　　”的一声，吉罗遮虎口一阵酸麻，但萧青峰凌厉的剑招却也给他挡住了。

吉罗遮到了此时，哪里还敢有轻敌之心，以金钵作为盾牌，打定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算盘，他震惊于萧青峰步法的神妙，生怕跨出一步，就会受到暗算，索性站在原地不动，见招拆招，见式拆式。

吉罗遮在这两门兵器上确有独到的功夫，本身的武学造诣其实也并不在萧青峰之下，他坚守不攻，急切间萧青峰倒也无可奈何。

萧青峰脚踏九宫八卦方位，运剑如风，绕着吉罗遮走了一圈，上六剑。下六剑，左六剑，右六剑，前六剑，后六剑，一口气攻出了六六三十六招，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每一剑都给吉罗遮的金钵挡回；萧青峰若是迫得太近，他的青竹杖又倏地点出，不但出手敏捷，而且认穴奇准，要不是萧青峰的步法奇妙，险些还要着了他的道儿。

萧青峰一口气攻出了六六三十六招之后，已试出对方的功力比自己稍有不如，但对方以金钵作为盾牌，配合上竹杖点穴的反击，一攻一守，配合得妙到毫巅，虽然功力稍有不如，也足以防御。因为萧青峰不敢太过迫近，每一招都似蜻蜓点水，一掠即过，功力自是不能尽数发挥，虽然稍高一筹，也没有多大效用了。

两人斗了一会，还是相持不下之局，金鹰宫的护法大弟子说道：“两位旗鼓相当。可以罢手了吧？”萧青峰忽道：“且慢，请大和尚再接一招！”拂尘一展，把吉罗遮的青竹杖缠住，吉罗遮用劲一点，嗤嗤声响，尘尾散开，眼看这青竹杖摆脱拂尘的纠缠，只要往前一送，就要点中萧青峰的“曲池穴”，忽听得“　　”的一声巨响，吉罗遮的金盂钵已给一剑刺穿，萧青峰哈哈大笑，倏地腾身而起，一个鹞子翻身，身形已落在三丈之外。

原来萧青峰经验老到，机智过人，他看准了这印度和尚胆怯，不敢挪动位置攻他，于是想出了一个冒险的破敌之法，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右手的长剑上用了九成功力，左手拂尘的那一拂却只用了一成功力，吉罗遮看不破他这一拂乃是虚招，竹杖一被缠上，自要全力破解，萧青峰那一剑倏然而

来。果然奏效。萧青峰这一招实是用得险极，倘若吉罗遮识破他那一拂乃是助攻的虚招，敢跳上前点他穴道的话，双方就要两败俱伤了。如今萧青峰毫发无伤，而吉罗遮的金钵却已破损，势难再斗，当然只好认输。

金鹰宫的七个护法弟子面上无光，正拟推一个人出去挑战，忽听得外面人声喧闹，似是发生争吵，有一个守卫冲进来报道：“外面有四个没带请柬的人，说是请柬不知如何失去，却要进来，准是不准，请国师定夺。”原来这四个人的请柬，正是给姬晓风偷去的，他们到门口一摸，才发现不见，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护法大弟子问了那四个人的名字，便去禀告宝象法师。宝象法师听了，忽地哈哈大笑。

原来这四个人主象法师都很熟悉，那四张请柬也是他自己写的。他笑着问那护法弟子道：“你不知他们是谁吗？”护法弟子道：“正要请问师尊。”宝象法师道：“有三个是婆罗门教的高手，另外一个是北天竺著名的妙手神偷，想不到他一踏出国境，就碰上了异国同行，把他压下去了。”

护法弟子不禁骇然，低声问道：“要不要追究盗柬之人？”宝象法师笑道：“这样的高手请都请不到呢！只不知是哪位所为，可肯出来相见么？”

姬晓风坐在后头，正要答话，忽听得有人大吼道：“金鹰宫主人可宽恕这个小贼，咱们兄弟可不能饶过他！姬晓风，出来！”这两个人正是以前曾到少林寺盗书的那两个番僧——竺法兰和竺法休，他们是孪生兄弟，心意如一，一同站起，一同吼叫，发怒的神情也是一模一样。

姬晓风哈哈大笑，走出来先向宝象法师施了一礼，说道：“得罪，得罪！”那护法弟子奉命出去迎接那四个人，正经过姬晓风身边，不觉定了眼睛，向他注视，喃喃自语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这腌臜老儿竟有如此本领，真是意想不到。”他用印度方言自言自语，姬晓风不知他说什么，也龇牙咧嘴向他一笑。

主象法师忽地用汉语大叫道：“姬先生，我没有给你送去请柬是我失札，你盗请柬我不怪你。这串念珠是我赐给弟子之物，请你交还！”话声未了，姬晓风忽觉虎口似乎给利针突然刺了一下，他本来是握着拳头的，这一下就不由得自己张开了，只听得哗啦啦一片声响，一串念珠坠下地来，原来他冲着那护法弟子咧嘴一笑的时候，早已施展神偷绝技，把他胸前所挂的一串念珠偷到手中，众目睽睽之下，竟无一人发现。

那护法弟子和姬晓风都是震惊不已，护法弟子震惊于他的神偷绝技，拾起念珠，慌忙便走，再也不敢靠近他的身边。姬晓风则震惊于宝象法师的绝世神功，在那么远的距离，居然能用隔空点穴的功夫点中自己的虎口，不由得暗暗担心，心里想道：“这人的功夫看来不在金大侠之下，要是金大侠不来，就无人是他对手了。”

竺氏兄弟齐声喝道：“姬晓风，你贼性不改，吃我一拳！”姬晓风笑道：“彼此，彼此，不过你们两个乃是新人行的小贼，可得多多向我请教请教。”笑声中身形一闪，已避开了竺氏兄弟的攻击。

主持此次比武的一个裁判道：“且慢，你们是两兄弟齐上，姬先生你要不要人帮忙？”姬晓风笑道：“我和他们本来是合伙人，打来玩玩的，不用如此认真，就由我这个老贼对付他们这两个小贼好了。”

这天竺二僧当年与姬晓风结伴，同到少林寺盗经，姬晓风潜入藏经阁，这二人在外面给他把风，本来是说好了倘若得手，三人共享的。哪知姬晓风一进入藏经阁，便给少林僧人发现，竺氏兄弟被擒，姬晓风仗着轻功高明，

偷到了三本内功秘笈，便在风雨寺中逃脱了。后来少林方丈痛禅上人义释二僧，姬晓风又改邪归正，将经书交还少林寺。这天竺二僧得不到经书，遂与姬晓风结下了梁子，十余年来，到处追踪，也曾两次碰上，但两次都给姬晓凤侥幸逃脱。（事详《云海玉弓缘》）

盗经被擒之事，竺氏兄弟一生引以为耻，姬晓风却毫无顾忌，“老贼”“小贼”的说个不休，竺氏兄弟大怒，倏地分开，一个站在东首，一个站在西首，同时发掌。

竺法兰掌力先到，姬晓风笑道：“乖乖，好厉害！”身形一侧，避过一边，却不料正好避入竺法休的掌力笼罩范围之内，姬晓风立足不稳，一个踉跄，反弹出来，竺法兰的掌力又自前心攻到。

原来竺氏兄弟深知姬晓风天罗步法的高明，吸收了两次教训之后，姬晓风第一次是仗着轻功逃脱，第二次是得金世遗暗中相助，但在紧要关头，也曾用过天罗步法解危。两兄弟苦练了一套阴阳八卦掌，遇敌时一东一西，掌力一刚一柔，互相配合，任敌人轻功如何高明，也决难逃出他们的掌力范围之外。

姬晓风发觉一股大力自前面撞来，只好也发出掌力反击，他新近练成金刚掌力，虽然不如大悲禅师的功力卓绝，却也不在吉罗遮之下，哪知一掌发出，前面的那股力道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自己这股掌力却也攻不过去，似是被轻软的一层棉絮裹住，急切间竟然撤不回来。

说时迟，那时快，竺法休续发一掌，劲风呼呼，已袭到了姬晓风的后心。原来他们两兄弟的掌力可以刚柔互易，随心变换，只要其中有一人用柔劲“粘”上了敌人，另一人就可发动猛烈的攻击。

库而姬晓风已练成了护体神功，但后心被竺法休的掌力一撞，也觉隐隐作痛，不觉心中恼怒，想道：“纵然我有不是，你们也不该下此辣手，竟然想要我这条老命！何况我当年也是为势所迫，并非想独自吞没赃物。”

一怒之下，姬晓风不顾耗损元气，也使出了两种不同的掌力，右掌向前一拍，使的是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左掌反手向后拍出，用的却是大乘般若掌力，这两样武功都是乔北溟秘笈上的一等一的功夫，姬晓风练习有素，比起他刚才所用的新练成的金刚掌，威力强弱，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竺法兰登时打了一个寒噤，竺法休的刚猛掌力也被他迫退。

竺法兰从前也领教过他的修罗阴煞功，当时姬晓风只练到第七重，远不如现在的厉害。修罗阴煞功是练到了第七重之后，便有走火入魔的危险，若非已得正宗内功心法，或有灵药相辅，便难再练下去；但倘若过了这一关，每多一重进展，功力便陡增一倍。

竺法兰以前与姬晓风较量，两次都是他占了绝对上风，这次却感到肌肤起栗，遍体生寒，不禁吃了一惊，心中想道：“几年不见，这老贼的功力竟精进如斯，真是奇怪！”

原来姬晓风自那年得金世遗指点之后，将各家各派的武学冶于一炉，早已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自是今非昔比了。另一边竺法休接他的大乘般若掌力，却较他的哥哥要好一些，因为运用修罗阴煞功颇伤元气，大乘般若掌力便不能尽量发挥，竺法休全力支撑，堪堪抵挡得住。

姬晓风见竺法兰牙关打战，心中想道：“他虽然下手无情，但当年之事，我到底也是有点对他不住。”心念一动，修罗阴煞功撤回了两分，不料竺法兰的掌力乘机便袭过来，一团柔劲，将姬晓风的阴煞掌力裹住，登时“胶”

在一起，变成了双方暗斗内功，谁也不能收劲。

竺氏兄弟在印度达摩祖师所传的那一支派之中，是有数的高手，辈份武功都在吉罗遮之上，这时两兄弟联手合斗，要胜姬晓风固然不易，姬晓风想要摆脱他们的掌力却也不能，双方成了个骑虎难下的局面，不由得都暗暗叫苦。

眼看就要两败俱伤，大悲禅师忽地走出来道：“主人说过，今日是以武会友，无须分个强存弱亡，我看这一场就算作打平了吧。”场中的裁判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却不敢上前将他们分开。

大悲禅师口中说话，脚步不停，只见他走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恰好与三个人的距离相等，双袖一挥，随即听得一阵“嗤嗤”的激动气流的声响，竺氏兄弟和姬晓风都向旁边跃出一步，原来大悲禅师这双袖一挥，恰到好处，将两边的掌力隔断。

竺氏兄弟犹自愤愤不平，大悲禅师合什当胸，忽地向竺法兰施了一礼，说道：“今日重逢故友，欣慰何如。家师痛禅上人有点礼物，嘱托贫僧送给贤昆仲，以解昔日之嫌，也是物归原主之意，还请两位收下。”

竺氏兄弟听得“物归原主”这四字，心头都是卜通一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见大悲禅师己取出一个黄布包袱，上面写着三卷经名，正是姬晓风当年从少林寺盗去，而兰氏兄弟梦寐以求的那三卷达摩遗书。以大悲禅师的身份，他们当然用不着打开包袱看个真假了。

竺法兰喜出望外，将那三卷经书收下，连连道谢，大悲禅师道：“咱们红花绿叶，本是一家，自己人何须客气。要谢也只能谢姬施主。”姬晓风笑道：“大师你挖苦我了。不错，我曾‘借阅’过贵寺这三卷经书。但早已归还，这就与我无关了。你慷慨送礼，我可不敢沾光。”

大悲禅师正容说道：“你在书中添加的注释，对这几门武学大有发挥，家师说你不但还本，而且付息，算起来还是我们沾了你的情。他知道你和两位竺师兄因了此事失和，很觉过意不去。这次送礼，另一个原因，就是想为姬施主解开这点小小的过节，以报姬施主之情。”

竺氏兄弟得了经书，满怀喜悦，对姬晓风的仇怨也早已烟消云散了。两兄弟齐声笑道：“说得不错，要不是姬施主将经书归还贵寺，今日也就没有这份礼物了，是该多谢姬施主。”姬晓风哈哈大笑：“这么说，我做偷儿倒也做得不坏呀！”天竺二僧和他的十年纠纷，就在彼此的笑声中结束。

大悲掸师、天竺二僧各自归座，就在此时，金鹰宫的护法大弟子带领三个婆罗门教僧侣和一个碧眼黄须的汉子进来，这四个人被姬晓风偷了请柬，未人会场，先失面子，满肚皮都是怒气。

那三个婆罗门教僧侣向姬晓风怒目而视，但他们知道比武的规矩，姬晓风已比了一场，他们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自是不便有失身份，上前挑战；那碧眼黄须的汉子却不理会什么规矩不规矩，身形一晃，就到了姬晓风面前，叽叽咕咕他说了几句印度话。

姬晓风见他身手不凡，暗暗喝彩，心想：“可惜他是个印度人，要不然倒可以做我的助手。”问道：“他说什么？”那护法大弟子道：“这位是敝国第一神偷，他很佩服姬先生的功夫，想与姬先生亲近亲近！”姬晓风笑道：“好极，好极！份属同行，理该亲近亲近。”

两人伸手一握，忽听得那印度神偷“哎哟”一声弯下了腰，姬晓风笑道，“你摸错地方了，我的钱银放在那一边袋子。”众人看时，只见那印度神偷

的一只左手已伸入姬晓风怀中，只露出半截手臂，却似被什么东西夹着，拔不出来，姬晓风右手仍然与他相握，左手则贴在自己的膝边，并没有捉着他。众人不解他的手何以拔不出来，但见他形状滑稽，都不觉好笑。

原来这印度神偷心怀不忿，有意较量姬晓风的功夫，趁着与他握手的当儿，另一只手就摸他的贴身衣袋，却不料被姬晓风使出上乘内功，腹肌一收，将他的手吸住。

那印度神偷满面通红，低声说了一句话，旁边有个通译是西藏人，立即大声说道：“他说姬先生本领高明，胜他十倍，不胜佩服！”

姬晓风赢足面子，也便不为已甚，当下哈哈一笑，肚皮一挺，弹开了印度神偷的那只左手，笑道：“你的本领也很不错了，我和你交个朋友，这些东西还给你吧！”衣袖一抖，哗啦啦一声响，袖管中跌下几件东西，有小刀、小锯、小锉、小钻等等，还有几枚银市。

原来这些物件都是姬晓风从那印度神偷身上偷过来的，那几柄刀、锯、锉、钻正是印度神偷的随身八宝。姬晓风偷了他这么多东西，他竟然毫无知觉。这一下弄得那印度神偷目瞪口呆，喃喃说道：“魔术，魔术、真是魔术！”

这印度神偷对姬晓风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三个婆罗门教僧侣对姬晓风的内功造诣也很震惊，心中均是想道：“原来此人还不单是偷窃的本事高明，我们若是单打独斗，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呢。”当下也就不敢多事了。

忽听得一阵鼓乐声，金鹰宫的护法大弟子又接了两位客人进来，要奏乐迎接的当然不是等闲人物，众人定睛看时，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武当派掌门雷震子，女的是邙山派掌门谷之华。宝象法师熟悉中国武林的情况，武当、少林、邙山、峨嵋是中原四大门派，如今武当、邙山两大派的掌门人联袂而来，当然是要奏乐相迎了。

江南得见故人，很是欢喜，但也有点失望，心中想道：“怎的不见金大侠呢？他是应该和谷之华一同来的。”

乐声未止，场中已引起一阵骚动。原来谷之华三月之前第一次踏入马萨儿国境时，曾遭遇八名武士和两个僧人的袭击，她的徒弟谷中莲就是那次被掳去的。这八名武士和那两个僧人今日也在会场，谷之华眼光向那些人扫去，说道：“幸会，幸会，难得你们也都在场。”宝象法师施礼道：“谷女侠休要见怪，他们当日是奉了王命而为，令徒如今也正受国王优待，请你放心。”谷之华道：“你今日之会是以武会友是不是？”

宝象法师道：“不错，谷女侠有何指教？”谷之华道：“我想请这十位高手一齐下场，让我再领教领教他们的功夫。”宝象法师心中不悦，说道：“以武会友，总是以单打独斗为宜……”话犹未了，七阴教的阴圣姑站起来道：“谷掌门是女中英侠，我老婆子向你领教如何？”

谷之华未曾回答，忽地有一个人怪声怪气他说道：“好柴不烧烂灶，净脚不踩烂泥，你这种下三门的老妖婆，只配和俺臭叫化斗斗。谷女侠，你不要理她，下一场待俺臭叫化来领教她的那双毒爪。”

说话的是北丐帮的帮主仲长统，阴圣姑以前曾吃过他一点小亏，如今又见他出头干预，不禁心头火起，立即说道：“好呀，臭叫化，俺老婆子正要找你算帐。你出来吧，现在交手也行。”仲长统笑道：“你急什么责俺化子张开布袋，等你施舍便是。你准备钱物吧。”意思仍是坚持要下一场才和她交手，而且口气充满讥刺，暗示阴圣姑定要吃亏。

谷之华笑道：“两位前辈不必斗口，反正多等一场，也无须多少时候。”

蓦地面色一端，对宝象法师道：“我曾遭受这十位高手围攻，他们当时不怕被人耻笑是以多欺少，难道现在反而怕了？好吧，他们倘若情虚胆怯，怕我报仇，不敢交手的话，那就叫他们一个个出来向我磕头赔罪吧！”

那八名武士按捺不住，一齐跳了出来，说道：“好吧，你要单独和我们交手，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是国王所要缉拿的逃犯，我们也不必和你讲什么武林规矩。”谷之华目光一扫，说道：“还有两位大和尚呢？”宝象法师甚是尴尬，说道：“谷掌门，你赢了这场，我自当叫我那两位劣徒奉陪。”原来那两个和尚是他的弟子。宝象法师不比那些武士，他是个要顾身份、顾面子的人，从前国王要他这两个弟子会同他的宫中八大高手去围捕谷之华，他不得不遵，现在要他这两个弟子公开出丑，他却不愿了。

谷之华不为己甚，说道：“好吧，那就让我先了结这场公案。”面向那八个武士道：“你们不是要捉拿逃犯吗？我在这里等候你们捉拿，上来吧！”

那八个武士见谷之华咄咄迫人，似乎早已胜券在操，心中倒不禁有点惊疑。但一想当日交手的情形，他们十个人围攻谷之华师徒，结果是大获全胜，擒了谷中莲，将谷之华打得落荒而逃。

现在虽然是少了两个得力帮手，但谷之华也少了一个徒弟帮忙。她那徒弟当时手持宝剑，论实力也不弱于那两个金鹰宫弟子联手。这八个武士如此一想，信心大大增强。但他们见识过谷之华的厉害，却也不敢轻敌，当下先布成了阵势，将谷之华困在核心。他们却不知道，谷之华经过那次挫败，不久就与金世遗见面，已练好了一套可以以一胜十的剑法。

双方剑拔弩张，正要交手，忽听得有个清脆的声音叫道：“师父，割鸡焉用牛刀，请让弟子代你接这一场吧。”众人抬头望时，只见一个白衣少女正从墙头飞过，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反掌拍出，衣袂飘飘，翩然下降，姿势美妙之极！这少女正是谷中莲。

随即听得外面“卜通”“卜通”的重物坠地声，叫痛声。原来这堵宫墙高达三丈六尺，谷中莲越墙而进，外面有五名守卫跳起来抓她，其中三人跳不得这么高，未触墙头，便已坠地，另外两人则是给谷中莲那一记反手劈空掌打落的。

谷中莲这一突如其来，登时引起了更大的骚动，谷中莲兄妹和江海天等人昨晚在皇宫闹得天翻地覆，这消息早已传到了金鹰宫，谁也料不到她这么大胆，大闹了皇宫之后，竟然还敢单身赴会。

这八个武士昨晚不在皇宫，丝毫不知谷中莲已是今非昔比，心中均是想道：“这个女子是大闹皇宫的钦犯，可比她师父还重要得多。但却要比她师父容易对付。”于是不约而同的散开，改向谷中莲采取包围之势。

谷之华又惊又喜，望了徒弟一眼，只见她双眼神光湛然，谷之华武学造诣极高，一眼就看出了谷中莲的内功，已到了上乘境界，并立即猜到了其中的缘故，心想：“这小妮子想必是已与她的哥哥会面，服食天心石了。”

谷之华放下了心，微微一笑，说道：“也好，就让你出场历练历练吧。”两师徒交换了位置，谷中莲走到比武场的中心，谷之华则退到场边。

那八个武士本来还有点害怕她们师徒联手，如今见师父已经退下，心中大喜，为首的武士名木华黎，一声令下，阵势立即发动，八个人从八个方向攻来，将谷中莲围在核心。

谷中莲失掉的那口霜华剑正在木华黎手中，但她现在所用的这口剑乃是江海天借给她的那把裁云宝剑，剑质比霜华剑更佳。木华黎一剑攻到，谷中

莲笑道：“ 这把剑也应该还给我了！ ” 她怕损伤了霜华剑，不敢用裁云剑去削，改用长袖挥出，倏地就卷住了剑柄，那木华黎是宫中一等一的好手，武功委实不弱，被她衣袖一卷，宝剑几乎拿捏不住，吃了一惊，连忙用千斤坠的重身法稳着身形，谷中莲这一卷竟未能将宝剑夺下。

阵势迅即合围，就在谷中莲与木华黎相持的这一瞬之间，前后左右都已有人攻到，谷中莲将裁云剑一挥，前方、左方、右方都给剑光封住，但背后却露出了破绽，登时有两柄长矛刺中了她的后心！

中原来的群雄大惊失色，江南更是紧张得喊叫起来，忽听得“ ■嚓 ” 两声。那两柄长矛矛头折断，那两个武士给抛出数丈开外，摔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原来谷中莲穿着江海天送给她的那件白玉甲，刀枪不入，这两柄长矛怎刺得进去？谷中莲服食了天心石之后，护体神功亦已练成，那两个武士用了浑身气力，刺出长矛，结果他们所发出的劲力全给反弹回来。他们摔在地上，未曾碰着石柱，只是摔个半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这回轮到国王这边的人大惊失色，他们不知谷中莲身穿宝甲，只道她己练成了刀枪不入的绝顶内功，相顾骇然。就在这时，只听得木华黎又是一声厉呼，眼耳鼻口，鲜血汩汩流出，他那水牛般粗壮的身躯，登时软得似是一团烂泥，倒在地上，缩成一团。那柄霜华宝剑当然也就给谷中莲夺过去了。原来他强自运力支撑，虽然撑得一时，却怎禁得起谷中莲雄厚的内功源源而来，终于五脏震裂，血管爆破，送了性命。

谷中莲双剑在手，如虎添翼，只见剑光盘旋飞舞，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其余六个武士的兵器，片刻之间，便己给她全都削断！还幸谷中莲不愿多所杀伤，只是削断他们的兵器，便即收手。

国王请来的高手在会场中的为数甚多，他们之中，本来也有人想出去擒拿谷中莲的，这时也吓得缩了头。宝象法师对侍立旁边的大弟子悄悄说道：“ 这女娃子武功确是不错，但要对付她亦非难事。不过她那边高手也很多，最厉害的还未出场，现在还不宜引起混战，待到将她那边的高手击败了几个之后，自不怕这女娃子逃得上天。 ” 那大弟子将这番话传给国王的武士长，这些人才安定下来。

谷中莲回到师父身边，她游目四顾，不见江海天在场，甚是失望。谷之华低声间道：“ 你哥哥呢，你们还未曾会面吗？ ” 她指的是金世遗的弟子唐努珠穆。谷中莲道：“ 我的两个哥哥都见着了。不过，他们都忙着别的事情，暂时还不能来。 ” 谷之华诧道：“ 你还有一位哥哥？ ” 谷中莲道：“ 是啊，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 在师父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谷之华心中大喜。原来唐努珠穆临时改变计划，趁群雄大会金鹰宫的时候，他已去联络忠心于旧王的大臣，准备起兵围攻王宫了。

她们两师徒还在交头接耳，那阴圣姑早已按捺不住，跳出场来，向仲长统挑战，仲长统大笑出场，说道：“ 俺做化子的等候布施，你有什么毒物，尽管拿出来吧！ ”

阴圣姑阴恻恻他说道：“ 臭叫化口出大言，你就接吧。 ” 她十指都套着指环，一抖手，十枚指环全部飞出，呜呜声响，有的直线射来，有的拐弯打到，有的飞过了仲长统的头顶，突然转了个圈，又飞回来打仲长统的后心。她只是一抖手之间就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暗器手法，莫说她的指环都是淬过毒药的，即算完全无毒，这样奇妙的暗器手法，也足以震世骇俗了！

仲长统哈哈笑道：“我道是什么稀奇的东西，这几枚铜指环有什么用，还换不到两斤米，你也未免大小气了。老叫化不要！”只听得铮铮之声，不绝于耳，但见他疾转一圈，十指连弹，十枚毒指环全给他弹落。

陡然间腥风扑鼻，阴圣姑双掌已然袭到，原来阴圣姑深知仲长统的厉害，那十枚指环的作用只是想扰他耳目，打他个手忙脚乱，然后乘机用神蛇掌伤他。这神蛇掌才是阴圣姑最得意的功夫。

仲长统猛地一口气吹去，阴圣姑的胸口突然似给人击了一拳，虽然禁受得起，却也退了一步。这一惊非同小可，心中想道：“原来这厮的混元一炁功已练到嘘气成风，有形无质的境界，看来今日只怕要两败俱伤了。”仲长统一口气吹出，最后那两枚指环亦已给他弹落，这才腾出手来，还了她一记劈空掌。

仲长统的掌力当然比他的“嘘气成风”又猛烈得多，阴圣姑不敢直樱其锋，只好侧身避开他的掌力。仲长统向东南西北连发四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向四方涌出，阴圣姑哪近得了身。

阴圣姑冷笑道：“你自恃内功深厚，就以为我无可奈何了么？”袖中忽地飞出一条青蛇，仲长统的掌力竟然挡它不住，原来这是一条异种怪蛇，只有一支香粗细，气力却大得出奇，狮虎给它缠上，也难免一死。这青蛇有隙即钻，等于是一件活暗器。

仲长统一脚踏下，那青蛇昂起头来，早已游上他的身子，一口咬着他的手指，仲长统哈哈笑道：“老叫化一生捉蛇，今番第一次被蛇咬了。”话犹未了，只见那条青蛇已掉下地来，不能动弹，仲长统一脚将它踩个稀烂。原来仲长统识得这怪蛇的厉害，若给它咬着咽喉，或钻入鼻孔，那么多好的内功也要毙命，但给它咬着手指，却是无妨。仲长统就是故意将中指送去给它咬的。他神功一运，中指坚硬如铁，那青蛇咬之不动，立即便给仲长统指力戳穿，再也不能作恶了。仲长统低头一望，只见中指虽未咬破，也已留下一道淡淡的齿痕，心中也不觉骇然。

从那青蛇开始侵袭到仲长统将它击毙，虽然为时极短，但在那短促的瞬间，仲长统要移开一只手去对付青蛇，掌力自是不免减弱，阴圣姑趁此机会，全力进攻，竟突破了仲长统掌力的封锁。

仲长统单掌一立，斜退三步，刚刚将气息调匀，正拟还击，阴圣姑忽地大喝一声：“着！”十指指甲突然间暴长数寸，原来她的指甲十分古怪，不用之时，卷成一团，到了紧急之际，将指甲弹开，就等于平添了十支匕首，刺抓敌人！

高手过招，相差不过毫厘，阴圣姑的指甲突长数寸，仲长统猝不及防，竟然给她抓着了一条手臂。阴圣姑内力自透指尖，她的指甲撕抓之力比那青蛇的毒牙咬啮厉害十倍，仲长统的手臂给她撕开了一条伤口，但奇怪得很，却丝毫不痛，反而有一种似是给人“抓着痒处”的舒服感觉。

仲长统是个大行家，知道所中的毒越是厉害就越是感觉舒服，不由得心中大怒，想道：“这妖妇如此狠毒，迫得我非取她性命不可了！”手臂一沉，五指如钩，登时也勾住了阴圣姑的毒手。

仲长统运一口气透过掌心，内力如潮，不但将毒气驱出，而且迫得那股毒气倒流，侵入阴圣姑体内！在他内力推压之下，只见一条黑线从阴圣姑的中指婉蜒而上，转瞬间已从掌心升到手腕。阴圣姑这一惊非同小可，要知她虽然练成毒掌，但内脏却仍是如常人一样，不能中毒，倘若给毒气攻到心头，

她就要自受其害，无可救治。

阴圣姑想摆脱对方手掌，却哪里摆脱得开？只好全力对抗。仲长统的混元一炁功已到炉火纯青之境，莫说一个阴圣姑，再多两个也抵御不住，不过片刻，那条黑线已从虎口升到臂弯。

阴圣姑双睛凸出，眼中就似要喷出火来，忽地一咬牙根，举起左掌，倏地朝着右臂臂弯斩下。

这一“斩”赛如刀削，竟是硬生生的把半条右臂斩了下来，伤口登时似是开了一道喷泉，血水如箭射去，喷了冲长统满头满面。仲长统急忙闭了眼睛，但鼻孔和臂上的伤口已被她的毒血射入。仲长统只觉一阵呕心，头晕目眩。原来这是阴圣姑最后一手毒功，名为“毒血箭”，自残肢体之后，可以喷出毒血伤人！

仲长统闭着眼睛，一掌拍出，阴圣姑“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仲长统勉强退到场边，亦已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场边有个人说道：“可惜，可惜，我正想斗一斗这老叫化的混元一炁功，可惜他却给阴圣姑的毒血箭伤了。”

另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你别说风凉话了，快帮一帮忙，救我的姑婆吧。”这两个人正是天魔教主和文廷壁，旁边还有个厉复生。他们是在刚才双方激战之时进来的，这一场惨烈的激战，人人看得惊心动魄，所以他们进来，并没有引起注意。

文廷壁有点诧异，心想：“这老乞婆一死，岂不正遂了你的心愿，何以还要救她？”要知天下两个使毒高手，一个是天魔教主，一个是阴圣姑，天魔教主由于上代渊源：称阴圣姑“姑婆”，其实并非亲属，而且在两人之间，还颇有嫌隙，彼此妒忌。是以文廷壁颇觉出奇，不解天魔教主何以如此好心。但这是教主的吩咐，他唯有依从。

天魔教主将阴圣姑扶起，文廷壁随即运用“三象归元”的邪派绝顶神功，封了阴圣姑“手少阳经脉”的七道大穴，由于伤口太大，流血还未能即时全止，但已是一点一滴的流下，不似刚才的如泉狂喷了，天魔教主在伤口洒了一撮药粉，撕下阴圣姑一幅衣裳，就给她包扎起来。练过毒功的人，受伤之后，不能用普通的金创药，这是天魔教主依照毒经秘法自制的药粉。

谷中莲心道：“这两个魔头昨晚都曾受伤，想不到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根基之厚，确是不容小视。”中原群豪，第一次见到文廷壁的三象归元神功，更觉惊奇。

天魔教主那一撮药粉果然灵效，阴圣姑徐徐张开眼睛，惨然一笑，说道，“珠玛，真有你的。你姑婆不中用啦，从今之后你姑婆决不能与你再争胜了。那本百毒真经，你拿回去吧，七阴教的弟子以后也都听你号令。好啦，珠玛，我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你好自力之吧。”

要知阴圣姑受了重伤，纵能苟延残喘，功夫已是决计不能恢复，今后只有仰仗天魔教主庇护，因此迫于形势，她不能不自动交出“家当”；而天魔教主之所以救她，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一边，丐帮的弟子也把仲长统扶下，他们小心翼翼的给仲长统抹干身上所沾的毒血，但从鼻孔和伤口渗进去的，己和仲长统的血液混合，无法清除了。仲长统运功抗毒，兀是不停的直打寒颤，脸上的黑气也越来越浓。阴圣姑的“毒血箭”实在太厉害了，显然以仲长统的“混元一炁功”，仍是抵抗不住。大悲禅师、萧青峰、雷震子等人虽然是他好友，们他们的功力，最

多也不过与仲长统相当，亦是束手无策。

正在此时，忽听得呼呼风响，空中传来厂宏亮的“嘎嘎”的鸟鸣之声。门外的守卫大叫道：“咦，哪咀来的怪鸟！”止是：

初生之犊不畏虎，要显神通斗法师。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冰弹玉剑诛群丑　铁掌罡风斗法王

只见一只硕大无朋的兀鹰，正在空中盘旋而下。鹰背上坐着一对少年男女，金鹰宫的武十不知他们的来历，见他们乘坐怪鸟飞来，都大力惊骇。

武士中有个能挽五石强弓的神箭手，“ 嗖 ” 的一箭射去，那神鹰张翅一扑，这枝箭激射回来，那神箭手也被巨鹰掀起的狂风扑倒，只听得 “ 嚓 ” 的一声，那枝箭激射回来，插入青砖地中，没至箭羽，兀自颤动不休，离开那武士的头部不到五寸。

江海天和华云碧跳了下来，武士们发一声喊，刀枪剑戟纷纷而去，江海天遮着华云碧，双臂一振，一个转身，登时听得金铁交鸣之声，如雷震耳，那些刀枪剑戟都飞上了半空，互相激撞。武士们纷纷走避，唯恐被跌下来的兵器碰着。

金鹰宫的护法大弟子出来喝道：“ 何处妖人，敢来放肆？ ” 江海天笑道：“ 我们奉邀而来，倘是妖人，你们就不该邀请。 ” 当下两入交出请帖，江海天这张是他代谷之华接的。华云碧这张则是借用她父亲的。

那护法大弟子接过请帖一看，认得这是他的师父宝象法师亲手所写，吃了一惊，立即改容相向，施了一礼，说道：“ 两位贵客跨鹰而来，我们意想不到，请恕无礼，请进来吧！ ” 华云碧挥了挥手，说道：“ 鹰哥哥，你吓坏了人，赶快给我躲起来吧。 ” 那头神鹰似懂得她的吩咐，展翅高飞，停在金塔塔尖。

会场轰动起来，人人争看这对跨鹰而来的男女。江南这一喜非同小可，大叫道：“ 海儿，海儿！ ” 江海天应了一声，向着父亲坐的方向看去，见着了姬晓风、唐经天等人，随后又看见了谷中莲，心道：“ 师父尚未来到，唐努珠穆也未见来，不知是何缘故？ ” 谷中莲则是又惊又喜，又有几分疑惑，寻思：“ 这女子是哪里来的？海哥怎会与她同来？看他们的神情，似乎是很要好的朋友！ ”

文廷壁、天厦教主等人识得江海天的来历，早已对宝象法师说了，宝象法师也不禁心头微凛，暗自想道：“ 这小子刚才震飞兵器的功夫大是不凡，看来今日在场的人，除了我和班栋之外，谁都不是他的对手。金世遗的徒弟尚且如此，若是金世遗亲来，岂非凶多吉少。 ” 当下亲自出迎，说道：“ 原来是江小侠，令师金大侠呢？ ”

江海天道：“ 家师来是不来，未曾向我言及，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意旨。不过主人倘若有甚赐教，晚辈也可以代家师接下！ ”

江海天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倘若宝象法师想找他的师父较量，他可以代替师父接战。宝象法师虽然看出江海天武功极高，但他怎肯自贬身份，与一个后生小子交手。寻思：“ 我只可与唐晓澜、金世遗二人争雄，对这小子却是胜之不武，不胜为笑。 ”

当下眉头一皱，佯作不解，说道：“ 贫僧仰慕令师武功，颇思结缘，别无他意。小侠远来，请暂歇片时，再会此间高手。 ” 言下之意，是准备另外选人与江海天较量，江海天颇为不悦，但却也不便再向宝象法师挑战。

华云碧走到仲长统身边，仲长统正自运功抗毒，直打寒战，大悲禅师、雷震子、萧青峰等人站在一旁，俱是束手无策。华云碧道：“ 仲叔叔，你怎么啦？ ” 仲长统苦笑道：“ 你爹爹呢？嗯，你爹爹不来，老叫化以后怕没有福气再吃你做的美点佳肴啦。 ”

华云碧笑道：“ 仲叔叔，你肯教我练混元一炁功吗？ ” 仲长统道：“ 怎么？ ” 华云碧道：“ 你肯教我，在今后的几十年，你可以吃尽天下美味。我弄的菜，那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 仲长统精神一振，笑道：“ 你是趁机会敲我一记了？也好，老叫化也不想再活几十年，只望活着再见到你爹爹就行。 ”

华云碧取出三支银针，插进仲长统的“ 大椎穴 ”、“ 天枢穴 ” 和“ 劳宫穴 ”，这三个都是死穴，旁观者大吃一惊。说也奇怪，这三支银针一插进去，仲长统立即便似舒服了许多，也不再打寒颤了。过了片刻，华云碧将银针拔出，本来中空的针管充满了紫黑的毒血。华云碧接着取出两包药粉，一包内服，一包外敷。仲长统吃了药，脸上的黑气也都褪尽了。

仲长统笑道：“ 原来你爹爹的本领全都传给你了。恭喜，恭喜，世上又多了一个女神医。 ” 华云碧道：“ 其实一大半还是靠仲叔叔你的内功深厚。侄女只用两包药粉就换了你的混元一炁功真是太便宜了。 ” 旁观众人见她药到回春，无不赞叹，经仲长统一说，这才知道她是华山医隐华天风的女儿。

江海天带了华云碧往见父亲，在他父亲身旁坐下。江南已经知道华云碧从前救过他儿子的事，喜得合不拢口，一再向华云碧道谢，又不住口的称赞她。谷中莲与华云碧也是一见如故，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倒把江海天冷落了。江海天在欢喜之中却又隐隐感到不安，心头上似乎蒙了一层阴影。

一个鹰鼻卷发的阿刺伯武士走了出来，咕咕噜噜他说了几句，宝象法师起立说道：“ 这位是阿刺伯第一高手班栋先生，他说他久仰中国的唐晓澜和金世遗两位武学大师的英名，意欲讨教。遗憾的是这两位大师都没有来。 ”

原来这人是从前阿刺伯武学大宗师提摩达多的师弟，提摩达多当年来华，曾先后败于金、唐二人之手，后来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一次探险中，遇风暴丧生。虽说提摩达多之死与入无关，但他那次攀山却是由于斗败之后，为了逞一时之气而与唐晓澜赌赛的，他的门下弟子迁怒于唐、金二人，回国之后，加油添酱，向师叔禀告。所以班栋此次出场，指名说是想会唐、金二人，目的就是想为死去的师兄报仇雪耻。

江海天说过愿意代表师父接受任何挑战，当下立即应声而出，正要答话，唐经天亦己走到场心，说道：“ 家父已闭门封剑，决意终老天山，不再涉足江湖，更不会与人争胜了。班大师若肯赐教，晚辈愿代家父接招。 ”

江海天道：“ 唐叔叔，还是让小侄先上吧。小侄若是不成，唐叔叔你再出场如何？ ” 唐经天笑道：“ 江贤侄，你怕没机会出场吗？先歇一歇吧。 ” 原来唐经天知道此人来历，不放心让江海天冒险。

宝象法师将他们二人的话译成阿刺伯语，告诉了班栋，同时也说明了唐经天在中国武林的身份。班栋听了，说道：“ 既然如此，我先领教唐少掌门天山一派的绝世武功，要是侥幸不败，再向江小侠请教。 ”

要知唐经天的身份比江海天高得多，班栋自是以先打败唐经天为荣。宝象法师稍微有点失望，他原意是想借班栋之手来挫败江海天的，如今班栋要先斗唐经天，即使能胜，也必定要耗尽气力，那时再斗江海天就准是败多胜少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唐经天也是一大劲敌，若是班栋能把唐经天打败，再多少耗损江海天一点内力，那也很好。因此，也便不再言语。

唐经天拔出了游龙宝剑，他以晚辈自居，抚剑施了一礼，便即进招。班栋用的兵器颇为奇怪，看来像一根杆棒，但黑黝黝的，非金非铁，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唐经天出手第一招是“ 执经问难 ”，倒提宝剑，剑尖抖了两抖，斜立胸

前，这是灭山剑法大须弥剑式中的一招，是向对方表示恭敬，请求指教的一个剑式，但以静制动，其中变化，却是极为奥妙。班栋看出他这剑式的意思，就在他剑尖抖动的时候，怪棒立即伸出，向上一挑，表示不敢接受对方的敬礼，他这一挑，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却是威力极大的一招杀手。

只听得“　”的一声，火星蓬飞，唐经天斜跃一步，班栋也晃了两晃，两人的内力大致相当，双方的兵器也都丝毫未损。原来班栋这根“怪棒”非金非铁，却是一块殒石打成的，硬度胜于任何金属，唐经天的游龙主剑竟是削之不动，要不是收劲得快，宝剑还险些受损。

班栋也禁不住心头微凛，暗自想道：“怪不得我师兄当年败在唐晓澜手下，原来他的儿子已经这么厉害。中华武学真是不可小觑。”不过唐经天的武功虽出乎他的意外，他却也不惧。两入动作都快，转眼间斗了三十来招。唐经天改用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端的快如闪电，疾似追风，前招未收，后招续发，一沾即退，一退即收。那身法剑法，又俨如流水行云，毫无粘滞。

原来唐经天已试出班栋的那根怪棒是件宝物，不愿令自己的宝剑受损，因而改用了这套乘暇抵隙、迅捷异常的追风剑式，即算两件兵器碰上了也是一掠即过，当然彼此也就不会受到损伤了。他们两人的功力旗鼓相当，这么一来，就变成了谁的招数精妙，谁就可以取胜的形势。

天山剑法是融会各派之长的一套博人精深、无所不包的剑法，唐经天以“追风剑式”主攻，但却也并非全用“迫风剑式”，不时来杂着其他剑式使出。班栋见他奇招妙着，层出不穷，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我若不使出看家本领，只怕要败在他手。”

唐经天一剑刺出，班栋身形一晃，忽地仆倒，中原群豪大声喝彩，唐经天却是一怔，原来他那一剑并没有刺中班栋，只因双方攻守趋避都是快到极点，群雄看不清楚，却以为是班栋中剑受伤。

忽见班栋单掌支地，身似风车疾转，打了几个大翻，手中那根怪棒，登时似变成了数十百根，棒影如山，四面八方向唐经天压来。唐经天从未见过这种怪招，打定了“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的主意，改用大须弥剑式，护着全身。

班栋的打法越来越怪，忽而打两个筋斗，忽而坐在地上打两个盘旋，有时甚至全身躺在地上，但不论是站、是坐或是卧倒，他的那很怪棒都是配合身法，使得恰到好处，而且在棒法之中，又夹着掌劈脚踢等等五花八门的怪招，看似凌乱无章，实则招招都是杀手。中国武学中本来也有“醉八仙”拳法，大略相似，但却也没有他这套功夫的怪到出乎想象之外。

幸而唐经天的“大须弥剑式”是天下防守得最严密的剑法，他只守不攻，俨如在周围布下了一道铁壁铜墙，班栋的怪招虽怪，却也攻不进去。

可是大须弥剑式甚为耗损内力，过了一会，坐在场边的人己隐隐可以听到唐经天的喘气声，不禁暗暗为他担心。正自斗到紧处，班栋忽地一跃而起，大喝一声，突然间双方都静止下来，面对面站着，动也不动，就似两尊石像！

众人大力诧异，定睛看时，只见唐经天的游龙剑抵着班栋的棒端，双方右臂平伸，看来似是功力悉敌，谁都不能向前移动半步。

原来班栋虽然暂时占了上风，但他亦自知，只凭怪招，决难取胜。他用这套怪招，目的不过在耗损唐经天气力而已。待听到唐经天微微喘气，以为时机已至，于是立时改变战术，强迫唐经天与他拼斗内力。他的怪棒含有少

量磁性，唐经天用以防守的大须弥剑式，又不及追风剑式的迅捷，宝剑被他的怪棒一粘，未能立即摆脱，他的内力己是透过棒端，迫得唐经天再也不能撤退了。

班栋自以为胜算在握，哪知他的内力逐渐加强，到最后己是使出了十成功力，连冲几次，仍是未能将唐经天迫退一步。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唐经天的喘气乃是诱敌之计，他的大须弥剑式颇耗真力，他也害怕班栋的怪招层出不穷，时候久了，只怕防御稍有疏忽，便会给他攻入；不如趁着内力尚未耗损大多之时，及早和他见个真章。恰好班栋也害怕时候久了，怪招给对方看出破绽，便不能用，因而双方抱着同一心思，终于由班栋先行发难，出现了最惊险的两大高手较量内功的局面。

唐经天只觉对方的内功俨如排山倒海，汹涌而来，尽管防守得住，也不禁暗暗吃惊。班栋屡攻不下，也感到对方的内功似是深不可测。双方都是暗里叫苦。

只听得嗤嗤声响，唐经天的剑尖上爆出点点火花，班栋的棒端也发出热腾腾的白气。看来双方的真力都在大量消耗之中，而两件稀世奇珍，也在由于互相摩擦而逐渐伤损，两方的亲友都是怵目惊心，只怕两大高手，两件奇珍，都要遭到两败俱伤的劫难。

忽地里一条人影疾如飞鸟的“飞”入场心，班栋的几个弟子大吃一惊，纷纷呼喝，就在喝骂声中，只见白光一闪，唐经天与班栋已是倏地分开。唐经天纳剑归鞘，说道：“贤侄，多谢你了！”班栋收了怪棒，也在向那人施礼，用阿刺伯语说了一声“多谢”。随即斥他那几个弟子道：“你们胡闹什么，快给我滚下去。”

原来这人正是江海天，他用裁云宝剑在两人兵器相交之处一挑，由于他的功力比唐、班二人都胜一筹，用劲又用得非常巧妙，轻轻一挑，便把两人的内力截断，同时也就把这两样兵器分开。他这一挑，只是想解开两人的苦斗，决不偏袒任何一方。班栋的弟子不知，故此喝骂。班、唐二人蒙他解救，当然能够察觉，是以不约而同的向他道谢。

唐经天向班栋拱了拱手，道声：“佩服！”便即回座。他和班栋之战，功力悉敌，谁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这一声“佩服”，谁也都知道是一句客气的说话，没人敢说他胆怯避战。但唐经天可以回座，班栋却不能回座，唐经天一走，他站在场中，神色更显得尴尬。

要知班栋有言在先，他是要先斗唐经天，再斗江海天的。要是他败给唐经天那也罢了，如今却是个不胜不败的和局，以他的身份，自然应当履行前约，再和江海天交手。

江海天刚才那么挥剑一挑，轻描淡写的就将他们二人分开，班栋哪卫还敢丝毫轻敌，心中想道：“这小子虽然年纪轻轻，声名不响，但以他的功力而论，只怕还在唐经天之上！”但他是何等身份，虽然心中隐有惧意，却也不愿自食前言，只好说道：“久仰令师金大侠武功盖世，名师出高徒，今日与江小侠幸会，还望指教。”他尽量抬高金世遗师徒的身份，乃是预先留个地步，免得失败之后，太过难堪。

通译的将他的话向江海天说了，江海天却笑了一笑，说道：“请你告诉班大师，我不想占他的便宜；他已打了一场，请他光歇息过了，待我也打了一场之后，那时双方各不吃亏，我再向他请教。”班栋听了他的话，大出意外，说道：“好，江小侠果然是英雄本色，佩服，佩服！既然江小侠定要如

此，班栋也只好遵命了。”当下便即回座。

江海天目注宝象法师，说道：“晚辈江海天，诚心向前辈高人讨教，请哪位赐招！”宝象法师不想便即接受他的挑战，眉头一皱，正自踌躇，不知要选派谁人出来应敌才好，忽听得一个人冷冷说道：“我再来会一会金世遗的高足，这次咱们可得分个胜负了。”

只见一个身体魁梧，满面红光的喇嘛僧走出场来，宝象法师大喜，心道：“我怎么想不起他。”原来这喇嘛僧正是青海鄂克沁宫白教法王的师弟孔雀明伦王。

白教汝王曾经和金世遗打过平手，宝象法师已经知道了的，心想：“孔雀明伦王武功纵然不及师兄，想来也不至于差得太远，说不定可以无需班栋，只是他就可以将金世遗的徒弟打败了。”他哪里知道，金世遗现在的武功，比起当年斗白教法王之时，已不知高了多少，而江海天的武功，也已差不多可以与师父比肩了。

孔雀明伦王两个月之前，曾经与江海天在鄂克沁宫交过几招，随后唐经天夫妇到来，便即罢手，但在那儿招之中，却是孔雀明伦王占了上风的，他心想只有两个月的距离，江海天武功如何精进也决不能胜过了他，因而也就不怎么把江海天放在眼内。

江海天站在下首，双手贴着膝盖，这是以后辈自居，向前辈请教的意思。孔雀明伦王冷冷说道：“不必客气，你亮剑吧。”江海天道：“上人未携法杖，晚辈焉敢动用兵刃？”识得孔雀明伦王来历的人，听了江海天如此回答，都是大吃一惊，在他们心目之中，江海天年纪轻轻，虽然是金世遗弟子，但能有几年功力？当然是决不能与孔雀明伦王相比。因此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倘若他动用宝剑，或者还可以仗剑护身，不至于输得太惨，如今空手过招，这岂不是要白送了一条小命！”

孔雀明伦王的教主法杖早已被师兄缴回，他离开鄂克沁宫之后，一气之下，连日常所用的九环锡杖也抛弃了，决心到尼泊尔之后，自立为教主，再觅玄铁精金，打过一条只有教主能用的法杖。其实，即算他的九环锡仗未曾抛弃，他也不愿意用来对付一个后生小子。

江海天提及法杖，又触了他的霉头，更为愤怒，当下“哼”了一声，心道：“无知小子，狂妄如斯，不叫你当场出丑。你也不知我的厉害！”面色一沉，便即伸出食指，向江海天遥遥一戳。

他们二人相距二丈有余，孔雀明伦王伸指一戳，只听得嗤嗤声响，劲风如箭，直射江海天胸口的“璇玑穴”。孔雀明伦王已练成无形的罡气，可以在数丈之外杀人，用来点穴，那就是最厉害的隔空点穴功夫！

江海天神色自如，暗暗好笑，却佯作不知，仍然恭恭敬敬他说道：“晚辈不敢僭越，请上人先出高招！”孔雀明伦王见他兀然不动，大吃一惊，连点十数点，遍袭他周身各处大穴。江海天默运玄功，他的罡气哪能侵入。

江南嘻嘻笑道：“我的儿子请你指点，你当真就只是指指点点么？”姬晓风笑道：“我看你不必装模作样了，还是好好的请我的侄儿指点指点吧！”

孔雀明伦王老羞成怒，大吼一声，身形疾起，到了江海天面前，一掌便劈过去。江海天翻掌一迎，只觉手心微微一烫。孔雀明伦王以罡气凝聚掌上，比欧阳仲和的霹雳掌和雷神指还要厉害得多，江海天从前和他对过一掌，当时只觉如触烧红的烙铁，但现在只是有点微烫的感觉，这是由于他服食了天心石之后，功力大大增强的缘故。

江海天只是感到微微一烫，孔雀明伦王却感到对方的内力如潮涌来，竟把他罡气冲得倒退回去，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

孔雀明伦王用了十年苦功，才练成这无形罡气，平时唯恨罡气练得还不够强，这时却唯恐它反而伤了自己，恨不得它越弱越好。

在江海天内力催迫之下，孔雀明伦王的罡气如潮倒退，根本就由不得他作主。不过片刻，孔雀明伦王只觉胸口胀闷不堪。心房似乎随时都可爆炸！

孔雀明伦王面色铁青，双眼火红，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大叫一声，忽地用力一咬，咬断舌尖，张开大口，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劲风疾起，血花溅出数丈开外！

原来孔雀明伦王为了保全性命，只好自行散功，他咬破舌尖，罡气一泄无遗，这么一来，他的十年苦功虽是毁于一旦，但五脏六腑，却不至于因受罡气的冲击而碎裂了。

江海天避开正面，身形晃了一晃，随即一跃而前，扶住了孔雀明伦王，掏出一颗药丸，塞进他的口内，左掌贴着他的胸口，一股真气从他的“ 璇玑穴 ”透进去，将他的瘀血化开，也将他的吐血止了。

原来江海天并无意伤他性命，只是恨他恃强作恶，故而用这个法子，破他的罡气，迫他自行毁去上乘的内功。那颗药丸是金世遗留给他的碧灵丹，是用天山雪莲作主要药材制成的，他仅存一颗，这时也给了孔雀明伦王，免得他受伤太重。

孔雀明伦王在咬破舌尖，将罡气与鲜血同时喷出来的时候。本来还存着与江海天两败俱伤的念头，哪知江海天的内功实在太高，只不过晃了一晃。孔雀明伦王毒计不逞，自认必死，却不料江海天非但不乘机毙他，反而将他救了。孔雀明伦王对他是又恨又怕又有一丝感激，无话可说，只有神色惨然，跄跄踉踉的下场。

江海天只一举手，就把孔雀明伦王弄得如此下场，座中各国高手，都是耸然动容，连宝象法师也不由得暗暗心惊。

班栋走出场来，对江海天遥遥一揖，说道：“ 江小侠神功无敌，佩服，佩服！ ”江海天还了一揖，说道：“ 微末小技、贻笑大方，还请班大师多多指教。 ”

两人相互一揖，江海天衣袂飘飘，头发散乱，身体却兀立如山，纹丝不动。但那班栋却似突然矮了半截。原来他是暗中和江海天较量内功，双方内力发出，班栋禁受不起，只好用重身法定住身形，以免震倒。这座大殿的地板虽然是用坚硬的花岗石铺的，却也经不起班栋的一踏，班栋的双足都踏入了地板之中，因而看起来就似矮了半截。他功力如此深厚，已是世间罕见，但比起江海天来，却又是相形见绌了。

班栋拔起双足，一声长叹，神色黯然，说道：“ 不到高山。

不显平地，今日来到贵国，始知天外有天。徒弟尚且如此，师父可知。我这点微末之技，妄图与金大侠较量，那真是米粒之珠，要与皓月争光了。 ”他这回是真正的口服心服，说了这话，便即离场。

江海天连败两大高手，各国武士无不震惊，虽然江海天已经归座，他们也不敢单独出来，向中原豪杰挑战，他们心中均是如此想道：“ 这姓江的年纪轻轻，已然如此了得，看来中国的武学确是深不可测，难与较量。 ”

尼泊尔的武上聚在一角叽叽喳喳的商量了一会，推出两个人来，一僧一俗，披着纯白袈裟的那个高瘦僧入，是尼泊尔旧王从波斯礼聘来的袄教高手，

法号景月上人；那俗家武士，则是尼泊尔本国的第一高手，名叫孟哈赤。

这两人走出场来，向冰川天女施礼说道：“ 请公主出场，我等有事禀告。” 冰川天女离座而起，冷冷说道：“ 今日在此场中，不必拘尊卑之礼，你们是意欲与我比武么？ ” 孟哈赤道：“ 不敢。

我们是奉了国王之命，请公主归国的。 ”

冰川天女走到场中，扫了他们一眼，淡淡说道：“ 你们是奉了哪个国王之命？ ” 孟哈赤道：“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国只有一个国王，就是当今皇上。 ” 冰川天女道：“ 究竟是谁，你为何不答我的问话？ ” 孟哈赤只得说道：“ 当今皇上就是公主的表兄，公主你是明知故问了。 ”

冰川天女冷笑道：“ 这就不对了，我虽然身处异国，本国的大事亦有所闻。你们这位‘ 皇上 ’早已被废，新王亦早已即位，你们还怎能称他为 ” 当今皇上 ’？ ”

孟哈赤道：“ 公主此言差矣，国中虽然发生叛乱，国王尚在，正统犹存，叛党首领，焉得称为新王？不瞒公主，我等正是为了此事，奉了国王之命，请公主回去协助平乱的。 ” 冰川天女道：“ 我已久矣乎不问国事，国王是要老百姓拥护的，老百姓拥护谁，谁就是国王。 ”

孟哈赤晓晓置辩，冰川天女道：“ 好，我暂且不与你辩，你说说看，你们的国王要我如何协助平乱？ ” 孟哈赤道：“ 公主，你说不理国事，但请问加源 · 蒙珠是不是公主所生？ ” 冰川天女道：“ 不错，唐加源是我的儿子，他被你们的皇上绑架去了，我还未曾得找他算帐呢。 ”

孟哈赤道：“ 公主误会了，加源 · 蒙珠是国工请去的，一直受到优待，不料他却协助叛党，称兵作乱，强占皇宫，故此皇上要请公主回来，将加源 ·蒙珠管教管教！ ”

冰川天女道：“ 哦，原来如此。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都出来吧。 ” 那些尼泊尔武士都把眼睛望着孟哈赤，孟哈赤道：“ 公主的意思是—— ” 冰川天女道：“ 都出来吧，出来了，我对你们有话说。 ” 孟哈赤道：“ 既然公主有命，你们就都出来听公主吩咐。 ”

尼泊尔武上鱼贯而出，一共是三十六人，排成两行。冰川天女冷冷说道：“ 你们的皇上想请我回去，只派孟哈赤来也就够了，现在却是派了一大群来，这是何用意？是否准备我不答应的话，就拿我回去？ ！ ” 孟哈赤满面通红，讷讷不能出口。

景月上人自恃是客卿身份，无须过份尊敬尼泊尔的公主，便道：“ 公主明鉴，最好是接受国王的宣召，立即和我们动身回国。 ” 这话直认不讳，即是冰川天女若不奉召，他们就要拿人。

冰川天女缓缓说道：“ 好，那我就把我的主意对你们说了吧。你们的皇上不得民心，新王已经即位，我只承认新王，对你们的皇上，我把他视同叛逆。他要我管教儿子，我看我的儿子做得很好，该管教的倒是他。 ”

孟哈赤和景月上人都变了面色，齐声说道：“ 那么公主是不答应回去了？ ” 冰川天女指着那些武士，冷冷说道：“ 我要你们都给我滚开，不许你们在此地兴风作浪。 ”

孟哈赤道：“ 公主既然如此，请恕我们得罪了。 ” 那三十六名武士不待吩咐，已排成两个扇形，合成一个圆阵，将冰川天女围在当中。孟哈赤却不立即动手，先转过面对宝象法师说道：“ 这是我们本国的事情，不同于寻常比武，请法师不要见怪我们扰乱了会场。 ”

要知比武的规矩，若非双方同意，一般都是单打独斗，故此孟哈赤先出言交代，冰川天女道：“不错，此事与诸位无关，请诸位冷眼旁观。”宝象法师哈哈笑道：“好，好！久闻冰川天女冰弹玉剑，天下无双，这一场虽非正式比武，也足令我们大开眼界了！”

冰川天女道：“你们既然都是奉命来请我的，那就都上来吧！”孟哈赤抱拳一揖，景月上人也打了个稽首，两人齐声说道：“我们先来促驾，要是请不动公主，他们再来听候公主差遣。”

景月上人话犹未了，伸出大手，一抓就向冰川天女抓去。冰川天女斥道：“秃驴无礼！”一飘一闪，景月上人扑了个空，说时迟，那时快，冰川天女的两颗冰魄神弹已然发出，分打孟哈赤与景月上人。

景月上人张手一抓，将冰魄神弹抓入手心，双掌一搓，冰弹登时化作了一团寒雾，从他的指缝间飞出来，他竟然连寒噤也未打一个，哈哈笑道：“冰魄神弹，原来也不过如此！”正是：

井蛙不识乾坤大，米粒之珠也敢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柔情蜜意难消受　虎斗龙争各逞能

另一颗冰弹打到孟哈赤面前，孟哈赤挥动一根杆棒，棒端一指，“ 蓬 ”的一声，喷出一溜火焰，裹着冰弹，冰弹化出了一片白濛濛的水气，火焰息灭，孟哈赤但觉遍体生凉，却也并无损伤。

原来他们早已知道冰川天女玉剑冰弹的功能，预先有了防备。景月上人练成了“ 火龙功 ”，以纯阳之气凝聚掌心，不怕寒气侵袭，故而他敢硬接冰弹，用掌心的热力将它融化。孟哈赤功力较弱，却要借助于特制的兵器，他那根杆棒，棒内中空，贮藏有可以发出热度极高的易燃药物，因而与冰弹接触，寒热相消，本身也没伤损。

景月上人大笑声中，冰川天女已是挥动玉剑，一招“ 冰河解动冻 ”，寒光闪处，狂飙骤起，瞬息之间，遍袭景月上人的十三处大穴。

冰川天女的玉剑是万年寒玉所造，略一挥动，奇寒之气便向四方射出，侵入穴道，比冰魄神弹还要厉害几分，景月上人闭了全身穴道，挥动两支大袖，也扇起一股狂风，将冰川天女的玉剑拂开，哪知冰川天女的剑术也极精妙，顺着风势，身形一旋，唰的一剑，已从景月上人的袖管穿过，幸而她的玉剑不以锋利见长，景月上人被剑尖刺了一下，仗着年功深厚，并未受伤，剑尖射出的寒气，有一丝侵入他的穴道，也立即被他的“ 火龙功 ”炼化了。

孟哈赤见景月上人抵挡得住冰川天女的玉剑冰弹，胆气顿壮，心想 :“ 我的功力比起景月上人虽是稍有不如，但我的身手矫捷，招数变化，却是在他之上，只要不给玉剑刺中，料也尤妨。冰川天女是我国公主，要是让景月上人光把她擒获，我的面子也不好看。 ”当下存了与景月上人争胜的念头，立意要抢在他的前面，擒拿冰川天女。

孟哈赤因冰川天女是公主身份，不敢太过放肆，跳上前来，先说一声：“ 公主，请你还是顺从皇上之命，免得小的为难。 ”

冰川天女冷笑道：“ 你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 ”玉剑一扬，指东打西，倏然间便刺到孟哈赤面前，孟哈赤料不到她来得如此之快。仓皇闪避，险些摔到。景月上人大袖拂来，将冰川天女阻了一阻。

孟哈赤叫道：“ 公主不肯辛召，请恕我放肆了。 ”绕到冰川天女背后。一按杆棒，一溜火光又射出来；冰川天女反手发出两颗冰弹，再次把他发出的火焰扑灭，周围十数丈之内，登时都布满了白濛濛的水气，有如一团浓雾。

冰川天女忽地冷笑道：“ 叫你们识得厉害！ ”笑声未了，只听得景月上人牙关格格作响，孟哈赤更是浑身发抖，伊如害了疟疾一般。

原来冰川天女趁着雾气弥漫之际，突然以奇妙绝伦的手法，发出两枚冰魄神弹，一枚打进景月上人的鼻孔，一枚打进孟哈赤的耳孔，冰弹溶化，寒气登时侵入内脏。景月上人练有“ 火龙功 ”，还好一些，但寒气侵入脏腑，他也不能即时驱除；那孟哈赤内功不及景月上人，却是更为狼狈，只觉血液都似乎冷得凝结，抖个不停。

江南在人丛中嘻嘻笑道：“ 你们刚才说冰魄神弹也不过如此，现在尝到了冰弹的滋味，怎么反而不说话了？ ”景月上人牙关打战，想骂也骂不出来。他深怕冰川天女再发冰弹袭他七窍，急忙两袖狂挥，将面前的浓雾拂去。冰川天女哪容他歇息，挥剑又攻，景月上人一方面要运功驱除寒气，一方面要抵挡冰川天女的剑招，登时手忙脚乱，不过几招，已是险象环生。

孟哈赤把棒一挥，那三十六名武十排成的两个扇形，忽地合成圆阵，穿

梭来往，向冰川天女展开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冰川天女腾不出手来发射冰弹，只能仗剑御敌。剑尖上发出的寒气虽然也很厉害，但未曾侵入内脏，那些人披着特制的石棉衣服，却还可以抵挡。冰川天女在圆阵冲击之下，却是渐感应付不易。

唐经天一声长啸，身形倏起，伊如一头巨鸟，飞人阵中，朗声说道：“唐加源是我的儿子，此事也与我有关。你们的国王要捉拿叛党家属，可不能单捉我的妻子呀，我如今自动来报到了。”

景月上人已把寒气驱散了十之七八，功力差不多恢复如初，仗着人多，将圆阵一转，便向唐经天冲击，喝道：“很好，你既自行报到，我也不必和你客气了。”双袖卷出，便似倏然飞出了两条长蛇，向唐经天啮来。

唐经天笑道：“谁要你客气啊？”只听得呼的一声，景月上人的长袖已卷起一人，却原来是唐经天以迅疾无伦的手法，将一个武士推过去，待到景月上人察觉，他的长袖己把那武士卷了起来。

唐经天将那武土推过去的时候，已用上了“隔山打牛”的内力，景月上人被这股力道一撞，胸口如受铁锤，立足不稳，连退数步，急将那人摔开，却又撞翻了几个武士，这严密无缝的圆阵开了一个缺口，阵脚登时乱了。

孟哈赤一见不妙，率领四名武士，填上缺口。这四名武士都是他的弟子，每人都有一根火棒，五根火棒同时向唐经天指去，发出了五道炽热的火焰！唐经天喝道：“来得好！”双掌一推，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劈空掌力，孟哈赤大叫一声，喷出了一大股鲜血，他那四个弟子更惨，一齐跌倒地上，已是不能动弹。这还不止，那五道火焰，也被唐经天的掌风，卷了回去。

这些人穿着特制的石棉衣服，本来是既可御寒，亦可防火，但眼耳鼻口，没有遮掩，却是难防，只好举起袖子，蒙着面孔，避开风头火势，登时似一群没头苍蝇，四处乱窜。景月上人大怒，一掌向唐经天劈来，唐经天还了一掌，景月上人忽地哈哈大笑。

众人都觉奇怪，眼见景月上人拼了一掌，已是摇摇晃晃，看这情形，最多是勉强支持得住，却怎么还笑得出来？渐渐发觉他的笑声不对，笑声有如干号，身体却似僵硬一般，连眼睛也不会转动。原来唐经天是以“须弥掌”夹着“金钢指”的天山绝技，一掌震散他的护身气力，随即点了他的“笑腰穴”，景月上人真气已散，穴道当然便封闭不住了。

冰川天女插剑归鞘，以迅捷无伦的手法，双手发出冰弹，这些武士的功力远不能与景月上人相比，冰川天女的冰弹又专打七窍，不消片刻，三十六名武士，除了两名已给唐经天打伤，早已倒下的之外，人人都中了一颗冰魄神弹，冷得僵了。

冰川天女道：“幽萍，你帮我押解他们回国。”宝象法师忽道：“且慢，我有话说。”只见他走到场中，在景月上人背心轻轻一拍，景月上人笑声登时停止，脸色也渐渐红润。这时火焰早已被冰弹散发的寒光冷雾扑灭，主象法师脚步不停，在那些僵立的武士中间穿来插去，在每个人身上都轻轻拍了一下。他所到之处，寒雾便即消散，而每一个被他触及的武士，也登时能够动弹。

这手本领一露，人人耸然动容，唐经天夫妇也不禁心头微凛。要知抵御冰魄神弹的寒气已不容易，而这宝象法师，却竟然能在片刻之间，用本身功力，替三十五人，三十四名武士加上孟哈赤驱除侵人体内的寒气，同时还解了景月上人的穴道，帮助他真气重聚，恢复功力，如此神奇本领，当真是难

以思议！

唐经天心里想道：“这手本领，我爹爹可以做得到，但却也未必能似这厮的立竿见影，即时生效！”

冰川天女道：“有话请说。”宝象法师道：“贫僧乔属此会主人，想向公主讨一个情。”冰川天女道：“怎么？”主象法师道：“此会由贫僧召开，到会的便都是我的客人，现在公主要将这些人带走，岂不是教贫僧为难了么？”

冰川天女道：“孟哈赤早已对法师说过，这是我们本国的事情，并非寻常比武可比。当时法师也曾声言袖手不管的，何以如今又有异议？”宝象法师道：“你们刚才动手，贫僧确是未曾多管。但公主你要将他们带走，这却是要贫僧对不住朋友了。公主是否可以给我一个面子，待此会散了之后，那时便由得你们。”

冰川天女冷冷说道：“不知法师的客人可分为几等？是否根据各人与法师的交情而定，亲疏有所不同？”宝象法师面色微变，说道：“今日到会的都是好朋友，贫僧一视同仁，都是一般看待。公主口出此言，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冰川天女道：“刚才这班人恃着人多势大，要‘请’我回国，这‘请’字是什么意思，法师当然明白。何以那时法师不作一声？现在他们不幸一败涂地，轮到我要‘请’他们回国了，法师你这才出来阻挠！何以前后不同，有如是者？法师，请恕我下愚，不能不问！”

宝象法师给她问得大是尴尬，勉强笑道：“公主有所误会了。我刚才不拦阻他们，正是出于对公主的尊敬。想公主冰弹玉剑，独步武林，岂是他们所能抗手？我不加阻拦，正是要公主教训教训他们，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开开眼界呀！”这话说得牵强之极，冰川天女冷笑道：“然则你何以现在又不许我教训他们了？”主象法师道：“现在胜负已决，这就是两回事了。此会未散，我就有保护客人的责任。”

原来尼泊尔前王派这些人到马萨儿国来，实是怀着两个目的，一是捉拿冰川天女；二是向马萨儿国求援，准备借兵回去平“乱”的、宝象法师与国王同一鼻孔出气，当然不能让这些人反而变作冰川天女的俘虏。

眼看双方就要说僵，忽听得钟声　　，远远传来，在钟声问歇之际，主象法师凝神细听，还隐约可以听得金鼓之声，宝象法师这一惊非同小可，正要派遣弟子出去打听，他这金鹰宫塔顶上的大钟也响起来了，这钟声是报告有突然的变故发生！

只见一个喇嘛匆匆进来，正是在钟楼职司守望的喇嘛之一，他已顾不及向宝象法师行礼，便即禀道：“皇宫起火，警钟己一站站地敲响了，看这情形，似是已被叛军攻入！”皇宫与金鹰宫相距三十里，中间设有三个钟鼓楼，倘若遇到紧急的变故，快马驰报都怕来不及的话，就用钟声报警，向金鹰宫呼援，但自设钟鼓楼以来，却从未曾用过。

金鹰宫的弟子一闻此讯，都乱起来。主象法师故作镇定，喝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叶塞罗、福襄阿，你们率本寺僧侣，即赴皇宫。这里大会如常举行。”叶、福二人是他最得力的两个弟子，金鹰宫有千余僧人，个个也都有一身武功，宝象法师料想他们至不济也可以抵挡一时，皇宫里有御林军，京城还有九营“虎贲军”都是忠于国王的，只要各处军队赶来，皇宫自可转危为安，宝象法帅担心的倒是目前的这个大会形势。

叶、福二人匆匆出去召集僧侣，金鼓声愈来愈近，人心浮动，会场中的

秩序一时间哪里能够恢复？那些不懂马萨儿土话的，更是彼此询问，探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宝象法师道：“各位毋需惊恐，皇城有少数叛军作乱，已经镇压下去了。”活犹未了，忽听得外面闹声如雷，夹杂有兵器碰击的声音，马蹄驰骋的声音，有如暴风骤雨。宝象法师变了面色，喝道：“岂有此理！叛军目无皇上也还罢了，竟然还敢杀到我的金鹰宫来吗？”

护法大弟子道：“待我出去看看，有叶、福两位师弟防守，料可无妨。”他刚刚走到门边，只听得“轰隆”一声，大门已被打开，在外面守卫的武士如潮涌人，叫道：“不好了，叛军杀来了啦！”

护法大弟子抬眼望去，却不见有甚么叛军，只见一个年轻军官，一手挟着一人，正在大踏步走进来。虽然只是一人，却引起全场轰动，欢呼声惊叫声混成一片。原来这个青年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唐努珠穆，被他挟着的那两个人，却是刚刚奉命出去的、宝象法师那两个得力弟子——叶塞罗和福襄阿。江海天、谷中莲等人欢呼，金鹰宫的一众弟子则不免失声惊叫了！

护法大弟子不禁大怒，喝道：“快把我的师弟放下来！”挥杖便点唐努珠穆膝盖的“环跳穴”，唐努珠穆道：“要人容易，何必动粗？”一脚踹下，踏住杖头，护法大弟子用力一拔，面红耳赤，兀是拔不出来。

唐努珠穆冷冷说道：“这两人不听义军禁令，擅自驰赴王宫，故此我把他们揪下马来，拿到此地。既然是你的师弟，你就领他们回去，好好管教吧。”将叶、福二人一抛，随即提起脚来。唐努珠穆那一抛用的乃是巧劲，叶、福二人在半空中翻了个筋斗，平平稳稳的落在地上，并未受伤，那护法大弟子正在用力拔杖，唐努珠穆突然移开脚步，他不能保持平衡，却重重的摔了一跤。

金鹰宫众弟子将唐努珠穆团团围住，宝象法师看出唐努珠穆武功卓绝，情知众弟子决不是他的对手，便即喝道：“你们退下，待我问他。”

宝象法师问道：“你是叛军首领吗，擅闯我的金鹰宫意欲何为？”唐努珠穆道：“你就是宝象法师吗？”宝象法师傲然说道：“不错，我还是你们马萨儿国的国师。”言下之意，颇怪唐努珠穆不懂礼貌，见了他竟不行礼。

唐努珠穆朗声说道：“好，我正有话要和你说，第一，我要通知你，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马萨儿国的国师了！”

宝象法师仰天大笑道：“你自以为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权力？你是马萨儿国的新皇帝吗？”

唐努珠穆冷冷说道：“皇帝也没有什么稀奇，我家世世代代”本来就是马萨儿国的皇帝。将你请来当国师的那个盖温，不过是我父王手下的一个乱臣贼子，他弑君自立，残民以逞，罪不容诛。我不是为了要做皇帝而来，但却非把他铲除不可。你是他请来的国师，我不问你帮凶之罪，已是宽待你了，难道你还要我们继续承认你是国师，将你捧上三十三天，向你膜拜么？”

唐努珠穆说出自己的身份，金鹰宫那班人更是大大吃惊，盖温的心腹武士纷纷喝道：“国师休要听他胡说，他分明是冒充前王的儿子，来此蛊惑人心，快快把他拿下，治他叛逆之罪，”

宝象法师摆了摆手，忍着怒气，又打了个哈哈，说道：“我暂且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说了个第一，还有第二吗？”唐努珠穆道：“有，请你把盖温交出来！”

宝象法师怔了一怔，随即微露喜色，又哈哈笑道：“你这么神气，我还

以为你造反已经成功了呢，原来皇上还未曾落在你的手中！那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赶快到别处去找吧。”

唐努珠穆冷笑道：“盖温就在你的金鹰宫，你要想抵赖么？”宝象法师哼了一声，说道：“好个无礼的小子，好吧，你一定要说国王在我这儿，就算是吧，你又待如何？”

唐努珠穆道：“你把他交出，我可以准你携带你的弟子安然回国。”宝象法师冷笑道：“要是我不答允，你又如何？”唐努珠穆道：“你若助纣为虐，那么我们也只有不和你客气了！”

这时金鹰宫的大门已经洞开，望出外面，只见旋旗招展，黑压压的都是军队。原来唐努珠穆是带了三千精锐的大兵来的，这些士兵，有一部份是他早已联络好的，忠于前王的老臣的家丁，有一部份则是盖温的御林军。

唐努珠穆打进了皇宫之后，御林军知道了他的身份，又见大势已去。倒有十之七八叛了盖温，归顺于他。叶塞罗和福襄阿所率领的那一千僧人，就是因为碰上了唐努珠穆这支军队，刚离开金鹰宫不远，就给打得七零八落了的。

宝象法师见唐努珠穆如此声势，也自暗暗有点心怯，但心里自思：“倘若就此认输，那就永无卷土重来之日。他们固然是人数不少，我这里也是高手如云，何须惧怕？”当下一声狞笑，说道：“好小子，就算你做了皇帝，你擅闯我的金鹰宫，我也要拿你问罪！”笑声未了。便即把手一伸，就向唐努珠穆抓下来！

宝象法师五指一伸，气流激荡，发出了刺耳的破空之声，他和唐努珠穆之间，本来还有丈许距离，这一抓只是凌空作势，并，未曾真个接触到唐努珠穆的身子，但唐努珠穆已感到一股大力将他罩住，禁不住晃了一晃，脚步也站立不稳，险些就要被这股大力凌空提起！唐努珠穆心头一凛，暗自想道：“要不是我服食了那两颗天心石，只怕仅此一招，就要败在他手里了。”但他晃了一晃，终于还是站稳了。

宝象法师是天竺第一高僧龙叶上人的首徒，龙叶上人有三样绝世神功，称为“佛门镇魔三绝技”，宝象法师现在所用的“拿云手”就是其中之一，他这一抓竟未曾将唐努珠穆抓起，也不禁心头一凛。

说时迟，那时快，唐努珠穆已是一掌攻到，原来他怕宝象法师再度抓下，难以抵御，故此先行抢攻。宝象法师有心试他功力，改抓为掌，双方硬对了一掌，这次双掌一交，唐努珠穆“蹬，蹬，蹬”的连退三步，宝象法师却“噫”了一声。

原来他和唐努珠穆不约而同的都是用了“大乘般若掌”功夫，龙叶上人的“佛门镇魔三绝技”，一是“拿云手”，二是“龙象功”，其三就是这“大乘般若掌”。

宝象法师来到马萨儿国之后，收徒甚多，但却只有一个叶冲霄曾得他传授“大乘般若掌”的功夫。宝象法师以为中国无人能识他这三大绝技，哪知唐努珠穆居然也能使出“大乘般若掌”，而且神功奥妙之处和他学自龙叶上人的，竟是大同小异，各有千秋。比他的弟子叶冲霄不知要高出几倍！

宝象法师大为疑惑，第二掌停在半空，不即击下，喝道：“你从哪里学来这大乘般若掌的？”唐努珠穆冷笑道：“这大乘般若掌又有什么稀奇，我师父武功无所不包，他说我资质鲁钝，不配学最上乘的武功，只能学点微未的防身本领，因此就把这大乘般若掌传给我了。”

宝象法师大惊，心道：“ 我这佛门绝世神功，他师父竟认为是微未之技！若非信口胡夸，他的师父岂非天下无敌！ ” 问道：“ 你师父是谁？ ” 唐努珠穆道：“ 说出来吓坏了你，我师父就是金—— ” 宝象法师大叫道：“ 金世遗！ ” 唐努珠穆道：“ 不错，就是他老人家了。哈哈，可笑呀，可笑！ ” 宝象法师道，“ 可笑什么？ ”

唐努珠穆道：” 听说你这十几年来，念念不忘想会一会我的师父，我以为你有多大本领，却原来也不过如此！你连我也未必就胜得了，便想会我的师父，这岂不太可笑了吗？ ” 宝象法师“ 哼 ” 一声，也冷笑道：“ 你赶快叫你师父来吧，你接不了我的三掌，不信你就试试！ ”

唐努珠穆跟金世遗所学的大乘般若掌，源出于乔北溟的武功秘笈，乔北溟于武学无所不窥，当年他与天竺武学名家黑白摩诃两兄弟交手，黑白摩诃用“ 大乘般若掌 ” 对付他的“ 修罗阴煞功 ”，结果打成平手。

乔北溟经过了这次交手，竟然无师自通，悟出了“ 大乘般若掌 ” 的秘奥，但也正由于他是无师自通，他本身所修习的内功又是偏重于霸道的邪派内功，因之他练成的大乘般若掌，也 便与天竺佛门的正宗大乘般若掌有所不同。用以攻敌，他的掌力专伤奇经八脉，要厉害得多，但论到功力之纯，那却是不及天竺佛门的正宗掌法了。

这秘笈传到了金世遗手上，金世遗以正派的内功为基础，练到了正邪合一的境界，对这秘发上的各种武功，也都有了改进。但这大乘般若掌是最深奥的武学之一，虽有改进，却还未能完全离开乔北溟的路数，与天竺佛门的正宗大乘般若掌，仍是有所不同。他也可以说得是各有千秋，难分轩轻。

倘若是金世遗亲自与宝象法师对掌，宝象法师自非其敌。但唐努珠穆的本身功力本来就比不上宝象法师，他使的大乘般若掌又以霸道为主，后劲难以为继，只对一掌，还不怎么，若是连接三掌，弱点便难免暴露。宝象法师正是看到他这个弱点，因而才敢夸下大口，要在三掌之内，将他击败。

当下，宝象法师言出掌到，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唐努珠穆也把真力凝聚掌心，又与他对了一掌。这一掌，唐努珠穆固然震得摇摇晃晃，宝象法师也沁出汗珠。唐努珠穆心想：“ 只有一掌，我看你怎能将我击败？ ” 心念未已，宝象法师第三掌又已无声无息的劈来，唐努珠穆翻掌一迎，只听得闷雷似的“ 蓬 ” 的一声，唐努珠穆的掌力竟给对方迫得倒退回来，登时气血翻涌，连退出了五六步。

唐努珠穆固然大大吃惊，宝象法师也是诧异不己。要知大乘般若掌专伤奇经八脉，宝象法师已然把唐努珠穆的掌力迫回去，论理唐努珠穆不死也要重伤，但唐努珠穆虽然不敌，却并未倒下，看来仍是勉强支持得住，这就不能不大出宝象法师意料之外了。 宝象法师哪里知道，金世遗已把这大乘般若掌的运功秘奥加以变化，减少了几分霸道，渗进了正宗的内功心法，唐努珠穆一觉不妙，立即依法施为，将被迫回来的真力，纳入丹田，他服食了天心石之后，功力又大大增进，是以只耗损了一些真气，并未伤及奇经八脉。

主象法师一惊之下，杀机陡起，趁着唐努珠穆立足未稳，第四掌又惊雷骇电般的疾劈下去！

江海天叫道：“ 这已经是第四掌啦，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 身形疾掠而出，声到人到，替唐努珠穆接了这掌。

江海天未学过大乘般若掌，但他却练有能御大乘般若掌的少阳神功，双掌一交，宝象法师只觉对方的力道柔和之极，但却似无所不包，就像一个平

静的海洋，任你扔下多少石头，也被海水覆没，至多激起一点点浪花。宝象法师忽有一股暖洋洋的感觉，自己那么刚猛的力道，竟似石头在海水之中覆没，冰雪在春风之中溶解！

宝象法师料不到江海天内功如此深厚，不由得大吃一惊，左掌连忙推出，双掌用了相反的力道，呼呼风响，卷起了一股风柱，双方内力激荡，江海天究竟因为服食了天心石之后，时日尚浅，少阳玄功还未能随心运用，难数发挥，被对方刚柔互易的力道一绞，一时未能适应，这才给宝象法师将掌力撤了回去。

座中不乏武学名家，看得出宝象法师虽然化解了这一招，但亦已是吃了点亏，人人心中骇然！唐努珠穆哈哈笑道：“ 何须要请我的师父，你赢了我的师兄再夸大口，也还不迟。 ”

宝象法师老羞成怒，心想：“ 事到如今，也只好来一场混战了。 ”当下大喝道：“ 这小子率众叛罪，不必和他讲什么比武的规矩，把他拿下了！ ”他的四个护法弟子一拥而上，将唐努珠穆围在核心，唐努珠穆因为连接了宝象法师的三掌，功力耗损了几分，那四个护法弟子要擒他固然不易，他要将那四人击败，一时之间，却也不能。

江海天喝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一掌！ ”宝象法师蓦地一声大吼，双掌齐出，江海天招架不住，吃了一惊，心道：“ 怎的对方的功力竟似突然间增强了一倍！ ”

原来宝象法师这次用的乃是天竺佛门最厉害的“ 龙象功 ”，这双掌一发，具有无坚不摧的龙象之力，配上了他的“ 狮子吼 ”更显得威力无伦！但这“ 龙象功 ”极为耗损真气，所以非到最后关头决不轻用。

只听“ 卜通 ”“ 卜通 ”一片声响，座上功力较弱的数十个人被主象法师那一声大吼，震得抛离座位，跌倒地上！其他人众，自忖禁受不起的，纷纷撕下衣裳，塞着耳朵，会场更加混乱！

宝象法师使出了“ 龙象功 ”仍未能将江海天震倒，只得拼着耗损真气，再发一掌，江海天使出“ 天罗步法 ”，避开正面，倏地绕到他的背后，一指点中他的背心“ 大藏穴 ”，哪知他这龙象功一经运用，周围数丈之内，都是他掌力笼罩的范围，而且反应极速，江海天一指点中他的背心，他的掌力也立即从四方八面向江海天站立的方向“ 挤 ”来！

这一瞬间，江海天就似处在激流急湍的中心，又似遇到了一股无形无声的“ 龙卷风 ”似的，饶是他功力深厚，也自立足不稳，只听到“ 呼 ”的一声，整个身子就似皮球般抛了起来。

谷中莲与华云碧大惊，不约而同的都向他奔去。这时，宝象法师虽然没有继续发掌，但他的“ 龙象功 ”余威未尽，内力卷起的风柱在数丈周围之内，仍是强劲非常。谷中莲也还罢了，华云碧一踏到这范围的边缘，却被这股暗力一震，竟是身不由己的往后直退。

谷中莲踏到这范围的中心，也严如风中之烛，禁不住摇摇晃晃。江海天在空中转了两圈，一个筋斗倒翻下来，恰好落在谷中莲身边，连忙说道：“ 莲妹，你不用担心，我虽然不敢言胜，但也不至于就输给他，你去助你哥哥一臂之力吧。 ”

原来以江海天现在的功力而论，和宝象法师实际乃是在伯仲之间，只因宝象法师不惜自耗真气，使出天竺佛门最厉害的“ 龙象功 ”，这才胜过江海天一筹。而且，虽然如此，也还伤不了江海天。

江海天刚才之所以被抛起来，一半的原因固然是由于“龙象功”的威力确实强大，另一半原因则是因为江海天欺到他的身前，只用一指去点他的穴道，虽然江海灭也用上了内家真力，但一指之力，却怎能与宝象法师以掌力发出的“龙象功”抗衡？江海天是避免给他的掌力所挤，伤了元气，这才跳起来的，倒并不是完全为了敌不住“龙象功”的缘故。

谷中莲此际也看出了江海天没有受伤，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但却没有马上就走，却把裁云宝剑递给江海天道：“这把主剑还给你，这里就只这秃驴最厉害，我有白玉甲防身，其他人谅他不能伤我。”

江海天刚才在空中转了两转，宝象法师却在地上转了七八圈。原来江海天以师门秘授的点穴手法，正点中了宝象法师背心的大穴，金世遗继承毒龙尊者的点穴法，可说得是天下无双，加上江海天本身所具的绝世神功，这一指也当真是非同小可。宝象法师有龙象功护身，虽然未有受伤，但也耗损了一两分真气，他在地上接连转了七八圈，为的就是消除江海天这一指的后劲。

就在谷中莲将宝剑交给江海天的时候，主象法师亦恢复了精神，稳住了身形，当下大吼一声，飞步上前，又向江海大发掌。

江海天无暇多说，只好接过宝剑，迅即将谷中莲一推，他用的乃是巧劲！谷中莲顺着这一推之势，一个“鹞子翻身”已“飞”出了宝象法师的掌力范围之外。但在那一瞬间，江海大还是忧虑她会被波及，百忙中还不由自己的瞥了她一眼，待见到她已“飞”离了掌力范围，这才放心。

江海天对谷中莲的深切关怀，般般情意。在这眼光一瞥之中，都已表露无遗。

华云碧踏不进宝象法师的掌力范围，但仍是站在旁边，江海天和谷中莲之间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她都看在眼内，突然间不由自已的感到心头震栗，一片突然：“海哥，他，他可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眼波看我！”

一刹那间，她什么都明白了。江海天为什么忽略了云琼的嘱托，未曾将云琼对谷中莲的心意代为表达；刚才当她与江海无意外重逢，抑不住心头的喜悦，对他柔情似水之时，为什么他却回避了她深情的目光；这些疑团现在都得到答案了，这答案就是：江海天心上欢喜的人儿不是她，是谷中莲！

华云碧曾深深妒忌过欧阳婉，防范过欧阳婉，现在她才知道，原来她真正的“情敌”还不是欧阳婉，而是谷中莲！欧阳婉是“邪派妖女”，她可以恨欧阳婉，可以将欧阳婉当作敌人；但谷中莲的情形却完全两样，她是江海天的青梅竹马之交，他们的师门有着深厚的渊源，她是邙山派掌门的衣钵传人，她又是马萨儿国的公主……她决不能将谷中莲当作敌人，也没有权利妒恨她和江海天相爱！正是因此，谷中莲对于她的“威胁”，那是比欧阳婉太得多了！

场中檄战方酣，撕杀声如雷震耳，但华云碧的眼中却只有江海天与谷中莲，渐渐，甚至连江海天与谷中莲她也看不见了，但觉脑中空空荡荡，眼前一片模糊，竟是呆了。

忽听得谷中莲尖叫道：“华姐姐，小心！”原来有几个七阴教的弟子向她袭击，刀剑已从她背后斫来，她还是茫然不知！谷中莲这一声尖叫才把她惊醒过来。

掠愕中华云碧向前踏出一步，说时迟，那时快，后心已感到冰冷的刀锋，幸而她踏开了十步，就差这一步距离，否则刀锋不止是划破她的衣裳，而是

穿心而过了！

“叮”的一声，谷中莲拔下头上的玉钗，将那柄尖刀打落，身形疾掠而来，连环双掌，把两个七阴教的弟子打翻，华云碧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才完全清醒过来，涩声说道：“谷姐姐，多谢你啦！”拨出佩剑，与谷中莲并肩御敌。

江海天却一点也不知道华云碧正在为他烦恼悲伤，甚至连谷中莲他也无暇顾及了，这时，他正与宝象法师展开了空前激烈、舍生忘死的恶战。

江海天有主剑在乎，威力大增，但宝象法师的：“龙象功”也似惊涛骇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浪头超过一个浪头！

宝象法师的“龙象功”，每发一掌，内力就加上一重，气流激荡，当真似“龙卷风”一般，卷起了一条风柱，幸亏是江海无，若是换了他人，别说硬接他的掌力，只要处在这风力的中心，只怕心脏也要破裂。

江海天手持裁云宝剑，使出了“追风剑式”，以他雄浑之极的内力，使的又是天下无双的宝剑，剑尖所指，嗤嗤有声，宝象法师的“龙象功”只能震歪他的剑点，还未能完全将他封住，宝象法师也不能不多了几分顾忌。如此一来，一个是在功力上略胜一筹，一个是兵器上占了便宜，恰恰打成平手。

那几个七阴教的弟子却不是谷、华二人的对手，有的受了华云碧的剑份，有的给谷中莲以劈空掌打翻，侥幸未受伤的，也连忙逃了。谷中莲正要转移阵地，相助她的哥哥，忽听得一个刺耳的声音说道：“这两个女娃子武功可不错呀，难得又都是长得这么标致，哈哈，你们都跟了我吧！”

只见来的是个相貌古怪的虬髯汉子，身材只有五尺来高，手臂却比常人长出许多，声到人到，一抓就向谷中莲抓下。谷中莲大怒，反乎一掌，用了九成功力，只听得“蓬”，的一声，那怪人竟然纹丝不动。反而是谷中莲晃了一晃。

原来这个怪人乃是东海屠龙厨的岛主符离渐，他是孟神通的好友，对孟神通且曾有过一点恩惠，当年孟神通邀他到中原助阵，孟神通死后，他贪慕中原的繁华，就不再回屠龙岛了。(事见《云海玉弓缘》）文廷璧和他相熟，这次是文廷璧代宝象法师邀他来参加金鹰宫之会的。符离渐最为好色，谷中莲打败了七阴教的弟子，符高渐虽看出她武功不错，却还未放在心上，见她长碍比华云碧似乎还漂亮一些，就先来抓她，哪知双掌一交，竟禁不住心头一震，虽然定住了身形，仍是感到气血翻涌，这才知道厉害。但符离渐却哪肯要手，一声大吼，又向华云碧抓来，他只道华云碧也了般厉害，这一抓竟然用了全力，华云碧怎抵挡得住，倏地就给他抓了起来！

谷中莲大惊，掌指兼施，她本来长于轻功，新近又跟江海天学会了天罗步法，身法快如闪电，符离渐抓着一个人，难及她的迅捷，又料不到她来得如此之快，竟给她一指点中了“曲池穴”，手臂一麻，华云碧立即挣脱，但肩头上已是现出五道指痕，鲜血淋漓。符离渐左臂一弯，“蓬”的一声，又与谷中莲对了一掌。这次谷中莲触及对方价手掌，只觉一片冰冷，竟然不似是血肉之躯，一惊之下，连退三步。

原来符离渐曾得孟神通之助，练成了一门极厉害的“大玄阴五行气功”，若是到了最高境界，可以与！“修罗阴煞功”异曲同工，只因他先被谷中莲点中了“曲池穴”，威力减少几分，谷中莲虽然受了一惊，却也并无伤损。

华云碧有她父亲秘制的金创药和小还丹，金创药一敷，立即止血，小还丹服下，元气也恢复如初。当下挥剑再上，与谷中莲联手应敌。

华云碧的父亲晶武林一流高手，她家学渊源，武功其实也并不弱，不过在符离渐与谷中莲之前，这才相形见拙而已。但现在有谷中莲在正面抵御强敌，她从旁助攻，却起了很大的制时作用。符离渐已试出华云碧功力较弱，本来想突破她这一环，先把她抓去再说，可是谷中莲身法奇快，不论符离渐转到哪个方位，她都抢先一步，将他的攻势接了十之七八，他想把华云碧再次抓到手中，那是绝难如愿了。华云碧见谷中莲处处顾住她，出了全力，为她防护，不禁又是佩服，又是感激，心中想道：“她和海哥才是天造地毅的一对，我又何必插在他们的中间？”如此一想，心中虽然难免一阵悲凉，但神智却已完全清醒。柔云剑法使开，得心应手。

谷中莲最初十余招颇感应付艰难，渐渐便觉得敌人的掌力似乎不及最初的厉害，双掌相接之时，也没有那么冰冷的感觉了。原来谷中莲是因为眼食了天心右之后，时日无多，她陡然增强的功力尚未能运用如意。现在在激战之中，潜力本能的发挥，运用也逐渐纯熟，她的内功基础乃是吕四娘一脉相传的“少阳玄功”，吕四娘晚年所参透的这门功夫，本来就是为了对付孟神通的“修罗阴煞功”的，将离渐的“大玄朋五行气功”与“修罗阴煞功”属于同一类型，但他本身的功力却远不及当年的孟神通，因此一到谷中莲能把“少阳玄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时，他就一点也占不到上风了。 这时，会场已陷入混战之中。唐努珠穆以大乘般若掌击伤了金鹰宫的一个护法弟子，其他三人也给他迫得后退。文廷璧忽地从人丛之中杀出，冲着他叫道：“昨晚兴犹未尽，咱们再来较量较量！”疾的一掌拍出，正抢在那三个护法弟子的前头，接了唐努珠穆的掌力。

文廷璧的内功早已到了“三象归元”的境界，论实力只在宝象法师之下而在符离渐之上，唐努珠穆服了天心石，本来可以和他旗鼓相当，但因先激战了一场，而那三个护法弟子功力也颇不弱，这么一来，唐努珠穆以一对四，却是渐感不支，文廷璧一掌紧过一掌，再度把唐努珠穆困在核心。正是：

历尽艰辛回故国，金鹰宫里斗魔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斩断无明求正果　重翻旧梦惹相思

冰川天女见唐努珠穆陷入重围，意欲助他一臂之力，一扬手便发出四颗冰魄神弹，向文廷壁那班人打去。文廷壁的内功早已到了“三象归无”境界，被冰弹打中，若无其事。那三个护法弟子，却禁不住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

冰川天女心道：“我且先把他的羽翼剪除，只剩下文廷壁这厮，唐努珠穆便不难对付他了。”再次扬手，发出九颗冰魄神弹，却撇开了文廷壁，专打那三个护法弟子，九颗冰弹，分成三组，而每组那三颗冰弹，又分打对方上中下三处不同的部位。

忽有三个高鼻深目的和尚突然杀出，高高举起三个金盂钵，只一罩，那九颗冰魄神弹便都落入他们的金钵之中，冰弹瞬即化水，那三个和尚动作如一，同声说道：“多谢女施主赐予甘泉解渴。”竟然各自把金钵中的冰水一口喝光。

唐经天吃了一惊，赶忙射出三支天山神芒，唐经天的功力何等深厚，但见三道乌金光华，破空飞出，隐隐带着风雷之声。那三个和尚又同声说道：“多谢施主厚赐。”金盂钵一举，只见火花飞溅，那三支天山神芒也都落在钵中。

唐经天大怒，游龙剑扬空一闪，一招“玄鸟划沙”，横削过去，剑柄一抖，虽然只是一招，但削到之时，却分成三个剑点，由于他手法迅疾无伦，几乎可说是在一时间连袭三个强敌。

那三个和尚各自举起了右手的青竹杖，动作整齐，同时递出，不差毫厘，游龙剑有断金截铁之能，但却削不断他们的青竹杖，只听得“叮叮叮”三声轻微的声响。唐经天的游龙剑反而给他们的青竹杖荡开了。

原来这三个和尚乃是天竺婆罗门教的三大高手，若论本身功力，他们未必比得上唐经无，但他们却练成了一套古怪的功夫，三人如同一体，心意相通，动作如一；别的人联手对敌，功力还是各有各的，强弱不同，他们三人每出一招功力却似凝成一体，妙到毫巅，要想各个击破，绝不可能，除非是将他们一齐打败。

唐经天功力虽高，但他们三人的功力汇合起来，却要胜过唐经天少许。唐经夭的剑招被他们合力化解，剑锋虽利，劲道已被卸开，宝剑胁威力当然也就不能发挥了。

冰川天女挥剑相助，她的冰魄寒光剑另有奇功，不但剑招神妙，剑上发出的寒气也足以伤人，时间一久，比冰魄神弹的只是猝然一击，更为厉害。这三个婆罗门高手不怕寒气侵扰，但却也不能不运功抵御，这么一来，双方才恰恰打成平手。

景月上人与那帮尼泊尔武士看出有机可乘，又蠢蠢欲动，意欲围攻冰川天女。幽萍道：“好，我奉了公主之命，正要将你们拿下。”景月上人大怒道：“你不过是个宫娥，竟敢对我无礼，看掌！”

幽萍也能使用冰魄神弹，但动力手法都远远不及冰川天女，她只能用冰弹打穴，但若要打入对方七窍之中，那就不怎么准了。景月上人练有“火龙功”，幽萍一把冰弹打去，倒给他接去了一半，其他的武士着了冰弹，虽然也在打颤，却还禁受得起。

景月上人掌狭劲风，向幽萍猛攻。忽听得唰唰两声，一柄长剑倏然而来，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饶是景月上人身手那么矫捷，竟也躲避不及，着了一

剑，幸而不是重伤，只是划破了少许皮肉。

原来刺伤景月上人的正是幽萍的丈夫陈天宇。陈天宇曾服冰宫异果，身轻如燕，剑法又兼数家之长，近年来功力大进，早已挤入一流高手之列。

孟哈赤杀上前来，替景月上人接过陈天宇的剑招，哈孟赤是屁泊尔的第一高手，功力不弱于景月上人，他无须分神对付幽萍，与陈天宇恶斗起来，虽然略处下风，但陈天宇在急切之间，却也难以胜他。

孟哈赤带来的一帮尼泊尔武士，除了几个早被唐经天打得重伤之外，大约还有三十来个，这班武士虽非一流高手，但布成了圆阵，同进同退，彼此呼应，却也很难对付。陈天字这一对夫妻当然比不上唐经天那一对，被围在圆阵之中，险象环生。

江南叫道：“ 呸，你们就会恃多为胜，好不要脸！ ”他跟金世遗学过几招怪异的身法，那圆阵本来封闭得甚是严密，却不知怎的，突然被他一个筋斗，就翻进阵中。两个武士举脚踢他，江南骂道：“ 岂有此理，你想踢我屁股？我先打你屁股！ ”一个筋斗翻过去，啪啪两声，果然打了那两个武士的屁股。

江南的武功不算是第一流高毛，但他的点穴却是第一流功夫，在打那两个武士屁股之时，信手就点子他们的“ 尾闾穴 ”，那两个武士登时仆倒，倒变成了同伴的绊脚石，使得这圆阵受了障碍。

景月上人大怒，将那两个武士抓了起来，但他也无法解开江南所点的穴道，只好将那两个武士抛出阵外，双掌便向江南拍到。他抓人、摔人、发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当真是快速之极！但他快江南也快，只听得江南笑道：“ 没打着！轮到我也打你屁股了！ ”脚跟一旋。转到景月上人背后，哪知景月上人浑身都是功夫，屈股一挺，汪南点不准他的“ 尾闾穴 ”，却似碰了一个大皮球，竟给他弹了开去。

江南知道厉害，不敢再惹景月上人，只在武士群中，穿来插去，一有机会，就施展他的独门点穴功夫：倒也给他点倒了几个。但那圆阵越收越紧，不久便即无隙可乘，江南的真实本领究竟还嫌不足，登时险象环生。

忽见圆阵开了一个缺口，一个长须老者运剑如风，杀了进来，武士们竟是遮拦不住。这时孟哈赤正自一棒向江南打下，那老者喝声：“ 看剑！ ”本来还在数丈之外，声犹未了，倏然间已到了孟哈赤身后。

这长须老者是青城派名宿萧青峰，他是陈天宇的开蒙师父，江南小时做陈天字的书童，也曾偷学过他的功夫。陈天宇夫妻与江南遇险，他焉能坐视？但因他是武林前辈，处处要顾着身份，他不肯在背后攻击孟哈赤，所以在发招之前，先喝一声，提醒敌人，好让对方早作准备。

孟哈赤知道萧青峰是个劲敌，顾不得伤害江南，横棒先挡剑招，萧青峰一招“ 顺手椎舟 ”，长剑贴着他的铁棒削上。“ 顺手推舟 ”本来是很普通的剑招，但经萧青峰之手运用出来，却是出神入化，孟哈赤功力略逊一筹，萧青峰的长剑贴着他铁棒削来，他拨不开长剑，只好连忙撤棒，听得“ 嚓 ”的一声，饶是他及时收招，躲闪得快，也被削去了一根指头。萧青峰加入战团之后，陈天宇夫妻这才转危为安，江南也得以施展所长了。合他们四人之力，对抗景月上人与那一群武士，恰恰旗鼓相当。

谷、华二女力战屠龙岛主符离渐，‘ 这时亦已渐渐占了上风。战到分际！谷中莲忽地一招“ 玉女投梭 ”，侧身进掌，冒险抢攻，符离渐看出破绽，心中大喜，暗自想道：“ 到底是初出道的雏儿！只顾攻人，不顾防己。 ”他本

是已无胜望，这时看出机会，立即便下杀手，五指如钩，一抓就抓着了谷中莲的琵琶骨。

这琵琶骨乃是人身要害，琵琶骨若被捏碎，多好武功，也成残废。却不料谷中莲穿有防身至宝的白玉甲，刀剑尚且不能刺穿，符离渐的指甲更是不能抓破。谷中莲的少阳玄功又足以防御他的玄阴掌力，符离渐抓着她的琵琶骨，毫无作用，反而减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

谷中莲出手如电，就在这同一时间，一掌击中了符离渐胁下的‘魂门穴”。符离渐大叫一声，给震得似皮球般地抛了起来。华云碧补上一剑，刺得他血如泉涌，狼狈而逃，报了刚才那一抓之恨。

原来谷中莲是因为看见哥哥形势不利，急着要去相助哥哥，因此故意卖个破绽，来诱符离渐上当的。

谷中莲击败了符离渐，身形疾起，一掌便向文廷壁打去，文廷壁反手一挥，两股劈空掌力碰个正着，发出了闪雷似的声响。谷中莲功力究竟是稍逊一筹，禁不住一个踉跄，向旁边滑出几步。

金鹰宫的首座护法弟子趁着她立足未稳，挥动九环锡杖便点她膝盖的‘环跳穴”，这首座护法弟子知她是前王公主的身份，意欲将地生擒，故而将锡杖当作料官笔使，只敢使出五六分气力。

哪知谷中莲的功力虽是不及文廷壁，却胜过这护法弟子许多，中指一弹，“铮”的一声，已把九环锡杖弹开，那护法弟子虎口发麻，险些连九环锡杖也要脱手。

首座护法弟子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厉害，连忙用足了气力，再次发招；他的两个师弟各自举起九环锡杖，从两侧攻来，为他助阵。

那文廷壁因为分出了一掌之力去对付谷中莲，唐努珠穆的掌力立即乘虚而入。幸而文廷壁经验老到，早已有了防备，在发掌遥击谷中莲之时，也就立即使出移形换位的功夫，避开了唐努珠穆正面攻来的力量。但，虽然如此，余波所及，仍是不禁连退几步。这么一来，他与那三个护法业已隔开，分成了两堆厮杀。唐努珠穆精神陡振，喝道：“姓文的，现在咱们可以好好较量啦！”大乘般若掌一掌接着一掌，俨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登时把文廷壁打得只有招架之功。但文廷壁练成了“三象归元”的邪派绝顶神功，只守不攻，也是守得极为沉稳。唐努珠穆惊涛骇浪般的掌力，竟也不能将他摇撼。

那三个护法弟子联超手来，三支九环锡杖合成了一道环形，首尾呼应，威力胄实不弱。谷中莲倒也不敢轻敌，当下拔出她从木华黎手中夺回的佩敛，展开了玄女剑法，与三支锡杖斗在一起。她这柄佩剑乃是吕四娘当年用过的那柄霜华宝剑，剑质虽然不及江海天的裁云宝剑，却也极为锋利。玄女剑法以轻灵翔动见长，谷中莲新近又练成了天罗步法，使将出来，更如流水行云，曲尽其妙。这三个护法弟子既忌惮她的宝剑，更忌惮她那闪电般的身法，当下也是只能守，不敢进攻。这时，全场陷入混战之中，分成了五六处厮杀，每一处都是打得难解难分，一时之间，实是不易分出胜负。其中当然以江海天和宝象法师这一对打得最为激烈，但也以江海天的处境最为不利，旁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却感觉得到己是渐处下风。要知江海天的功力虽是极高，但却是靠药物所增长的功力，而他最初扎根基之时又走错了一步，练的是邪派内功，虽然他现在亦已到了“正邪一合”的境界，但究竟与谷中莲的情形不同。

谷中莲由于一开始就得到正宗内功心法，靠药物所增长的功力很快就可

以与本身原有的功力凝为一体，水乳交融，运用如意；而江海天侧必假以时日，方能做到。故此，在谷中莲斗符离渐之时，是越战越强，而江海天斗宝象法师，则是多斗一刻，就多减耗一分，那也就等于越战越弱了。宝象法师的“ 龙象功 ”是佛门绝顶神功，经过了数十年寒暑之功苦练成的，迥非靠药物增长的功力可比，他的掌力一重重加上去，斗到五十招开外，江海天便渐渐相形见绌，只觉从四面八方而来的阻力，越来越大，竟似凝成了实质，令他的追风剑式，也感到施展不开。

不过宝象法师虽然占了上风，心里却也在暗暗叫若，原来“ 龙象功 ”虽是佛门的无上神功，他却还未练到至高无上的境界，他是拼着耗损元气来施展这绝世神功的，时间一长，他也要受到大大的伤害，后果堪虞。他最初本以为“ 龙象功 ”一经使用，就可以在十招八招之内，将江海天毙于掌下。

哪知道已过了五十招，江海天虽处下风，仍是败象未显。宝象法师心里想道：“ 倘若再过五十招，我纵然击毙了这小子，只怕也得大病一场，减寿十年。 ”全场混战之中，最高兴的则是姬晓风。他有一个怪癖，喜欢偷别人的东西做纪念品，尤其是平日难以碰上，例如是外国人的东西。东西也不必值钱，只要能代表那人的身份，越罕见的越妙。现在在这会场之中，有印度，波斯、尼泊尔、阿刺伯与及西域各土邦的武林人物大打出手，这真是平生难遇的良机，岂能错过？

姬晓风情悄地走到那印度神偷身旁，做一了个探囊取物的手势，轻轻说道：“ 你想不想学中国的妙手空空本领？跟我来。瞧我的！ ”那印度神偷不懂他们话也懂得他的手势，愕了一愕，叫道：“ 好呀，你肯收我做徒弟了？ ”话还未毕，姬晓风已溜入人丛之中，大展空空妙手了。

场中尽有武功比他高明得多的人，但人人在激战之中，哪还有心神提防小偷，姬晓风身手如电，东摸一把，西掏一记，当真是手到拿来，有如探囊取物。不过只有宝象法师的东西他偷不到，宝象法师的掌力把数丈之内都封闭，他根本就踏不进那个范围。 正在姬晓风偷得高兴、宝象法师与江海天同感焦躁之时，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

啸声宛如神龙夭矫，天外飞来，初起之时，还在很远，转瞬之间，就似到了身边，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宝象法师心头一凛，正自想道：“ 这是何人，有此功力？ ”只见姬晓风喜极忘形，手舞足蹈，已在大声叫道：“ 金大侠来啦！ ”众人被这啸声所慑，呆了一呆，十之八九，都是不约而同的暂时停下手来，目光注视着门口。只见两个中年汉子，轻裘缓带，衣袂飘飘，在刀光剑影之中，气度从容地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那人，果然是金世遗。

金世遗这突然出现，宝象法师等人虽被他啸声所慑，还不怎么，文廷壁与他有仇，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心里想道：“ 他的徒弟我尚且打不赢，现在听这啸声，他的武功何止比徒弟高出十倍，真想不到仅仅是几年功夫，他的功力竟已精进如斯！今生我要想畦过他，只怕是绝然无望了。 ”想至此处，心念全灰，长叹一声，虚晃一掌，摆脱了唐努珠穆，从另一扇角门便逃了出去。他生怕金世遗拿他报仇，跑得飞快，连守门的武士，也给他撞翻了。金世遗却哪有闲心去理会他，踏进场中，便即笑道：“ 以武会友，只宜点到即止。诸位也该歇歇啦。 ”

那三个婆罗门高手不识金世遗是谁，同声冷冷说道：“ 阁下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么？凭什么我们要听你的吩咐？好，阁下既然是强要出头，我们就先向你募化。不要你的钱财，只请你施舍一点儿本领。 ”三人心思如一，倏燃

间三个全钵同时飞出。这三人的内功凝成一体，三个金钵飞出，隐隐带着风雷之声，又似在风雷中卷起一大片金霞向金世遗当头压下。金世遗合什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 ”说道：“ 钱财、本领，我是两者皆无，只好反过来向你募化了。 ”待那一大片金霞飞近，这才伸手一招，说也奇怪，那一片金霞来势何等猛烈，被他这么轻轻一招，登时霞光收敛，那三只金钵本来是混成了一片金霞了的，现在也重新显现出来，金世遗再一掌拍出，说道：“ 这三只金钵似乎还值得几个钱，姬大哥，我没有带礼物给你，这就借花献佛，送给你吧。 ”

那三个婆罗门高手所发劲道，已被金世遗这一招一拍全都化解，只见这三只金钵改了一个方向，缓缓落下，都给姬晓风接过去了。

姬晓风笑道：“ 金大侠，你送的礼物不合我用。我既不想做和尚，带了这三只金钵走，又嫌大过累赘。我意欲转送与人，你不反对么？ ”金世遗笑道：“ 我送给你就是你的了，如何处置，随你的便。 ”姬晓风将金钵叠在一起，随手就递给那个跟在他背后的印度神偷。姬晓风笑道：“ 你今旦尚未发市，这几斤金子，送给你使用吧。 ”那印度神偷如何敢要这三只金钵，赶忙去交还那三个婆罗门高手。可怜那三个高手已是吓得呆了，茫然地接过金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江海天在宝象法师的掌力笼罩之下，脱身不得，宝象法师的“ 龙象功 ”正自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是欲罢不能。与金世遗同来的那人上前说道：“ 宝象法师，今师龙叶上人有命，命你速速回去！ ”这人正是曾经到过印度那烂陀寺，参见过龙叶上人的龙灵矫。

宝象法师俨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来他意欲击败了江海天，再与金世遗决战，金世遗一踏入会场，他便加紧全力施为，这时灭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丝毫也分神不得，确实是听不见龙灵矫的说话。

龙灵矫此时已踏进宝象法师掌力的范围，宝象法师目不旁视，只感觉到有人走来，看也不看，牙恨一咬，“ 龙象劝 ”便一发无遗，登时把龙灵矫也卷进了掌力的中心。

龙灵矫不知就里，只道主象法师轻视于他，一怒之下，便要出手。但他的年纪虽不很老，却是与唐晓澜同一辈份的人，江海天尚未退下，他又怎能自失身份，以二敌一？

龙灵矫功夫深厚，但在两大高手内力激斗的中心，虽然不致受伤，也感到呼吸困难。心头不禁一惊，想道：“ 宝象法师是龙叶上人的首座弟子，有此功力尚不足为奇；金世遗这个徒弟居然也有如此功力！ ”

这时他已渐渐看出双方欲罢不能的形象，他最初本来也动过念头，想把这两人分开的，但现在一到了这两人内力激斗的中心，这才知道宝象法师的功力固然是远胜于他，即江海天的功力，也不在他之下。他站在这中心地点，连支持都感到有点困难，更遑论要拆开这两大高手的激斗了。

金世遗微笑道：“ 龙先生请暂待片刻，待我和他说去。 ”在掌风激荡之中，衣袂飘飘，从容举步，到了宝象法师与江海天的身边，长袖一挥，便从两人之间“ 切 ”下。他这衣袖一挥，生出的一股暗力，竟似一柄无形的宝剑；登时把双方的力道当中截断。江海天见师父来到，当然立即退下，但他身上所受的力道尚未消解，仍是不由自己的在地上打了十几个圈圈。

宝象法师的“ 龙象功 ”正自一发无遗，哪能煞住，只听得“ 砰 ”的一声，碰个正着，全部的力量，登时都打到金世遗身上。金世遗轻轻在他肩头一拍，

笑道：“ 宝象法师，你也该歇歇啦！ ” 宝象法师心头大震，一片茫然。

原来宝象法师的双掌一碰着金世遗的身体，竟似胶着了似的，收不回来。“ 龙象功 ” 是佛门无上神功，何等厉害？这时他又正在全力发挥，劲道之强，势如排山倒海，按说对方纵是铁铸的身子，也会在他刚猛无伦的掌力之下变作一团烂泥，可是说也奇怪，他的内力源源涌出，但却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而且还不止此，还竟如磁石吸铁，怎也摆脱不开，他的内力多发出一分，就被对方多吸收了一分，求胜不得，欲罢不能。原来“ 龙象功 ” 虽是佛门无上神功，但宝象徒师尚未练到至高无上境界，如今碰上了功力远胜于他的金世遗，当然就丝毫也损不了对方，而且还被金世遗妙运玄功，将他的内力源源吸去。

但与此同时，宝象法师也感到一股热流，从“ 肩井穴 ” 透进体内，瞬息之间，就流过了他的奇经八脉，直注丹田。在内力损失的同时，竟也感到十分舒服。 宝象法师是武学的大行家，这时也自明白了金世遗的用意。原来金世遗是一面要毁去他的“ 龙象功 ” ，另一面却又以本身真气，助他疗治内伤，并助他守护丹田，令他的元气得以凝聚不散。本来他和江海天经过了这次恶斗之后，最少也要大病一场，减寿十年，如今得金世遗及时相助，“ 龙象功 ” 虽毁，这一场灾难却是可以躲过去了。

金世遗一声长笑，手掌从他肩头缓缓移开，说道：“ 宝象法。师，咱们可以谈谈了吧？ ” 这时宝象法师的双掌也才能够收回，他躲过一场灾难，但却毁了数十年苦绦而成池 ” 龙象功 ” ，真不知是该感激金世遗还是要痛恨金世遗。宝象法师哭笑不得，说道：“ 金世遗，我的数十年功力已被你毁于一旦，还有什么好谈？如今我是砧上之肉。只有听你宰割了。 ”

金世遗笑道：“ 法师学佛多年，倘自不能斩无明、断执著么？我毁了你的龙象功，岂最为了凌辱你宰割你？恰恰相反，我是来助你得成正果的，你知道么？ ”

宝象法师不敢发扬，而且他看命世遗说话也颇诚恳，不禁问道：“ 请恕下愚，难明深意。尚请再指点迷津。 ” 金世遗道：“ 龙先生，你说给他听。 ” 待龙灵矫说出了龙叶上人招他回去的法谕之后，金世遗才接下去说道：“ 你的龙象功若还未毁，只怕你还要贪恋马萨儿国的国师之位吧？即算在马萨儿国站不住脚，只怕你也要到别处去兴风作浪吧？于今已毁了龙象功，那就只好断了无明之念，重回师门，皈依佛法了。令师是当世第一高僧，他日你参透了上乘佛法；得成正果，这岂不比你当什么劳什子的国师要强得多？好，祸福转移，就全在你心头一念了，你明白了么？ ”

宝象法师心灰意冷，事已如斯，他除了重返师门，皈依佛法之外，也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当下只好说道：“ 多谢金大侠指点，从今之后，贫僧决不再履红尘！ ”

刚才在金世遗到来的时候，已有十之七八罢手不斗，至此，宝象法师亦已认输，一些零星的战斗，亦就随之停止了。宝象法师叹了口气，向他那四个护法弟子招手道：“ 你们也都随我回去吧。 ”

忽听得有人叫道：“ 且慢！ ” 却原来是唐努珠穆走上前来，说道：“ 奸王盖温何在？你把他交出来再走！ ” 宝象法师双手一摊，苦笑说道：“ 贫僧现在是自身难保，怎还能庇护盖温？他委实没有到过本寺，叫我如何交得出来？ ”

肩努珠穆半信半疑，说道：“ 此话当真？ ” 宝象法师恼道：“ 我武功虽

然不济，却也还要顾住佛门弟子的身份，岂是肯打诳语的人？小王爷你若不信，那就随你处置吧。”

金世遗道：“法师说那奸王没有来过，那就一定是没有来过。徒儿，你不可对法师无礼。”唐努珠穆听了师父的吩咐，不敢不依，只好向宝象法师赔了不是。这时他也有几分相信那奸王不在此地，心中暗暗纳罕，想道：“皇宫我都已搜查过了，他不在此地，却又躲在何处？”

谷中莲道：“或者宫中尚有什么秘密地道，咱们没有搜查到的？想此际大哥也当已回到宫中了，不如咱们趁早回去，会合了大哥，再查一查。”唐努珠穆道：“你说得是，不过这里也还有一些善后之事，需要安排一下。”当下就出去唤那个统兵官进来，叫他拨出一千名士兵，由他率领，接管金鹰宫。同时又下令收缴本国僧侣的武器，先看管起来，以后再作安排。其他前来赴会诸人，则任由他们离开。

宝象法师和他的弟子一走，他所邀请来的各国高手也都垂头丧气，陆续离开。只有尼泊尔那群武士以及景月上人，再一次全部被冰川天女所擒，这是涉及尼泊尔的内乱之事，唐努珠穆自然不便多管。

冰川天女上来向金世遗笑道：“时光过得真炔，咱们有十多年不见了吧？你现在还是独自一人，浪荡江湖吗？”金世遗道：“不错，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冰川天女道：“从前你是人人讨厌的毒手疯丐，现在则是人人敬爱、名副其实的金大侠了。一个人总免不了有伤心之事，但也总不能伤心一辈子。时间过去了，人也改变了，那么一个人的心情也应该可以改变了吧？咱们是老朋友了，请你原谅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冰川天女说话之时，眼光却是向谷之华望去。冰川天女的意思，金世遗当然明白。

金世遗和冰川天女相识最早，远在谷之华与厉胜男之前。冰川天女年龄比他略幼，但一向对他关怀，就像姐姐对待弟弟一般。所以两人虽然很少见面，诅这份友谊，却是历久弥坚。金世遗听了冰川天女这番说话，不禁喟然叹道：“当我还是被人讨厌的：‘毒手疯丐，的时候，第一个将我当作朋友的就是你。嗯，这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前的事情了。岁月不居，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年轻，而我已是两鬓微霜了。”他并不直接回答冰川天女的说话，但言外之意，则是说他已经老了，早已没有少年人的心情了。其实金世遗只不过是四十多岁，正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成熟了的中年人。

冰川天女颇想撮合他与谷之华的姻缘，但她远行在即，时间无多，而且这种男女之间的事情，说话也只能“点到为止”，总不成当众做媒。当下她听得金世遗如此回答，也只得微喟说道：“世遗，你总是喜欢自己折磨自己，但不知你懂不懂，你折磨了自己也就会折磨别人的。可惜我就要走了，还是请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说话吧，我不多说了。”

金世遗心头一颤，暗自想道：“之华姐姐是最懂得我的心事的人，她什么都会谅解我的。唉，难道我折磨了自己当真也就折磨了她吗？”金世遗本来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但如今年岁已增，心中的激动却是不容易在面上表露出来了。他定了定神，移转话题，问道：“桂姐姐，你就要走了？难得这许多老朋友在此相聚，为何不多留两天？”

冰川天女道：“我要赶回尼泊尔去，我的国家发生了内乱，他们等着我回去呢。”江南走来说道：“金大侠，你还未知道吧？唐大侠的儿子现在正在尼泊尔做着一番大事，和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差不多相同，他们把暴虐的国王推翻了，但内乱还未平息，唐少侠是新王的兵马元帅。儿子有了困难，做

父母的当然要赶去帮忙了。”金世遗瞿然说道：“哦，原来如此，时间过得真快！霎眼间你的孩子都当起元帅来了。他今年几岁啦？”冰川天女道：“十九岁了。”江南笑道：“金大侠，你只知道说时间过得快，却不知为自己打算。时间真是不等人的，再过几年，我都要抱孙子啦！”

冰川天女笑道：“好，但愿我回来的时候，赶得上喝你儿子的喜酒。我此去早则半载，迟则一年，便会回来。世遗，你在江湖浪荡，我们找你不容易，几时你也来冰宫探望探望我们才是呀。你总不来探望我们，难道你还在生经天的气吗？”唐经天以前也曾骂过金世遗作“毒手疯丐”，并曾和他打过一场，故此冰川天女有此一语。

金世遗笑道：“哪里的话？少年时候的胡闹，本来就是我的不对。”唐经天哈哈大笑，上来和他拉手。

金世遗笑道，“经天兄，在我认识的朋友中，真是以你的福气最好了。当年我妒忌你，现在也一样妒忌你。不过，你放心，我可不会再找你打架了。”唐经天也哈哈笑道：“现在你找我打架，我也不敢再碰你了。”冰川天女看见他们前嫌尽释，很是高兴，说道：“世遗，其实你可以过得比我们更快乐，用不了羡慕别人。好，时间不早，我们可要走啦。”

唐经天、陈天宇两对夫妇押解尼泊尔那班武士走了，江南送他们出门。金世遗留在场中，茫然自思，不知不觉走到谷之华身边，说道：“之华，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过得快活吗？”谷之华怔了一怔，随即笑道：“这问题我似乎早已答复过你了，只要你过得快活，我也就过得快活。嗯，我今天尤其快活！”金世遗道：“为什么？”

谷之华道：“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我的师父对你的期望吗？她是很早就看出你能成大器的，现在你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你说我还能不高兴吗？”

金世遗轻轻说道：“这都是由于你们的鼓励。其实我现在虽有寸进，距离‘天下第一’那还差得远呢！”谷之华道：“好，你能够不自满那就更好。世遗，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快活吗？”

金世遗茫然如有所思，久久未回答谷之华的话。原来在他说出“你们”这两个字的时候，不自禁的便想起了厉胜男来，他所说的“你们”，是包括了厉胜男在内的。他又一次触动了心底的伤疤，想起了厉胜男那次死亡的婚礼，在厉胜男临死之前，在那红烛高烧、但却是充满了凄凉的气氛中，厉胜男对他说出了三个愿望。其中一个与谷之华的相同，也是希望他成为一代的武学大师，好让她“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引为骄傲。

金世遗眼前幻出了厉胜男的影子，但可惜厉胜男已看不到他的今天了。他想了一会，说道：“之华，我今天也是很快乐的。”谷之华凝视着他的眼睛，说道：“不，世遗，你不要骗我。”金世遗道：“我没有骗你，我今天是为了别人的快乐而快乐。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谷之华随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江海天和谷中莲头并着头，挤在一处，似乎正在喁喁细语。金世遗道：“你瞧，我们的徒弟都已长大成人了。他们就似我们当年的影子，不过他们的命运一定会比我们好得多，你瞧，他们不是很快乐吗？”其实，金世遗却不知道，江海天和谷中莲的心头，现在也正是蒙了一层阴影，都没有感到快乐。

谷之华喟然说道：“他们是应该比我们快乐的。我看他们的事情，是不用我们管了。咦，世遗你定了神在看些什么？你怎么啦？”正是：

旧事尘封休再忆，眼前情景惹思量。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中年心事浓如酒　少女情怀总是诗

金世遗瞿然一惊，似是从恶梦中醒来，喃喃说道：“ 之华，你瞧，你瞧，她的影子！ ” 谷之华随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长发披肩的背影，正随着人流走出了大门。从那背影看来，竟是和厉胜男一模一样。要不是谷之华早已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还几乎当作是厉胜男复生。

金世遗其实也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这几年来他虽然忙于授徒，心中也一直念念不忘要打探这个人的来历。但尽管他知道这个人是谁，在他心中正想念着厉胜男的时候，蓦然见着这人的影子，仍然不禁把他当作了厉胜男。

这个人正是厉复生，他本来不愿意这么快走的，但天魔教主不想被金世遗发现，一定要厉复生和她同走。厉复生对天魔教主是百依百顺，只好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与她立即离开。

金世遗定了定神，说道：“ 之华，我有一件心事未了，我想去向这个人问个明白。 ” 谷之华心里暗暗叹息，金世遗始终是忘不了厉胜男，她柔声说道：“ 好，你去吧！ ” 但声音已是微微颤抖。

金世遗忽地站住，脸上的神情颇为奇异，说道：“ 之华，你可以在这里多留几天吗？我问清楚了一件事回来就想见你。 ” 谷之华迟疑了一下，说道：“ 我的莲儿身世已明。我不知道她是愿意当公主还是继续跟我，但我总会留在这里陪她几天的。不过，我厌弃繁华，要是莲儿要当公主，我可不愿在宫中耽得太久。 ”

金世遗道：“ 这也无甚打紧，总之我了却这件心事之后，不论你在哪儿，我都赶着去见你就是。 ” 金世遗的话引起了谷之华猜疑，她和金世遗本来可以说几乎是心意相通的了，金世遗心中之事不待在口中说出她已明白，但这一次她却是一片茫然，不知道金世遗是在想些什么。

金世遗伸出手来，他们都是中年人了，不像少男少女的羞涩，也不用避嫌，谷之华与他轻轻一握，说道：“ 好，你走吧。你什么时候想见我，你就什么时候来吧！ ” 他们虽然表面上不似少男少女的容易害羞，容易激动，但相互一握，彼此的心弦仍是禁不住微微颤抖。

这时会场里的各国武士正在陆续离开，那一千御林军，也正分成几队，从各处门口进来，人来人往，通道拥挤不堪。金世遗虽是急着要找厉复生，但他既不能运用轻功，也不便不顾礼貌的硬挤开那些人，却也不容易走得出去。

他刚走得十来步，忽地有个叫化跄跄踉踉地挤到他的跟前，大声说道：“ 金大侠，老叫化想向你讨杯喜酒喝喝，就不知你肯不肯给老叫化这个面子？ ”

金世遗认得这叫化子是北丐帮帮主仲长统，不觉一怔。他与仲长统不过见过一两次面，但仅仅是相识而已，谈不上甚么深交。如今仲长统竟然当着众人，‘ 拦着他向他讨喜酒喝，若是出于说笑惯的老朋友这犹自可，但一个仅仅是相识的人，来向他说这样的话，金世遗就不免感到意外了。

尽管金世遗的涵养功夫已比少年时候好了不知多少，但给仲长统这么来一下子，脸色也就颇不自然，心想：“ 我和之华的事情，怎用得着你来多管？ ” 便冷冷说道：“ 仲帮主，你要讨喜酒喝，这可是找错了人啦！我哪来的喜酒给你喝啊？ ”

仲长统哈哈笑道：“ 金大侠，你还未知道吗？ ” 金世遗道：“ 知道什么？ ”

仲长统道：“ 华山医隐华天风你知道吗？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金世遗道：“ 华老前辈医道通神，堪称当今第一国手，我是久仰的了。 ”心想：“ 华天风是你的好朋友又怎么样？这却与我有何相干？ ”

仲长统兴致勃勃他说下去道：“ 金大侠，你可知道华天风还有个女儿？这位小姑娘呀，聪明伶俐，能干极了，她父亲的武功医术，她是全都学到了手了。 ”金世遗大为诧异，不知仲长统是什么意思，淡淡说道；“ 真的吗？这个倒还未知道。不过后一辈的总是要胜过前一辈的才好，我就盼望我的徒弟他日比我高强。 ”

仲长统大笑道 :“ 对，要是你的徒弟不高强，我也不来向你讨喜酒喝了。” 金世遗道：“ 哦，你说了半天，我现在才有点明白，敢情你是想给我的徒弟做媒？ ”

仲长统笑道；“ 你猜对了。唉，江小侠也真是脸皮薄，原来他还没有向你提过呀？他和华天风的女儿早已是情投意合了。他们当时相识，我老叫化也是在场的，说起来这位小姑娘对令徒还曾有过救命之恩呢！ ”当下将江海天那年受了毒伤，巧遇华天风父女之事，约略对金世遗说了一遍，然后说道：“ 金大侠，难得遇上你。他们少年人脸皮薄，说不出口，咱们当长辈的，可得早些给他们将事情定夺下来。女家方面，华夭风是早就愿意结这门亲的了，我可以替他作主！ ”

金世遗大感意外，有几分高兴，也有几分失望，暗自想道：“ 我本是想海儿和谷中莲给成一对的，却原来他已另有了意中人。唉，他喜欢谁不喜欢谁，这是勉强不来的，也只好任由他们了。 ”当下强笑说道：“ 只要他们二人情投意合，我当然愿意替他们主婚。 ”

仲长统大喜，招手叫道：“ 碧侄女，你过来见过金大侠呀！ ”他连叫三声，却听不到华云碧的回答。

仲长统搔了搔头，自言自语道：“ 咦，这丫头怎么忽然不见了？她心眼玲珑，莫非是她已料到我和金大侠正在说她的终身之事，女孩儿家害羞，躲起来了？ ”就在这时，忽听得呼呼风响，空中传来“ 嘎嘎 ”的刺耳怪声， 外面的士兵们纷纷叫道：“ 看呀，好大的一头兀鹰！ ”“ 哈，这小姑娘飞起来了！ ”里面的人也纷纷挤出去看，挤在最前头的则是江海天和谷中莲。

只见一头硕大无朋的兀鹰正在宝塔的金顶盘旋，鹰背上的少女衣袂飘飘，隐隐可见。江海天大叫道：“ 碧妹，你怎么就走了？ ”谷中莲也在尖声叫道：“ 华姐姐，你回来呀！ ”

那头神鹰，一个盘旋，掠下数丈，江海天依稀听得一声叹息，那头神鹰倏地又展翅高飞，转眼之间，天空只见一个黑点，终于那黑点也消逝了。华云碧看见了他们，可是她只留下了一声叹息，却连半句说话也没有扔下，便飞走了！

江海天翘首长空，呆立有如木鸡，他的一缕情丝，虽然早已系在谷中莲身上，但华云碧对他的深情厚义，他又怎能遗忘？尤其华云碧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飞走的，更令他难过万分，他心中自怨自责：“ 碧妹是为我而来，我却辜负了她的情意，唉，看来她是再也不能原谅我了！ ”

谷中莲比江海天更要难过，华云碧没有听见仲长统的说话，倒是她全都听见了。这刹那间，她只觉一片茫然，许多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也就在这刹那间都到了心头。

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想到她和江海天之间的关系，她和江海天同在一

起的时候，彼此都很高兴，但她从未想过：这就是爱情。现在华云碧突然飞走，她这才感觉到。在华云碧的眼中，她和江海天早已是一对情侣，她心中明白，华云碧是为她飞走的。

“华姑娘对海哥有极大的恩义，他们本来应该是好好的一对的。”“她若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决不肯这样突然飞走！””我今天刚刚和她认识，想不到竟是我伤了她的心！”“仲帮主说海哥早已与她情投意合，可惜我知道得大迟了！”想至此处，她忽地感到一阵心酸，这刹那间，她也感觉到了，她是在爱着江海天！她和江海天彼此都没有向对方表露过爱情，她能够埋怨江海天吗？不，她这时只是为自己难过，更为华云碧难过。晶莹的泪珠，不知不觉地滴下来了，正滴在江海天的身上。

、。

江海天回过头来，谷中莲已经从他的身边走开了。江海天追上两步，却不知对他说些什么话好，只觉心头绞痛，似乎就要裂开，要是真能把一颗心剖开分成两半那倒很好，可惜一颗完整的心却是不能分开的啊！

江海天还未来得及拉着谷中莲，旁边有个人却一把揪着他，原来是仲长统刚刚赶到，仲长统气呼呼地大声问道：“江小侠，这是怎么回事，碧站娘为什么突然走了？”江海天失魂落魄的样子迎着他的目光，摇了摇头，仲长统怒道：“你也不知道？哼，一定是你做了对不住她的事，把她气走了，哼，碧姑娘有哪点不好，你怎可如此薄幸？”

江海天更为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仲长统还要再骂下去，忽地旁边也有个人一把将他揪着，轻声说道：“仲帮主，这是他们少年人的事情，咱们犯不着为他们生气了。”这个人乃是金世遗。

仲长统怔了一怔，说道：“金大侠，你的徒弟忘恩负义，你还要袒护他吗？”金世遗眉头一皱，说道：“仲帮主，我是过来人了，男女之间的情事，你不懂的。好吧，你要骂就骂我吧，我请你喝一杯酒去。仲长统见江海天难过的样子，心里已软了下来，喃喃说道：“俺老叫化这一生从没有和娘儿好过，或许我是真的不懂，但一个人总要本着良心才好。”他摔脱了金世遗的手，大声说道：“多谢了，你这杯酒我不喝了。我要去找我的侄女儿去。”金世遗苦笑道：“海儿，你但求心之所安，要如何便如何吧。这种事情原也不必求人谅解。”“好，仲帮主你不和我喝酒，那我也要走啦！”一声长啸，朗声吟道：“旧梦尘封休再启，此心如水只东流！”迈开大步自去追踪那厉复生了。谷之华目送着他的背影，心中想道：“难道两代人都是同一命运？”眼光一转，只见江海天已追上谷中莲了。

他们二人并肩同行，走了一程，彼此都默不作声。半晌，谷中莲忍不住道：“海哥，我不愿听到别人骂你，你去把华姑娘找回来吧。”江海天道：“我会去找她的，但不是现在。我刚才很是难过，听了师父那一句话，现在已是好些了，你也别难过吧。”谷中莲道：“为什么？你当真是像仲帮主所说的那样薄幸吗？”江海天道：“我自问没有做锗事情，别人不肯原谅，那又有什么办法？我并不是不难过，但我不想你陪我难过。你明白吗？”谷中莲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嗯，我明白了。”

唐努珠穆已将金鹰宫的善后事宜安排妥当，赶了出来。他知道华云碧已经飞走，但却不知道江海天和华云碧之间的情事，见妹妹和他同行，心里很是喜欢。

不料会面之后，却见他们神情沉郁，妹妹的眼角且有泪痕，唐努珠穆吃

了一惊，问道：“有什么事吗？”谷中莲道：“没什么呀。”唐努珠穆道：“你怎么哭了！”谷中莲道：“我与华云碧姐姐一见如故，她突然走了，我、我心里难过。”

唐努珠穆不知就里，笑道：“原来如此，我还当你们吵架了呢。傻丫头，那位华姑娘是来参加金鹰宫之会的，大会已经散了，客人也都走了，她当然也要回家了。天下哪有永不分手的朋友，难道她还能留下来伴你一辈子么？你惦记她，待这里事情了结，你不会去探访她么？可无须哭起来呀！”

谷中莲听了“天下哪有不分手的朋友”这句话，心头怅触，又不禁悲从中来，难以断绝，想道：“不错，天下除了夫妇是可以厮守一辈子的之外，不论怎样要好的朋友，那总是免不了要分离的。我和海哥也只是暂时相聚而已，总不免有各散西东的一天。”原来她已决意成全华云碧一段姻缘，有心只把江海天当作朋友看待。可是感情已是不能由她自主，当她感到悲从中来，难以断绝之时，她也感到对江海天已是情根深种了。

谷中莲抹去了泪痕，强笑说道：“哥哥，你现在可知道了，你的妹妹就是这么傻的。”这句话不但是说给唐努珠穆听，也是说给江海天听的，江海天默然不语。唐努珠穆哈哈笑道：“好，别发傻啦，咱们还有大事要办呢！那奸王确是不在此地，咱们现在马上回王宫去再仔细搜查。江师兄，师父呢？”江海大道：“师父有事先走了，我和你们一道去吧。”

唐努珠穆留下一千名御林军接管金鹰宫，便带领大队再回王宫，抵达之时，己是将近黄昏的时分，王宫早已被他的军队全部占领，奸王的党羽或被杀、或被俘、或投降，也早已全部肃清。但经过将近一天的搜索，仍是未得那奸王的下落。三人正自闷闷不乐，江海天忽地跳起来道：“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唐努珠穆侧耳细听，说道：“哎，这啸声是从地底传来的。似乎还有金铁碰击之声。却不知是哪一条秘密地道？”江海大道：“我听得出这声音的方向是在东北角离此约三里之地。”唐努珠穆道：“一定是大哥回来了。好，事不宜迟，咱们赶快寻声觅迹吧！”

到了那声音传出之处，只见一座假山，但却并无山洞，江海天道：“这声音是从地底传出来的，这座假山下面，一定有条地道。”唐努珠穆道：“这些秘密地道都是奸王后来建筑的，我的地图上找不到。”说话之时，只听得地底下金铁交鸣之声更是越来越清楚了。

江海天用“天遁传音”之术，伏地叫道：“是叶大哥吗？我们来了！”地下传来一声长啸，唐努珠穆吃了一惊，说道：“果然是大哥的啸声，听来似乎是受了点伤。”他们找不到地道的进口，空自着急，无计可施。

过了一会，金铁碰击之声已然停止，唐努珠穆伏地听声，只隐隐听得有断断续续地呻吟，却难以分辨到底是谁的声音。

唐努珠穆心急如焚，跳起来道：“找不到地道的进口，我唯有召集御林军来发掘了。”话犹未了，忽听得“轧轧”声响，假山当中的两块大石忽然左右分开，现出一个山洞。三人钻进洞口，那黑黝黝的山，也不知有多深，唐努珠穆点起火把一照，却见有石级可以下去，但仍然不见有人。

唐努珠穆稍稍宽心，但仍是不免担忧，黯然说道：“想必是大哥在里面开动机关，让我们进来的。但他直到此时，还不出来，只怕是多半受了重伤了。”江海天道：“反正不久就可分晓，咱们还是去看看吧。”

走下了百多步石级，迎面是一道铁门，门内传出了几声咳，江海天道：“活着的不止一人，这咳嗽声有点奇怪。”唐努珠穆敲门道：“大哥，我们

来了。”

过了半晌，只听得一个沙哑的声音道：“ 请进来吧！ ”这道铁门大约是没有机关的，需要里面的人用力推开，唐努珠穆等人在外面可以隐约听得叶冲霄的喘气声，但过了一会，那道铁门也终于慢慢打开了。

铁门一开，众人但觉眼睛一亮，原来里面珠宝堆积如山，宝气珠光，耀眼生缬。珠光宝气之间，又隐约有迷离的烟雾，气味难闻。

这些珠宝还不足令他们惊异，惊异的是里面的景象和人物，只见叶冲霄扶着一个女子颤巍巍的向他们走来，涩声说道：“ 你们来了很好，那奸王已经死在这儿了！咱家的仇已经报了，二弟，以后的事情就是你的啦！ ”唐努珠穆无暇细想他话中的含意，先朝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奸王盖温倒在地上，在他的身边还有两具尸体，是盖温最得力的武士鲁氏兄弟。

唐努珠穆首先注意那好王盖温，江海天和谷中莲却首先注意那个女子，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欧阳婉。

谷中莲固然惊异，但也还罢了。江海天却是心头一震，又喜又惊，他是昨晚和欧阳婉同时坠下另一处地道的陷阱的，那时天魔教主用诡计诱他坠下陷阱，他和天魔教主和欧阳婉都受了伤。坠下陷阱之后，天魔教主即把欧阳婉与他隔离，他知道欧阳婉已是不省人事，但却无法救她。

后来江海天逃出地道，巧遇华云碧从天而降，替他拔毒疗伤，他才得以及时参加金鹰宫之会，至于欧阳婉则仍留在地道之中。江海天不知她生死如何，心中一直挂念。想不到她却是与叶冲霄一起，同在这宝库之中。

原来昨晚叶冲霄独自留下来，在王宫里到处探查江海天的下落。叶冲霄知道各处秘密地道的所在，终于找到了江海天他们陷落的那条地道，发现了天厦教主和欧阳婉，其时天魔教主元气未曾恢复，不敢与叶冲霄交手，只好放了个烟雾弹作为掩护，匆匆逃去，欧阳婉则被他抢救出来。

欧阳婉受伤不轻，幸而叶冲霄以本身功力替她推血过宫，她才能够恢复行动。这时宫中正在混战，地道下隐隐可闻。叶冲霄恨极那奸王盖温，料想那盖温必然不肯舍弃珍宝，在逃亡的前刻，定会到那宝库去，带一些最值钱的珍宝，然后才从宝库中的秘道逃走。叶冲霄既然料到他有此一着，遂先发制人，到宝库中躲藏起来，等候那好王自投罗网。欧阳婉伤还未愈，离不开他，当然也只好跟着他一同藏在宝库中了。

叶冲霄是有先见之明，那奸王果然来了。但有一点叶冲霄却没有料到，那奸王带了他的心腹武士鲁氏兄弟同来，别的武士叶冲霄可以轻易打发，这对鲁氏兄弟却是非同小可，即使叶冲霄未曾消耗功力为欧阳婉治伤，也未必是他们兄弟的对手。

一场激战，鲁氏兄弟着了他的大乘般若掌，他也被鲁氏兄弟打伤，双方都在浴血苦斗，危险万状，幸亏欧阳婉不顾性命，出来相助，用毒雾金针烈焰弹将鲁氏兄弟打得重伤，叶冲霄才赢得最后的胜利。鲁氏兄弟重伤毙命，奸王盖温吸进毒雾，不待叶冲霄杀他，便已窒息而死。

且说唐努珠穆与江海天在宝库中发现了他们，都是又惊又喜。唐努珠穆是喜大仇得报，惊兄长受伤，江海天则是得见欧阳婉尚还活着，故而喜出望外。可是他见欧阳婉气息奄奄，却也不禁内疚于心，同对刚刚走了个华云碧，又碰上了个欧阳婉，麻烦真可说是越来越多，也不知谷中莲能否谅解？此时此际，江海天的心情端的是复杂之极，既希望见到欧阳婉，却又有点怕见到她。

宝库中毒雾弥漫，欧阳婉虽然预先服下解药，在受伤之后，也自觉得呼吸困难。唐努珠穆道：“ 此地不可久留，大哥，咱们到外面说话去。 ”他走过去扶掖叶冲霄，谷中莲却走过去扶欧阳婉，向欧阳婉轻声说道：“ 欧阳姑娘，你上次救了海天，这次又全靠你豹帮忙，我们才得以报了大仇，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才好！ ”

欧阳婉星眸半启，淡淡一笑，说道：“ 莲妹，这有什么值得多谢的？我受过你们的好处也不少呢！只求你不再记旧恨，我已是感激不尽。 ”

谷中莲见她一团和气，和那日要用毒针刺她的那个欧阳婉，简直就像是两个人，心中自是很为高兴，但却也有点奇怪，因为按照她们二人的关系而论，虽说现在已经化敌为友，但究非熟稔，也还谈不上什么深切的交情，因此谷中莲才会在高兴之中也感到奇怪，欧阳婉那一声“ 莲妹 ”似乎未免叫得“ 亲热 ”了一些。

唐努珠穆扶着时冲霄，谷中莲扶着欧阳婉，但叶冲霄仍是紧紧握着欧阳婉的手，始终没有分开，这时他们已走出宝库，叶冲霄深深吸了口气，忽地笑道：“ 莲妹，今后彼此都是一家人了，你们也不必互相客气了。 ”

谷中莲呆了一呆，蓦地恍然大悟，说道：“ 大哥，这么说，欧阳姑娘是我的嫂子了？ ”叶冲霄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欧阳姑娘已经答应我了！我过去做错许多事情，欧阳姑娘也做错许多事情，但是我知道你们会原谅我们的。哈，婉妹，你瞧我没有说错吧！他们不是都叫你嫂子了吗？ ”

原来叶冲霄深深悔恨自己对不住欧阳婉的姐姐，欧阳婉也已知道江海天一心一意爱的是谷中莲，两人同病相怜，所以在叶冲霄向她求婚的时候，她便一口答应了。

在叶冲霄是将对欧阳清的一片忏悔之情，移来爱她的妹妹欧阳婉，同时也是为了报答欧阳婉对他的救命之恩。在欧阳婉则是为了要成全江海天与谷中莲的好事，不愿再插在他们中间做一个“ 第三者 ”，破坏他们的爱情，归根到底，这也还是为了爱江海天之故。

不过，叶冲霄与欧阳婉之间的爱情，虽然杂有许多因素，也似乎来得很是突然，但其实他们之间也还是有共通点的，他们都带有点“ 邪 ”气，但又同样是性情中人，确实可以说是气味相投的。欧阳婉在答应叶冲霄求婚的那一刹那，自己也曾经想过，拿江海天来与叶冲霄相比，叶冲霄是与她投合多了。

唐努珠穆、谷中莲都上来向他们道贺，江海天跟着也叫了欧阳婉一声“ 大嫂 ”，欧阳婉眼波一转，从他的脸上掠过，说道：“ 彼此都是一家人了，我也等着喝你与莲妹的喜酒呢！ ”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眼光中有非常复杂的感情。因为她正在受伤之后，声音颤抖，人人都不以为意，她眼光中所蕴藏的复杂感情，也只有江海天才能明白。这一瞬间，江海天也不禁心头一震，在心底深深感激欧阳婉。谷中莲听了她的说话，脸上却是一片晕红。

谷中莲心中想道：“ 海哥说得不错，欧阳姑娘果然是个好人。 ”她和叶冲霄各自拉着欧阳婉的一只手，忽觉她的手心冰冷，脉息若断若续，谷中莲惊道：“ 欧阳姐姐，你怎么啦？ ”

欧阳婉喃喃说道：“ 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们都对我这样好，这样好，我要走啦，我要走啦！…… ”声音低得只有在她旁边的叶、谷二人才听得见，目光无神，眼皮缓缓阅下，叶冲霄叫道：“ 婉妹，我在这儿，你不能走！ ”忽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先晕过去了。

江海天与华天风父女相处过一些时日，略为懂得一点医理，替叶冲霄和欧阳婉把了把脉，说道：“叶大哥并无大碍，他是久战疲劳，突然受了惊吓，这才晕倒的，让他歇息一会，就会醒转。欧阳姑娘受的伤比较重一些，还中了一点毒，幸亏我身上还有一颗小还丹。”这颗小还丹，昨晚在那地道之中，他本来是准备给欧阳婉服的，但当时被天魔教主隔开，未能如愿。如今他掏出了这颗小还丹，想起只是一晚之隔，人事已是变化得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心情也和昨晚大不相同了。

他望了欧阳婉一眼，却把小还丹交给了谷中莲，低声说道：“你挖开她的牙关，让她服下。然后你再替她推血过宫。”谷中莲心里暗暗好笑：“傻哥哥，这个时候你还何须避嫌，难道我还会不相信你吗？”

欧阳婉服了小还丹，又得谷中莲替她推血过宫，面色渐见红润，悠悠醒转，见叶冲霄倒在她的身边，又吃了一惊，谷中莲连忙对她说道：“大哥就会醒来的，你不用担扰，他只是疲劳过甚，一时虚脱。”

欧阳婉眼光一转，江海天的眼光刚刚避开，欧阳婉道：“海天，多谢你的小还丹了。”她识得小还丹的药性，醒来之后，已自感觉得到。江海天道：“这有什么值得多谢的。从前和我义父在水云庄的时候，你不是也曾给我们送过解药来吗？”

欧阳婉道：“啊，你已经知道是我了？”江海天微笑道：“当然知道！”欧阳婉芳心大慰，心想：“原来他早已知道了，他虽然另有心上之人，但他毕竟也还是关心我的。嗯，男女之间，其实不一定是要结为夫妇，一样可以做很好的朋友的。从今天起我寸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份，只要不自寻烦恼，便会得到快乐！”欧阳婉想至此处，心中豁然开朗，烦恼全消。

不久，叶冲霄也果然醒了过来，他在宫中本来有个住处，昨晚被烧损了一些，也早经唐努珠穆叫人修复了。当下唐努珠穆将他送回他的寝宫，为了便于照顾，欧阳婉也住在那座宫中。

大乱刚刚平定，有许多事情需要料理，唐努珠穆说道：“大哥，你早些安歇，明天一早，你还要上朝与群臣见面呢。”叶冲霄怔了一怔，说道：“什么，你们要我做马萨儿国的皇帝？”

唐努珠穆笑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你是父王的长子，你不做皇帝，谁做皇帝？”谷中莲给他端来了一碗参汤，也笑着说道：“大哥，咱们被那奸王拨弄，骨肉不相认识，从前我有许多对你无礼的地方，明天你登上宝座，我先向你磕头，然后向你讨赏。”

这刹那间，叶冲霄心乱如麻，喉咙似有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来。本来他平日也存有想做一做皇帝的野心，那时他尚未知道自己的身世，还是那奸王的“干殿下”，但他已经暗里结交朝臣，收罗党羽，准备有朝一日，他的“父王”死了，他就要自立为皇。

现在他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做皇帝了，按理说他心愿得偿，应该高兴之极才对。但说也奇怪，此时此际，他听了弟妹的话，心中却只是惭愧懊悔，惶恐不安……眼中蕴着泪珠，几乎掉了下来。当然他也是很高兴的，不过却并不是因为他要做皇帝而高兴，他高兴是弟妹对他的手足之情！这种情谊，他过去做梦也获不得的情谊，此时此际，在他的心中，是要比一顶皇冠贵重千倍万倍了！

谷中莲笑道：“大哥，这是大喜之事呀，你怎么反而流泪了？”叶冲霄接过她手上的参汤，呷了一口，抹去了泪珠，说道：“你们不唾弃我这个大

哥，我是高兴得流泪了。”谷中莲道：“以前你是被那奸王愚弄，现在奸王已除，雨过天晴，这些旧事，还提它做什么？”

叶冲霄道：“我糊涂了这么多年，幸亏你们来了，我才得重新为人。现在我的耻辱已经雪了，我是什么也不想要了，你们受了许多苦，珠穆二弟，我顶替了你的名字，难道你还要我今后继续顶替你做这个国王吗？”唐努珠穆笑道：“大哥，这皇位本来是你的，你只是恢复本来面目，并非顶替谁人。说到受苦，你所遭受的痛苦和耻辱，只有更在我们之上。”

叶冲霄苦笑道：“你们定要将我推上宝座么？也罢，那就留待明天再说吧。”唐努珠穆说道：“大哥，不用你费心操劳，我先替你拟好昭告复国的诏书，明天你只要盖上玉玺就行了。你今晚可得好好的睡一觉，养好精神。”他正想告辞，叶冲霄忽道：“有一件事还没有交托你，宝库里有一部武功宝典名为龙力秘藏，还有几样武学之士用得着的宝物，我刚才来不及找寻，明天你可得仔细的查查。”唐努珠穆说道：“我知道了，大哥，这些小事，你不必挂在心上，待你好了，咱们一同去找，也还不迟。”

这一晚唐努珠穆整晚并没有阖过眼睛，他把复国的诏书拟好，已是清晨时分，景阳宫宣告早朝开始的钟声也已经敲响了。唐努珠穆怀了诏书，兴冲冲的便跑来请大哥上前，接受群臣朝拜。

哪知叶冲霄己是人影不见，欧阳婉也跟着他走了。房中留下了一封信，那是叶冲霄写给他的。信上说他实在无颜再留在国中，请弟弟原谅他，代他挑起国事的重担，早日即位，以安民心。

叶冲霄和欧阳婉从秘密的地道出走，守门的卫士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何时出宫，当然是找不回来的了。唐努珠穆没法，以好遵从哥哥的意旨，接受群臣的拥戴，继承了马萨儿国的王位。

马萨儿国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山国，但在一场动乱之后，应兴应革的事情也着实很多，把唐努珠穆忙个不了，好在有几个忠心耿耿的老臣子辅佐他，给他分劳不少。

江南和谷之华搬进王宫来住，姬晓风不惯拘束，忽动游兴，和那个印度神偷作伴，到印度漫游，准备扬名异国，施展他的妙手空空本领去了。

那个勾搭盖温、引狼人室的“皇额娘”在唐努珠穆登位的第二天，便在宫中自缢而亡，唐努珠穆念在她是父王的正室，葬以王后之礼。

这一日唐努珠穆送葬回来，忽地想起金鹰宫之会的前夕，他入宫谋刺奸王，无意中偷听到天魔教主和那“皇额娘”的一段对话，据那皇额娘说宝库中有几件武林异宝，但她却不知其名。她私藏有宝库的锁匙，当时她曾答允天魔教主，要是天魔教主给她除掉叶冲霄，她愿意将宝库的锁匙交换叶冲霄的性命。

唐努珠穆忆起前事，心中想道，“现在她已死了，这锁匙却不知藏在什么地方，莫要落在别人之手才好。她所说的和大哥说的相同，看来是真的了。我这几日事忙，一直没有到主库中查过，现在倒是应该去看一看了。”

他已认得那条秘密的地道，当下就约了妹妹，一同进入宝库。那日他们走出宝库之后，只是把门虚掩，一推便开。谷中莲道：“哥哥，这宝库有两条锁匙，一条在奸王身上，一条则是那皇额娘私藏起来，现在这两人已死，两条锁匙都找不到，你可得早日找个巧手匠人，另砌过一道机关，另配过锁匙才好。”

唐努珠穆笑道：“这宝库以后不会再有了，我又何必再费心力去另砌机

关。”谷中莲怔了一怔，问道：“为什么你不要这座宝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唐努珠穆神情严肃，正色说道：“这些珠宝有一大半是咱们祖先世世代代为王积下来的，有一小半是这奸王在这十多年中搜刮来的，但尽管他们取得这些财富的手段不同，总之都是老百姓的，你说是么？”谷中莲道：“啊，我明白了，你是要还给老百姓？”

唐努珠穆道：“不错，你我还怕饿死吗？要这些珠宝有什么用？何况本来就是老百姓的，咱们强夺过来，据为一家所有，也实在说不过去。我是宁愿被骂为不肖子孙，我是决意要更改祖宗的做法了！”他眼中发出异彩，歇了一歇，接续说道：“我准备托可靠的人，将这些珠宝带到波斯、印度和中原的各城市去变卖，但也并不是把变卖所得的钱平分给百姓，我要起学堂，给平民建屋宇，开河渠，筑水坝，辟牧场……呀，要做的事情真是多着呢。我还要聘请汉族有学问的贤人帮我做这些事情。”

谷中莲喜极叫道：“你真是一个好国王，也是我的好哥哥。”唐努珠穆道：“我想要是大哥为王，大哥也会这样做的。他把王位让给我，就足见他也并不把这些珠宝放在心上。说老实话，我愿意给百姓做些事情，但却不愿做这捞什子的国王了。”谷中莲道：“但你总得做些时候再说。”

唐努珠穆道：“我从明天起就陆续将这些珠宝运出去变卖，应兴应革也陆续施行，同时我也物色可以执行这些计划的公平正直的大臣，嗯，等这些事情安排好了，我就要去找大哥了。”

谷中莲笑道：“这些财富咱们一丝不要，但大哥所说的那凡件武林异宝和‘龙力秘藏’，咱们却是可以用得着的。”唐努珠穆道：“倘不是为了这几样东西，我今天还不会到这宝库来呢？”

说话之际，他们已进入宝库之中，谷中莲道：“咦，哥哥，你觉不觉得似乎有一股淡淡的异香？”唐努珠穆道：“怕是那日大嫂所发的什么毒雾弹，还有一些气味残留吧？”谷中莲嗅了又嗅，说道：“似乎并不相同。”

唐努珠穆也有点疑心，但却说道：“这地方只有大哥认得路进来。”谷中莲道：“你忘记了还有个天魔教主么？”唐努珠穆道：“那天魔教主还未得到锁匙，而且盖温和那‘皇额娘’又已死了，她也决不能知道这条秘密地道。”

谷中莲道：“然则这股异香又从何而来？”唐努珠穆道：“或者是宝库中本来藏有的异香，那日大哥在这里和那鲁氏兄弟恶斗，说不定是他们踢翻了藏香的器皿。咱们且别猜疑，先找那几样东西吧。”

他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宝物是什么东西，但触眼所及，却都是金银珠宝，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一件可以和武学沾上关系的。

谷中莲道：“难道又是天心石之类的灵药？”唐努珠穆笑道：“哪有这许多灵药？我那晚偷听她们的说话，那皇额娘曾提及这几件宝物。”谷中莲道：“她可曾说到是什么东西？”唐努珠穆道：“她也没有见过。不过父王生前曾向她透露过一点秘密，从她转述的口气听来，那是拿来用的东西，似乎是宝刀宝剑之类。”

谷中莲道：“若果是宝刀宝剑之类，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武功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根本就无需什么兵器。咱们虽然远远未到这个境界，但即以现在的功力而论，宝刀宝剑对咱们的帮助已经不大。而且我也已经有了师父给我的霜华宝剑了。”

唐努珠穆道：“那‘龙力秘藏’即是父王抄在羊皮上的那些武功，咱们也早已经全部到手了。我师父的武功精深博大，就远比：龙力秘藏，上的武功高明得多，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稀罕。”

谷中莲道：“但找不到原本，总是有些遗憾。”唐努珠穆道：“说不定父王抄了副本之后，早已将它毁了。至于那几件宝物，大哥和那皇额娘也只是闻说宝库中藏有，究其实他们也没有见过。到底是真是假，谁也不知。”

他们兄妹二人因为找不到宝物，都怕对方失望，所以在言谈之间，大家都尽量贬低这些不知名的宝物的价值，连那“龙力秘藏”也视作等闲。其实他们心中或多或少也都是有些可惜的。情知这些宝物定然是给人盗走了。

谷中莲忽道：“我觉得有点奇怪。”唐努珠穆道：“你还在猜疑是什么人偷进这宝库吗？”唐努珠穆最初是不相信有人能够进来，但现在已是不由得他不相信了。谷中莲道：“不是这件事情。什么人偷的，我已不用猜疑了，那当然是天魔教主。我是在想另一件事。”

唐努珠穆怔了一怔，说道：“还有什么事情奇怪？”谷中莲道：“咱们的祖先世代为王，有金银珠宝不足为奇，却何以会有这许多武林异宝。”唐努珠穆道：“咱们的始祖本来就是武林中人，那‘龙力秘藏’就是一个异人传给咱们始祖的，这段故事，你不是听过了的么？”

谷中莲道：“但传了这么多代，也早已不属于武林中人了。除了‘龙力秘藏’之外，那天心石和咱们未找到的那几件武林异宝又是哪里来的？我总觉得咱们这个家族总似乎有点神秘。”

唐努珠穆“嘘”了一声，说道：“你连祖宗也怀疑了么？”谷中莲道：“对不住，我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只能用神秘二字。并非对祖宗有所不敬。”唐努珠穆笑道：“咱们连父王的面都没见过，上代的事情当然更难知得清楚了。你问我我也无从回答。我看你不必胡思乱想了，咱们还是走吧！”谷中莲忽地拿起一件东西，说道：“咦，你看这个盒子。”

唐努珠穆一看，只见谷中莲拿起来的乃是一只长方形的盒子，黑漆漆的毫无光泽，敲了又敲，铮铮作响，大约是铁皮做的，总之不是贵重的金属。唐努珠穆笑道：“这不过是一只很普通的首饰盒子，有什么稀奇？”谷中莲道：“就因为它十分普通，所以在这宝库之中，才是真正的稀奇！倘若它是贵重的东西，我才不会注意它呢！”

谷中莲说的似乎违反“常理”，但其实正是合乎道理，唐努珠穆一想，也就明白了。要知在这宝库之中，都是珊瑚、玛瑞、珍珠、玉石之类的宝贝，一只普普通通的铁皮盒子混在这些珍宝之间，当然是显得极不寻常，大为出奇了。

唐努珠穆沉吟说道：“难道里面装有什么奇珍异宝，但却为什么用这样普通的盒子来装？”谷中莲道：“咱们且别胡猜，打开它来一看，不就明白了？”当下扭断那把小小的铁锁，打开来一看，只见首饰盒内，什么饰物也没有，只有一把梳子，一面镜子，梳子是木头做的，镜子是铜做的，已经黯淡无光了。这种梳子镜子都是普通人家妇女的用品，一点也不稀奇，但在梳子镜子下面，却压着几张发黄了的信笺。唐努珠穆心道：“难道这上面写的又是什么武功秘笈之类？”

谷中莲抽出一张信笺，看了一看，说道：“哥哥，上面的字我认不全，你读给我听听。”原来是用马萨儿国文字所写的，信笺残破，墨迹亦己模糊不情。

唐努珠穆仔细辨认，过了一会，轻声说道：“奇怪。”谷中莲道：“上面说些什么？”唐努珠穆道：“似乎是个女子写给她的情郎的信，说的无非是如何思念对方的情话。”谷中莲听了，面上一红，说道：“那就不必念了。”但心里却在奇怪，不知她的哪位祖先，却把别人的情书珍藏在宝库之中。

唐努珠穆道：“后面有一段话倒是值得注意，那女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说是从今之后再也不能回来，要见面除非来生了。她叫那个男子不要再想念她，安心治理国事。”

谷中莲道：”咦，这可就真奇怪了。这么说，这个男子岂不是咱们的哪位祖先？但既是贵为国王，他所喜欢的女子尽可迎入宫中，还有谁能阻拦他们相好？何以却又作分开不可？”

唐努珠穆又抽出第二张信笺来看，这似乎是较后写的．没有那么残破，墨迹也没那么模糊，上面只是简简单单地写了几行。唐努珠穆道：“那女的嫁了另一个人，生了一个儿了。她要他旧日的情郎爱屋及乌，以后不可与她的儿子在沙场相见。”

谷中莲道：“奇怪，那女的为什么会想到他们可能在沙场相见？不知那孩子长大之后，他们果真如此？”唐努珠穆笑道：“谁知道呢？你瞧这信笺如此残破，墨迹如此模糊，至少也是百年以前所写的了。那个‘孩子’也恐怕早已死了。”

谷中莲道：“还有最后一张，你看看这张说的又是什么？咦，怎么像是一张文书？”原来这最后一张信笺，纸质甚佳，上面盖着一个朱红大印也还未怎么褪色。

唐努珠穆接过来瞧了又瞧，说道：“你猜得不错，这的确不是私人信件，是昆布兰国送来的国书。”谷中莲诧道：“国书？那是比一般文书重要得多的了。怎么却把庄重的国书与私人的情书放在一起？”

唐努珠穆道：“这张国书其实也只是一纸例行公事，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谷中莲道：“究竟说的什么？”唐努珠穆道：“昆布兰国的新君继位，通知咱们。接到这种国书，派人去道贺也就完了。”

谷中莲道：“昆布兰国在什么地方？”唐努珠穆道：“正是咱们的邻国。咱们马萨儿国在阿尔泰山山南，它在山北，但中间隔着一座大山，最少也要走十天半月。”他又看了看那纸国书上填写的日期，说道：“这是整整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他们兄妹二人都猜想不到何以这种例行公事的国书也要如此珍藏的缘故，谷中莲隐隐感到这国书和那些情朽之间大约有甚关连，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也还未想得明白。

唐努珠穆笑道：“反正这些人都早已不在世间，咱们也无须费神推究了。”随手将那首饰盒子藏了起来，便走出宝库。这次他们在宝库里找寻了半天，非但是一无所获，反而添了一重疑云，一重恐惧。对那些信件怀疑，为那些宝物失落而恐惧。两者相较，主物的失落和他们有切身的关系，当然是更重要得多。

谷中莲出了宝库，心头怅惘，想去找江海天解闷，但想了一想，却又改变了主意，转过方向，去见她的师父谷之华。

谷之华正在凭栏遥望，若有所思，谷中莲叫了一声：“师父。”谷之华抚摸她的头发，轻声说道：“莲儿，你这两天好像憔悴多了。”谷中莲道：“这两天是稍为忙一点，但我的精神很好。师父，你在宫中还住得惯么？”

谷之华笑道：“ 太舒服了，我真是有点感到不惯呢。莲儿，我不打算住下去了。 ”谷中莲怔了一怔，说道：“ 师父，你不是要等待金大侠回来吗？ ”她屈指一算，说道：“ 日子过得快，不知不觉又已经五天啦。不过，师父你反正没有什么事情，何不多等几天？ ”

谷之华道：“ 正是有一件事情，仲帮主今日来过了。 ”谷中莲道：“ 哦，这老叫化来了么，怎么不见我的哥哥？ ”谷之华笑道：“ 这老叫化大约是为了华姑娘的事情，对你们甚为不满，他不愿意进宫，是叫卫兵传话进来，要我到宫门之外和他见面的。不过你也别怪他，这老叫化的脾气一向耿直，为人倒是很热心的。 ”

谷中莲黯然说道：“ 我当然不会怪他，他责备海哥，其实也是一片好心。我心里只是觉得难过。 ”谷之华道：“ 你也不必难过，你的心情我很明白，你是没有一点过错的。许多看来难以解开的结，常常会在时光流转之中，不知不觉的解开。哎，话儿又扯得远了，还是说回来吧。 ”

谷之华接着说道：“ 仲帮主今日倒不是为了你们的事情来的，他是替你的翼师伯带个口讯给我的。你的翼师伯是南丐帮帮主，他是北丐帮帮主，他们二人为了南北丐帮合并之事，上个月曾经有过一次聚会。翼师兄尚未知道我的行踪，便拜托他探听我的下落。据说朝廷对咱们的邙山派以及丐帮又有不利的企图，留守邙山的白师兄、路师兄见我久无音讯，都很焦急，因此希望我早日归去。 ”

谷中莲道：“ 即是如此，那我就不便多留你了。师父，师父…… ”她抬起头来看着师父，似是有话要说，却说不出来。

谷之华道：“ 你是舍不得离开我么？我也正有一件心事，要和你说。 ”谷中莲道：“ 请师父吩咐。 ”谷之华道：“ 我先问你，你可愿意放弃做个公主的富贵繁华么？ ”谷中莲道：“ 我不愿意做什么公主，只是想跟随着你。 ”谷之华心头快慰，说道：“ 我也料到你是会如此回答的了。我做了十多年的掌门，早已想卸下这副担子，现在你已长大成人，回去之后，我想把掌门人的位子传给你了。 ”

谷中莲吃了一惊，说道：“ 弟子只是想永远在你的身边，却不想做掌门人。弟子年轻识浅，这样重的担子也挑不起来。 ”谷之华笑道：“ 我当年做掌门人的时候，比你也大不了多少，也是几乎甚么事都不懂，但慢慢也就学会了。嗯，你在想些什么？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对师父说么？ ”谷中莲道：“ 我是想永远跟随着你，但我又怕—— ”谷之华道：“ 怕什么？ ”

谷中莲低声说道：“ 有时我也在想，不如就在这远离中原的山国度过此生，免得、免得再招烦恼。唉，但我又舍不得离开你。 ”

谷之华是过来人，不用谷中莲细说，立即懂得了她的心情。江海天迟早是要回去的，谷中莲说要在山国中度过此生，那就是要与江海天隔开，避免和他再见面了。这种少女的心情，谷之华当年也曾有过，心里暗暗好笑：“ 你不但是舍不得离开我，其实更是舍不得离开江海天。 ”

谷之华道：“ 莲儿，你和海天的事情怎么样了？ ”谷中莲双颊晕红，低头说道：“ 他为了华姑娘突然飞走的事情，很是难过。 ”谷之华道：“ 这个我早已猜想得到。我是问他对你怎样？ ”谷中莲道：“ 我，我不知道…… ”谷之华微笑道：“ 怎会不知道呢？我一向把你当作女儿，你在我的跟前，也用得着害羞么？ ”

谷中莲道：“ 他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他心里是喜欢我的。 ”谷之

华道：“ 他没有说过半句请你原谅的话么？ ” 谷中莲道：“ 没有。他并没有做过对不住我的事情，又何须要我原谅？ ” 谷之华吁了口气，说道：“ 这就好了。 ” 谷中莲道：“ 什么好了？ ” 谷之华道：“ 他对那位华姑娘的确完全是兄妹之情。 ”

谷之华是将她们两代的遭遇，连起来想的。她们两代人的遭遇，看起来相同，但把每一个细节比较，却又可以发现许多不同。当年金世遗在厉胜男死后，走到她的病榻之前，请求她的原谅，那是因为金世遗确实是对厉胜男有难以忘怀的感情，因而对她感到内疚，要求她的原谅；而现在江海天对谷中莲却是一片坦然，可见他对华云碧的感情，就大大不同于金世遗之对厉胜男，因而他也就无须乎请求谷中莲的原谅了。这种爱情中的微妙心理，谷之华是早已懂了，但谷中莲却还是未曾明白的。

谷中莲忽道：“ 师父，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 ” 谷之华道：“ 你要问什么，尽管说吧。 ” 谷中莲道：“ 金大侠当年离开你的时候，你难不难过？ ” 谷之华道：“ 最初难过，后来也就不难过了。 ” 谷中莲道：“ 为什么？ ”

谷之华道：“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明白他的心情，他倘若不那么做，心里就不能自安，我懂得了这一点，我也就不愿再给他增添烦恼了。嗯，到了双方都能以心相见的时候，那么一切烦恼也就消除，也就不会有所难过了。 ”

谷中莲若有所悟，说道：“ 所以你现在也就不必一定要等待金大侠回来了？ ” 谷之华道：“ 不错，他要来的时候就会来的。 ” 说到此处，谷之华也不禁脸上微微发烧，心里想道：“ 我和他已是二十余年如一日，我已等了他二十余年，也不争在早一天或迟一天和他见面。 ” 这话她当然没有对谷中莲说出来，当下轻轻抚徒弟的头发，喟然说道：“ 莲儿，你放心，我走过的路，你是不会重走的了。你去安歇吧，明天你还要收拾行装呢。 ” 她抬起头来，只见月亮正从一片乌云里钻出来。

谷之华叫她回去安心睡觉，但谷中莲却并没有听师父的吩咐，她离开了师父，仍然在御花园里徘徊，渐渐，不知不觉的便向江海天的住所走去。

谷中莲还未走到江海天的住所，忽见有个人影，也正自分花拂柳，向她走来，定睛一看，可不正是江海天？

谷中莲道：“ 海哥，你怎么还未睡？你去哪儿？ ” 江海天道：“ 正是想上你那儿去，谁知你已来了。 ”

两人在凝碧池边停下了脚步，月亮下睡莲摇曳，更显得分外清幽，江海天伸手想摘一朵莲花，荷叶覆盖下有对鸳鸯，似是被他惊动，忽地分开，游了出来，江海天若有所思，把手缩了回来，低声说道：“ 莲妹，你可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么？ ”

谷中莲也是茫然若有所思，过了半晌，方始说道：“ 我见了你却又不知从哪里说起了，还是你先说吧。 ”

江海天拨了拨池水，说道：“ 这睡莲真美。 ” 谷中莲 “ 噗嗤 ” 一笑，道：“ 你想了半天，就想到了这一句话和我说么？ ”

江海天道：“ 这凝碧池里只是一泓止水，没有风波，所以池里的鸳鸯也可以优游自在，我可真羡慕它们呢？可惜我明天己不能看见它们了。 ”

谷中莲抬起头来，说道：“ 你这样快就要走了么？ ” 江海天道：“ 我爹爹离家多年，妈一直盼望他回去，我也记挂着妈，所以我准备明天和他一同回去了。 ” 谷中莲道：“ 游子思乡，这是人情之常。但除了惦记着你妈之外，

可还惦记着旁的人么？”

江海天道：“莲妹，你是知道我的心事的，我不瞒你。在回家之前，我可还得到水云庄走走，看看华姑娘。你……”谷中莲笑道：“我正是要劝你去看看她，你倘若不去，我还要骂你呢。”

江海天忽道：“我心中很是不安，总是觉得有点对不住，……”谷中莲想起师父刚才和她说的话，心头一震，说道：“你感到对不住，对不住……”一个“谁”字还未出口，江海天已接着说道：“华姑娘这样走了，我总觉得有点对不往她。”

谷中莲松了口气，说道：“华姑娘对你是一片痴情，你、你去看她，甚至，甚至……嗯，总之我是不会怪你的。”江海天道：“莲妹，我有个古怪的念头，你不要笑我，我是想，是想……”谷中莲道：“你想什么我都不会笑话你，你说吧。”

江海天道：“我是从咱们的师父想起的，你说他们是不是一对最要好的朋友？”谷中莲道，“天下恐怕再没有另外一对，是这样的二十余年始终如一的友情了。”江海天喟然叹道：“这本来不是人人做得到的。”谷中莲抬起头来说道：“海天，你走吧，我可以做得到的。”江海天道：“不，我不是要你一个人这样做。”

谷中莲笑道：“我明白你的念头了，要是大家都似至亲的兄弟姐妹，高高兴兴地同在一起，没有猜疑，没有妒忌，没有烦恼，那岂不好？这念头并不古怪，我也曾经这么想过的。可是，别人不见得和咱们一般想法。”

江海天道：“人事难料，比如欧阳姑娘和大哥突然缔结鸳盟，这在事前又有谁料想得到？”谷中莲道：“哦，你是盼望华姑娘也是这般？”随即摇了摇头，笑道：“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事情，你别想得太如意了。我和华姑娘虽是刚刚认识，但我也已隐隐觉得她的性格和欧阳姑娘大不相同。”

欧阳婉是个任性而为，爱与恨都很强烈的女子，但却又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子。这性格不但与华云碧大不相同，与厉胜男也并不完全一样，厉胜男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手，欧阳婉却比她多几分豁达，几分超脱。和欧阳婉比较起来，华云碧则更是“执著”得多了。

江海天叹了口气，说道：“我把我所想的都对你说了吧。要是华姑娘另有了着落，或者她能够原谅我的话，我就回来，回来……”谷中莲轻说道：“做什么？”江海天道：“陪你天天在这里看鸳鸯。”谷中莲笑道：“那腻死人了。要是她不呢？”

江海天黯然说道：“我不愿她太难过。我就学我的师父一样，今生今世，浪荡江湖，以四海为家，与梅鹤为友。若然如此，我也但愿你和她都是一样，将我当作哥哥。”

江海天的意思已说得很明显，他爱的是谷中莲，但却先要求取华云碧的谅解，才能娶她为妻。若得不到谅解，则他只能和谷中莲、华云碧都保持着纯洁的友谊。

要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女子，听了这话，一定大不高兴，但谷中莲却是个心无渣滓、纯真之极的姑娘，听了之后，既无失望的表示，却也不掩饰自己的心情，笑道：“我是欢喜和你在一起的，但我也决不愿意有人为咱们难过，所以只要你觉得怎样做对华姑娘好些，我都毫无怨言。”

江海天看看池中的花，又看看眼前的人，心中想道：“莲妹当真是名副其实，就似这莲花一样的纯洁无瑕！”

谷中莲摘下了一朵莲花，说道：“ 你喜欢这花儿，你就带一朵去吧。明天我不送行了。 ”江海天道：“ 你哥哥事忙，明天我也不准备去辞行了。你给我说一声吧。 ”两人执手相看，眼中都有晶莹的泪珠，过了半晌！谷中莲低声说道：“ 好，你走吧！ ”她始终没有说出她也要与师父离开此地，因为她所想的都是为了江海天。正是：

情似浮云无障碍，心如明镜不沾尘。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竟有使臣甘作贼　何来妙策解兵戎

月色澄明，荷塘泛影，但却是只剩下谷中莲自己的影子了。谷中莲目送江海天的背影没入花树丛中，回过头来，再看看荷塘里自己的影子，只见微波荡漾，那对鸳鸯游回原来的地方，将谷中莲的影子搞乱了，谷中莲心头怅触，暗自想道：“这对鸳鸯无须忧虑受人干扰，可以永不离分。似我却不能不与海哥暂时分手了。不过，这却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不应该与他同行，免得影响他的心情。对，就这么办。我与师父的行期可以压后一天。”

谷中莲独自在凝碧池头，悄然凝思，月移花影，斗转星横，不知不觉已听得四更鼓响，谷中莲这才回去。临睡之前，还写了一个字条，吩咐宫女，明天一早，送给她的师父，禀明这件事情，将行期压后一天。

一觉醒来，已是将近中午时分。谷中莲吃过午餐，便去见她的哥哥。唐努珠穆已经知道江海天走了，问道：“江帅兄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连我也不告诉一声，你可知道么？”谷中莲道：“他是怕你事忙，已经托我向你道歉了。”唐努珠穆诧道：”你们的事情究竟怎样？怎的你就放心让他走了？”

谷中莲逍：“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他要说的话部己对我说了。”唐努珠穆笑道：“这么说来，你与江师兄已经是心心相印 了。大约你以不愿这样年轻就结婚吧？但却为什么不订了婚才让他走？”

谷中莲杏脸飞霞，说道：“哥哥，你怎么一想就想到结婚上头，难道男女之间，就只有夫妻的关系吗？说不定我与海哥这一生都不会结婚的。”

唐努珠穆道:“咦,你怎么有这个想法？难道你也要学咱们师父的样子？他们是无可奈何才这样的，你们却又为了什么？难道江师兄也另外有人，像我师父当年和那厉胜男一样？”

谷中莲道：“有些类似，但却并非一样。哥哥，我都对你说了吧。”当下将华云碧的事情，以及江海天昨晚对她的话语，一一对哥哥说了。唐努珠穆黯然不语，过了一会，这才说道：“江师兄是个心地纯厚的人，他不会负你的。你相信他，我也一样相信他。”

谷中莲道：“明天我也要和师父走了。”唐努珠穆道：“我知道你迟早都要离开这儿的，但咱们兄妹难得相聚，为什么不多住几天？难道你心里就只有一个海哥？嗯，我是和你说笑的，你的海哥走了，你跟着走也是应该。免得你们离开得太远了。”

谷中莲道：“我倒并不是只是为了海天，我师父是为了本门的事情要赶着回去的。”唐努珠穆忽地笑道：“你早走也好，免得麻烦。”谷中莲诧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嫌我在这里给你增添麻烦么？”

唐努珠穆道:“不错,这麻烦的确是你惹来的,也是我从前没有想到的。”谷中莲道：“到底是什么麻烦？”唐努珠穆道：“你现在是公主了，而且人人知道，这位公主又美貌，又聪明，又懂得武艺……”

谷中莲嗔道：“哥哥，你今天怎么的老是拿我开玩笑？”唐努珠穆道：“这可不是开玩笑呢，就因为你的声名已似长了翅膀，飞过了草原，周围的部落也知道了，刚才就有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向我提亲呢。”谷中莲道:“哦，有这样的事？”

唐努珠穆道：“这是布尔沁旗的使者，来为他们的王子求婚的。他们送来了贵重的礼物，还附了一份盟约，求我将公主‘下嫁’他们的王子，以后

彼此结为同盟。”谷中莲道：“你怎么说？”

唐努珠穆笑道：“我看在盟约的份上，已经答应了！”谷中莲跳起来道：“真的？”看了看唐努珠穆的神气，忽地噗嗤一笑，说道：“哥哥，你故意逗我着急，我才不相信呢！”

唐努珠穆笑道：“我怎么会答应他呢？当然是委婉拒绝他了。那使者很不高兴地收回礼物，和布尔沁旗的盟约么也就吹了。”谷中莲恼道：“真想不到有这样的麻烦。为了我的缘故，令你和邻邦结了怨了。”唐努珠穆道：“是有点不大愉快，但也不至于结怨那么严重。这些麻烦以后恐怕还有得来，所以我也但愿你早早有了驸马，让我好有个响亮的借口可以拒绝人家。”

谷中莲笑道：“这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好在明天就离开了，这些麻烦也不会找到我的头上了。”又问道：“今日的早朝还有别的新闻么？”

唐努珠穆沉吟半晌，说道：“有几个邻近的小邦和部落派人来向我道贺。那昆布兰国也在其内，这倒是有点奇怪。”谷中莲道：“这有什么奇怪？一国的新君即位，邻邦派人道贺，你不是说过这样的事情很普通吗？”

唐努珠穆道：“昆布兰国和咱们隔着一座大山，路程虽然没有布尔沁旗那么远，但却难走得多。布尔沁旗和咱们的距离八百多里，但中间是草原，快马疾驰，三四天就可以到了。从昆布兰国来咱们这儿，山路崎岖十程里只有一程是可以骑马的，所以起码要走个十天半月。我做了国王，今天才刚满十天。他们的消息怎么得到这样快？”这么一说，谷中莲也觉得有点奇怪了，说：“莫道那使者是飞毛腿不成？”唐努珠穆道：“但又是谁给他们传的消息，传得如此之快？”谷中莲笑道：“你心里有疑惑，怎么不问问那个使者却来问我？”

唐努珠穆笑道：“你以为一个国王接见外国的使者，可以毫无拘束的谈话的么？接见的仪礼都是安排好的，他来呈递他的国王的贺书，我这里有个御前大臣接下，转呈给我，然后我才起立，问他们国王的好。还礼之后，互相说几句祝贺的话语，他就要告退了。我怎能那样问他？那是有失礼貌的啊！”

谷中莲笑道：“怪不得你一直不愿意做国王，原来做了国王就有那么多拘束，那么多麻烦，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得小心在意的。”

唐努珠穆道：“不过我对这个使者还是多问了几句。咱们前天不是看过昆布兰那张国书么？那是七十年前，他们的新王即位，通知咱们的。我说起这件事情，那使者告诉我，原来他们这位老王，如今还在。”谷中莲道：“那不是很老了么？怎还能处理国事？”唐努珠穆道：“那位老王是十九岁登基的，如今已是八十九岁了。他在十年之前退位做太上皇，现在的国王是他的长孙，不过四十多岁。”

谷中莲道：“咱们的先祖珍藏这张国书，不知是何用意？”唐努珠穆道：“所以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这次我做了国王，他们又这么快来到道贺，似乎表示咱们两国的邦交与众不同。但我退朝之后，私下问起几位前朝的老臣，却恰好与我这想法相反，原来在他们者王在位的时候，只是登位和退位两次给咱们送过国书，除此之外，一直是没有来往的。但在盖温篡位的时候，他却又借口与咱们唐努一姓世代交好，因此不承认盖温的王位。”谷中莲道：“这就很不错啊。”唐努珠穆道：“可是他却用这个借口与盖温打了一仗，占了咱们北部一块地方。”谷中莲道：“现在你做了国王，可以名正言顺的向他们索回领土了。”唐努珠穆道：“不错，我已拟好索回领土的国书，就

准备交这个使臣带回去。”

歇了一歇，唐努珠穆说道：“不谈昆布兰国的事情了，你明天要离开了，我托你办一件事情。”谷中莲道：“什么事情？”唐努珠穆道，“我计划将珠宝分批变卖，已托了心腹带了两批到波斯和印度的珠宝市场求售了。你现在与师父重回中土，正好给我也带一批去。”

谷中莲笑道：“我可不会做珠宝买卖呀。”唐努珠穆笑道：“怎用你亲自去做买卖。邙山派和丐帮有许多精明干练的人，你托翼帮主或白师叔就准能给你办得妥妥帖帖。”谷中莲道：“好吧，但我可不能带得太多。”唐努珠穆道：“我当然是选几件最珍贵的给你带去。”他笑了一笑，又道：“你喜欢的，你也可以自己挑选，他日你结婚的时候，我未必在场，就当作我送的礼物。”

谷中莲故意板起脸孔道：“你说过这些珍宝不能算是咱们的，你怎可以假公济私？”唐努珠穆哈哈笑道：“好厉害的一把小嘴，可惜你就要走了，要不然我倒可以封你做个女御史，专司劝谏之责。”谷中莲笑道：“别说笑了，要去就赶快去吧。”

那条秘密的地道在一座假山底下，要用很巧妙的方法移开当中的一块石头才能进去的，唐努珠穆正要旋转机关，移开那块石头，忽地呆了一呆，谷中莲道：“有什么不对？”唐努珠穆道：“似乎有人来过。”谷中莲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唐努珠穆道：“这石头上本是长满青苔的，我上次来的时候，擦去了一小块，现在你瞧，已是光秃秃的一大片了。从这迹象还可以看出，后来的这个人身体定很魁梧，手掌比我的大得多。”

谷中莲道：“糟糕，要是当真有贼人偷进了宝库，那损失可就太大了。”两兄妹忐忑不安，进了地道，走了一程，将近宝库，谷中莲悄声说道：“我又闻到那股异香了。”

唐努珠穆功力深湛，耳目更为聪敏，在妹妹耳边小声说道：“贼人还没有走，我听得出里面的声息。咱们闭了穴道，一方面运气御毒，一方面提防暗袭。”两人均是又惊又喜，惊者是竟然还有外人知道这地道的秘密，喜者是贼人未走，可以一网成擒。

兄妹俩提了口气，几乎是脚不沾地的驭气而行，悄无声息的到了宝库门口，突然推开石门，扑了进去。

里面的贼人蓦然惊觉，反应也是快到极点，唐努珠穆立足未稳，只觉金刃劈风之声，已到脑后，唐努珠穆反手一推，己抓着那人的臂膊，忽觉滑不留手，而且有一股大力反震过来，唐努珠穆竟然拿捏不住，给他走脱。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己是回转刀锋，向唐努珠穆的胸口猛戳。

唐努珠穆吃了一惊，心道：“这人武功倒真很不错啊，竟似不在那文廷壁之下。”那人的兵器是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刀，招数狠辣非常，宝库里虽无灯火，但珍珠宝石发出的光芒也可以看得见东西，唐努珠穆施展弹指神通的功夫，弹开了那人的短刀，定睛一瞧，只见果然是个身体魁梧的大汉，但用黑布蒙了面孔，面貌却是看不清楚。唐努珠穆诧异极了，原来他虽然看不见那人的面貌，但却隐隐觉得似曾相识，好似在哪儿见过一般。

宝库里正巧也是两个蒙面贼人，唐努珠穆与那大汉搏斗的时候，谷中莲也已与另外一个贼人交上了手。谷中莲像他哥哥一样，也是惊异万分！

原来谷中莲也觉得与她交手的这个蒙面人好生眼熟，似是在哪儿见过似的，但究竟是谁，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那人用两面黑黝黝的令牌，非金非

铁，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一碰上谷中莲的主剑，便发出清悦的金石之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

宝库虽然宽广，但一堆堆的金银宝石，星罗棋布，可以回旋的余地却实在不多。谷中莲胜在身法轻灵，展开了玄女剑法，如臂使指，不论在宽敞之地或狭窄之境，都是一样的运用得神妙无方，不过片刻，便已占得上风，将那人迫得步步后退。

和唐努珠穆交手的那个大汉功力深厚得多，唐努珠穆最初以金刚掌法对付，连发了一十八掌，那大汉仍然支持得住，不过微微喘气而已。唐努珠穆大为纳罕，他在踏进宝库之前，心里以为来盗宝的人一定是天魔教主这一伙，哪知却大出他意料之外。这蒙面大汉身体魁梧，比文廷壁高大多了。和谷中莲交手的那个人，身材倒是与天魔教主差不多，但可以看得出来，这人决非女扮男装。

唐努珠穆眼光一瞥，见妹妹已占了上风，放心不少。当下一声喝道，“你们究竟是谁？再不说话，只有自己吃亏！”那两个蒙面人兀是一声不响，拼命哑斗。

唐努珠穆怒道：“这是你自取其辱，可休怪我手下无情！”掌法一变，忽地发出闷雷也似的声音，掌风所及，震得珍珠宝石，都随地乱滚，使的乃是掌力最强横霸道的大乘般若掌。

大乘般若掌专伤奇经八脉，挨上一掌，性命难保，唐努珠穆最初不愿用这样狠辣的掌法，才让那人打成平手。如今这大乘般若掌一使出来，那人可就感到吃不消了，不过片刻只见他汗如雨下，头顶上似放了个蒸笼一般，发出热腾腾的白气。唐努珠穆喝道：“你要不要性命？快快吐露真情。”那蒙面大汉只是哼了一声，依然不肯说话。

这蒙面大汉犹自苦苦支撑，谷中莲的那个对手却已支持不住，这时谷中莲正使到一招“龙门三叠浪”，连环三式，一式比一式凌厉，当真就似狂涛骇浪，疾卷而来，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那人无法抵御，步步后退，恰好踏着一堆在地上滚动的珍珠，脚步一滑，四脚朝天地跌了下去。

谷中莲一剑指着他的喉咙，喝道：“认输了么？说不说话？”那人也好生了得，忽地一个鹞子翻身，双脚踢起，居然要与谷中莲拼命，宁杀不肯认输！谷中莲焉能给他踢中，柳腰一摆，剑尖一划，只听得“嗤”的一声，那人的蒙面巾已给谷中莲的剑尖挑开了！

谷中莲一看，不觉愕然，原来此人不是别个，正是那奸王盖温之子盖苏。谷中莲从前被盖温擒获之时，盖温曾用尽威迫利诱的手段，要谷中莲嫁给他的儿子，其间还利用了叶冲霄去作说客。谷中莲誓死不从，这才被囚禁在孤岛的夏宫的，其后盖苏也曾到过夏宫两次，两次都被谷中莲骂走，盖苏倒也没有动怒，后来就没有再去了。

待到盖温被杀，他的党羽也全被肃清，但却单单不见盖苏的下落，唐努珠穆兄妹只道他已死在乱军之中，却不料他还匿伏在王宫里面。

这时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盖苏趁着谷中莲一愕之际，蓦地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呼呼风响，手中那两面令牌，已是向谷中莲掷到。

谷中莲怒道：“奸贼还想逃吗？”横剑一击，“ ”的一声，把前头那面令牌反击回去，恰好与后面那面令牌碰个正着，同时坠地。

盖苏这一掷用尽了吃奶的气力，谷中莲虽然打下他这两面令牌，虎口也不禁一阵酸麻，就这么的阻了一阻，盖苏已退到墙边，谷中莲飞步抢上，唰

的一剑眼看就要把他钉在墙上，那墙壁忽地裂开了一个洞，盖苏已钻进洞里去了。

这洞口极窄，只能容得一个人通过，谷中莲近前一看，黑黝黝的也不知有多深，她身上没带暗器，随手拾起两锭金子，用重手法打进洞中，隐隐听得盖苏“哎哟”的叫了一声，洞中随即冒出一股黑烟，谷中莲连忙闪开，唐努珠穆叫道：“穷寇莫追，由他去吧。”谷中莲不知洞中有何古怪，只好让盖苏逃跑。

原来这是盖温秘密修筑的另一个出口，只有他们父子知道。那日若不是因为盖温着了欧阳婉的毒雾昏迷，他也可以从这洞中逃走的。

唐努珠穆怕那蒙面大汉也步盖苏的后尘逃走，猛地一声大喝，大乘般若掌力尽发无遗，那蒙面大汉闷哼一声，身子摇摇欲坠，唐努珠穆一招“将军夺印”，已把那人的臂膊扭住，正要夺他手中的短刀，那蒙面大汉忽地倒转刀锋，“波”的一声，短刀已插进胸口，直没至刀柄！

唐努珠穆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大吃一惊，心道：“此人宁死不屈，倒是个好汉子。”连忙点了他伤口附近的三处穴道，希望能留着一条活口。他点这三处穴道本来是可以暂时止血的，哪知鲜血仍是旧旧流出，原来那蒙面汉子在举刀自杀之时，又以内家真力自断经脉，唐努珠穆的封穴法也已失了作用了。唐努珠穆叹口气道：“可惜，可惜！白打了一场，仍是得不到供辞。”随手就揭去了那汉子的蒙面巾，看他是谁。

唐努珠穆一看之下，不由得面如土色，呆若木鸡，那惊愕的神情，比刚才谷中莲之认出盖苏，更甚百倍！谷中莲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哥哥你怎么啦？这人究竟是谁？”

唐努珠穆深深吸了口气，定了定心神，这才涩声说道：“他就是那个，那个昆布兰国的使臣！”此言一出，谷中莲也不禁惊诧万分。试想一个堂堂的使臣，竟会变作盗宝的贼人，这岂非不可想象之事？

过了半晌，谷中莲安慰她的哥哥道：“这都是他不好，谁叫他不顾使臣的身份，私自偷进咱们的宝库来盗宝？他是罪有应得，哥哥，你可并没有杀错了人！”

唐努珠穆苦笑道：“现在可不是追究他有罪无罪的问题，而是怎样向昆布兰国的国王交代。他是代表他们的国王来向我道贺的，如今却被我杀了，这事一抖露出来，只怕就要惹起大大的风波！”

谷中莲道，“你不能向昆布兰国的国王说明真相？”唐努珠穆道：“这事大大有损昆布兰国的体面，怎能公然说出来？试想他的国王倘若追查这使臣的下落，我好回复他道：‘因为你的使臣作贼，故而被我杀了’吗？你想昆布兰国的国王看到我这样回复，他会怎样？”谷中莲笑道：“他或者是不相信，或者是心里相信了，但为了体面，口里一定抵赖！”唐努珠穆摇摇头道：“恐怕还不仅如此，他多半会老羞成怒，指咱们污蔑他的国家，杀害他的使臣，有意向他挑衅。那时只怕两国就要兵戎相见了。”

谷中莲道：“这么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分明错是在他，却反而变成咱们错了。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哥哥，你怎么办？”唐努珠穆搔头苦笑：“我就正是想办法啊！”谷中莲忽道：“依你看，会不会是盖苏与昆布兰国的国王早有勾结，那使者到咱们的宝库盗宝，也是奉命而为？”

唐努珠穆皱起眉头说道：“但愿这只是这使臣的私人行动，与他们的国王无涉，否则事情就更不可收拾了。我不是怕了昆布兰国，但为了这等莫名

其妙的事打起仗来，令两国的百姓受伤，这实在是太不值得了！”谷中莲默然不语，也是深感为难。

唐努珠穆徘徊良久，忽他说道：“只有用这个办法试试了。”谷中莲道：“什么办法？”唐努珠穆说道：“事情的真相总是要说明白的，但既不能用文书回复，也不能在两国的朝廷上公开说出来。我想立即派一个使者到昆布兰国去，要求和他的国王单独见面。”谷中莲道：“这办法不错呀。”唐努珠穆道：“但却还有一个问题。”

谷中莲道：“有何问题？”唐努珠穆叹了口气，说道：“要是你大哥还在此处，那我就不会这样为难了。”谷中莲道：“哦，你是挑不出一个精明能干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去做使者。”唐努珠穆道：“精明能干而又忠心耿耿的大臣我倒挑选得出，可惜他们都不懂武功。”

唐努珠穆搓搓双手，若有所思，过了片刻，接着说道：“从种种迹象看来，昆布兰国和咱们的关系大不寻常，甚至有点神秘，此其一；盖苏和昆布兰国王有否勾结，咱们虽然不愿意有此等事，但也总得提防，此其二；咱们派遣使者前往，昆布兰国王肯不肯私下会见，亦尚未可知，甚或故意留难，也说不定，此其三。总之是要防备意外。”

谷中莲道：“这么说来，的确是要像大哥这样的自己人，才最适合做使者了。要是有什么意外，他凭着一身武功可以逃回来，而且还可以相机行事，查究你刚才所说的那两件疑案。”唐努珠穆道：“可不是吗？这种秘密，是连心腹大臣也不方便嘱托他们代办的。可惜我现在身为一国之主，又不方便去假冒使臣。”

谷中莲忽道：“哥哥，你看我可以去得么？”唐努珠穆诧道：“你，你是个公主的身份——”谷中莲笑道：“我可以女扮男装，我师父有易容丹。”唐努珠穆苦笑道：“此事非同儿戏，一国的使臣，万人注目，要是给人看出破绽，那就有失体面了。而且和昆布兰王见面，说明此事真相，也得非常老练才行。再说你这样年轻，纵是改容易装，也很难扮得像一个使臣。”

谷中莲甚是苦恼，说道：“大哥不在此处，我去你又说不行，那怎么办？”她徘徊良久，忽地又叫起来道：“有了！”唐努珠穆道：“你又有何妙策？”谷中莲道：“还是我去。不过我不是充当使臣，而是当作使臣的随从。你派去的使臣多带从人，我混在其中，绝不会惹人注意。而且我作为随从，也就可以免了许多拘束，可以便宜行事，暗中查探。”

唐努珠穆实在无计可施，给她说得有点意动，当下说道：“可是你不是准备好了要与师父明天同走的么？还有，你若到昆布兰国去作使者，只怕也会耽误了你和海天的见面之期。而且，而且，若有意外，你是一个女子，却教我如何放心得下？”

谷中莲笑道：“不要这么多‘而且’了，咱们一母所生，你有为难之事，我理当为你分劳。而且——”她笑了一笑，模仿哥哥的口气说道：“而且我也是马萨儿国的一个国民，我随师父南归之后，说不定以后就不再回到本国了。趁这机会，让我为本国做点事情，日后离开故土，也得心安。”她说这几句话面带笑容，但却说得十分庄重！

唐努珠穆大力感动，说道：“好，你真是我的好妹妹，那你就准备明天动身吧。”谷中莲见哥哥答允，很是高兴，忽地想起一事，问道：“那个盒子，你可带在身上吗？”

唐努珠穆道：“你说的是那个藏有信件和昆布兰国国书的首饰盒子吗？”

谷中莲道：“ 不错，我想把它带走，将来或者会有用处。 ”唐努珠穆道：“ 好吧，你现在就随我去拿。不过咱们可先得封闭了这另一条秘密的地道。 ”

唐努珠穆拾了一些石头进来，将盖苏逃出去的那个地洞堵塞得密不透风，这地洞极为狭窄，仅能容得一个人的身体钻进去，多好武功，在里面也不能舒展手足，纵使盖苏伤愈再来，要搬开这些石头，那也是决计做不到的了。

唐努珠穆和妹妹走回他的寝宫，移开床上的枕头，忽地大吃一惊，说道：“ 贼人的胆子可真不小，我这里也有人来过了！”谷中莲道 :“ 你怎么知道？ ”唐努珠穆道：“ 我做了一个同一式样的首饰盒子放在这枕头下面，现在不见了。 ”谷中莲吁了口气，道：“ 那还好，真的没有失掉。 ”

唐努珠穆找出了原来那个盒子，打开一看，这件国书一样不缺，这才放下了心，交给妹妹，说道：“ 幸亏我还算谨慎，我想到这个盒子大不寻常，只怕也是贼人所要盗取之物，因此另做了一个。果然就有人来偷了。妹妹，你今后可得特别当心才好。 ”他们兄妹二人虽然艺高胆大，但发觉贼人如此神出鬼没，也不禁有点惴惴不安。

谷中莲拿了盒子，随即去见师父，禀明要往昆布兰之事。谷之华若有所思，问道：“ 昆布兰国？是不是就在山的那边？ ”谷中莲道：“ 不错，师父到过么？ ”谷之华道：“ 我没有到过，金世遗却是到过的。 ”她想了一想，忽他说道，“ 嗯，莲儿，我也和你走一趟吧。 ”

谷中莲又惊又喜，说道：“ 师父，你不是急着要回邙山么？ ”谷之华道：“ 南北丐帮已经合并，有仲长统和你的翼师伯、白师伯等人主持大计，我把行程拖延十天、半月，料亦无妨。不过我不是和你一道走，我今日就去，先到那边等你。但你不必找我，到时我自然会来见你的。 ”谷中莲见师父突然改变主意，颇觉奇怪，但也不便多问，心想：“ 有师父暗中照应，我更可以放心了。 ”

第二天，唐努珠穆选了一个精明练达的老臣子作为使者，带了二十四个从人前往昆布兰国，谷中莲就是这二十四个从人中之一，唐努珠穆亲自送出国门，临分手时悄悄对妹妹说道 :“ 我会尽快设法将你的消息传给江师兄的，你放心走吧。 ”

谷中莲听得哥哥这句说话，倒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哥哥何以会有这个主意，设的又是什么办法，当下面上一红，低声说道：“ 你要派快马追上海哥，告诉他这个消息吗？我看是大可不必了，让他知道，徒令他为我担心。我、我也不愿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国家大事。 ”

唐努珠穆微笑说道：“ 妹妹，我明白你的心情。你惦记你的海哥，我也想念我的江师兄的。不过，我不会令他为难，国事私情我都会兼顾的。 ”临行在即，而且谷中莲的身份只是随从之一，虽然那使臣知道她的真正身份，其他的随从却是不知道的，因此，她也不方便和国王谈得太多，说了这几句话，匆匆便分手了。

她话虽如此，却难免不想起江海天来。想起自己与江海天现在正是背道而驰，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到了昆布兰国，不知有何变化，将来也不知能否再与江海天见面，他到水云庄去探望华云碧，也不知会生出什么枝节，她思如潮涌，样样萦怀，当真是心如乱丝，“ 剪不断，理还乱 ”，索性把心一横，甚么都不去想。

暂且按下谷中莲不表，且说江南江海天父天二人，离开了马萨儿国，日

夜兼程赶路。这日到了甘肃的天水县，已踏进了终南山山区。江海天想起来时，曾在这儿碰见那欧阳婉的师兄于少鲲之事，那日正巧是欧阳婉和文道庄结婚的日子，于少鲲骗他到欧阳家中吃喜酒，大闹礼堂，于少鲲因此殉情，临死也不知道是欧阳清“姊代妹嫁”，而欧阳婉也一点不知道她师兄对她如此深情。

江海天怅触前尘，心里想道：“情之一字，实是难言，变化的奇妙，也每每出人意外，于少鲲如此深情，死了只不过落得欧阳婉一声叹息。叶冲霄对欧阳婉的姐姐欧阳清是假情假意，想不到欧阳清一死，他却悔改前非，竟然生了真情，而把这一片真情，移给了妹妹。”想起了叶冲霄和欧阳婉，江海天又不禁想道：“不知欧阳婉是否已与叶冲霄回到她的家里？我已来到这儿，要不要去探访他们呢？”

江南忽地回头，笑道：“海儿，你的脚程比我快得多，却为何远远落在后面？咦，你是在想什么心事吗？”江海天迈开大步，赶上父亲，说道：“没什么，我偶然想起一位朋友。”江南也不问他想的是谁，便即矣道：“又是在想念你的莲妹吗？她现在已经是公主了，咱们本来高攀不上，过去的就算了吧！”江海天说道：“莲妹可不是那样的人。她的哥哥也不因做了国王就对我冷淡。”江南忽地哈哈大笑。

江海天道：”爹爹，你笑什么？”江南笑道：“我是为你高兴，我自以为我的运气已经很不错了，想不到你的运气竟然比我还好！想当年——”这一句是江南的口头禅，江海天已听得熟了，心里暗笑：“爹爹不知又要说他当年哪一次得意之事了？他的得意往事，其实我都已耳熟能详。”

不料江南说出的他平生这件最得意的事情，江海天却未曾听过。只听得他爹爹笑着说道：“想当年我是一个书童的身份，你妈妈是北五省武林盟主铁掌金刀杨仲英的外孙女儿，多少人向她提亲她都不答应，单单喜欢上我。不瞒你说，连你外婆当初也不大愿意将女儿许配我的，后来拗不过你妈，终于还是答应了。你说我的运气不是太好了么？”

江南喜欢说嘴，对儿子说话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没端过为父的架子。江海天忍着了笑说道：“爹爹的运气果然不错。”

江南“哼”了一声说道：“但你这小子的运气比我还好，哼，我平生从不认输，这一样可得向儿子认输了。你妈是武林盟主的外孙女儿，她喜欢我，这已经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了。哈，想不到现在一国的公主也喜欢上你，你的运气不是比我更好么？”

江海天本是满怀心事，被他父亲这么一逗，也忍不住笑起来，心想：“这哪里是什么运气，我和莲妹本就是青梅竹马之交，心心相印的了。”但他们小儿的恋慕之情，他却不好意思和父亲来说。

江南忽地面色一端，又指着江海天道：“你这小子听着，想当年，我知道你妈喜欢上我，我也就一心一意向着她，我生平非但从未沾惹过第二个女子，心里连想也未想这第二个女子，我样样不如儿子，这一样倒可以做你的模范，你应该向我学学！”

江海天无端端给父亲一番训斥，弄得啼笑皆非，没奈何只好低下头去，应了一声：“是！”江南忽地又笑了起来，说道：“人家公主既是真心对你，你也就该一心向着人家，别再想别的姑娘了，也省得自惹麻烦。你听见了么？”

江海天瞿然一惊，说道：“听见了。”原来他今旧地重游，正在想起与

欧阳婉的往事，听了父亲的话，不觉暗自寻思：“ 爹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我与欧阳姑娘虽然自问无他，但一见了面，总难免彼此会想起往事。她现在已与叶冲霄缔结良缘，我又何苦扰乱她的心境，算了，还是不要去探望他们吧。 ” 主意打定，不再踌躇，江海天迈开脚步，不一会就赶过父亲的前头。就在此时，忽见两骑快马迎面而来，马上的人都带有兵器，一看就知是江湖豪客，正是：

旧地重游情怅怅，当年奇遇又相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一意惩凶难罢手　息争无计苦思量

那两骑马从江南父子身旁驰过，马背上那两个大汉对他们打量了一下，似乎有点诧异的神色，但也没怎么，便过去了。

江南悄声说道：“这两人我认得的，他们却是大约记不起我是谁了。”江海天道：“这两个家伙是什么人？”江南道：“较老的那个是孟神通的师弟阳赤符，那中年人是江湖上的独脚大盗绰号‘赛仁贵’的苏湛，也曾是孟神通的党羽之一。当年他们在孟神通率领之下，在嵩山千障坪与少林寺等各大门派对垒，当时我也是在场者之一。但我是个无名小卒，他们大约不会认得我。”

江海天怔了一怔，说道：“这么说来，倒是两个大有来头的人物了。”江南沉吟半晌，说道：“可不是么？尤其是那阳赤符，自他师兄孟神通死后，武林人士都很注意他的行踪，可是十几年来，从没有人得知他的消息，大家都以为他受了师兄之死的教训，从此退出江湖，销声匿迹了。想不到今日却又在这里出现。”

他们一路走去，陆续又有七八骑马从他们身边驰过，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三山五岳的好汉，有些江南认得，其中有一个还和江南打了个招呼，但行色匆匆，也未曾停下来与江南答话。

江南道：“奇怪，这终南山一向人迹罕到，却怎的今日会碰上这许多江湖豪客。”江海天道：“和你招呼的那人是谁？”江南道：“是青海回族的金日c 。”江海天又吃了一惊，说道：“师父曾提过这个人的名字，说他资质极佳，说得上是一位武林异人。”

江南笑道：“当年在千障坪之会的前夕，我义兄陈天宇曾碰上他，颇吃了点亏。后来你师父暗中助我，将他摔了个筋斗，因此他记得我。看来他的度量倒是不错，我还害怕他记着前仇呢，谁知他却先向我打了个招呼。”又说道：“这人可算是个正邪之间的人物，其他几个我认得，却都是邪派中颇有来头的人。”

两父子一路走一路谈，都觉得很是奇怪，又走了一程，到了一处三岔路日，正是当日江海天在这里遇见于少鲲的地方，忽见有两骑快马飞驰而来，突然在他们面前停下，叫起来道：“你是江小侠么？”来的是一对年约五旬的夫妇。

江海天一看，又惊又喜，连忙说道：“韩老前辈，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原来说话的这人是从前北京镇远镖局的总镖头韩璇，女的是他的妻子铁鸳鸯韩二娘。江海天从前在水云庄云召家中，曾和他们见过面的。

江海天道：“爹爹，这位是北京镇远镖局韩总镖头。”韩璇始知江南是江海天的父亲，上前见过了礼，连忙问道：“你们怎的这么快就得了讯息，金大侠可来了么？”韩璇以前虽然未曾见过江南，但江南和金世遗的交情他却是素有所闻的。

江南莫名其妙，怔了一怔，问道，“什么讯息啊？”韩璇诧道：“你们不是上欧阳家去的么？”江南道：“不，我们是上水云庄去拜会云庄主的。小儿的干爹华山医隐华天风在水云庄养伤。”韩璇道：“哦，原来你们还未知道消息，不过，这也真巧，你们正好赶上了。你们不用到水云庄啦，今日就可以见着云庄主了，他已经来啦！”

江南摸不着头脑，问道：“你们大伙儿赶来这儿，为了何事，可能赐告？”

韩璇哈哈笑道：“这件事情，问你的令郎就明白了。”江海天恍然大悟，心头一震，说道：“云庄主可是来找欧阳仲和的晦气？”

韩璇道：“正点儿是那姓叶的小贼，不过欧阳仲和这一家人我们当然也是不能放过的。今日他们那边出面的就是欧阳伯和和他的弟弟仲和、季和三兄弟，咱们这边是云庄主和我。哈哈，你们来得正好，可不用我邀请你们助拳了吧？”

原来水云庄的庄主云召是给儿女报仇来的，他的儿子云琮、女儿云壁被叶冲霄用大乘般若掌打伤，几乎送命，幸得华天风尽心医治，又得江海天给他们输血保住元气，这才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最近云琮兄妹已经完全复原，云召也已查出叶冲霄当日是和欧阳仲和的女儿欧阳婉在一起的，但他还未知道叶冲霄的来历，国此只能找上欧阳仲和的家门。

至于韩璇，则是为了镇远镖局那次被劫镖之事，那次他们保了一大批贵重药材，到了青海，被一个女贼所劫，叶冲霄曾在那女贼的寨中出现。那次镖局的人，除了有两个镖师得叶冲霄说情，放走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杀。镇远镖局因此关门。后来韩璇夫妇出来访镖，遇上叶冲霄，一言不合，打将起来，韩璇的妻子又给叶冲霄打伤。

叶冲霄虽然不是劫镖的正主，但一来他们认定叶冲霄是那女贼的同党，二来又有韩璇妻子被叶冲霄打伤之事，故而他们也要找他报仇。但云召、韩璇、欧阳仲和等人，都是江湖上大有身份的人物，不屑乘人不备，私下寻仇殴斗，双方遂定期约会，各自邀请武林朋友，前来助拳，日期便是今天。

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江海天都是知道的，但如今听到了这个消息，却仍是不免大大吃惊！

要知江海天心地纯良，虽然他也曾吃过叶冲霄的苦头，但自从与叶冲霄化敌为友之后，已把他从前做过的坏事全都忘了。

如今一旦听得韩璇旧事重提，竟是要与云召去找叶冲霄算帐。他焉得不惊？

韩璇兀自兴冲冲他说道：“我正愁人手不够呢，可巧遇上了你，这一次可以稳操胜券了。”江海天暗自想道：“叶大哥现在已改邪归正，他今日遇上危难，我若不设法排解，将来怎好去见莲妹？”

韩璇发觉江海天有犹豫的神色，诧道：”江少侠，你敢情是不愿意去么？当日那姓叶的小贼打伤云家兄妹之时，你也是曾在场的。”

江海天讷讷道：“依晚辈之见，冤家宜解不宜结，这，这梁子……”话未说完，韩璇已是勃然变色，大声说道：”这梁子么，要解开也并不难，只要他赔我一间镇远镖局，赔我镖局的几十条条性命……”韩二娘撑着铁拐一跷一拐地走上前来，冷笑接道：“外加一双好腿，嘿嘿，还有我夫妻俩的一世英名！”她这双腿正是给叶冲霄打坏的。

江海天给他们夫妻俩一番抢白，面上不觉一阵青，一阵红，哑口无言，暗自想道：“叶大哥当初是做得太狠了，镖局那几十条性命，还可以推诿说不是他杀的，但他打伤了韩璇的妻子，打伤了云召的儿女，这个冤仇可是结得太大了。武林中人把声名看得比性命还紧要，何况是韩璇总镖头、云庄主这等领袖人物，岂能忍受如此大亏？”

江南说道：“这小孩子不懂事，胡乱说话，韩总镖头，你别怪他。那姓叶的小贼既然如此可恶，那当然应该找他算帐。海天，你受过云庄主的大恩，岂有不去助拳之理？去，你不去我也要去！”

原来江南听了半天，还未知道他们口中的“小贼”，就是谷中莲的哥哥叶冲霄，因为江海天从未曾将叶冲霄这些事告诉他。江海天的性情恰恰与他父亲相反，不爱多说闲话，尤其在叶冲霄改邪归正之后，他更不肯提起叶冲霄的往事，这也是他“隐恶扬善”的一番好意。

韩璇的面色稍见缓和，也自觉得自己说话的口气太重，反过来向江海天赔笑道：“江少侠，若是换了别人，说这样的话，我定然把他当作那小贼的说客。你和那小贼也是打过一场的，而且云家兄妹也还是你救的，我们当然不会担心你帮那小贼。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大约是疑我们打不过对方，所以想息事宁人吧？你放心，对方固然是高手如云，我们也不是省油灯，老实说也是有备而来的。江少侠，你要是愿意拔刀相助，那就与咱们同去，要是不愿么，那我也不会勉强你的！”

韩璇是个老江湖，说话绵里藏针，软中带硬，厉害得很。要知武林人士，辗转相交，关系复杂，叶冲霄武功高强，当然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师友也绝非等闲之辈，韩璇就提防有人和江海天拉上了关系，要他为叶冲霄说情，故而说出了这一番话，先堵住了江海大的嘴，他虽然说任由江海大去与不去，但谁也可以听得出，他是用说话挤迫江海天。

江海天听他提起旧事，却忽地心头一动，暗自思量：“韩璇夫妇性烈如火，我和他们又不是深交，要进言劝解，那是很难了的了。但云庄主和我的交情却不寻常，他照料我义父，义父与我也救了他的儿女，他于我有恩，我也于他有义，他一向又很爱护我，不如待我见了云庄主再相机进言吧。”当下笑道：“我本来就是要去拜见云庄主和义父的，既然可以在此相逢，哪有不去之理？至于说到助拳，有众位老英雄赴会，还用得着我吗？”

韩璇哈哈笑道：“江少侠太客气了。我听说你义父也曾受过欧阳家的小妖女之害，你义父今日不知是否能赶来赴会，若是不来，你要替你义父出头，只怕不出手也不行呢！”

江海天听他提及了欧阳婉，更觉心烦，却又不便为欧阳婉辩护，他惦记着义父，便即问道：“我义父的伤尚未痊愈吗？何以说他今日未必能够赶来？”韩璇说道：“华老英雄早已复原了，但他放心不下他的药圃，就在上个月他送走他女儿的第二天，他也回华山去了。”说到此处，忽地笑了起来，说道：“我真是老糊涂啦，竟然忘记了问你，你不是去参加金鹰宫之会的么？华姑娘也正是赴这个会的，你们还没有见着么？”江海天心头一跳，含糊说道：“见是见着了，但金鹰宫之会结束之后，华姑娘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她深谈。”

韩璇点点头道：“是了，这位华姑娘是个孝顺女儿，她怕父亲牵挂，想必也是早已赶回华山了。她有神鹰作为坐骑，比任何骏马都要快上十倍。”接着说道：“华老英雄是知道今日这个日期的，华姑娘倘若已经回家，他们父女跨鹰同来，一定可以赶上。”

江海天心情更为混乱，本来他一心要与华云碧会面，但却不愿在这样的场合中相见，因为若在水云庄见面，没有旁人打扰，两人可以款款深谈，自是较易求得谅解；但倘若在欧阳家中双方比武的场合下见面，那就不容他细吐心曲了。要是华云碧不谅解他，又似上次一样，当场就走，那就更是难以为情。但到了此时，他也唯有硬着头皮前往。叶冲霄、欧阳婉、华云碧这三人的事情纠成一片，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令到江海天心乱如麻！

十多里路程片刻即到，江海大旧地重来，人事已改，心中怅触，难以言宣。忽听得有人叫：“ 这不是江少侠么？ ” 只见云琼兄妹已赶出门来迎接。原来按朋武林规矩，此次之会，虽是在欧阳家中举行，但双方对垒，云召和欧阳伯和同属主人，所以双方都派有知客在门口迎接己方的亲友。

云琼兄妹见了江海天，都是喜出望外。云壁笑道：“ 你刚从金鹰宫回来吧？你一定在会上大显身手了？听说那宝象法师武功绝世，是谁将他打败的？ ” 江南得意洋洋他说道：“ 海天和他打了一场，不分高下，后来是金大侠到来，一出手就将他打败了。 ” 云壁喜道：“ 我爹爹早就料定你会扬名立万，果然你没有辜负我爹爹的期望， ”

云琼忽地面红红地讷讷问道：“ 你见着了没有？ ” 江海天心中一跳，怔了一怔，问道：“ 见着什么？ ” 云壁笑道：“ 他是问你有没有见着谷姑娘？ ”

江海天想起了云琼对谷中莲的私心恋慕，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为情，但匆忙之间，却是无从解释，只好含糊说道：“ 见着了，我已经代你向她问候了。 ” 江南又得意洋洋他说道：“ 他们在一个小岛上还一起同住了半个多月呢！那位谷姑娘现在已是马萨儿国的公主了。哈，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想也想不到的奇事，…… ” 江海天道：“ 爹，会场到啦！ ” 江南笑道：“ 可惜现在没有时间，待会散了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故事。我这孩子的奇遇真多，运气也真是太好了！ ”

云琼看了江南说话的得意神态，又听他说江海大与谷中莲曾在一处同住半月，心头不禁暗暗嘀咕，隐隐猜到了几分。他性情比较害羞，江南又是他的长辈，他心里猜疑，却不敢再问半句。

会场设在欧阳家中新辟的练武场上，地方很是宽广，东西两面，搭有长棚，云召这方面的人在东面，欧阳这边的人在西面，两面长棚都已挤满了人。规模虽然不及金鹰宫之会，但到的成名人物也很不少。若然只论中原的武林人物，则到的比金鹰宫之会还多。金鹰宫之会虽是各国高手云集，但到底是地处边陲，距离中原太远，所以中原武林人物前往参加的人不满百，而在这个会场之上，每一面长棚，就不止百人。

江海天游目四顾，低声问道：“ 华姑娘呢？ ” 云壁怔了一怔，说道：“ 我正想问你，你却问我。嗯，你的义父来了，你问他吧。 ” 只见华天风长须飘拂，走出棚来，场中认识江南的人很多，已经有人告诉了他江南是谁，华天风遂先与江南见过了礼，然后问江海天道：“ 怎么只你一人回来？你的碧妹呢？ ”

江海天吃了一惊，说道：“ 我以为碧妹已经回家了？ ” 华天风大为奇怪，问道：“ 你们怎么不是同一路走的？ ” 江海天讷讷说道：“ 金鹰宫之会一散，碧妹就骑着神鹰飞走了。我也还来不及问她的原因。 ”

华天风皱起眉头，沉吟道：“ 这就奇了，我已吩咐她，叫她和你一道回来的。唔，或许是她见你还没有空，所以单独回来？但她骑着神鹰，也早就应该到了？ ” 江海天大是吃惊，既为华云碧担心，又觉难以解释。华天风也是感到事有蹊跷。但他来不及仔细盘问，只见云召已站了起来，向欧阳伯和发话，全场立即肃静无声。

云召声若洪钟，指着云琼、云壁说道：“ 这是小儿云琼，这是小女云壁，今年三月，他们在祁连山打猎，碰上一个名叫叶冲霄的人，不问情由，将他们打得重伤，当时这叶冲霄是和欧阳庄主的侄小姐欧阳婉姑娘在一起的，老夫此来，就是意欲领教这位叶英雄的高招！ ”

韩璇接着说道：“ 我是个直性子的人，不懂说客气的话。这姓叶的小贼，劫了我镇远镖局的镖，杀了我们镖局三十二口人，害得镇远镖局关了门，我就是要找这姓叶的小贼算帐！欧阳庄主，你爽爽快快叫这个姓叶的小贼出来吧！ ”

群雄大力震惊，韩璇话未说完，他们已是纷纷探询，这叶冲霄究竟是什么来历？竟然如此大胆，打伤了云召的儿女又劫了镇远镖局的镖。

韩璇说罢，正在等待欧阳伯和的回答，忽地有个中年汉子走了出来，叫道：“ 且慢，我也有话说，这姓叶的来历我知道。 ”韩璇一看，认得他是江南的名武师杨璘，只听得杨璘说道：“ 叶冲霄是我恩师叶君山的养子，我是他的掌门师兄！ ”

云召大皱眉头，群雄也觉得这杨璘未免太不识相，在这时候出头，替欧阳伯和挑起这副担子。

韩璇冷冷说道：“ 这么说来，杨武师敢情是自愿负起清理门户之责了？这样最好不过，就请你把令师弟唤出来，依你本门戒律惩治！杨武师，你是响　　的汉子，谅不至于存私包庇，留下这样的师弟贻你门户之羞！ ”韩璇这话说得极为辛辣，话中之话，即是要杨璘将这师弟处死，否则他决不答应。

哪知杨璘却道：“ 这十多年来，我也正在找寻这位叶师弟的下落，他是五岁那年失踪的，在他失踪的那一晚，我恩师叶君山也给人暗杀了，我很是痛心，我这师弟想是被贼人劫去，误入歧途，以致做出这许多无法无天的事！”叶君山之死是一个疑案，当年也曾轰动武林，但经过了十多年，武林中人也渐渐淡忘了。这时听得杨璘提起此事，所有在场的人，对叶冲霄的好奇心更加浓了！

大家心里均是如此想道：“ 只要把叶冲霄找出来，这件案子的案情就可以大白了。 ”果然便听得杨璘接着说道：“ 叶师弟做了这许多天理难容之事，我当然不能存私袒护，我只想请你们给我一个面子，待会儿我那叶师弟出来，请你们先让我问一问他，我要知道当年杀害我恩师的凶手是谁？劫走他的又是否同一个人？ ”

云召点点头道：“ 这是应该的。令师叶老前辈也是我道义之交，他冤沉海底，我也实是不安，替令师惩凶报仇，老朽亦是义不容辞！ ”杨璘又道：“ 叶师弟五岁失踪，只怕他是由于未懂人事，故此认贼作父。我恩师膝下无人，生前视他如子，请云庄主、韩总镖头念在我师父份上，是否可以贷他一死，让他重新做人？ ”云召心中抚然，韩璇亦觉有点难以回答。

韩二娘抢着出来，冷冷说道：“ 替令师惩凶与宽恕你的师弟，这是两件事情。令师我们是钦敬的，但你师弟欠下我们的血债，我们若是不要他还，那可就对不起我们镇远镖局死去的镖师了。 ”韩璇听了他妻子的话。撩起心中怒火，便也说道：“ 待会儿查出杀令师的凶手是谁，我韩某愿替你们效力，为朋友两胁插刀，韩某绝不皱眉。至于叶冲霄与我们之间的梁子，那可不能轻易化解，除非是他让我在他身上，也插上三十二刀！ ”韩二娘道：”我也要先打断他的双腿！ ”韩璇是因他镖局死了三十二个人，故而如此说法，至于韩二娘则是为了要报她双腿残废之仇。

江海天听得毛骨悚然，但杨璘是个老江湖，却听出他们夫妻的话中，大有可以商量的余地，要知在一个人的身上插上三十二刀，倘若是插在要害的地方，当然是莫说三十二刀，一刀也受不了，但倘若这三十二刀是插在四肢无关紧要之处，那么虽然遍体鳞伤，那也还是可以慢慢调治复原的。于是也

就默然不语了。

云召道：“好，关于叶冲霄的事情就这么办。欧阳庄主，现在，就请你将他交出来吧！”韩璇说道：“不错，叶冲霄的掌门师兄都已来了，你还不交人，更待何时？”杨璘也道：“请欧阳庄主将敝师弟交我审问，倘得查出杀先师的凶手，庄主大恩，异日图报。”他的话说得最为客气，但意思都是一样，要欧阳伯和立即把叶冲霄交出来。

云召、韩璇、杨璘三个人的眼睛都望着欧阳伯和，所有在场的人也都望着欧阳伯和。在场诸人，只有江海天一人是明白个中真相的。他知道杀害叶君山的主凶是马萨儿国的前王盖温，他知道打伤云召儿女的那个叶冲霄只是唐努章峰的化名，真正的叶冲霄则是唐努珠穆。冒名的叶冲霄非但不是叶君山的养子，连叶君山的面也没有见过。

江海天本待将个中真相说明，但他一眼望去，却不见叶冲霄与欧阳婉二人的影子，心里想道：“这些事情的经过离奇曲折，一时之间，实是难以说得明白，说出来别人也未必相信，偏偏叶大哥又不在场，别人只当他是畏罪潜逃了。”再又想道：“这些事情说出来，也只能证明叶大哥并非叶君山的养子，却不能解开他与云、韩二家的梁子。镇远镖局那三十二个人还可以说是另一个女贼杀的，与他无关。但打伤云召的儿女，打伤韩二娘双腿的总是叶大哥，却教我怎样帮他说辞？可惜我师父不在这儿，要是他老人家在场，叶大哥尽可以挺身而出，我劝他向云、韩二家赔罪，再把真相说明，然后由我师父从中调解，或者还可以平安度过。”

江海天正在心乱如麻，思量不定，韩璇夫妇已是等得不耐烦，一齐向欧阳伯和发话道：“欧阳老儿，你也是武林中的头面人物，却怎的毫无肩膊，我们的来意你也早已知道了，难道你还想包庇那姓叶的小贼吗？你就是想揽在你的身上，也该说一声呀！”

人人都在着急着等待欧阳伯和的回答，欧阳伯和却是意态悠闲，好像事情与他丝毫无关似的，负手望天，直等到韩璇夫妇再次催促他交人之时，他这才慢条斯理他说道：“韩总镖头，听你们说了半天，我才知道与你们结了梁子的是叶冲霄，这么说，你们应该找他，却怎么找到我的头上来了？他的事与我何关？”韩璇大怒道：“这姓叶的小贼是与你们欧阳家的姑娘在一起的，怎说与你无关？”

欧阳伯和双眼一翻，冷冷说道：“你这话可就奇了，谁没有江湖上的朋友？少年人闯荡江湖，喜欢结识朋友，那更是平常之至。儿女杀了人，父母也不用抵罪，何况朋友？”

韩璇气得面色发青，“哼”了一声道：“我不是要你抵罪，是向你要人，好吧，你说叶冲霄是外人，不关你事。欧阳婉总是你家的人吧，叶冲霄做的坏事，她也有份，你叫她出来。”欧阳伯和道：“哦，她做了什么坏事？”云召道：“她谋害江海天，暗算华天风，这两件事已查明是她干的。至于她与姓叶那小贼同在一起，那小贼所干的事，想来她也定有预谋。”

欧阳伯和笑道：“你这是揣测之辞，岂足力凭。至于华天风之事，据我所知，他是与我二弟所结的冤仇，却与我的侄女无关，而且他们的冤仇也早已经化解了。华老英雄现在这儿，我相信他绝不至于说谎。”

华天风起立说道：“关于这件事情，老朽倒要说句公道话，欧阳婉起先盗去我的药囊，后来却又给我送来解药，这恩怨己是一笔勾销！”

欧阳伯和抱拳一揖，说道：“华老英雄果然是名不虚传，光明磊落，帮

理不帮亲。佩服，佩服！”华天风冷冷说道：“我是就事论事，欧阳姑娘与我的冤仇是一笔勾销，但女儿也不能替父母还债。欧阳仲和，你们夫妇骗了我的小还丹，恩将仇报，这一笔帐，可还不能就此作算！”欧阳伯和道：“那又是另一件事了，这可以稍后再谈。”韩璇道：“江少侠，你的事情呢？难道也善罢甘休么？”

江海天早已想出来说话，不过因为华天风是他义父，他不便僭越，这时华天风的说话已告一段落，不用韩璇催他，他也要站出来了。只听得他朗声说道：“不错，欧阳姑娘是曾暗害于我，但那次是她奉师命而为，不能怪她。而且她后来又曾救过我的性命，我非但不怪她，还要感激她呢！”江海天的口气对欧阳婉更是偏袒，韩璇等人都是大出意外，一时间做声不得。欧阳伯和喜出望外，得意洋洋地道：“如何？韩总镖头对我侄女的指责可以收回了吧？”

云召说道：“大丈夫恩怨分明，是当如此。好，现在话已说明，欧阳姑娘与此事无关，我们可以不再追究。但叶冲霄之事。只怕欧阳庄主还要检点关系。据我所知，叶冲霄便在贵庄，你总不能教我白走一趟吧？”

欧阳伯和道：“谁说叶冲霄在我这儿？”韩璇道：“你敢让我们搜么？”欧阳伯和冷笑一声，双眼朝天，不予理会。欧阳二娘在一旁冷冷说道，“你要搜么。那也容易，三步一跪，我就准你进去！”

韩璇气得七窍生烟，正要发作，忽听得一人说道：“且别争吵，让我也来说句公道话。云庄主，你刚才说欧阳姑娘与此事无关，据我看来，只怕未必，有一事你还未知！”众人一看，只见说话的是北丐帮的副帮主全祖德，原来北丐帮正帮主仲长统与华天风、云召等人乃是生死之交，只因他另有要事，要到江南与翼仲牟会晤，故此遣副帮主前来助阵。

丐帮弟子遍布天下，消息素来灵通，云召怔了一怔，问道：“不知全兄得了什么消息？”全祖德道：“刚才欧阳庄主把那姓叶的说是外人，这可真是对亲戚也‘见外’了。叶冲霄已经与欧阳婉配成夫妇，他就是你家的娇客，怎能说是外人呢？”叶冲霄与欧阳婉成亲之事，除了江海天之外，其他的人都还未知道，听得此言，不觉哗然。

全祖德接着说道：“虽说按照律例，女婿犯罪，与岳家无涉。但咱们是按江湖的规矩办事，江湖出了败类，咱们就应鸣鼓而攻，难道还要经官动府吗？欧阳庄主，你也是个有身份的人物，事到如今。还是请你大义灭亲，把你的侄女婿交出来吧！否则只怕难免牵连了！”正是：

寻根问柢追凶手，不得之时不罢休。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群雄执意追凶手　少侠何堪见血偿

全祖德说过，群雄都道有理，纷纷催促欧阳伯和交人，有的还在笑骂叶冲霄，说他既有胆量闯祸，事到临头，却又不敢出来见人，没有一点英雄本色，场中闹成一片，江海天听了也觉难过。

欧阳伯和仍是一副冷漠的神气，欧阳仲和却是面色铁青，忽地站出来说道：“全帮主，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欧阳婉是我的女儿，她与叶冲霄也已成了亲。但我并不同意这门婚事，我已把他们赶出去了。我与叶冲霄翁婿之情已断，他的事情与我一概无关。”

欧阳仲和的话江海天倒是有几分相信，但群雄却哪肯信他？欧阳伯和这一家人平素凶横霸道，在江湖上到处树敌，今日在场的就有很多是他们的仇人，当下，一齐起哄，“哼，你这分明是假撇清！”“分明是怕受牵连，既想庇护女婿，却又不敢担当！”嘲笑声辱骂声此起彼落！

欧阳伯和勃然大怒，忽地一声长啸，将那些喧闹的声音压了下去，冷冷说道：“我弟弟说的乃是实话，你们偏偏不信。好吧，免得给你们说我怕事，哪一位要叶冲霄的尽管冲着我来！”

阳赤符也纵声大笑，站起来道，“不错，江湖上胜者为强，本来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你们这班人自命英雄豪杰，哼，依我看来，不过是恃多为胜，仗势欺人而已！当年你们围攻我的师兄，今日又来欺压欧阳庄主，我第一个先看不过眼，我倒要会会你们这班英雄。”

原来阳赤符已练成了第九重的修罗阴煞功，东山复出，有意在这次英雄会中显显本领，挫折群雄，重霸武林，然后再与欧阳伯和等联合，去找唐晓澜算帐。

阳赤符这番话直截向群雄挑战，说得比欧阳伯和更为凶狠，更为难听，身为一方主人的云召怎受得了，当下便也站了起来，缓缓说道：“今日你们到的人也很不少，说不上是谁恃多为胜。

当年令师兄纠集妖邪，为害武林，身败名裂，那实在也怪不了谁！老朽当年未曾参与千障坪之会，未曾得见令师兄的绝世神功，如今犹有遗憾。好在他的修罗阴煞功尚未失传，就请阳先生你指教指教吧！”

云召以牙还牙，直接指明向阳赤符挑战，阳赤符傲然说道：“云老英雄肯赐教，那是最好不过！”正要下场，忽地有个汉子抢在前头，说道：“这老匹夫口出大言，待我先来会他。阳先生，你和欧阳庄主是咱们的主将，哪有主将先出场的道理！你也该让我们这些助拳的朋友尽点心意才对。”他一面说一面已走到场心，众人看时，认得是江湖上的独脚大盗赛仁贵苏湛。

云召端坐主位，正眼儿也不瞧他一眼，苏湛独自一人，站在场中，甚是尴尬，云琼走出场来，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向我爹爹挑战？为了免你难以落台，我来陪你走两招吧！”

苏湛大怒道：“黄口小儿，乳臭未干，敢出狂言，看戟！”云琼提起金刀，一招“横云断峰”，横劈出去，只听得“　”的一声，震耳欲聋，两人的虎口都震得隐隐作痛。

苏湛绰号“赛仁贵”，戟法果然有独到之处，他接了一招，试出云琼功力在他之上，心头一凛，立即变招，长戟挥了一个圆弧，蓦地一招“李广射石”疾刺出去，云琼横刀一封，哪知他的长戟一沉，已是卷地扫来，云琼纵跳避过，金刀在他的就身上又斫了一下。

两人刀来戟往，厮杀起来，但苏湛戟长，云琼刀短，在兵器上却是苏湛占了便宜。那苏湛也确是了得，一柄丈多长的方天画戟，在他的手中舞动起来，就似一根灯草，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如臂使指，运用得纯熟之极，丝毫也不着力。

云琼的家传刀法本来也是武林一绝，但一来他年纪太轻，经验欠缺；二来他自幼勤干练习大力金刚掌，在刀法上却没有这么注重，因而在兵刃的较量上，碰上了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的江湖巨盗，就难免要稍稍吃亏。

战到分际，苏湛蓦地一声喝道：“撒刀！”云琼一刀劈去，他的画戟反弹起来，戟尖已是指到了云琼的虎口，只听得“ 啷”声响，云琼的金刀果然脱手堕地。

欧阳伯和这边的人见苏湛旗开得胜，都大喜喝彩，哪知彩声方起，只听得云琼也是一声大喝，手腕一翻，己是牢牢地抓着苏湛的画戟。那戟尖相差不到半寸便可刺中他的虎口，却就是刺不过去，也收不回来。

苏湛气得满面通红，叫道：“你这是什么打法？你明明输了，想撒赖么？”云琼冷笑道：“我用空手打败你才见功夫，比武要打倒对方才算得胜，你当我不识规矩么？”苏湛给他驳得哑口无言，又不想给他夺去画戟，只好苦苦撑持。

云琼运足气力，蓦地又是一声喝道：“撒手！”在两股大力争夺之下，那画戟“啪”的一声断了，云琼冲过去一掌拍出，云家的大力金刚掌天下无对，苏湛哪里抵挡得住，只一掌就给云琼将他的整个身子打得飞了起来，他这边的青海三马慌忙跑出场来，手牵着手，张成网状，将他接下。苏湛幸未摔死，但也已受了重伤，面如金纸了。

这“青海三马”乃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大哥马良，二哥马骏，三弟马驰，每人相差恰好一岁，自幼一同练武，练成了一套三才剑法，每逢出阵，不论对方人数多寡，总是三人同上。他们把苏湛救了下来，便向云召这边挑战。

云召知道他们兄弟对敌的规矩，心里想道：“青海三马的三才剑阵非同小可，我方虽然尽有比他们高明的人，但要选出三个像他们一样配合有素的人，那却难了。”正在踌躇，只所得韩璇已在说道：“老伴儿，人家是上阵不离亲兄弟，咱们也来个夫唱妇随。”

云召心里暗暗好笑：“我想来想去，真是糊涂，早就应该想到他们两夫妻了。”笑道：“对，二哥二嫂好个夫唱妇随！”韩二娘“啐”了一口道：“什么夫唱妇随，他要打架的时候才想起要找我。”但毕竟还是和丈夫一道出场。

韩璇是镇远镖局的总镖头，威名素著，他的妻子也以“铁鸳鸯”驰誉江湖。“青海三马”见是他们夫妻出阵，也不禁心中微凛，但他们素来自负，随即想道：“听说这两夫妻连叶冲霄那小子也打不过，只怕是浪得虚名。”

马良带头，抚剑一礼，说道：“得韩总镖头伉俪赐招，何幸如之！”韩二娘冷冷说道：“我们的镇远镖局早关门了，你别笑话我这老伴儿啦。带刺的话儿别多说了，动手吧！”马良赔笑道：“韩夫人误会了。”他的弟弟马驰火气最大，却忍不着骂道：“你的镖局关门，要找我们出气吗？看剑！”唰的一剑，就向韩二娘刺去。

韩二娘道：“不错，那只怪我们本领不济，但我们不能伏虎，驱牛赶马大约总还能够。”她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铁拐在地上一点，“叮”的

一声，已到了马驰身侧，避剑还刀，一招“神龙掉首”，刀光如雪，已劈到他的胁下。

蓦听得金刃劈风，马良、马骏两柄长剑同时从两侧攻来，韩璇叫道：“老伴儿，小心了！”一刀架开了马良的长剑，韩二娘反手一招“苏秦背印”，也把马骏的兵刃荡开，刀锋在反手劈出之时，倏地划过、把马驰的衣袖削去了一截。这还是因为她要对付马骏，要不然马驰的胁下只怕要被她搠个透明窟窿。

马驰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韩璇夫妻名下无虚，哪里还敢轻敌？他们三兄弟单打独斗的功夫并不怎样高强，但三人联手，施展开那套“三才剑法”，却是巧妙非常。只见他们互成犄角之势，三柄长剑交梭穿插，同进同退，配合得妙到毫巅。不但门户封闭谨严，攻势也极之凌厉。韩璇夫妇背靠着背，一柄长刀一柄短刀，纵横挥霍。却也应付得绰绰有余。

双方斗了数十回合，兀自不分高下。韩璇这边占了六成攻势，但韩二娘跛了一足，跳跃不灵，要依靠拐杖支撑，便不能放手攻击，因此虽然略占优势，取胜却难。

“青海三马”的老大马良，武功最高，也最阴沉，看出破绽，蓦地一声口哨，打出暗号，马骏、马驰两边攻来，他则从当中一剑劈下！马驰架住韩璇的长刀，马骏架住韩二娘的短刀，他们二人的本领以一敌一，虽然不及韩璇夫妇，但拼了全力，抵挡一招，却还是抵挡得住，马良就是要争这一招的时间，乘虚而入，至少也要打乱他们夫妇的阵脚，迫得他们各自为战。

马良这一剑当中劈下，韩璇夫妇抽不出兵刃招架，果然如他所料，只好斜跃避开。韩二娘本来与丈夫背靠着背，靠着丈夫的掩护，这才能发挥攻势的，一旦与丈夫分开，后心露出破绽，她跳跃不灵，这就给敌人以大好的攻击机会了。说时迟，那时快，马良一声大喝，三兄弟全都向着韩二娘攻来，马骏、马驰双剑攻击她的两胁，马良的长剑则疾刺她的背心大穴。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韩二娘铁拐一扔，碰开了马骏、马驰的兵刃，但她失去拐杖，也立即跌倒地上。马良大喜，一剑朝她后心刺下，群雄大惊失色，只道韩二娘性命难保。哪知就在这瞬息之间，忽听得凄厉的叫声骇人心魄，”青海三马”竟然同时摔在地上，变了三个滚地葫芦，身边都是一滩鲜血。

原来韩二娘是在扔下拐杖的时候，发出她的成名暗器“铁鸳鸯”，青海三马本来也知道她的暗器厉害，但见她一手持刀，一手撑着拐杖，谅她腾不出手来，而且他们太过自信他们三才剑阵的厉害，尤其在韩二娘已经跌倒之时，他们就更疏于防备了。

哪知韩二娘手法快如闪电，她摔那一跤，正是要使敌人上当的，她扔杖，摔倒，避剑，还击，一气呵成！三枚铁鸳鸯分打三个不同的方向，每一枚铁鸳鸯都打个正着，削去了敌人的一边膝盖，在场诸人连看都未曾看得清楚，当真是足以震世骇俗的暗器功夫！

韩二娘拍一拍手，缓缓地爬了起来，拾起拐杖，冷冷说道：“你们欺负你奶奶脚跛，我就叫你们也尝尝跛脚的滋味，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耻笑残废之人！”原来韩二娘最初还不想下这样辣手的，待到敌人欺她残废，乘虚攻击，竟要取她性命的时候，她这才动了怒气，发出暗器报复，将三个敌人的膝盖全都削了。

群雄见韩二娘暗器如此厉害，都不禁骇然，但心里也都是想道：“她如

此厉害，与丈夫联手，仍然要被叶冲霄打跛一腿，这时冲霄的武功如何，也就可以想见了。但叶冲霄既有这样高强的本领，却又何以不敢出来？”

众人正在议论，忽听得一声叫道：“韩总镖头慢走，我来也！”声音并不怎么响亮，但却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韩璇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只见来的是个头缠白布、手长腿长的回人，双目精光闪闪，拿着一根也是光闪闪的怪棒，一看就知他内功深厚非常。韩璇道：“阁下有何指教？”

那回人淡淡说：“我是叶冲霄的朋友，他今日缺场，我特来替他接这场子，先请韩总镖头伉俪指教。”群豪心道：“叶冲霄不来，他的朋友却替他出头来了。却不知此人是谁？”

只听得韩璇问道：“阁下既替那姓叶的出头，愚夫妇敢不奉陪。请问阁下高姓大名。”那回人傲然一笑，说道：“未学后进天水金日c ！”

金日c 一报姓名，有识得他的来历的都是大吃一惊。原来这金日c 乃是回族第一高手，素有“大漠奇人”之称，当年他也曾应孟神通之约，来赴千障坪之会，在途中曾与唐经天打了一架，唐经天还稍稍吃了点亏，后来金世遗暗助江南，将他摔了一个筋斗，这才将他吓跑，那次千障坪之会，他也就没有出场了，因此认识他的人不多，不过他的名头，场中诸人，十之八九，却都是知道的。

金日c 话似谦虚，实在却是傲慢得紧，他一说要替叶冲霄接这场子，二说要先向韩璇夫妇领教，言下之意，竟是要把叶冲霄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请叶冲霄的仇人都冲着他来，他说“先”向韩璇夫妻领教，这一个“先”字就显得骄傲之极，要知有“先”必有“后”，他若不是把韩璇夫妻打败，那还能向别人“领教”吗？

韩璇夫妻不由得气往上冲，齐声说道：“原来是金先生，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何幸相逢，愚夫妇正想见识金先生奇人奇技。请赐招吧！”以韩璇夫妻的身份，本不欲以二敌一，如今他们竟不惜自贬身份，夫妻同时出场，可见他们对金日c 也甚为尊重，甚为忌惮。

金日c 道：“我不知你们与叶冲霄之间的是非曲直，但听韩总镖头所说，似乎是叶冲霄先对你们不住。我替朋友接场，那是为了顾全义气，但也该为朋友略表歉意，无以为敬，我先让你们三招吧！”这话表面谦虚，骨子里更骄傲了。韩二娘按捺不住，喝道：“好，你既要让，那就让吧！别啰唆了！”短刀一划。一招“凤凰展翅”，已是疾削出去。

韩璇夫妻因他是替叶冲霄出头，比“青海三马”那场大大不同，因此韩二娘一出手，也就是性命相搏的杀手绝招，那一刀“凤凰展翅”势捷力沉，欺身直迫，竟是要一刀就把金日c 的手臂卸下。金日c 赞了一声：“好刀法！”他分明是在韩二娘前面，但一刀削过，忽然间却人影杳然，金日c 的声音已到了她的背后。

韩璇是总镖头的身份，夫妇联手，对付一人，已感面上无光，何况对方还要让他们三招？因此他打定主意，先让妻子出手，待三招过后，要是妻子不能取胜，他再上前相助，哪知金日c 身法快得出奇，韩二娘一刀斩去，连他的衣裳还没沾着，就给他闪到了背后，韩璇见了，不由得大吃一惊！金日c 虽然说过先让三招，但韩璇却不能不提防敌人临时变卦，乘机伤了他的妻子，一见不妙，无暇思索，只好改了主意，立即一刀削出。

韩璇的刀法比妻子更为高明，而且他没有残废，身手自然也较为矫捷，这一刀式中套式，削臂切肋，当真是又快又狠。金日c 叫道：“糟糕！”身

子突然矮了一截，陀螺般的直转出去，韩璇这一刀恰恰从他的头顶削过，却没有将他斫着。金日c 避开这一刀，这才挺起腰来，吁了口气，笑道：“ 幸好，没有斫着！ ”

韩璇夫妻见敌人心存戏弄，气得七窍生烟，说时迟，那时快，夫妻俩早已心意如一，双刀齐出，同时向金日c 斫下。

双刀合壁，岂比寻常？只见两道银虹，天矫如龙，倏地合成了一道圆圈，当头罩下，将金日c 的前后左右全都封闭，向哪一方闪躲，都已不能！群雄看得紧张之极，几乎连大气也不敢透出，忽然间只听得叮叮两声，双刀分明已砍到金日c 身上，却不知怎的，只见他一甩袖子，已走出圈外，竟然丝毫也没受伤。原来他双手笼在袖中，默运玄功，衣袖扬起，卸开了对方的劲力，那叮叮两声，却是他们自己的刀锋相触。

这一招金日c 虽然没有避开，但他只是卸去对方的劲力，并未还击，所以未算违背诺言，仍是不折不扣的让了对方三招。金日c 低头一看，只见衣袖上现出两道淡淡的刀痕，心里也不禁骇然，暗自想道：“ 倘若他们夫妻一上来就是双刀合壁，我让这三招，只怕多少也要受点伤了。 ”

韩璇夫妻吃惊更甚，他们是成名人物，本来到此地步，已应认输。但韩二娘性躁气刚,对方且又是声明了替叶冲霄出头的,她又怎能失了这个面子？当下恨恨说道：“ 老伴儿，咱们豁出去吧！ ”铁拐一撑，身形骤起，业已一刀劈下，韩璇当然不能让妻子一人受敌，只好也跟着一刀，他这一刀却是向下盘砍来，双刀一上一下，攻势更见狠辣！

金日c 叫道：“ 来而不往非礼也，请恕晚辈还招了！ ”他一手执在棒的中间，一招“ 指天划地 ”上端碰着韩二娘的刀口，下端触着韩璇的刀叶，说也奇怪，就在这同一时间，韩璇夫妻都感到一股大力将他们的兵刀牵引，忽地两柄刀都被吸到那怪棒之上，牢牢附着，竟然没有掉下来。

韩二娘失了单刀，立即重施绝技，只见她铁拐一撑，一个“ 鹞子翻身 ”，倒纵出去，脚尖还未着地，两对铁鸳鸯己是疾打出去。这一次她的暗器集中攻击一个敌人，手法更为奇妙，两对铁鸳鸯分开四个方向，向上盘的一对铁鸳鸯打对方两肩的琵琶骨，向下盘的一对铁鸳鸯则削对方双腿的膝盖。似这样的打法，多好的接暗器功夫，也决不能同时接了四个不同方向的暗器，除非他能长出四条手臂。

说也奇怪，金日c 只是将那怪棒滴溜溜一转，怪棒竟似生出一股无形的吸力，韩二娘的两对铁鸳鸯竟然改了方向，都向他的怪棒飞来，被吸在怪棒之上，牢牢附着，就似那两柄单刀一般。

金日c 打了个哈哈，将两柄单刀两对铁鸳鸯摘了下来，交还韩璇夫妇，说声：“ 承让了！ ”韩二娘待要不接，但那刀柄已塞到她的手中，倘再推拒，更不好看，只好接了。心里一片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全祖德急忙出场，将他们拉了回去，劝慰他们道：“ 胜负兵家常事，何足介怀？贤梁孟胜了一场，败回一场，那也不过是打个平手。 ”

原来全祖德是怕他们夫妻咽不下这口气，一时看不开，便会自寻短见。韩二娘默然不语，韩璇似甚为冷静，淡淡说道：“ 这算不了什么，我今日到来，本就不准备活着回去了。 ”全祖德吃了一惊，生怕他再去拼命，但见韩璇仍是跟着他走，并没有再去拼命的意思，这才放下了心。只道他新败之余，故此语无伦次，却不知韩璇心里已是暗暗打了一个主意。

金日c 仍是站在场中，并未退下。云召心想：“ 助拳的朋友虽多，只怕

无人是他对手，说不得只好我亲自出去与他决个雌雄了。”正自欠身欲起，只听得那金日c 已在朗声发话：“全帮主说得对，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介怀？江大侠，当年金某多蒙你的指教，今日幸得在此相逢，不知江大侠可肯再赐教一场么？”原来金日c 在打败韩璇夫妻之后，本来也就想向云召挑战的，但听了全祖德那句话，只道全祖德是讽刺他当年输给江南之事，忍不着，便先向江南挑战了。

江南搔搔头皮，说道：“咦，你是在向我打招呼么？”从来没人称他做什么“大侠”，因此他直至听完了金日c 的说话，这才知道说的是他。金日c 道：“江大侠，你不屑赐教么？”

江南苦笑道：“我是冒牌的大侠，你知不知道？但你一定要我献丑，那、那、那、那……”底下那半句“我也只好奉陪了。”还未说出，江海天已站了起来，说道：“爹，我代你去。”

江南立即改口说道：“那我就只好叫小儿领教你的高招了。我上了几岁年纪，已非复当年之勇，我的功夫已全传了小儿，你只要打败了他，我也就甘心服输了！”

云召是知道江海天的武功远胜于他老子的，但他还未知道江海天曾服食了天心石之事。兀自放心不下，叮嘱江海天道：“你留神那厮的怪棒，那怪捧甚是邪门！”江南笑道：“不必担忧，小儿用的是金大侠给他的那把裁云宝剑，在兵器上绝不会吃亏。”

金日c 见江南差遣儿子出场，只当是江南轻视于他，心里甚为恼怒，但他也是个仔细的人，随即想道：“天下没有不爱惜儿子的父亲，江南又不是不知我的厉害，若不是这小子当真有几分本事，他怎肯叫儿子前来送命？”他本来是不把江海天放在眼内的，这么一想，也就不敢怎么轻视了。

待到他与江海天打了一个照面，见江海天英华内敛，双目炯炯有神，不禁心头微凛，想道：“这小子年纪轻轻，怎的就练成了上乘的内功？”再一看时，又见他腰间的宝剑，隐隐透出青光，金日c 认得是金世遗从前用过的那把栽云宝剑，更是吃惊，问道：“你是金世遗的什么人，他的宝剑怎么到了你的身上？”江海天施了一札，恭恭敬敬他说道：“金大侠正是家师。”

金日c 心头咕嗫：“原来是金世遗的弟子，怪不得江南放心让他出场。我这吸星棒今日可要遇上克星了。”原来他这根怪棒乃是陨石打成，蕴藏有极强的磁性，能吸金属。但江海天的栽云宝剑并非金属，乃是海底寒玉所铸，薄如蝉翼而又锋利非常，“吸星棒”碰上了它，那是毫无作用的了。

金日c 虽有几分忌惮，但他是前辈身份，岂能示弱，当下便道：“原来是金大侠的高足。久仰这把宝剑乃是天下无双的神物利器，今日难得相逢，便请江小侠亮剑，让我长长见识吧。”江海天仍是恭恭敬敬他说道：“晚辈是为讨教而来，怎敢在前辈面前动用兵刃？”当下意态悠闲，在下首立定，那是以晚辈自居的礼节。

原来江海天这次出场，除了要为父亲争个面子之外，还有一层用意，他听师父说过，这金日c 是个武学奇人，在内功上颇有独特的造诣，行事在正邪之间，却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后来又听得金日c 是叶冲霄的朋友，对他又多了几分好感，因此江海天是有心对他手下留情，不肯让云召与他拼个两败俱伤，这才争着出场的。

金日c 吃了一惊，心道：“好个胆大包天的小子，竟敢空手对付我的神棒？”但江海天不肯用剑，也正合乎他的心意，当下哈哈一笑，说道：“果

然是名家弟子，气魄不凡。好，好，好！我也就空手和你试试几招吧。”当下把那怪棒插在背后，等待江海天进招，哪知江海天仍是纹丝不动，淡淡说道：“晚辈不敢无礼，请前辈先发三招！”

金日c 愕然说道：“你也让我三招？”江南在座上笑道：“小儿是学你的榜样。”金日c 赞道：“好，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名师出高徒！我就成全你的志向吧。”左掌划了一道圆弧，缓缓向江海天推去，江南听金日c 话语中将他赞为“虎父”，极为受用，正自得意，忽见江海天一个踉跄，几乎跌倒。

原来金日c 这一掌虽然去势缓慢，但却藏着一股强大的吸力，江海天想不到他的掌力如此怪异，事先未曾防备，几乎被那股吸引力牵动，倒退转来。但终于还是挣脱，一步跨出去了。

金日c 吃了一惊，心道：“奇怪，他年纪轻轻，怎的便有如此功力？”原来在此之前，他虽然看出江海天身具上乘内功，但总以为江海天年纪太轻，功力再高，也决不能在自己之上，他一来为了惜才，二来为了不想结怨于金世遗，这一掌不过用了七分力道，心中还颇有顾忌，怕伤了江海天呢。哪知江海天在身体已失了重心的情形之下，仍然能从容挣脱他的掌力。金日c 这才知道江海天的功力只有在他之上，决不在他之下。

金日c 既已试出江海天的功力，第二掌、第三掌便全力施为，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两掌首尾相循，迅若奔雷。江海天这时已有准备，运起护体神功，踏出天罗步法，眼看这两掌堪堪就要打到他的身上，他却在间不容发之际，只是一飘一闪，就从金日c 的身边跨过去了。

金日c 道：“好，名家子弟，果是不凡，轻功内功，两臻佳妙。金某本当认输，但机会难逢。金某还想见识见识金大侠所传的绝学神功。”江海天道：“前辈客气了。”心想。“你既苦苦相迫，我也只好让你知难而退了。”当下反手拍出一掌，硬接金日c 的掌力。

双掌一交，双方都是吃惊不小。江海天只觉对方的掌心热呼呼的，他的内力竟似约束不住，要被对方吸去，心想：“怪不得师父说他的内功怪异，果然是正邪各派所无。”金日c 更是惊疑不定，他已经把内力一重重加强，但江海天始终不为所撼，他练的独门“吸星掌”在江海天身上竟似失了作用，但也不见江海天运力反击，竟是试不出江海天的深浅。

原来江海天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练，由于服食天心石所增进的功力已与他本身原具的功力合为一体，可以运用自如了。他不想伤害金日c ，便随着对方掌力的强弱而变化，用得恰到好处，既不让对方侵进来，他也不攻过去。

这样相待片刻，金日c 的脸色由青转红，由红转紫，头筋暴起，形状已是狼狈不堪，江海天则仍是神色自如，纹丝未动。场中武学高明之上，早已看得出来，江海天是胜过金日c 不止一筹了。

金日c 所练的“吸星掌”本来极为古怪，一触着对方的身体、就可以将对方的内力吸收，增强自己，其厉害之处，实不亚于孟神通的“修罗阴煞功”。他苦练了二十年，最近方始大功告成，今日到来，有意找几个成名人物，例如云召、全祖德、华天风等人试试他这门功夫。对江海天他最初还是不想使用的，后来见江海天功力不凡，这才拿出来试试。哪知一试再试，江海天的内力非但没有给他吸去，他自己的内力反而约束不住，涌将出来，竟似是被对方吸去一般。

金日c 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难道这小子也练成了吸星掌？但这门

功夫，非有二十年以上的苦练，决计不能练成，这小子看来，却最多不过十八九岁！”

金日c 的内力源源涌出，俨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但奇怪的是，丝毫也不感到对方攻击的力道。金日c 大为着急，要收掌回来，但却又被对方牢牢吸着，摆脱不开，越用力挣扎，则吸得越牢。弄得金日c 狼狈不堪。

幸亏金日c 毕竟是个武学大行家，片刻的惊慌过后，便悟出其中道理，原来江海天并非练成吸星掌，也并非有意吸取他的内力，只因江海天的功力远远在他之上，只是随着他所用的力道强弱而变化，他全力施为，江海天的反应也愈强烈，这就是他用力挣脱，反而挣脱不开的道理。金日c 一想通了这个道理，把内力渐渐减弱，终至于无，果然轻轻一收，便摆脱了江海天的手掌。但他本身的内力却已消耗了三分之一了！

金日c 神色沮丧，苦笑说道：“多谢江少侠手下留情，金某口服心服。这儿的事，金某是无颜再管了。”说罢，便即出场，头也不回地走了。江海天无意中耗损了他三分之一的功力，心里甚是抱歉，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若追上去道歉，那只有更损伤金日c 的颜面，只好由他自去。江海天本来还想向他探询叶冲霄的消息的，他这么匆匆便去，江海天也没有机会向他发问了。

阳赤符此次出出，意图重霸武林，本是把金日c 倚为左右手的。哪知金日c 竟挫败在江海天之手，认输离场，阳赤符又是失望又是吃惊，心里想道：“金日c 的武功和我乃是伯仲之间，这小子既能挫败金日c ，我也未必是他对手，别的人更不用说了。这可如何是好？”他不愿认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出场说道：“时候不早，咱们今日之会，乃是为了欧阳庄主和云庄主两家的梁子，并非以武会友。一场场的比下去，那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由首脑人物，一决雌雄，更为爽快。阳某不自量力。意图就请云庄主出场指教！”

阳赤符是为了要把江海天撇开，这才直接向云召挑战的。但以他的身份、武功，在场诸人，也只有云召才配得上是他对手，旁人决不会怀疑他是对江海天避战，只认为他是不屑和江海天交手。江海天也不愿太露锋芒，既然对方声明要会“主脑人物”，他当然也不便出战了。

云召朗声说道：“好，我正要见识见识阳先生号称武林绝学的修罗阴煞功！”他站了起来，忽地又迟疑片刻，回头吩吩女儿道：“壁儿，你出去帮忙宇文师兄招呼迟来的客人。”原来他预料这场决斗，定然十分惨烈，多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恐怕女儿脆弱，倘若见他受伤，只怕要受不起刺激，所以借故遣她出场。云壁虽不愿意，但不敢违背父命，只好怏怏离场。

云召待到女儿走了出去，这才踏进场心，抱拳说道：“阳先生请赐招吧！”阳赤符哈哈笑道：“你是武林领袖，区区也薄有微名。谁都不必让谁，同时发招吧！”傲气见于辞色。云召道：“好！”双方一个盘旋，忽地彼此都是一声大喝，挥掌拍出，果然是同时发招，难分前后。

阳赤符的“修罗阴煞功”已练到最后一重，一掌拍出，寒飙卷地，两边棚子里的人离场甚远，都感到冷意沁肌，功力稍弱的，牙关都格格作响。云召首当其冲，全身被阴煞之气所包，更是感到血液都似乎要冻结起来，但他练的是纯阳内功，却也还禁受得起。

云召的“大力金刚掌”天下无双，若单论掌力之威猛，孟神通复生，也未必及得上他。阳赤符虽然亦已练到了第九重的修罗阴煞功，总还是不及他

当年的师兄。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巨震，云召纹丝未动，阳赤符却已“登、登、登”的退了三步。

场中彩声如雷，江南更是手舞足蹈地叫道：“果然姜是老的辣！”阳赤符面色铁青，一声不响，反手又是一掌。云召挥掌相迎，这一回，阳赤符只退了两步。

双方各以平生绝学搏斗，每一次掌心一碰，便发出闷雷也似的声音。片刻之间，双方已硬拼了十数掌，只见在他们周围数丈方圆之内，笼罩着一层白濛濛的雾气，那当然是因为周围的空气骤然变冷所致，阳赤符修罗阴煞功的厉害，于兹可见。群雄都看得瞠目结舌，连喝彩也忘记了。

再拼数掌，只见云召大汗淋漓，虽然还未露出败象。但每次双掌相交，已是不能再把阳赤符迫退了。原来云召的功力虽是稍胜一筹。但他要同时运功抵御侵入体内的寒气，时间一长，此消彼长，主客之势，便己给阳赤符扭转过来。

这时场中武学高明之士都已看得出来，阳赤符已是稳操胜券，只差迟早罢了。欧阳伯和哈哈笑道：“阳先生的修罗阴煞功果是武林绝学，名不虚传！”

江南听了，气愤不过，说道：“海儿，你去把云庄主替下来，叫那老魔头知道厉害。”却不见江海天回答，他本来是在父亲身旁的，却不知什么时候溜到场边，混在人丛之中观战了，就在欧阳伯和喝彩声中，阳赤符有意卖弄神通，运足了第九重的“修罗阴煞功”，双掌一齐拍出，登时卷起了一股冰冷刺骨的旋风，但见白雾迷漫，黄沙滚滚，两人的身形，都已罩没在风沙之内，旁观的人，只见一片模糊的人影，也分不出谁是阳赤符，谁是云召了。

云召被那股冰冷的旋风压得透不过气来，心头亦已是一片冰凉，心道：“想不到我今日竟丧在阳赤符之手！”拼了个与敌偕亡的念头，也运足功力，一掌拍将出去。

这一掌还未曾打到阳赤符身上，忽听得阳赤符一声大叫，整个身躯似皮球般地抛了起来，跌出了数丈开外，登时风平沙静，阳赤符哇的一声惨叫，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挣扎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了。

这一下大出众人意外，欧阳伯和这边的人骇然失色，呆若木鸡。云召这边的人也都呆了一呆，这才爆发出春雷一般的喝彩。

不但众人感到意外，云召在彩声之中，也自觉得一片茫然！他刚才虽说是拼了与敌偕亡的念头，其实自己也并无把握，因为那时他的功力已是大大减弱，不及对方了。而且那一掌也未曾打到阳赤符身上，若说只凭劈空掌力，就能将阳赤符震得重伤，那是云召也不敢相信的。

原来这是江海天在场边暗助了云召一“指”之力，他趁着风沙迷着众人视线之际，偷偷以“隔空点穴”的绝顶神功，向阳赤符遥戳一指。江海天的无形罡气早已练成，这时业已可以运用自如，一指戳出，一条细如游丝的无形罡气闪电般刺进了阳赤符掌心的“劳宫穴”，阳赤符凝聚在掌心的阴煞之气登时散了，一点也发挥不出。

不过，阳赤符却的确是被云召的金刚掌力抛起而且震伤的，因为凑巧在那一刹那，他的修罗阴煞功已被江海天所破，十成功力只剩下一成，当然就抵御不住云召的金刚掌力了。旁观的人都注目场中的恶斗，莫说根本就没人发现江海天的动作，即算有人看见他遥戳一指，也只当他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决计不会想象到有这等神奇奥妙的功夫。场中将近千人，只有云召一人起了思疑，隐隐想到是有高手在旁相助。

阳赤符与金日c 是欧阳伯和这边顶儿尖儿的人物，他们二人相继败走，自是人人惶恐，还有谁敢出头？

丐帮的副帮主全祖德说：“欧阳庄主，事到如今，你还要包庇那姓叶的小贼么？”云召道：“欧阳庄主，只要你把姓叶的小贼交出来，就没你们的事。”

欧阳伯和面色铁青，出场说道：“云庄主，多谢你网开一面。但要人么，可是没有！你动手吧！”欧阳仲和叫道：“大哥，冲霄是我的女婿，他惹出的祸，理该由我担承。云召，我夫妇俩领教你的高招！”欧阳怕和道：“二弟，你与弟妇退开，我是一家之主，事情还轮不到你管！”

伯和仲和两兄弟争着出头，为的都是想保全对方。阳赤符这等武功，都败在云召掌下，他们兄弟明知，即算合三人之力，与云召动手，也难保得性命，故此他们都争着把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免得牵连了兄弟。

华天风忽地出场说道：“欧阳老二，咱们还有一段过节呢！”原来华天风见此情形，心里想道：“他们虽是邪派魔头，兄弟之间，倒很有义气。罢，罢，就看在他们这点可取之处，我倒要设法保全他们了。”他已打定主意，动手之时，暗暗留情，不伤他们性命。

欧阳仲和夫妇却不知华天风的心意，他们曾是华天风手下败将，情知讨不了好，但华天风既已出言挑战，他们自是不能避开。当下欧阳仲和惨然一笑，说道：“大哥，做兄弟的先走一步了。华天风，来，来，来！咱们就先斗一场。”

眼看剑拔弩张，即将动手，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一条人影，疾驰而来，在华天风与欧阳仲和之间停下，朗声说道：“且慢动手，俺叶冲霄来了！”

登时全场耸动，韩璇夫妻一看，认得果然是叶冲霄，双双出场，截住他的后路，叫道：“好呀，算你有种，竟敢出头，镇远镖局的帐，先与你算算。”江海天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收拾，想道：“欧阳婉却怎么不见？”

欧阳二娘面色一变，斥道：“叶冲霄，你还要不要脸，我已将你赶出去了，你还回来作甚？快滚，快滚！”

叶冲霄笑道：“我早料到有今日之事了。你不认我作女婿。也无非是为了今日之事。但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岂能连累局外之人。妈，你退下去吧！”

云召说道：“好，你说得有志气。老夫就成全你吧！来，来，来，只要你在我掌底过得三招，你伤了我儿女之仇，就算了结！”原来云召是怕韩璇夫妻不敌，故此要先出场。

江海天寻思：“云老英雄的大力金刚掌天下无敌，但叶大哥对他三掌，料想还不至于有何大碍？嗯，我明白了，云老英雄大约是想令他受一点伤，出口怨气，也就算了。”

云召德高望重，韩璇夫妻一向服他，但这次他们却不肯退让。韩二娘首先发话：“云庄主，别的事我听你的，这一回你可得先让我们，我这双腿被这小贼害得残废，我拼着再把性命交付与他，也得与他先拼一场！”韩璇也道：“云大哥，我镇远镖局的三十六条命债，这冤仇可比你的大得多，你就先让我们一场吧！”

江海天吃了一惊，心中想道：“韩璇夫妻意欲与叶大哥性命相搏，这可如何是好？”要知韩璇夫妻的武功虽然远逊叶冲霄一筹，但他们的铁鸯鸳暗

器十分厉害，认真性命相搏，只怕要两败俱伤。而且论道理乃是叶冲霄对他们不住，江海天决不能在他们性命相搏之中暗助叶冲霄。

云召踌躇未决，江海天也正在忑忐不安，叶冲霄当中一站，忽他说道："你们两位不必争论了，我不与你们动手。"云召怔了一怔，道："你不与我们动手，那你来作什么？"

叶冲霄挺起胸脯，仰天一笑，这一笑有几分凄凉也带着几分傲气，随即缓缓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种下恶因，当受恶报，今日到此，乃是为还债而来，任凭你们如何报复，千刀万剐，我叶冲霄也决不抗拒！"

此言一出，全场静默无声，本来大家都以为叶冲霄一来，定将有一场恶斗，哪知他竟是俯首贴耳，甘愿受戮，人人都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少林寺十八罗汉之首的大悲禅师合什念道："善哉，善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云召神色黯然，退后几步，韩璇夫妻却一跃而前，一人一边，执着叶冲霄的双臂，韩璇将叶冲霄推上两步，面向群雄，朗声说道："叶冲霄，你不愧是英雄本色，韩某今日交了你这位朋友了！"

江海天正在欢喜，哪知韩璇接着说道："但我与你血海深仇，镇远镇局的三十六条性命，我若不索还，难以对我这班兄弟的冤魂于地下。叶朋友，你先走一步，韩某也跟着陪你，这总对得住你了吧！老伴儿，你说怎样？"韩二娘冷冷说道："不错，是该这样。报仇之后，百事俱了，还留在人世做什么？叶朋友，我和当家的都陪你，你也可以死而无怨了。"原来韩璇夫妻早已打定主意，在杀了叶冲霄之后，即以身相殉。因为叶冲霄既然慷慨就戮，他们也不肯失了好汉本色。

只见一柄长刀，一柄短刀，高高举起，云召叫道："韩二哥，不可！"韩璇的长刀在半空中停了一下，但韩二娘的短刀却仍然对准叶冲霄的胸膛插了下去！云召要想阻拦，也来不及了！正是：

血债血偿无可恕，哪知内里有因由。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欲赎前愆来舍命　认清首恶解仇冤

就在韩二娘的短刀距离叶冲霄的胸口还不到半寸之际，忽听得一个急促峻峭的声音叫道：“且慢！他不是叶冲霄，我才是叶冲霄！”韩二娘听得这样古怪的说话，不由得把短刀的去势硬生生煞住，两夫妻抬头看时，只见一个少年，正在向他们跑来，相貌和叶冲霄十分相似，若不是衣着不同，实难分辨！

江海天松了口气，原来他正准备在韩二娘短刀刺下的那一刹那，便发出无形罡气点韩二娘的穴道，即使是要令韩二娘受一点伤，那也顾不得了。如今唐努珠穆已经来到，他已无需用这一着。

唐努珠穆这一出现，已经是令全场惊诧，但还有令得群雄诧异的事情是，在唐努珠穆背后，还有三个人紧紧相随，一个是云召的女儿云壁，她衣衫破烂，面有血痕，似乎是刚刚和人打了一架；一个是云召的大弟子宇文朗，他右手拖着一个妇人，约有三十多岁，姿容妖冶，软绵绵的让宇文朗拖着她走，似乎是已被点了穴道。

云召大为吃惊，连忙问道：“璧儿，这是怎么回事，是他打伤了你？”手指指着唐努珠穆。云壁道：“不是，是这女贼要来害我，是他，是他救了我。”云壁起初也把唐努珠穆当作叶冲霄，如今见场中又有一个叶冲霄，心里也甚惶惑，但唐努珠穆曾经救她，她还是说了实话。

宇文朗补充说道：“我和师妹在门口接待客人，这女贼突如其来，一出手就擒了师妹，我也被她点了穴道。幸亏这位英雄也恰恰来到，闪电般制伏了这个女贼，这女贼才不及伤害师妹，他擒获了这个女贼，又解开了我的穴道，将女贼交了给我。”

当年镇远镖局在青海鄂尔沁旗被劫，匪首是个女贼，镖局的人全数被俘，只有两个镖师得叶冲霄说情，得以生还，其他的人全被杀掉，这就是镇远镖局三十六条命案的由来。

这两个幸得生还的镖师，这次也随了总镖头韩璇来此，正在场中，忽地走出来叫道：“韩总镖头，当年杀害咱们弟兄的正是这个女贼！”韩璇道：“各位英雄，有谁认得这个女贼么？”场中“海阳帮”的帮主宴源说道：“我认得她，她是天魔教的香主之一匪号九尾妖狐的穆九娘。”海阳帮是靠运私盐为生的，所以宴源认得许多邪派中人。

韩璇迷惑极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把叶冲霄当作这女贼的同党，因而才把镇远镖局的三十六条命债也算在他的身上了。哪知如今忽地又跑来了一个叫叶冲霄的人，却擒了这个女贼，又救了云壁。韩璇瞪着眼睛，叫道：“你们究竟谁是叶冲霄？”

唐努珠穆与叶冲霄齐声答道：“是我！”他们二人相貌虽然极之相似，但究竟有些差异，声音神气更是有所不同。韩二娘曾被叶冲霄打跛双腿，铭恨于心，对他的一切特征都牢牢记着，这时已看出了几分，悄悄对韩璇说道：“我看就是和咱们动手这个？”但一时之间，她也还不敢肯定，故此要征求丈夫的意思。

韩璇还未及回答，只听得有个人大声说道：“待我来看看！”这个人正是叶君山的大弟子杨璘。韩璇夫妻大喜，心中俱是想道：“杨璘是叶冲霄的师兄，有他在此，定然可以分辨！”

唐努珠穆是在五岁那年，始被贼人掳去的，小时候杨璘几乎天天都逗着

他玩，依稀还能记忆。杨璘到了他们的面前，叶冲霄瞠目相向，不知他是何人；唐努珠穆定睛一看，却忽地叫起来道：“你不是杨师兄吗？”

杨璘也不敢贸然相认，走上前去，握住唐努珠穆的手臂，忽地撕开他的衣袖，手臂上露出一颗鲜红的朱砂痣，杨璘这才没有怀疑，喜极而位，抱着唐努珠穆叫道：“叶师弟，我终于找着你了！”

原来叶冲霄突然先来，但杨璘看来看去，总觉得有点不像，所以他一直心有所疑，不敢相认。如今见了唐努珠穆，这才认出唐努珠穆才是他的真正师弟。

韩璇夫妻大出意外，韩二娘叫道，“怎么是他？但打伤我的那个小贼，我却认得是他！”说到最后那个“他”字，她的手指指的是叶冲霄。

叶冲霄说道：“诸位，他是我的兄弟，他小时候是曾叫过叶冲霄，但五岁之后，他已经不是叶冲霄了，他与今日之事，全然无涉。作恶多端，欠下你们血债的那个叶冲霄，不是他，是我！”

唐努珠穆抢着说道：“不对！第一，我才是真正的叶冲霄；第二，我的大哥直到最近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从前他是糊里糊涂，被人利用的。说到镇远镖局的真正凶手，也不是他……”那两个当年幸得生还的镖师感激叶冲霄放他的情义，插口说道：“这个我们知道，主凶实在是这个女贼穆九娘。”唐努珠穆道：“也还有些不对，动手杀人的是穆九娘，但指使之人，真正的凶手，却也还不是她！”

众人越来越觉糊涂，议论纷起，“怎么他们两兄弟都叫做叶冲霄的？”“只听说叶君山有一个儿子，却怎的又钻出一个来？”

杨璘和韩璇也抢着发问，杨璘问道：“我师父究竟是被谁害死的？师弟，你又是被谁抢去的？在哪里过了许多年？”韩璇则在问道：“那么主凶究竟是谁？”

一连串的问题，唐努珠穆也不知先答哪个。江海天朗声说道：“让我来说，这其中的原委我都知道。”他以上乘内功将声音送出，登时把场中嘈乱的杂声压了下去。

江海天指着唐努珠穆说道：“他是马萨儿国的国王。从前的国王名叫盖温，是他父亲手下的大将，篡夺了他父亲的王位。暗杀叶君山，指使穆九娘劫镇远镖局的镖，都是盖温干的好事。叶冲霄因不明身世，受盖温所骗，被盖温利用，实在说来，罪不在他，他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此言一出，人人更是惊诧万分，韩璇夫妻面面相觑，想不到他们镇远镖局的命案，竟是牵连到马萨儿国的政局，而真正的叶冲霄（即唐努珠穆），竟然是马萨儿国的国王。

江海天说了将近半个时辰，方始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韩璇问道：“我还有一事不明，那盖温当年既然是一国之王，为何要劫我们镇远镖局的镖？”

叶冲霄道：“这个可得我来说个明白了。当年你们所保的那支镖，乃是一批贵重的药材，是要运到鄂尔沁旗去的，是么？”韩璇道：“不错，这批药材也是刚踏进鄂尔沁旗草原的时候被劫的。”

叶冲霄道：“当时鄂尔沁旗发生瘟疫，这批药材是医治疫症的。盖温想乘机并吞鄂尔沁旗的土地，故此不愿这批药材到达上王之手。当时我奉命与穆九娘来劫你们这支镖，最初还不知道所劫的乃是救治瘟疫的药材，后来方始知道。因此劫镖之时，我没有动手，但我也没有拦阻，此事乃是我生平所做的最大错事，实在是死有余辜。”

唐努珠穆道："后来的事情你还没有说，我代你说了吧。你内疚于心，后来暗中把消息泄漏给鄂尔沁旗的土王知道，那批药材没有运到马萨儿国，在中途又给鄂尔沁旗的军队截回去了。"

叶冲霄诧道："这事我没对你说过，你怎么知道？"唐努珠穆道："我即位之后，鄂尔沁旗有使者前来道贺，那使者就是当年领军截回这批药材的人，他把我误认是你，一再向我道谢。"

叶冲霄叹口气道："虽然如此，但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鄂尔沁旗又已无辜死了不知多少人了。盖温也终于吞并了鄂尔沁旗的一部分地方。"唐努珠穆道："那块土地，我已经还给他们了。"叶冲霄又叹口气道："这事过后，我已经知道盖温的狠毒手段，但我贪恋荣华富贵，又认为他是我的养父，恩深义重，还舍不得'叛'他，现在想来，当真不是个人！"

唐努珠穆道，"这些事都过去了，你虽然明白得迟了一些，但盖温也毕竟是给你亲手杀了。说起来你已经是将功赎罪，也可以无愧于心了。"韩璇听到这里，不觉呆了。

事情经过离奇曲折，倘非是江海天在场加以证实，韩二娘等人还未必会相信呢。这时真相已白，韩璇嗒然若丧，悄声对妻子说道："老伴儿，这回咱们可又是找错人了。这么说来，这位叶朋友非但不是主凶，咱们镇远镖局的大仇人还是他杀了的。"韩二娘道："依你之见如何？"韩璇道："还有什么说的？咱们与这位叶朋友之间的恩仇一笔勾销，他替咱们杀了仇人，咱们栽给他的那个跟头也算是值得的了！"

韩二娘道："好，咱们把这姓穆的女贼宰了，从今之后，闭门封刀，再也不干江湖上的营生了。"她正要去杀那穆九娘，忽听得一声惨呼，原来那穆九娘早已自断经脉而亡。

唐努珠穆道："韩老英雄慢走。"韩璇道："怎么？"唐努珠穆道："人死不能复生，贵镖局的三十六条性命，那是无法赔偿的了。但那次贵镖局遭劫，累得韩老英雄倾家荡产，镖局也受拖累而关了门。我们若不略表寸心，实在过意不去。这是二百万两北京钱庄所出的银票，其中一百万两是赔偿你们那次损失的，另外一百万两，请老英雄代为分赠那三十六家死难的镖师家属，作为恤老抚幼之资。"

韩璇待要不接，全祖德说道："这倒是可以要得的，总不能叫你平空受累。这镖既是马萨儿国前王所劫，现在也由马萨儿国的国王代为偿还，亦是名正言顺，俺老叫化倒希望你把镇远镖局重新恢复呢。"韩璇只好接了。

韩二娘一跷一拐地走到叶冲霄跟前，说道："镇远镖局的命案不关你事，我这双腿可是你打肢的，这口怨气可不能不出！"众人相顾愕然，不意韩二娘节外生枝，云召、华天风等人正待劝解，只见韩二娘"呸"的唾了叶冲霄一口，这才撑着铁拐和韩璇离场。叶冲霄仰面受辱，丝毫不动，让那唾沫自干，半晌说道："以我从前的所作所为，受她一唾，这责罚还算是太轻了。云庄主，现在轮到你了。"

云召见叶冲霄己是真诚悔悟，如何还能下手报复，当下说道："小女今日多蒙你的兄弟救了性命，你从前打了我的儿女两掌，两掌换一命，这笔债已由你兄弟代还，也就不必再算了。"

当下，叶冲霄向云家兄妹赔了罪，云琼也向唐努珠穆道了谢。

一天云雾消除，众人皆大欢喜。欧阳伯和道："今日幸得梁子解开，各位远道而来，还请在敝庄喝一杯水酒。"唐努珠穆道："我还有事情赶着回

去呢！”欧阳二娘道：“也不争在耽搁这么一晚，咱们已然做了亲戚，想来你们也不会再记前仇了。”全祖德笑道：“你又说不认这个女婿的？”欧阳二娘笑道：“现在没事了，我怎么还不认。”回过头来便问叶冲霄道：“我那婉儿呢？”

叶冲霄道：“婉妹已经到马萨儿国去了。”欧阳二娘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说道：“这是你要她去的？你是意欲救她一命？”叶冲霄苦笑道：“我早料到有今日之事，我不愿意拖累于她，所以用一个借口，哄她回转马萨儿国，请我的弟弟照顾她。她却是不知今日之事的。”

原来叶冲霄早已拼了一死，还清血债，但他不愿妻子伤心，故而完全瞒着欧阳婉。他在妻子走了之后，便在岳家附近隐藏，待到群雄到此寻仇，他便赶来露面了。他没想到事情竟会出乎意外的解决，居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除了受韩二娘一口唾沫之外，什么损伤都没有。

欧阳二娘眼圈一红，说道：“贤婿你真是一片苦心。现在你可以叫婉儿回家了。”唐努珠穆笑道：“哥哥，我正是要找你回国，现在嫂子已经回去，你就更应该去了。”

叶冲霄道：“不，我是决计不回去的了。弟弟，我想不到你会出来找我，好在你就要回去的，就托你捎个口信，告诉你的嫂子，就说家里已经平安无事，叫她回来好了。我在家里等她。”欧阳二娘点点头道：“这样也好。”

唐努珠穆道：“哥哥，我还有些事情要和你说。请借一间静室一用。”欧阳二娘不知他们有什么秘密要瞒着她，心里有点不大高兴，但却也只得答允，当下笑道：“好吧，你们哥儿俩既然有私话要谈，那就请进去吧。”唐努珠穆招手道：“江师兄，你也来。”

进了密室，唐努珠穆关上房门，叶冲霄惊疑不定，说道：“弟弟，究竟什么事情，不能让外人听见的？”唐努珠穆道：“还是那一句话，哥哥，明天一早，你一定要和我回去！”

叶冲霄凄然一笑，说道：“弟弟，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情吗？我曾认贼作父，尽管你们原谅我，我却不能原谅自己。我没有面目再见国中父老，我是决计不再踏进本国一步了。你的嫂子，你叫她回来吧，何必强我所难，要我再去呢？”

唐努珠穆正色说道：“不单是为了要你请嫂嫂回来。哥哥，我问你一句，你觉得对不住国中百姓，那么本国遭遇危机，百姓面临灾难，你是不是也不愿踏国门一步，袖手旁观？”叶冲霄吃了一惊，说道：“弟弟，咱们马萨儿国遭到什么意外？倘若真似你所说的那样严重，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唐努珠穆道：“好，我就是要你这一句话。”当下将与昆布兰国的纠纷说了出来，说到昆布兰国的使臣同那盖温的儿子在宝库出现，昆布兰国的使臣竟然死在他的剑下，叶冲霄和江海天都是惊愕不已。叶冲霄喃喃说道：“这么说来，咱们与昆布兰国当真是有兵戎相见的危机！”

唐努珠穆道：“所以我必要设法，把这场战祸消弭。莲妹也是这个心思，她己经冒充我国使者的随从，到昆布兰国去了。”当下，将他们兄妹那日所定的计划说了。江海天吃了一惊，说道：“莲妹虽有她师父暗中保护，但昆布兰国要是当真对你们含有敌意的话，这一行可也很危险啊！”

唐努珠穆道：“所以我才要来找大哥回去。”接着说道：“他们去后，一直没有消息回报。从我的王宫曾有过飞贼来过一次的事情看来，对方也颇有能人。我放心不下，意欲亲自到昆布兰国去一行。但国事无人料理，大哥，

我没有可以信托的人，只有找你回去了。我这次带了几匹千里马来，咱们明日一早动身，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本国。”

叶冲霄想了一想，说道：“弟弟，既然发生如此意外，我理该回去。但我却有一件事情求你。”唐努珠穆道：“大哥何必用个‘求’字，你说吧！”叶冲霄道：“不，这件事非常重要，要是你不答应，那我就宁愿被国人唾骂，也不回去了。”唐努珠穆道：“好，我答应你，说吧。”叶冲霄道：“我决计不做国王，在你离开的期间，我最多能暂居摄政大臣的名位。”唐努珠穆本意是想让位给他哥哥的，但听叶冲霄说得如此决绝，也就不好提了。当下同意了他的主张。

江海天道：“你们有事，我也不能坐视，我暂缓南归，和你一同到昆布兰国走一遭吧。”唐努珠穆请他参与机密，正是要他如此表示，欣然说道：“师兄同去，那是求之不得。”

计议已定，三人走出密室，欧阳伯和也已经摆好筵席了。这次来到他家的两方客人人数逾千，虽然散去不少，但也要筵开五十多席，才够座位。不过，他们这一席却都是自己人，另设内堂。其中有欧阳仲和夫妻，江南父子，叶冲霄兄弟，云召一家三人，另外还有华天风和全祖德。至于欧阳伯和则在外堂陪客。

江海天坐在义父旁边，华天风再仔细问他华云碧那日飞走的情形，江海天期期艾艾，不敢吐露底蕴。华天风问不出所以然来，甚为纳闷，说道：“这孩子也真是不通人情世故，纵然急着回来看我，也应该向你们告辞一声才是，我还以为她要和你一同回来的呢！现在你们都已经来到此地了，她骑着神鹰，却还是踪影不见，又不知出了什么事了？”

江海天也是闷闷不乐，他本是要到水云庄见华云碧的，哪知华云碧却不知出了什么意外，而谷中莲现在又深入敌国，随时都可能有不测之祸，真是事事不如人意，令得江海天忧虑重重。

席上诸人，各怀心事，郁郁寡欢，但主人家则因一场灾难业已化解，却是兴高采烈的频频劝酒，将忧郁的气氛冲淡了不少。

江海天心里想道：“碧妹不知下落，又无线索可寻，急也急不来了。莲妹目前身陷虎穴，只好先把她救出来再说。叶大哥今日得脱危难，以后可以重新做人了，我应该为他欢喜才对。”

心神稍定，心事抛开，也就放怀喝起酒来。

酒席将散，忽有个人进来报道：“云庄主，你庄上有人赶来，说是有事情要向你禀报。”云召颇为诧异，说道：“好，你叫宇文朗出去先认一认人，果然是我庄上的就带他进来吧。”

过了一会，云召的大弟子宇文朗带了一个老汉进来，正是云召的老仆人云安，他一生跟随云召，在水云庄的地位仅次于管家，为人干练，武功也很不弱，他急急忙忙进来，满脸风尘之色，云召更是吃惊，问道：“咱们庄上出了什么事情？要你赶来见我？”

云安请了个安，说道：“华老爷子在此，我就放心了。不是咱们庄上出了事情，是华老爷子的事情。”华天风道：“可是有人知道我在你庄上养病，却还未知道我已离开，到你们那儿找我么？”云安道：“老爷子猜对了，但来找你的却不是人。”华天风道：“什么？不是人！”云安道：“是你者的那头神鹰。”

华天风这一惊非同小可，说道：“就只是我那头神鹰么？”云安道：“不

错，并没有人骑着它。”华天风道：“那头神鹰呢？你带它来了没有？”那头神鹰颇具灵性，华天风心想，云安精明干练，纵然不敢骑它，也应该把它带来的，是以有此一问。哪知云安答道：“那头神鹰受伤颇重，正在庄上养伤。我也未能确知你老爷子准在这儿，所以未曾将它带来。”

华天风更是吃惊，连忙问道：“它受了什么伤？”云安道：“它的两边翅膀都带着一技短箭，现在箭已拔下，我们也已给它敷上了好的金创药了。过几天就会好的，老爷子请放心。”

此言一出，旁人还不怎么，江海天是知道这头神鹰的本领的，可是大大吃惊，心想：“这神鹰可以抓裂狮虎，连金毛狻都不是它的对手，且又是在天上飞行，居然能有人射伤了它！这个人是谁呢？它受了伤，碧妹又不知如何了？”

华天风当然也是立即想到了他女儿的安危，颤声问道：“除了那两枝短箭，还有什么东西？可带有信件来么？”

云安道：“信件没有，但却有一宗物事。”华天风道：“快拿出来。”云安掏出一个小包，解开包裹，里面有一片破布，破布上用一根针钉着一朵枯萎的花朵，说道：“这片破布是缚在鹰爪上的，小人不敢乱动，依着原样，另用围巾包好的。”

华天风接了过来，仔细审视，先拔下了那根针，说道：“这是碧儿用的梅花针。”破布上有几点血渍。江海天心头“卜卜”跳动，想道：“这定然是碧妹用来向她父亲报信的了。这几点血渍不知是不是她刺破指头，想写血书的？但何以不见文字？是来不及呢，还是并非自己刺破的指血，而是身上受了敌人的伤？”

华天风再拿起那朵枯萎的花朵，“咦”了一声，脸上惊异的神色更浓了。众人仔细看时，只见这一朵花花瓣分为三色，花似芙蓉，但却比芙蓉大得多，虽然枯萎，那三种颜色还很鲜明，外面一层花瓣洁白如雪，中间一层变作嫩黄，最里面一层有几片花瓣粉白中带一些红晕，宛如少女双颊，若是未曾枯萎，一定更为好看。

这种奇花，谁也没有见过，但准也没有心情欣赏，都在暗暗嘀咕：“华天风的女儿要神鹰带这朵花给她的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华天风将花朵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忽他说道：“我明白了。”云召、江海天等人连忙问道：“怎么？”

华天风道：“这是只有在阿尔泰山灵鹫峰上才能见到的三色奇花！它有个名字叫做‘雪里红妆’，若是常服此花，可以永保容颜不变。”原来华天风虽然没有到过灵鹫峰，也从未曾见过这种奇花，但他珍藏的一部药书上，却绘有此花的形状，并注明它的用途的，所以华天风终于认了出来。

华天风接着说道：“碧儿曾跟我学过认识药物，她对这‘雪里红妆’甚感兴趣，也曾想过要到灵鹫峰采几朵回来，试在花圃栽植，我认为这种奇花虽然能保容颜，却并无医疗价值，因此不愿冒险去采。不过，这次她大约也并非是想采这种花，她叫神鹰将这朵花带给我，乃是要我知道她是在灵鹫峰上遇的险。看来是因神鹰受伤之后，恰好降落灵鹫峰头，附近就有这种奇花。敌人已经迫近，她来不及写血书，故而只有用这种办法报信。但阿尔泰山绵延千里，我只知道阿尔泰山有个灵鹫峰，却不知道它靠近何方，寻找起来还真不容易呢。”

唐努珠穆忽道：“我知道灵鹫峰的所在。马萨儿国在阿尔泰山之南，昆

布兰国在阿尔泰山之北，中间就是以这座灵鹫峰分界的。”

江海天道：“那么咱们正好一同到昆布兰国了。”江南尚未知道谷中莲的事情，说道：“你义妹遇难，你现该帮你义父找寻。”江海天既感内疚，又觉愁烦，心里想道：“碧妹那天若不是为了生我的气，就不会突然飞走，要是她和我们同走，那就不会遭此不测之祸了。唉，这都是我害了她。”再又想道：“莲妹也在昆布兰国，我这次前往，但愿将她们两人都救了出来。但我与莲妹的事情可就不能瞒着义父了，唉，他知道了，不知道会多伤心呢，唉，那只有到时再说了。”

第二日一早，众人便即分道扬镳。叶冲霄不敢泄漏机密，只说是要回国去接妻子，他岳父岳母当然是欣然同意。江海天也与父亲分手，江南将他拉过一边，悄悄叮嘱他道：“只有一夫一妻，才能和谐到老，你救华姑娘是‘义’，你对谷姑娘是‘情’，你可不要三心二意才好。”

江海天满面通红，只好低声说道：“我知道了。”江南道：“你事毕之后，早早回来，最好是同谷姑娘一同回来，也好叫你妈欢喜。”江海天应了一声：“是。”心里却想：“未来之事，谁能预料？要是碧妹尚在人间，她不肯原谅我的话，我累她受了这场大难，我又岂能另娶，只好学我师父一样，终生飘荡江湖了。”

云召与华天风的交情非比寻常，华天风向他道别，云召握着他的手道：“华天哥，我的儿女是你救活的，你女儿现在遇难，我本来不应袖手旁观，但……”华天风打断他的话道：“我知道，你邀来的客人，路过宝庄，你还要略尽地主之谊的，不可为了我的事情，失了礼数。我有海天同往，纵然碰上强敌，大约也总可以对付了。”

云召道：“不，我虽然不能前往，但他们兄妹还是要随你一起去的。”华天风道：“阿尔泰山是苦寒之地，不必让他们小辈冒险了。”云壁说道：“我和云姐姐比亲姐妹还亲，我虽然武功低微，帮不了老伯的忙，但你总该让我为云姐姐尽一点心。”云琼也道：“我们兄妹的性命是老伯你救活的，你要是不让我们同去，我们怎得心安。”云召笑道：“华天哥，你就带你两个侄儿去历练历练吧。”华天风无法再推，只好答允了。

当下，北行诸人换乘了唐努珠穆带来的骏马，一路疾驰，不过三天就到了马萨儿国国境。叶冲霄离开大队，自往京城。唐努珠穆赶着去救妹妹，就从国境绕过，带路前行，直入阿尔泰山山区。山坡陡拔，山路崎岖，有些地方根本无路可通，唐努珠穆将马匹留给边境驻军，改作步行。唐努珠穆与云琼兄妹都是年纪相若的少年，数日同行，意气相投。云壁尤其因为唐努珠穆于她有救命之恩，对他甚至比对江海天还要亲近。

云壁已知道唐努珠穆与谷中莲乃是兄妹，说起谷中莲和她的师父从前曾在水云庄住过的事情。到了此时，唐努珠穆已无需再对他们隐瞒了，便道：“舍妹正在昆布兰国，我此行就是去看她的。舍妹要是知道你们来了，一定也是很高兴的。”当下将他们马萨儿国碰到的麻烦，以及谷中莲冒充本国使者的随从，前往昆布兰国的前因后果一一说了。华天风这才知道唐努珠穆原来是为了妹妹的事情，并非只是为他带路。

但唐努珠穆以国王的身份，一路陪伴他们，给他们指引道路，华天风也是感激得很，说道：“原来令妹就是邙山谷掌门的高足，老朽少时，曾受过邙山派上代掌门吕女侠吕四娘的指点，邙山派中的南丐帮帮主翼仲牟与老朽的交情也非一日，说来都不是外人。这次我们从灵鹫峰经过，不论是否找得

着小女，我都随你们到昆布兰国走一遭吧。”

唐努珠穆知道华天风乃是当代第一神医，说不定有要他帮忙之处，大喜说道：“得华老前辈同往，那是最好不过。只是人过麻烦老前辈了。”华天风道：“哪里话来？这次小女遇难，也是全靠陛下指点道路，要不然我还不知道灵鹫峰坐落何处呢？”

唐努珠穆连忙说道：“武林中只序尊卑之别，晚辈家师与华老前辈乃是同一辈份，请老前辈切勿以‘陛下’二字相称。”华天风性情爽朗，哈哈笑道：“世兄既然以武林中人自居，那就请恕老朽托大，称你一声世兄吧。”接着说道：“小女在灵鹫峰遇难，此刻却不一定还在灵鹫峰上，多半是碰不见的了。过了灵鹫峰，在昆布兰国，我还要继续查探她的下落呢。所以我陪世兄前往，正是一举两得。”他想起女儿生死未卜，凶吉难知，虽是性情爽朗，言下也不禁有点黯然。

云璧笑道：“哥哥，你不是很想念谷女侠吗？过了此峰，就是昆布兰国了，说不定你们就可以见面呢。”云琼性情羞怯，要是平日听他妹妹如此一说，定会羞得脸红，此时却是落落大方，淡淡说道：“咱们武功低微，只怕帮不了什么忙，到了昆布兰国，那就要靠江大哥出力了。”唐努珠穆笑道：“江师兄是自己人，这是不用说的了。”

原来云琼曾托江海天代他向谷中莲问候，江海天在路上已和他说了，江海天虽然没有明白说出他和谷中莲的关系，但语气神态之间，总是有点不大自然。云琼性情内向，善于观言察色，这几日与唐努珠穆、江海天二人一路同行，有心人听他们无心的说话，也早已猜到几分了。最初心里虽有点难过，但他和江海天是兄弟般的情谊，江海天于他又有救命之恩，因而只不过难受片时，过后反而为谷中莲而感到高兴了。

阿尔泰山是世界著名的山脉之一，地势高峻，山路难行，倒还罢了，高原空气稀薄，到了海拔一万呎以上，呼吸也感困难。而且由于空气稀薄的缘故，日头直射下来，也热得骇人，但一到太阳照射不到的阴影之处，或是到了红日沉西之后，却又是冷气沁人，严寒熬骨。似这样的暴冷暴热，当真是铜皮铁骨，也感难挨。

江海天、唐努珠穆、华天风三人内功深厚，还可以勉强支持，云琼兄妹二人，到了山腰，已禁不住牙关打战。幸亏华天风早有准备，配有两服“阳和丸”，每服十二颗，让他们早晚两次，每次服食三颗，这阳和丸可以帮助血脉运行，发热御冷，估计在两日之内，就可以绕过灵鹫峰，走出阴风峪，那时到了山阳，再减低登山的高度，便可无妨了。

第二日午间，这一行人已到了灵鹫峰上，灵鹫峰形如大鸟，中间主峰高入云霄，两边展开，形如鸟翼，其间冰川交错，又俨若银蛇在山间流窜。华天风叹口气道：“阿尔泰山三大高峰，灵鹫峰还不在其内，已经是这样难上了。我所住的华山，号称‘天险’，如今到了灵鹫峰前，才知华山天险，实在算不了什么。古人所说的‘一山还有一山高’，当真是至理名言。”

唐努珠穆道：“阿尔泰山的最高峰还远远比不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当年我的师父也不能攀登绝顶。”华天风黯然不语，心中想道：“我的碧儿倘若是在灵鹫峰的绝顶遇险，莫说遇上强敌，即算毫无外物侵扰，她也要冷死的。除非当时就有人救她。唉，但哪有这样巧事？看来她是凶多吉少了！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吧！”

华天风与江海天分头在两面侧峰搜索，但见积雪皑皑，连兽蹄鸟迹也没

发现，更别说有人了。两人回到中间的主峰，都是意兴萧索，相对无言。过了半响，唐努珠穆道：“ 大约还有半个时辰，就可以穿过主峰，咱们再往上走。 ”华天风苦笑道：“ 我已经感到有点吃不消了。我看不必到主峰的最高处了，待我用传音入密之法呼唤她吧。 ”

原来华天风倒还支持得住，只是他不愿云琼兄妹陪他受苦，故而如此说法。江海天道：“ 不如让我用天遁传音之法试试。 ”当下将声音凝成一线，远远地送出去，叫道：“ 碧妹，我们来找你了，你要是听见的话，请抛一颗石子下来！ ”

天遁传音之术，练到最高境界，可以把声音直送到对方耳中，旁人都听不见，但顶多也不过送到三里之内。现在江海天让声音凝成一线发出，旁人也可以听见，但却可送到五里之外，估计尽可以达到峰顶了。

华天风心道：“ 海儿的天遁传音果然比我的传音入密还要高明得多，而且可以免去雪崩的危险。但这也只是姑且一试罢了。 ”

叫了几声，毫无反应，华、江二人本来就不敢存有奢望，没有反应乃是在他们意料之中，于是继续向前走去。前面是一块巨大的冰岩，平地拔起，光滑如镜，在阳光下发出闪闪寒光。

忽然有颗石子从这俨如峭壁的冰岩上滚了下来，江海天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呆了一呆，叫道：“ 是碧妹听到咱们叫她了！ ”华天风道：“ 只怕这颗石子是偶然掉落的。 ”他也不敢相信这石子当真就是他的女儿所掷。话犹未了，只见第二颗第三颗石子又接续滚了下来，江海天大喜道：“ 这决不是偶然的了！碧妹，碧妹，我来啦！ ”

冰岩光滑如镜，毫无可以着手攀缘之处，江海天不顾透骨奇寒，将身子贴着冰岩，便用“ 壁虎游墙功 ”“ 游 ”了上去，但这冰岩却不比墙壁，有几处微微凸出的乃是较薄的冰棱，被他的身体一压，冰片碎裂，几乎将他跌了下来，幸而江海天轻功超卓，一觉不妙，立即拔出宝剑，插进冰层，定着身子。以“ 壁虎游墙功 ”与剑插冰岩之法交替运用，渐渐越上越高，已经隐隐可以看得见峰顶有一间屋子了。

江海天心道：“ 想不到这雪峰高处竟然住有人家！ ”随即想道：“ 是了，碧妹定然是被这屋于的主人救了，要不然她怎能禁受峰顶的严寒。 ”但他全神贯注，攀登冰岩，已不能再用天遁传音之术。

心念未已，忽又听得一缕箫声随着山风飘来，如泣如诉，如怨如慕，音细而清，似是满怀心事，要找知音倾吐。江海天心道：“ 原来碧妹吹得这样好的洞箫，听这箫声，敢情她对我仍是一腔幽怨？ ”心头甚感内疚，但他历尽艰难，终于发现了华天碧的下落，听到了她的萧声，这份高兴也是难以形容，向上攀登更快了。

不久，只有数丈高度，就可以登上峰顶厂，忽然又有颗石子抛了下来，石子从他身边滚过，打裂了几片冰棱，江海天脚尖用力在冰岩一蹬，倏地飞起，直上巅峰，叫道：“ 碧妹，我来啦！你不要抛石子了！ ”

忽听得“ 呜 ”的一声怪叫，在他面前的竟是一只怪兽，那怪兽后蹄人立，前蹄还抓着一颗石子，在它侧面还有一只同样的怪兽，龇牙露齿的向着他。江海天定睛一看，认得是厉复生那两头金毛狻。江海天好不容易才到达冰岩绝顶，哪知见不着华云碧却见了这两头金毛狻，不禁大怒骂道：“ 原来是你这两头畜牲戏弄于我。 ”

江海天认得这两头金毛狻，这两头金毛狻也认得江海天，它们曾在江海

天手下吃过几次大亏，焉能不怕？一见是江海天上来，呜呜的叫了两声，夹着尾巴便跑了。

江海天心道：“金毛狻既然在这里发现，厉复生想必也在这儿了。我且到屋中看看。”这时他刚刚站稳脚跟，还未来得及四周察看，忽听得有个声音说道：“你别骂这两头畜牲，是我叫它们将石子扔下去的。”声音就在他的身边，江海天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只见是一个披着白狐裘的少年，拿着一支洞箫，站在一块磨盘似的冰块上，冷冷的看着他，那少年披着白裘，又是站在冰块之上，要不是地上有他的影子，简直看不出那里有一个人。江海天初上来时，只见那两头金毛狻，竟未发现那少年就在他身畔的冰块上，就是这个缘故。

江海天这才知道，刚才吹箫的那人也并不是华云碧而是这个少年，不禁心头有气，便即问道：“阁下何人？因何相戏？”那少年道：“这厮是不是金世遗那个姓江的徒弟？”他不答江海天的问话，却向着另一个方向发问。江海天朝着那个方向望去，这才见到厉复生在那间怪屋的侧边露出面来。

厉复生道：“不错，就是他了！”那少年“哼”了一声，冷笑说道：“有其师必有其徒，你们师徒俩都是一丘之貉！”江海天怔了一怔，说道：“你我素不相识，何以你一见面就张口骂人？”

那少年冷笑道：“我不认得你，难道你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吗？哼，哼，你和你的师父是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寡情薄义，毫没心肝！什么大侠小侠，简直欺世盗名！”

江海天给他骂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惊愕之余，忽地心头一动，连忙问道：“你这话意何所指。敢情你已见着了华姑娘？”那少年道：“你还有脸来问华姑娘？”江海天叫道：“快说，快说，她在哪儿？我无暇与你争辩！”

就在这时，忽听得怪屋内有人呻吟，接着叠声叫道：“海哥，海哥！”声音如同蚊叫，但江海天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江海天又惊又喜，不再理会那个少年，径自便向那怪屋奔去，大声叫道：“碧妹，我来啦！”

那怪屋是用坚厚的冰块砌成的，四面光滑如镜，但因冰块太厚，却看不见里面的景物，还有一样奇怪的是，竟找不到进出的门户。江海天心道：“碧妹显然是病体未愈，怎能住在这冰屋之中？”当下快步飞奔，恨不能一拳打破这间冰屋，将华云碧救出来，正是：

谁人营屋冰屋住？引出奇情又一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心事难言挥玉笛　风云不测陷冰河

那白裘少年忽地一声冷笑，说道：“你害得她还不够吗？”话犹未了，已是翩如飞鸟般地扑了到来，洞萧一挥，疾点江海天胁下的“愈气穴”。

这“愈气穴”乃是人身死穴之一，江海天在间不容发之际，用“天罗步法”闪开，不禁心头火起，说道：“华姑娘是我义妹，她刚才叫的就是我，你怎么可以不许我去看她？我有话自然会对她去说，不必你来多管闲事。你是她的什么人？”

那少年厉声喝道：“滚开，你和她是义兄义妹又怎么样？你对不住她，这就已经恩断义绝了。她现在是我的客人，我不许你见就不许你见！”他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片刻之间，已是遍袭江海天的三十六道大穴。江海天以天罗步法配合上乘轻功，虽然一一避开，但却冲不过去。

江海天怒道：“你再不让路。我可要不客气啦！”那少年仍是喝道：“滚开！谁与你讲交情，你不客气，我更不客气！”江海天默运玄功，一掌拍出，但他见这少年的说话似乎是处处帮着华云碧，想来不是坏人，故而这一掌只用了三成功力，意欲将他推过一边，便冲过去。

哪知这少年只是晃了一晃，依然拦在他的面前，江海天大感意外，心道：“难道他练有金刚不坏神功？”要知江海天自服食了天心石之后，功力之深厚，除了他师父金世遗之外，早已无人能及，他用了三成功力，心里还在害怕那少年禁受不起，只因他见那少年的点穴手法极是高明，这才用到三成功力的。在他意想之中，那少年不是一跤摔倒，就定要远远避开，哪知这少年正面硬接了他的一掌，只不过晃了一晃。

但那少年晃了一晃，已是满面通红，原来这少年也是骄傲得紧，一向自负的人，他还不知道江海天仅仅是用了三成功力，吃了点亏，又羞又怒，心中也是大感意外！

江海天心念未已，忽觉一股热风迎面吹来，原来是那少年在洞箫中吹出一股纯阳真气。这少年的内功虽然未到最上乘的境界，也还未练成无形罡气，但他练的独门内功颇为怪异，他所用的洞箫名为“温玉箫”，也是一件异主，这股纯阳真气从“温玉箫”中吹出，竟然热浪迫人，触脸如烫。

江海天有护体神功，当然不怕他这股纯阳真气，但却也不能不提防伤及眼睛，当下双眼一闭，霍地一个“凤点头”，侧身一闪，听风辨器，左掌从时底穿出，就要硬抢那少年的玉箫，那少年也确是了得，趁着江海天闭眼的刹那之间先发制人，玉箫倏然中途转向，已点中了江海天腰背的“精促穴”！

江海天的护体神功，立时生出反应，只听得“卜”的一声，玉箫触体，如击败草，那少年虎口发热，手臂酸麻，不由得踉踉跄跄地退了两步。

这少年固然吃了亏，但江海天也不能如心所愿。原来这一戳早在江海天意料之中，他恃着护体神功，有心让那少年点中他的穴道，好乘机夺取他的玉箫的。他也知那少年功力非凡，但却料想不到还在他估计之上，这一戳虽然未能伤及他的经脉，但在这刹那间，竟似有股电流倏然通过一般，江海天也不由得心头一震，遍体酥麻，劲力发挥不出，他意欲夺取玉箫的那一抓也就落空了！

那少年给江海天的护体神功震退，大吃一惊，但他也是个武学行家，看出江海天正在运气通关，功力在一时之间，定然不能运用自如，一退即上，手挥玉萧，又来点江海天的穴道。

江海天遍体酥麻，急切问确是不能恢复，见那少年乘危进袭，不禁动了怒气，喝道：“好呀，你既不知进退，我且先让你尝点厉害！”“嗖”的一声，宝剑出鞘，严似一道银虹，蓦然飞出！

江海天的功力虽然不能全副用来对付那个少年，但只要能使出三分，只是强劲非常，何况他的精妙剑招，依然还是能够随心运用。这一招拿捏时候，恰到好处，已听得“ ”的一声，玉萧银剑，已是碰在一起！

裁云主剑，天下无双，江海天准拟这一剑定然把那少年的玉萧截断，哪知“ ”的一声响过，那少年的玉萧依然无损，乘暇抵隙，绕过他的背后，又来点他的“风府穴”。江海天反手一剑，加了一两分力道，那少年溜滑非常，这一次却不与他硬碰，倏地中途变招，再点他腰背的“归藏穴”，而且还冷笑说道：“领教了，也不见得怎么厉害呀！”

江海天听风辨器，就如背后长了眼睛似的，唰、唰、唰，连环三剑，把那少年的攻势一一化解，在这片刻之间，他已功行百穴，气透重关，酥麻之感，尽都消失，功力恢复，大喝道：“你让不让开？”

那少年口头虽是调侃江海天，心里却实是知道他的厉害，见他剑光暴长，剑尖尚自离身数尺，一股劲力已是无声无息的袭来，不由得怯意暗生。

江海天剑掌兼施，将功力逐渐增加，加到了七成力道的时候，那少年已是无法防御，只得闪开，江海天疾冲过去，“砰”的一掌，在那冰墙上重重一击，打得层冰碎裂，声如雷鸣，但因冰墙太厚，却还未能破屋而入。

江海天叫道：“碧妹，你别害怕，是我来了！”说也奇怪，只在江海天刚刚上到这灵鹫峰头的时候，华云碧曾叫过他两声，以后就一直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现在江海天已经来到冰屋之前，而且掌击冰墙，准备破屋而入了，论理华云碧是该出声呼唤的，但冰屋里仍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时江海天以宏厚的金刚掌力，击碎了一大块坚冰，冰墙减薄，冰块透明，屋内的景物已隐约可见，中间有一张大床，形式古怪，颜色墨绿，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床上睡着一个人，脸向着里面的冰壁，隐隐约约看得出是个女子。

江海天惊疑不定：“难道不是碧妹，但她的声音我绝不会听错，这屋内的人分明是她，她刚才还在叫我，怎的现在反而熟睡了？哎呀，莫非——”要知江海天在外面打得地动山摇，如今又掌击冰墙，声如雷震，纵然华云碧是在熟睡之中，也会惊醒，何况她在江海天初初来到的时候，还会出声呼唤？这只有一个解释，除非华云碧已经气绝！

江海天不敢再想下去，就在这时，只听得那白裘少年喝道：“你想害死她吗？”手挥玉箫，又已点到，江海天反手一剑，将他格开，说道：“你赶快让我进去救她，要不然只怕她当真会给你害死了！”

那少年大怒道，“胡说八道，她现在好端端的，要你救她？”江海天不假思索，冲口而出，问道：“她在床上动也不动，你知道她真是没有死么？”那少年厉声斥道：“你再乱打这堵冰墙，那就是当真要害死她了！”

江海天猛地一惊，这才想起冰墙不比普通的墙壁，普通的墙壁打穿一个大洞，房屋不会倒塌；冰墙被他的掌力所震，那可就不敢保险了。江海天连忙住手，说道：“那么，你告诉我怎样进去？”那少年道：“我叫你滚开！”

江海天怎肯罢休，改为求恳的语气道：“你只让我看一看她都不成吗？”那少年道：“她不要见你！”江海天道：“你怎么知道？”那少年道：“她亲口对我说的。”江海天道：“她为什么刚才还在叫我？”那少年怒道：“我不与你胡缠了，你走不走？”玉箫挥舞，又是一阵狂攻。

江海天心中隐隐作痛，暗自想道：“她背向着我，难道当真是不想见我吗？”“不，我一定非见她不可！”突然得了个主意，改以劈空掌力，将那少年挡在三尺之外，却用宝剑去穿刺冰墙，这样震力不大，不至于有倒塌的危险。

厉复生一直袖手旁观，这时忽地喝道：“你这小子真是不识好歹，硬要死赖胡缠！好，那就只好把你打跑了！”抽出玉尺，上前助战，气冲冲的就朝着江海天的脑门砸下！

厉复生的玉尺也是件宝物，不惧江海天的裁云宝剑，两下一碰，火花飞溅，各无伤损，但厉复生却多退了一步，这还是因为江海天只能用一半功力去对付他的缘故。江海天道：“厉叔叔，我看在师父和过世的师母份上，一向不愿与你为敌，你却又何苦与我为难？”江海天虽没有听师父直接说过，但从他父亲和姬晓风等人的口中，他也知道这厉复生和他死去的师母厉胜男定有渊源，故而如此说法。

厉复生怒道：“你还提你的师父，你们师徒俩都不是好东西！”一退复上，玉尺抡圆，强攻猛打。厉复生的功力虽然不及江海天，却也甚为不凡，而且他的玉尺可以硬碰宝剑，江海天又不愿将他杀伤，这么一来，厉复生与那少年以二敌一，已与江海天打成了平手。

那少年得厉复生之助，玉萧点穴的手法得以尽展所长，奇诡变化，层出不穷，江海天曾吃过他的亏，也不得不小心防备。双方你退我进，有守有攻，但江海天因为究竟不敢全力抢攻，打了约半住香的时刻，竟给他们迫得逐步后退，与那间冰屋的距离也渐渐远了。

正自打到紧处，忽听得唐努珠穆和华天风的声音几乎是同时问道：“江师兄，你在上面是和谁打架吗？”“海儿，你的碧妹可是在上面吗？”原来他们二人相继登山，但因功力不及江海天，所以此时方到。江海天大喜，连忙叫道：“你们快来，碧妹是在这里！”

那白裘少年也是个武学行家，一听就知是又来了两个劲敌，不敢恋战，忽地一声呼啸，便与厉复生双双逃跑。江海天本来只是想救华云碧，当然不会追赶他们，径自便去设法破那冰屋。

哪知就在他走近冰屋之时，忽见冰屋内有两头毛茸茸的畜生，正是厉复生那两只金毛狻，江海天大吃一惊，转眼间，那两头金毛狻突然消失，床上的那个少女也不见了。江海天呆了一呆，随即恍然大悟：“想必是有地道通进屋内，这两只金毛狻是从地道进去的。”

心念未已，只见那两只金毛狻果然从数十丈外的地面突然钻了出来，白裘少年和厉复生早已在那儿等候，金毛狻一钻出来，白裘少年立即将华云碧接了过去，跟着便和厉复生都跨上了金毛狻背脊。

江海天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忙大叫道：“碧妹，碧妹，你爹爹来啦！”奋起神力，一掠数丈，三起三伏，俨如弩箭穿空，竟然追到了金毛狻的背后，几乎抓着了它的尾巴。就在这时，只见华云碧伏在那少年的肩头上，似乎动了一下，用微弱的声音，又断断续续地叫了两声：“海哥，海哥。”

江海天可以看见她的头部，奇怪的是，只见她嘴唇微微开阖，眼睛却没有张开，她那断续的呼唤，就似梦中的呓语。江海天又喜又惊，大叫道：“碧妹，你怎么啦！”华云碧没有回答，似是一个人说了梦话之后，又回到沉沉熟睡之中去了。江海天奋力一跃，伸手去拉金毛狻的尾巴，那白裘少年回过头来，“乔”的一声，从玉萧中吹出一股纯阳真气，江海天怕误伤华云碧，

不敢发掌还击，只好侧身一闪，那股真气吹到江海天的虎口，俨如火烫一般，江海天一抓抓空，那头金毛狻已迈开四蹄，如飞疾走。

江海天尽其所能，也不过在短距离内与金毛狻竞走，时间稍长，金毛狻其行如风，那已是非人力所可追上了。

华天风与唐努珠穆分两路上山，这时也都已到了山上。华天风距离那白裘少年较近，大叫道：“你是谁？快把我女儿放下来！”唐努珠穆捏了一团雪，以大乘般若掌力发了出去，打那金毛狻。那白裘少年似乎呆了一呆，但却并没有止住金毛狻。

说时迟，那时快，那团雪块已似弹丸射到，呼呼带风，那白裘少年又从玉萧中吹出一股热风，雪块在热风中溶化，起了一重白濛濛的水气，双方都为对方的功力而感到惊奇。

那白裘少年吹化了雪块，这才说道：“你纵是她的父亲，我也不放心现在就把你的女儿交还给你。普天之下，只有我能医她，你知道么？”说到最后一句，那两头金毛狻在雪地上已变成了两点黑点，转眼之间，连黑点也不见了。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极目而望，只依稀可见一线金光，风驰电掣！

白裘少年人影已杳，但他的箫声却在远远传来，华天风杂学颇丰，医卜星相，音律词章均所通晓，听他吹的，是唐人张九龄一首五言古诗谱成的曲子，原诗是：“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为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诗句高雅，谱成曲子，音韵悠扬，令人有尘俗顿清之感。

华天风不觉心中一动，细味诗中意思，似乎也可以解释为那少年的自我表白，那是说他志行高洁，对华云碧决无邪念，但相遇之后，却有所倾慕，他并不求华云碧对他如何报答，只是出于他的本心，因而他要看护华云碧。

华天风心道：“倘若我所揣度的当真是他的本意，那么这少年倒也不俗。”对这少年的敌意不觉消灭了几分，但随即想道：“少年人知好色则慕少艾，这少年纵然没有坏意，但让他和碧儿相处，总是不妥。唉，可别要闹出事才好。”

要知在华天风的心目之中，早已把江海天与他女儿连在一起，看成一对势相结合的佳偶；因而见那少年将他女儿带走，就难免多了许多顾虑。

江海天未能将华云碧寻回，虽然也很失望，但在失望之中，也有几分欣慰。在此之前，他是为华云碧的存亡未卜而担忧，现在这块心上的大石头是放下来了，而且尽管那少年口口声声责骂于他，但可以听得出来，这也是出于爱护华云碧的一番好意。当下江海天将发现那个少年以及动手的经过，都对义父说了，只是将那少年责备他的说话略去不提。

江海天笑道：“听这少年的口气，似乎他正在为碧妹治病疗伤，却可笑他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干爹就是当代神医。”华无风道：“天下的奇难杂症很多，我也未必都能医治。咱们且进这冰屋瞧瞧，我要看碧儿是怎么过活的。”

江海天用宝剑开了一个窟窿，三人依次钻了进去。华天风见了那张墨绿色的怪床，失声说道：“哦，原来冰屋里还有这件宝物，怪不得碧儿能受严寒。”江海天道：“这是什么做的？”华天风道：“你摸一摸。”

江海天用手一摸，只见一片温暖，有说不出的舒服。华天风道：“这是昆仑山特产的温凉玉做的床，冬温夏凉，对病人是最好不过。温凉玉在昆仑山上还不算太难得，但要采集这许多来做一张床，却不知要费尽几许心力，那当然也是一件异宝了。”

江海天暗暗后悔，说道：“ 这么说来，咱们将那少年赶跑，不是反而对碧妹的病体不利么？ ” 华天风道：“ 这也不尽然，只要她危险时期已过，在山下养病，那就更好得多，也无须这张床了。 ” 江海天道：“ 这少年撒手就跑，却放心得下这张宝床？ ” 华天风笑道：“ 上得这灵鹫峰顶的能有几人？能来此间的自必是高人异士，也就未必会希罕他这宝物。而且纵使有人动了贪念，要把这张床搬下去亦不大容易呢！咱们倒不必为他担忧。 ”

江海天道：“ 这少年不知是什么来历，独自住在这高峰之上冰屋之中，屋中又有这样一张宝床，倒是古怪得紧！他这张宝床也不知当初是怎样搬上的？ ”

华天风道：“ 当然不会是搬上来的，想必是在昆仑山上采集了温凉玉之后，才在这里造的。他在这里居住，有这样一张宝床，纵使不是为了避寒，对他修练内功，也大有裨益。只是他为何要在这里独守荒山，倒是令人猜想不透。 ”

他们虽然猜不透这少年的来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少年对华云碧确是殷勤呵护，决无坏意，因而他们也就宽心不少了。

走出冰屋，山风吹来，华天风吸了口气，忽他说道：“ 你们可嗅到风中有淡淡的幽香？ ” 江海天道：“ 不错，但这气味好奇怪，似乎在香气之中还混杂着一股腥味，令人又是舒服，又是厌烦，这感觉简直难以言语形容。 ” 刚才他们来到的时候，大家都因为心中有事，未曾留意，如今呼吸山风，彼此印证所得的感觉，果然都感到是有这么一股奇怪的气味。

华天风沉吟半晌，说道：“ 这两股气味，一清一浊，混在一起，确是奇怪。我只可以判断那清淡的幽香是三色奇花的香气，但那股腥味却不知是什么东西所发了。那三色奇花，只有这灵鹫峰上才有，既到此地，倒不妨前去看看。 ”

这种三色奇花有个名字叫做 “ 雪里红妆 ” ，眼食之后，可以白发变黑，炼成药丸，经常服食，更可以永保容颜，青春长驻。不过它也只是能保着容颜，却不能延长寿命，不能医疗疾病，因此华天风从药书上虽然早已知道灵鹫峰上有此种奇花，却因它医疗价值不大，不愿冒险来采。但他一生研究药物，既然来到了此花的唯一产地，也就想去见识见识了。

江海天与唐努碧穆也动了好奇之心，当下一行三众，朝着风向走去。那两股气味越来越浓，到了一个所在，只见在一块冰岩之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树，树上没有花朵，树下却还有几片零落的花瓣，有的洁自，有的嫩黄，还有一片在粉白之中带着红晕。

华天风将神鹰带来的那朵 “ 雪里红妆 ” 拿来一比，说道：“ 一点不错，在这树上开的就是三色奇花了。看留下来的痕迹，本来已开了三朵，都给人摘下来了，这几片花瓣，大约是那头神鹰那日扑下来时，煽起一股狂风，吹来了这几片的。 ” 他拾起那几片花瓣，嗅了又嗅，只觉得清香扑鼻沁人脾腑，说道：“ 奇怪，那股腥气却又是从何而来？ ”

江海天在冰岩下信步徘徊，忽然触着一物，只觉奇寒彻骨，比冰雪更为寒冰，吃了一惊，说道：“ 这里有件怪物！ ” 用宝剑挑起来一看，却原来是一条通体透明的怪蛇，头颈好似被利爪抓了一道裂痕，早已死了多时，因它通体透明，而又卧在冰雪之中，要不是偶然触着，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条怪蛇一挑起来，腥气弥漫，登时盖过了花香。

华天风道：“ 快快把它远远摔开。 ” 这股腥气使人欲呕，江海天闻了也

不舒服，当下将那条怪蛇摔入冰川。华天风掩鼻说道：“ 幸亏这条怪蛇已死，否则只怕除了海儿之外，我与珠穆世兄怕都要中毒了。 ” 江海天骇然问道：“ 这是什么毒蛇，如此厉害？ ”

华天风道：“ 这怪蛇名叫雪练蛇，本身的毒性倒并不怎样厉害，厉害的是它所喷的寒雾，沾上一点寒毒便侵进血脉之中，但却并不即时身死，只是以后会不时发作，一次厉害过一次，发作的时候，比最严重的疟疾还紧要百倍，全身如坠进火窟之中。 ”

唐努珠穆道：“ 这么厉害，一个人能禁得起几次煎熬？ ” 华天风道：“ 据古老的藏文医书记载，黄教始祖八思巴有个弟子，武功很好，冒险到这灵鹫峰来采“ 雪里红妆 ”，不提防被这雪练蛇喷了一口毒雾，结果奇花是来到了，身上也受了奇毒，他禁不起煎熬，未曾下山，就投进冰河之中自尽了。 ”

唐努珠穆道：“ 我也知道有这个故事，八思巴和他十个弟子的塑像，缺少了一个弟子，就因为这个弟子是自杀的，违反教规，所以不能给他立像。但我却不知道这弟子是因被雪练蛇喷了毒雾而自杀的。 ” 江海天道：“ 这种雪练蛇总是伴着那三色奇花的吗？ ”

华天风道：“ 不错，天地间大凡有一奇珍异宝或者灵药仙花，在它的周围总会有这种或那种险阻，看来这种雪练蛇生来就是保护那三色奇花的。 ” 唐努珠穆道：“ 那么天地之间可有克制雪练蛇的东西吗？是不是中了蛇的寒雾就无药可医？ ” 华无风道：“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克制它。那是吐鲁番火焰山附近所产的‘ 火练蛇 ’，这种蛇身蕴奇毒，用它的胆配药，可解雪练蛇的寒毒。只是这种火练蛇藏在火焰山山脚的熔岩浆中，更难捕捉。 ”

江海天如有所思，忽地问道：“ 干爹，你刚才说那寒毒发作之时，比最严重的疟疾还紧要百倍，那么病人也必定是昏迷的了？ ” 华天风道：“ 这还用说，当然是神智不清，昏迷过去了。 ” 江海天道：“ 那么他还会说梦话吗？ ”

华天风怔了一怔，忽地叫道：“ 不好，碧儿中的就是这种寒毒！ ” 江海天刚才听他义父解说这种“ 雪练蛇 ” 的毒性，心中已有疑虑，如今听义父这么一说，已是证实了他的疑虑，不禁慌得一颗颗冷汗迸了出来，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了。

华天风忽道：“ 你刚才问的什么？ ” 江海天定了定神，抹去了额上的冷汗，说道：“ 身受这种寒毒的病人，是不是会说梦话？ ” 华天风道：“ 你听见碧儿说什么梦话了？ ” 江海天顾不得面红，说道：“ 我初上灵鹫峰头的时候，听得她叫我两声。后来那少年将她带走，我追到金毛狻的后面，又听得她叫我两声。但她一直没有张眼睛，我想这多半是梦中的呓语了。 ” 华天风一拍脑袋，说道：“ 对了，后来那两声我也听到的了！ ”

华天风说了这两句话，负手徘徊，若有所思，唐努珠穆和江海天知道他正在用心推究华云碧的病象，都不敢打搅他。过了好一会，华天风忽地叫道：“ 还好，还好！ ” 江海天连忙问道：“ 怎么？ ” 华天风道：“ 我不但知道碧儿已脱了险境，而且前因后果，我也都明白了！ ”

江海天道：“ 干爹，你是怎么推究出来的？ ” 华天风道：“ 你刚才用宝剑挑起那雪练蛇的时候，它颈骨上是否有道裂痕？ ” 江海天道：“ 不错。 ”

华天风道：“ 这雪练蛇身坚如铁，寻常的刀剑也不能将它剖裂，碧儿身上没有宝剑，这是被神鹰的利爪所抓裂的。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碧儿跌落在这三色奇花之旁，所以她才能在昏迷之前，摘下一朵雪里红妆，叫神鹰给我报讯。现在我连她当时何以跌下的原因，也知道了。 ” 江海天心上有个

疑团，问道：“碧妹跌落在这儿，这是一定的了。但我想不通的是，神鹰飞在天上，难道雪练蛇的毒雾能够喷到它的身上，波及了碧妹。”

华天风道：“你不知道禽兽蛇虫都有生克的习惯，例如猫要捉老鼠，蛇要吞青蛙，猫只要闻到老鼠的气味，就会扑过去了。我这头神鹰专除毒物，这雪练蛇有股特殊的腥味，神鹰飞过，嗅到这股气味，便扑了下来，将它颈骨抓裂。雪练蛇的寒雾伤不了神鹰，却伤了我的碧儿了。”江海天道：“神鹰身上中的那两枝短箭呢？这又如何解释？”华天风道：“是那白裘少年射的。”江海天道：“这我又想不通了。他对碧妹小心照料，当时何以又要伤害碧妹的神鹰？”

华天风道：“依我想来，那少年独自在这灵鹫峰上居住，为的就是守候‘雪里红妆’开花，这‘雪里红妆’每六十年开花一次，想必是少年的上一代已发现了这里有一株‘雪里红妆’，却不知它何时开花，因而在这山上造了一座冰屋，又采集了仑昆山的温凉玉，造了屋中的那张宝床，定居下来，既可守候花开，又可借着这高峰气候，和这张宝床的功能，练他们独门的内功。父传子，甚或是祖传孙，传到了刚才所见的那个少年这代，‘雪里红妆’方始开花！”

华天风将那几片花瓣拾了起来，接续说道：“神鹰飞过那天，恰巧树上的三朵‘雪里红妆’全都开了，那少年在此守候，为的就是要摘这三朵红花，他怎肯让神鹰伤残了花朵，因此他远远的一见神鹰扑下，便发出了那两枝短箭，过后才知道鹰背上还有个人。”江海天道：“我明白了，碧妹跌下来的时候，那少年还未及赶来，碧妹见他射伤神鹰，定然是将他当作了敌人。神鹰已伤，不能再驮她高飞，她在昏迷之前，摘下花朵，缚在神鹰爪，纵它飞回。可怜，这头神鹰带箭飞行，一定是飞一会歇一会，因而比我的步行竟快不了多少。”

华天风道：“不错，你推断得合情合理。算起日期，神鹰飞到水云庄的时候是咱们到终南山的前两天。”接着说道：“照这情形看来，那少年随后赶到，这才发觉了你的碧妹身中寒毒，于是将她搬到冰屋之内，将那张宝床也让了给她。”江海天道：“这么说来，这少年倒是个好人呢！”唐努珠穆道：“他能够射伤神鹰，功力也大是不凡！”

江海天道：“他是我碰到的第二个劲敌，武功仅次于宝象法王。我的内功是靠药物增进的，他却是自己练成功的。实在说来，他的本领还在我之上。”其实那少年与江海天相差何止一筹，即使江海天未食天心石之前，那少年至多也不过和他打成平手，决不能胜得过他。江海天有意夸张那少年的武功，实是想使自己的义父对这少年更具好感。

华天风接着说道：“这少年世代在这里守候花开，当然也早已知道有这么一种厉害的雪练蛇，看守着那雪里红妆。想必也早已知道克制这毒蛇的法子，备有火焰山所产的火练蛇的蛇胆，配成解药了。”

江海天笑道：“怪不得他敢在你的面前夸口，说是碧妹的病，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人能够医治。义父，你说碧妹已是脱离危险，可是根据这个理由？”

华天风望江海天一眼，说道：“不仅仅是单凭推断，而是因为她在昏迷之中，还会叫你。”歇了一歇，说道：“若是身受的寒毒十分厉害，昏迷之时，就如死去一般，根本就丝毫不能思想，连梦也不会有的。有梦即是还能思想，梦中而能说话，那更是在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中，病得极沉重的人是不会说梦话的。”

江海天放下了心头的石头，说道：“这就好了。日后我倘若碰着那个少年，我要向他道歉。”唐努珠穆道：“这少年给碧妹治病，是该感谢。但我却不解，他何以不肯将碧妹交还你们？甚至知道了华老伯是她父亲了，也还要将她带走？”华天风与江海天讷讷说道：“这少年的行径是有些古怪，但总是一片好心。”

华天风笑道：“我的碧儿不梦见我而梦见你，看来她最记挂的人还是你呢！”江海天不禁心头一震，暗自想道：“这白裘少年十分欢喜碧妹，那是无疑的了。但愿碧妹完全醒来之后，会感他这片恩情。”随即又想：“单是感恩，那还不成。碧妹何尝不对我有恩，但我却只愿娶莲妹为妻。”一时欢喜，一时愁虑，不觉心如乱麻。

华天风道：“事情的经过我差不多都推究出来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感到有点意外。”

江海天问道：“是哪一件事？”华天风道：“厉复生是天魔教的副教主，想不到他会在灵鹫峰上出现，而且和这少年同在一起。我本来可以放心的，但想到这少年和天魔教的妖人来往，我又有点担忧了。”江海天连忙说道：“厉复生只是着了天魔教主的迷，我却从没听说他做过什么坏事。我师父也很看重他，说他是个好人呢！”其实金世遗为了爱屋及乌，对厉复生另眼相看倒是真的。说他是个好人的话，那却江海天想当然耳。

华天风怔了一怔，说道，“既然是你师父这么说，那想必是好人了。”江海天道：“厉复生有否做过好事我不知道，但这少年救护碧妹，如今咱们都知道了，他更是个大大的好人。”

唐努珠穆笑道：“不必研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事情已经明白，咱们该下去啦，云琼兄妹只怕也等得心焦了。”华天风心里虽然还有许多顾虑，但总算知道了女儿的下落，而且并无性命之忧，心情也就轻松许多了。

冰峰陡峭，下山比上山更难，一不小心，就会跌得粉身碎骨。华天风功力虽很深厚，究竟比不上江海天，又是上了一点年纪，江海天怕出意外，紧紧跟在他的身边，小心翼翼的照顾他，走到险峻之处，就扶他过去。这么一来，江海天功力最高却反而落后，唐努珠穆却走在前头。

走到峰腰，唐努珠穆忽地叫道：“江师兄，你听，这是不是兵器碰击的声音？”江海天吃了一惊，侧耳一听，连忙说道：“不错，是四个人分成两对厮杀，想必是云琼兄妹遇上了敌人，你快点下去！”唐努珠穆施展神功，提了口气，脚不沾地，几乎是御气而行，转瞬之间，和江、华二人的距离已拉长了数十丈。

华天风道：“海儿，你不必照顾我了。现在已过了一半，底下已没那么险峻了。”江海天道：“珠穆的大乘般若掌，在武林中能受得他一掌的，只怕也还不多呢。有他下去，已足可应付得绰绰有余。”

就在江海天说话的时候，唐努珠穆已看得见了敌人。江海天以为唐努珠穆是可应付有余，唐努珠穆却是大吃一惊。这两个敌人都是他认识的，一个是文廷璧，一个是那奸王盖温之子盖苏。

云琼拼了性命，以金刚掌力敌文廷璧，但究竟是功力相差太远，给文廷璧打得步步后退。还幸云家的金刚掌天下无双，云琼年轻力壮，使这种威猛的掌力，在最初三十招之内，每一掌都是可裂石开碑，因而还可以勉强抵御文廷璧的三象神功，但亦已是岌岌可危。另一边云璧与盖苏各以刀剑交锋，却是相差不远，云璧只是略处下风。

唐努珠穆叫道：“ 璧妹别慌，我来了！ ”云璧听得他的声音，精神一振，唰唰唰，连环数剑，将盖苏的攻势遏止，打成了平手。另一边，文廷璧却加紧进攻，将云琼迫得步步后退。唐努珠穆抢下山来，见云璧业已转危为安，云琼却是险象环生，他略一踌躇，心想：“ 盖苏本领有限，谅他逃不出我的掌心，还是先救云琼要紧。 ”

文廷璧的掌力已把云琼罩住，眼看云琼就要支持不了，唐努珠穆来得恰是时候，“ 蓬 ”的一声，双掌相交，文廷璧退后一步，唐努珠穆也晃了一晃。

就在此时，只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震得众人耳鼓都嗡嗡作响。文廷璧吃了一惊，心道：“ 糟糕，江海天这小子也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唐努珠穆第二掌又已劈到，文廷璧面色灰白，接了这掌，闷哼一声，摇摇欲坠。

唐努珠穆上次在马萨儿王宫与文廷璧对掌，双方功力悉敌，谁都胜不了谁，今次只是仅仅两掌，便把文廷璧打得连招架之力似乎也没有了，心里不禁有点奇怪，还只道是由于文廷璧先恶斗了一场，功力已是有所损耗的缘故，当下也就无暇推敲，第三掌又即迅速发出。这一掌唐努珠穆运足功力，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文廷璧大叫一声，唐努珠穆尚未打到他的身上，只见他已似皮球一般地抛了起来，人在半空，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直飞出了三丈开外，眼看是不能活命了。

就在此时，只听得盖苏也是一声大叫，拔步便逃，敢情是因见文廷璧身亡，吓得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盖苏是奸王盖温之子，又是与昆布兰国的使臣同来马萨儿国盗宝的人，关系重大，唐努珠穆焉能容他逃走？当下一声喝道：“ 奸贼还想逃么？ ”飞步便追！

看看就要追上，忽听得“ 蓬 ”的一声，后面似是有人跌倒，随即听得文廷璧哈哈大笑，云璧则在尖声惊叫！唐努珠穆这一惊非同小可，回头看时，只是云琼跌在地上，还未曾爬得起来，文廷璧已把云璧挟在胁下，向着与他相反的方向逃了！

原来文廷璧的吐血、跌倒，都是假装出来的，唐努珠穆与盖苏都以为他是死了，其实他只是受了一点点轻伤而已。唐努珠穆服食天心石之后，距今已两月有多，功力确是比文廷璧高出少许，但亦仅是高出少许而已，还未足制他死命。他之所以要诈死，乃是为了恐惧江海天的缘故。他正是要唐努珠穆以为他不死亦已重伤，他这“ 调虎离山 ”之计才能实现。唐努珠穆一走开，他就可以在江海天未到之前，施展他的辣手了。

本来以云琼兄妹的本领，虽说是在激战之后，力竭筋疲，也绝不至于被文廷璧如此轻易得手，只因他们也是同一心思，以为文廷壁不死亦已重伤，压根儿就没有戒备，以致云琼被他一掌击倒，随即云璧也被俘了。

唐努珠穆听得叫声，回头一看，见云璧落在敌人手中，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只好放走盖苏，转过身来，向文廷璧追去。

唐努珠穆轻功本来就比文廷璧略胜一筹，文廷璧又挟着个人，不消片刻，唐努珠穆已然追上，看看就要到了他的背后，文廷璧冷笑说道：“ 你不怕伤了这妞儿的性命，就上来吧！ ”声出掌发，反手一拍，劲风呼呼。

唐努珠穆虽然不惧，但他却不敢以劈空掌还击，只得运起护体神功，避开了对方这一掌，如此一来，两人的距离又拉开了几步。

云琼爬起身来，也向前追赶，唐努珠穆因为不时要躲避文廷璧的劈空掌力，不多一会，云琼也已与他会合。但云璧落在敌人手中，他们两人都是无

计可施，只好锲而不舍，紧紧跟住文廷璧背后。文廷璧逃下冰谷，他们也追进了冰谷。

冰谷在两面冰峰夹峙之下，追了一会，转过一处冰坳，忽见前面那座冰峰，喷出一团团蒸气，附近层冰溶解；灼热的水花，飞溅空中，在淡淡的斜晖映照之下，形成一圈圈彩色绚烂的光环，比元宵所放的烟花更为悦目。

原来在西北的高原地带，地下到处都有火山，火山附近，往往有灼热的喷泉，成为高原的一种天然奇景，但这些火山十九都是地气已经宣泄，即将“衰老”的火山，地下溶浆所布的范围也大都很小，不是那种突然会爆发的大火山，人们习以为常，也就不以为奇了。

唐努珠穆为了救回云璧，即算前面有座“活火山”，他也要追过去，何况根本就没有见到冒烟的活火山，而只是看到灼热的喷泉，更何况谷底与山上喷泉的所在，少说也有百数十丈的高度距离，他当然更不以为意了。

文廷璧踏上一块形如尖刀的冰块，忽地脚步一个跄踉，险些跌倒。唐努珠穆大喜，趁此时机，使出“隔空点穴”的功夫，将真气凝成一线，向文廷璧背后的“尾闾穴”遥遥一戳，文廷壁一声大叫，就在这刹那间，奇事出现，他脚下的冰块突然裂开，接着一连串的爆炸之声，不绝于耳，快如闪电，转眼间周围数十丈的冰块全都裂开，一股洪流突然涌上，文廷璧吓得魄散魂飞，连忙将云璧一摔，霍地便跳起来，想跳出这危险的地带。

在这同一时候，唐努珠穆也霍地跳了起来，但他并不是想逃出这危险地带，而是飞身向云璧扑去。云璧被摔在冰块上，冰块突然裂开，洪流涌上，她全身已浸入水中，只露出一头头发和一双高高举起的手臂。

原来在他们脚下正是一条冰河，河面结冰，下面则仍是暗流汹涌。只因附近有火山喷泉，地气温暖，河面所结的冰层不厚，文廷璧踏碎了一块冰块，立时引起连琐反应，周围的冰块全都裂开了。霎时间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成了一条带着浮冰，水流湍急的冰河！

唐努珠穆奋起神力，一掠数丈，从空中扑下，抓着了云璧的手臂，将她提了起来，可是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周围十丈之内都是一片急流。唐努珠穆左脚在右脚脚背一踏，勉强又拔高少许，但在半空中究竟是使不出气力，何况他又提着个人，怎么飞出十丈之外？他竭尽所能，双足交踏，三落三起，终于还是与云璧双双跌进了冰河，被那洪流卷去。唐努珠穆不会游水，只能仗着精纯的内功，闭住了呼吸，同时紧紧地抱着了云璧，免得被激流冲开。他双脚不能着地，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到了此时，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文廷璧也没能跳上陆地，他落下之时，脚尖点着一块浮冰，恰好落在云琼的身边，云琼抓着一块比较厚的冰块，尚未沉没，腾出手来，向他拍了一掌，文廷璧碰上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早已吓得六神无主，根本就不知底下有人，而且他脚尖点着浮冰，也无法使劲还手，登时被云琼这一掌打翻，在洪流之中没顶！云琼哈哈一笑，说道：“恶贼，我总算报了你这一掌之仇！”笑声未绝，他抓着的那块冰块已是碎成片片了。云琼失了凭借，登时也被洪流卷去了。

这突如其来的灾祸，谁也料想不到。江海天刚下了灵鹫峰，便听到那冰块炸裂的声音，慌忙赶去，到了冰谷底下，只见一片汪洋，唐努珠穆、云琼兄妹全都不见了！江海天连声呼喊。

只听得急流冲击岩石的轰轰发发之声，哪里有人回答？江海天发狂似的，沿着冰河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前面的峡谷越来越窄，冰河两边已是石

壁，根本就无路可通了。江海天欲哭无泪，呆若木鸡，倚着石壁，看看那滔滔的江流，只觉眼睛发黑，心里茫然。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得一个慈和的声音说道：“海儿，离开这儿吧。”华天风将他拉开了几步，江海天这才发觉河水已浸上岩石，湿了他的双脚。江海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们，他们都已被急流卷去了！”正是：

世事茫茫难预料，变生不测奈何天。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同命相怜疑幻梦　幽情互慰结知交

华天风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也只能希望他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他们都有一身武功，虽然不习水性，总比常人体质强壮，能够忍受饥寒，未必就会丧命。只要被水流冲到岸边，或者碰到过路的人，那就有救了。”江海天心想，在这荒山冰谷之中，哪会有过路的行人，至于希望水流把他们冲到岸边，这更属渺茫之事。但事已如斯，急也急不来华天风口里安慰江海天，心中也是难过之极，云琼兄妹是跟他出来的，倘有三长两短，他将来有何面目再见云召？云琼兄妹的内功远不如唐努珠穆，得救的希望比唐努珠穆还要渺茫，说到责任的重大，云召是将儿女付托给他的！心情的沉重，华天风比江海天更甚，不过他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老年人，遇上事情，却要比江海天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少年镇定多了。

江海天方寸已乱，一切都由华天风作主，离开了险地之后，江海天道：“难道咱们就只能听凭天命，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华天风道：“你意下如何？”江海天道：“求义父指点。”华天风道：“你得把信息告诉唐努珠穆的家人。”江海天定了定神，想起了谷中莲，说道：“不错，珠穆本是为他的妹妹而来的，不管我这师弟是生是死，我都应该先把他的妹妹找到。”

华天风道：“我与你分道扬镳，这里无路可通，我要翻过这座山追踪冰河的源头，万一发现他们，我可以立时将他们救治。”江海天道：“干爹，你一个人翻山过岭，我不大放心。”

华天风道：“我平日采药，山路是走惯了的，翻过这座山不比刚才上灵鹫峰那样要冒奇险，你尽可放心。海儿，你一个人到昆布兰国，人地生疏，他们两国又正有着纠纷，你要找的是马萨儿国的公主，到了昆布兰国，只怕周围都是你的敌人，你更得小心在意！唉，本来你先回到马萨儿国，把这消息带给珠穆的大哥叶冲霄要好一些，但他妹妹的事情也是急不容缓的，而且此地又已是昆布兰国的国境了，我也不想阻拦你了。总之，你一切都得自己小心。”

两人彼此关心，互相叮嘱，最后也只能分道扬镳。华天风临分手时说道：“我要是找到他们会赶到昆布兰国的京城与你相会。你此去也请顺便打听打听你碧妹的消息。”江海天道：“不劳嘱咐，我自会留心。”但他心里可感到一阵惭愧：“义父对我如此关怀，实在比我对碧妹的关怀还多得多！”

江海天怅怅惘惘，独自前往昆布兰国，按下不表。

且说唐努珠穆在洪流之中挣扎，好不容易窜出水面，吸了口气，一个浪头打来，又遭没顶。幸亏他内功深厚，换了口气，便可以支持不少时候。在激流急湍之中，他始终紧紧地抱着云璧，不敢放松，每次窜上水面换气之时，也带着云璧露出头来。

水底比水面暖和得多，因为深水最寒冷的时候也经常保持着摄氏四度，所以只有上层结冰，下面是永远也不会结冰的。因此云璧虽然功力较弱，还不至于冻僵。

唐努珠穆不懂水性，在激流急湍之中，心里发慌，功力虽高，渐渐也感到筋疲力竭，腹中又饥又渴，双眼也渐渐发黑了。云璧在他怀抱之中，最初还会挣扎，过了一会，竟是全无动弹。

唐努珠穆心头发冷，“难道我们二人竟然命丧于斯？我死了不打紧，却累了云姑娘了。”心念未已，忽觉水流渐缓，原来已流出了两峰夹峙的窄谷，

河面宽广，地势平坦，水流当然就没有那么湍急了。

深水中有条怪鱼游来，发出闪闪的萤光，原来是冰河中独有的一种鱼类，名为“ 珠鱼 ”，身长不及一尺，却有二百粒左右能放光的骨珠，就如遍布明灯一般。唐努珠穆正感饥渴，但却不敢生吃这种怪鱼，他借着“ 珠鱼 ”所发的光，抓到了一条河鳗，挣扎着窜出水面，忽见面前有一块巨大的浮冰，再往前面，浮冰更多，一块接着一块，就似水面上搭起了一条浮桥，一直连到陆地。原来冰河到了此处，已远离了那座火山，空气寒冷，浮冰已是甚为坚厚，再往前面，连河面都结冰了。

唐努珠穆心中大喜，精神一振，咬着河鳗，腾出一只手来，抓着那块形似磨盘的坚冰，猛地一个翻身，将云璧带上了浮冰，当下吸了口气，施展轻功，好在河面浮冰遍布，两块浮冰之间，最多的距离也不过一丈，唐努珠穆虽然精疲力竭，腾身纵跃，还勉强可以对付过去，不消多久，他抱着云璧，已是安全到了陆地。

唐努珠穆将云璧放了下来。唤了两声“ 璧妹 ”，云璧双眼紧闭，面色青紫，丝毫也没反应，只见她小腹鼓胀，显然是被灌进了许多冰水了。

唐努珠穆顾不得疲倦，更顾不得男女之嫌，当下就给云璧推拿，过了一会，云璧喉头咯咯作响，唐努珠穆握着她双脚，倒提起来，云璧吐出了腹中积水，双眼也才慢慢张开，但仍是气息奄奄，说不出话。唐努珠穆一掌贴着她的背心，以本身真气输送进去，助她血脉流通，又过了半响，云璧这才“ 嘤 ”然一声，叫了出来。

唐努珠穆柔声唤道：“ 璧妹，醒来，醒来！ ”云璧张开了眼睛，茫然问道：“ 我这是做梦么？这是什么地方？ ”唐努珠穆道：“ 是像一场恶梦，好在已经过去了。 ”云璧渐渐恢复了记忆，说道：“ 啊，我记起来了，我被那姓文的恶贼所擒，地面突然裂开，洪水涌出……哦，穆哥，我明白了，是你将我救起来的！你把那恶贼打死了么？ ”唐努珠穆道：“ 不用我动手除他，他已经遭到报应了！我看着他被你的哥哥一掌打翻，随即沉没在漩涡之中了。 ”

云璧听得惊心动魄，忽地叫道：“ 不好！ ”唐努珠穆道：“ 怎么？ ”云璧道：“ 你可有看到我的哥哥么？在咱们被洪流卷了之后。 ”唐努珠穆道：“ 咱们已然脱险，我想你哥哥大约也会安然无事的。 ”云璧忧心忡忡，说道：“ 我哥哥不会游水的，除非有人救他。 ”

唐努珠穆笑道：“ 我也不是不会游水吗？但咱们毕竟还是上了岸了。 ”云璧心情稍稍放松，说道：“ 但愿他也像咱们一般逢凶化吉。 ”她神智尚未完全清醒，一时间还未想到唐努珠穆之所以能够脱险，乃是由于他本身功力深湛的缘故，而唐努珠穆举自己为例，也是有意要如此安慰她的。

云璧醒来之后，唐努珠穆当然不好意思再抱着她了，她离开了唐努珠穆的怀抱，又冷又饿，身体渐渐发抖，唐努珠穆道：“ 我捉到一条河鳗，这里无法举火，你忍着点儿，把它生吃了吧。 ”云璧颤声说道：“ 我，我不敢。 ”

唐努珠穆笑道：“ 你闭了眼睛，捏着鼻子。 ”他将那条河鳗一片片撕开，送进云璧口中，让她慢慢咀嚼。河鳗功能补气行血，云璧虽然觉得腥味难受，但饿不择食，也只好闭着眼睛，把它生食了，腹中一饱，精力渐渐恢复，便觉得暖和了许多，只是衣裳全湿，怪不好受。

云璧张开眼睛，见那条河鳗已只剩下一堆鱼骨，歉然说道：“ 你怎么不吃一点儿，全都给我了。 ”唐努珠穆道：“ 我不饿。 ”其实他也感到腹中饥

饿，只是他内功深湛，却还可以勉强支持得住。

唐努珠穆留心观察周围的环境，只见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除了冰雪和石头之外，什么都没有。唐努珠穆暗暗吃惊，心想：“可到哪里去找食物充饥？还有璧妹的衣裳也要替换。”他知道河中有鱼，但他刚刚脱险，思之犹有余悸，且又已是力竭精疲，怎敢再跳进冰河冒险？

正在心里发慌的时候，忽听得一缕箫声，隐隐约约的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音细而清，抑扬顿挫，十分动听。云璧精神一爽，说道：“你听，有人吹箫，说不定这里有人家呢！”

唐努珠穆却不由得吃了一惊，这箫声远远传来，却听得清清楚楚，显然这人的内功非比寻常。这也还罢了，更令得唐努珠穆惊奇的是，那人所吹奏的曲子，正是唐努珠穆在灵鹫峰上所曾经听过的，那白裘少年临走时所吹过的那支。

唐努珠穆暗自寻思：“想不到这神秘少年也在这儿，却不知华姑娘是否也给他带到此间来了？”随又想道：“这少年不知是友是敌？虽然从种种迹象看来，他对华姑娘是尽心看护，应该是个好人，但究竟还未摸清他的底细，人心难测，总还是小心一点为妙。何况他又是和天魔教的副教主同在一起，我若贸贸然去求他们相助，倘若他们忽然翻脸，江师兄不在这儿，我的气力又未曾恢复，决计不是他们对手，我吃亏不打紧，只怕还要连累了云姑娘。”

云璧道：“穆哥，你在想些什么？这里若有人家，那咱们就是绝处逢生了，你还不高兴吗？”唐努珠穆道：“璧妹，那边有个岩洞，你躲进洞里，等我回来。我要看清楚是甚人家，才放心让你也去。”云璧笑道：“我的衣裳里外全都湿了，这个样子怎好去见生人？你叫我去我都下去呢。你至紧要给我借一套衣裳回来。”

唐努珠穆陪云璧进入岩洞，洞里倒很洁净，只是风从洞口吹入，风势很大，唐努珠穆道：“璧妹，你觉得好些吗？冷不冷？”云璧盘膝打坐，笑道：“我吃了那条河鳗，暖和多了，我正想吹干我的衣裳。穆哥，你没有吃过东西，我倒是担心你跑不动呢。”

唐努珠穆笑道：“你顾虑得是，那么我也先练一会功吧。免得半路晕倒，你在这里空等，可就要干着急了。”其实唐努珠穆功力深厚，即算绝食几天，他也还禁受得起，不过，他要提防意外，却不能不先恢复几分功力。

金世遗传给他的内功甚是神奇，尤其在他服食了天心石之后，天心石是热性最烈的药物，与他本身的内功结合，早已练成了一股纯阳之气。他盘膝而坐，默运玄功，不消多久，头顶上就似有一个蒸笼一般，散发出热腾腾的白气，衣裳渐渐干了，虽然还是感觉饥饿，但已远远不似刚才的难受，功力也恢复了几分。云璧在旁，好生羡慕。

唐努珠穆活动活动了手足，说道：“好，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来。”这时已是午夜时分，白雪皑皑，映着月光，周围景物，似是蒙了一层薄雾轻纱，虽然隐约朦胧，却也可以看见。唐努珠穆在雪地上施展轻功，过了一个山坳，地气似乎暖和许多，前面有十几株树木，再过一会，树木后面的房屋也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一排房屋倚山修建，气势不凡，屋顶所铺的全是琉璃瓦，在明月积雪之下，更显得金碧辉煌。唐努珠穆暗暗纳罕，寻思：“这少年不知什么来历，真是古怪得紧！在灵鹫峰上他独住冰屋，在这里却又有王宫一般的屋宇。我且先摸一摸他的底细再说。”

箫声再起，唐努珠穆虽然不甚通晓音律，也听得出那是一支哀怨缠绵的曲子，心想：“这少年有什么心事？唔，莫非他是为华姑娘起了相思？”这箫声等于给他引路，当下唐努珠穆施展绝顶轻功，飞进了围墙，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吹箫人的所在。

那座房子的后面有一棵大树，虽然枝叶光秃秃的，但也还可以藏身。唐努珠穆躲在树上，往下一瞧，不觉愕然！

只见吹箫的竟然是个女子，这时她正在放下玉箫，曼声吟道：“非关惜别为怜才，几度红笺手自裁，湖海有心随颖士，风情近日迫方回：无多掩幔留香住，依旧窥人有燕来，自古同心终不解，罗浮冢树至今哀。”这是当代诗人黄仲则的一首名诗，唐努珠穆习过汉学，虽不甚精，也约略听得懂那诗中之意，诗中说的是一个痴情女子，一心要追随她的心上人，但却终于不能不分离。诗人怀念他的红颜知己，盼望她旧燕归来，可是却只怕未必能如所愿了。

唐努珠穆心头一震，看了又看，尽管这女子改了服装，但从声音笑貌，却仍然可以认得出来，不是别人，正是那灵鹫峰上所见的少年，连她手中所持的那支玉箫也是一模一样。

唐努珠穆刚从一个恶梦中醒来，如今又似坠进一个恍惚迷离的梦境中了：“想不到‘他’、‘他’竟然是个女子！”

要知唐努珠穆为了他妹妹的缘故，也似江海天一样，希望华云碧另缔良缘，而那灵鹫峰上的少年，正是他们希望之所寄，那少年救了华云碧，要是他们二人爱上，那也正是顺理成章之事，江海天的难题也就可以不解自解了。哪知他们想得很美，却不料那“少年”竟是女儿身！唐努珠穆不禁茫然若失，几乎从树上掉下来。

这意外的发现令得唐努珠穆心神不定，一时间不知是进去见她的好还是就此走开。那女子放下玉箫，叫道：“玛依！”一个侍女从里间揭帘而出，笑道：“小姐，你深夜不睡，还是在为那位华姑娘操心么？”唐努珠穆恍然大悟，这才想到那一首诗所说的那个痴情女子，与华云碧目前的情况正是甚为相似。那女子凄然说道：“华姑娘是很可怜，但天下可怜的女子，也不止她一个。”

那侍女道，“嗯，小姐，我知道你也有着心事。公主怎么样了？”那女子道：“我正在等待她的消息，说不定等下会有人来。玛依，我不方便走开，你给我去一趟。”那侍女道：“请小姐吩咐。”那女子道：“你去看看他们醒了没有，可不许惊动他们。”

那侍女道：“我知道。要是他们醒了？”那女子道：“你偷偷听他们说些什么，回来告诉我。”那侍女“噗嗤”一笑，说道：“这样的妙事，亏小姐想得出。将来可不知道华姑娘是埋怨你呢，还是感激你呢？”那女子笑道：“你要知道，那就快些儿去看看他们的动静吧。”

唐努珠穆听了，疑云骤起，不禁暗自寻思：“她用的是‘他们’二字，其中有一个已知道是华姑娘了，可不知道另外一个却又是谁了？”好奇之心大起，待那侍女走了一段路，他就从树上下来，悄悄的跟在她的后面。

唐努珠穆怕她发现，不敢走得太近。只见那侍女穿过回廊，绕过假山，走到了园子当中的一个小湖旁边，停下了脚步。这小湖是人工开辟出来的，湖中有个小岛，岛上有间屋子。湖上有浮冰片片，但却也有朵朵青莲。那是一种异种莲花，在冰天雪地之中也能开放的。

冰湖之中青莲盛开，倒是一种罕见的奇景。但唐努珠穆却是无心观赏，只是想道：“既没有船，也没有桥，可怎么过去？华姑娘想必就是被囚在那间屋子里面了。那女子将她囚在这儿，自是防备她逃走的，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灵鹫峰上，她对华姑娘小心看护，到了这儿，却又似敌人一般防范，真是古怪透顶，令人莫解。”

心念未已，只见那侍女掏出一条蝇索，振臂一挥，呼的一声，那条绳索横过湖面，索端有个尖钩，钩着了对面的一棵树，那侍女将绳索的另一端在这边的一端树上打了个结，手攀绳索，捷若猿猴，很快的就到了对岸。唐努珠穆心道：“这侍女的武功倒也不弱。”那侍女一到对岸，就把绳索收回去了。那条绳索本来是在树上打了个结的，那侍女的手法甚为奇妙，到了那边，只见她将绳子轻轻一抖，结子便即解开，长虹一般的掣了回去。

湖面虽然不是十分宽广，但从岸边到那小岛，也有六七丈宽，唐努珠穆即算功力恢复，也不能一跃而过，何况他现在由于饥饿的缘故，气力只及原来的三成？这时那侍女已走到那座屋子门前，她根本不知后面有人，毫无警戒，全神贯注的将耳朵贴着窗子偷听。唐努珠穆蓦地得了个主意，折下两枝树枝，先把一技抛进湖中，立即腾身飞起，在半空中打了个筋斗，落下来时，脚尖正点着那枝树枝。

唐努珠穆仗着超妙的轻功，脚尖一点树枝，鞋底未湿，身形已是迅又掠起，再抛下第二枝树枝。原来他是怕湖面的浮冰太薄，难以借力，故而改用树枝垫脚的，这两枝树枝就等于两块踏板，唐努珠穆两个起落，便飞过了这六七丈宽的湖面。当他第二次跃起，人在半空，脚尖尚未着地之时，便听得屋内传出一个惊喜交集的女子的声音，叠声叫道：“海哥，海哥！”正是华云碧的声音，这虽在唐努珠穆意料之中，也自好生欢喜，心想：“这次终于找着华姑娘了。”

那侍女全神贯注的偷听屋内的动静、唐努珠穆差不多走近她的身边，她才蓦然发觉，还未曾叫得出声，唐努珠穆出手如电，已是迅即以“隔空点穴”的功夫，点了她的穴道。

就在此时，只听得一个带着苦涩味道的男于声音说道：“我是云琼，华姑娘，你还认得我么？”华云碧“啊呀”一声叫了起来：“怎么是你？咦，这是什么地方？我是在做梦么？你又是怎么到了这儿来的？”敢情是云琼已醒了多时，而华云碧则刚刚才醒。云琼大约是因为浸在冰河之中，为时过久，说话带着重伤风的鼻音，因而就显得有些苦涩的味道。不过，也许是因为华云碧一醒来就将他错认作江海天，他感到满不是味儿。

华云碧在这屋内那是唐努珠穆早已料到了的。但云琼也在这儿，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这一瞬间，他也几乎疑心自己是在做梦。

云琼道：“只怕这真是一个荒唐的怪梦，我分明记得我是掉进冰河了的，糊里糊涂的一觉醒来，我就躺在这里了。奇怪的是我的衣裳已换了一套干的，你又在这儿。我以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原来你也一点不知！华姑娘，我不是有心闯进你的屋于的。”

华云碧道：“这并不是我的屋子。咦，这么看来咱们都是受了人家的摆布了。”云琼道：“你打开门看看，外面是什么地方？”过了一会，他自己在自言自语道：“奇怪，这房子是没有门的。”

这是一间十分坚固的石屋，里外都找不到门。唐努珠穆心想：“敢情这又是像灵鹫峰上的那间冰屋一样，是要从地道进去的。”他本待出声叫唤，

但听得华云碧说到那“摆布”二字，他心中一动，却又忍着了。心想：“怪不得那侍女说她小姐，这样的恶作剧也亏她想得出！嗯，不过，这也未必是恶作剧呢。”

忽听得华云碧说道：“我倒有点想起来了！”云琼连忙问道：“怎么？”华云碧道：“似乎有一个白衣姑娘是时时在我身边的！”

云琼甚是纳罕问道：“怎么说是似乎？”华云碧道：“我一直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了，似乎有许多人来看过我，有我爹爹，有仲叔叔，有你们兄妹，还有，有江海天。”云琼笑道：“这全是梦境。”

华云碧道：“不错，那白衣姑娘也是这么告诉我的，说这是梦境！唉，我是像在做着无休无止的梦，什么都弄糊涂了。是梦是幻？是假是真？我都已不能分辨，那白衣姑娘到底是真人还是幻影，我也不敢断定，所以只能加上‘似乎’二字。”

她忽地“哎哟”一声叫了起来，云琼吓了一跳，原来是她用力咬了一咬自己的指头，说道：“很痛，很痛，现在大约不是梦了！”

云琼道：“你的爹爹，你的海哥，这些人都是你梦中所见的幻影，唯有那个白衣姑娘，我看一定是个真人，就是她救了你的。”华云碧道，“不错，我也是这么想。我还想起了，她曾经对我说过好些话。”云琼连忙问道：“你还记得她对你说的那些话吗？”

在这瞬间，华云碧又是悠然存思，茫然若梦，似乎根本听不见云琼问她什么，云琼一时急了，也顾不得冒昧，不自觉的便摇了摇她的手臂，说道：“华姑娘，你怎么啦？”

房中有对红烛，用玻璃的灯笼罩住，烛光吐艳，华云碧的双颊也显得一片晕红，她忽地似是在梦中醒来，说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爹爹和海天他们都是幻影？”云琼笑道：“因为这半个月来，我天天都和他们在一起。”华云碧似喜似惊，说道：“你和他们在一起的？嗯，他们怎么啦？”云琼道：“说来话长——”正待将所经历的事情细说，华云碧忽又露出恍惚迷离的神气，说道：“你说是幻影，怎么就似不久之前，我分明听得海天在大声叫我，那好像不是梦？”

云琼道：“那的确不是梦。我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也不知我自己昏迷了多少时候，但最近的事情我还是记得的，也许是昨天，也许是前天，你的爹爹和江海天曾经上过灵鹫峰，他们怀疑你在那灵鹫峰上。敢情这是真的，你是在灵鹫峰上听到江海天的声音了！”

华云碧道：“你们怎会到那儿来的？那灵鹫峰在什么地方？”云琼道：“我和海天他们一同到昆布兰国来的，我听说那灵鹫峰是在昆布兰国与马萨儿国交界的地方……”华云碧忽又打断他的话道：“我知道了，江海天他是要往昆布兰国去看他的莲妹的。”声调苍凉，唐努珠穆在外面偷听，虽然看不到她，也想象得出，她这时候一定是一脸失望的神情。但唐努珠穆也在奇怪：“她怎么会知道的？”

唐努珠穆心念未已，只听得云琼已是将他心里想问的说话问了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华云碧目中蕴着泪光，哽咽说道：“海哥的心上只有他的莲妹，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了。”云琼想问的乃是她怎么知道谷中莲现在昆布兰国，却不料华云碧答非所问，吐露了她心底的哀伤。

云琼呆了一呆，顿时间也给触动了愁怀，只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华

云碧一瞧，只见云琼眼角也蕴有泪珠，更增伤感，不觉问道：“你是陪伴海天去寻谷中莲的吗？”云琼涩声说道：“不，我和妹妹都是来找寻你的。我、我早已是不想再见谷中莲了。”华云碧眼泪滴了下来，低声说道：“多谢。我只道这世上除了我爹爹之外，已是无人再记得我了。”

流泪眼观流泪眼，伤心人对伤心人，这刹那间，两人都是同样心情激动。云琼不知不觉的又握着了她的手，说道：“一棵草有一滴露珠，一把锁有一把锁匙，天地万物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缘份，如今我是懂得了。你或许也会知道，我曾经对谷中莲有过深深的倾慕，不瞒你说，当我知道她心上另有了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曾经是很难过的，但现在我却是为他们高兴了，要是他们都感到幸福，我也就感到幸福了。”云琼是为了安慰华云碧，也是为了安慰自己，但这却也是他心中不知想了多少遍的说话，说来端的真情流露，诚挚感人。

这刹那间，华云碧宛如受了当头棒喝，心中虽然还是难过，但却豁然“悟”了。本来这种感情的“死结”，是最难解开的，巧的是云琼和她正是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心情，说出的话来，也就格外能够听得入耳，钻进了她的心灵深处。

华云碧泪如雨下，也不自觉的紧紧握着云琼的手说道：“多谢你指点迷津，你瞧，我现在也很高兴了。”她满脸泪痕，但云琼却可以感觉得到，这已经是“雨过天晴”了。阴霾布满的天空，本来是应该有一场大雨，才能使得乌云消散，恢复晴明的。

屋外的唐努珠穆这时也忽地恍然大悟：“原来那白衣女子如此摆布，是有着这般的深意存在。姑不论他们将来如何，最少他们现在已是并不孤独了，在感情软弱的时刻，最需要同病相怜的人互相安慰，他们的苦恼，也必将大大消减了。”

唐努珠穆初来的时候，本是想与他们见面的。此际他明白了那白衣女子的用心，反而不愿惊动他们了。他在地上拾起了那条绳索，轻轻的就离开了这间屋子。那侍女给他所点的穴道，是过了一个时辰便可以自解的，暂时也不必理会。他用那侍女刚才用过的方法，挥索飞过湖面，迅即回到对岸。正是：

天下有情成眷属，姻缘凑合巧安排。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接木移花施妙计　变容易貌出奇谋

唐努珠穆暗自想道：“ 这女子救了华云碧，又救了云琼，想来决计不是坏人的了。看她这番布置，心地倒还真不错呢！ ” 这时已是过了午夜的时分，唐努珠穆心想那女子要等待她侍女的回音，大约还未曾入睡，就决意去敲门求见。忽听得有野兽的嚎叫，唐努珠穆认得是金毛狻的吼声，心中微微一凛：“ 我倒忘记了那天魔教的厉副教主也在这儿了。 ” 他并非害怕金毛狻，但因对厉复生还是有所疑忌，遂又改了主意：“ 还是再看一看再说。 ”

当下，他仍然施展超卓的轻功，蛇行兔伏，借物障形，折回原路。刚绕过了花园当中的一座假山，忽见有个汉子迎面而来，自言自语，嘀嘀咕咕：“ 这畜牲三更半夜才来，倒要我来服侍它。胃口也真大，吃了两只兔子还不够，好在厨房有现成的牛肉，就让它享享福吧。 ”

唐奴珠穆正自饥饿，闻得肉香四溢，敢情那牛肉还是刚烤熟的，不禁馋涎欲滴，心里暗笑：“ 来得正好！ ” 使出 “ 隔空点穴 ” 的功夫，一点就点倒了那条大汉，抢了他手上的牛肉。

牛肉果然还是热气腾腾，唐努珠穆心想：“ 是了，那女子说过。今晚可能有客人来到，厨房里给客人们准备了许多食物。这汉子贪懒，私自拿了两斤烤牛肉去喂金毛狻。 ”

这是西藏一种野牛的腿肉，倒是甚为鲜美，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 唐努珠穆吃得津津有味，一片不留，只觉比他在王宫里所享受过的那些珍馐美味，还要胜过百倍。吃完之后，吮吮舌头，不禁哑然失笑：“ 我以一国之主的身份，想不到今晚竟与畜牲争食。 ”

唐努珠穆吃饱之后，精神大振，心想：“ 即算那厉复生与我作对，我也足可应付他了。 ” 那一大块牛肉吃完，他也已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仍然跳上那棵大树，居高临下，偷看房中情景。

厉复生果然是在房中和那白衣女子说话，只听得他哈哈笑道：“ 你倒善于替人撮合婚缘！ ” 那女子道：“ 成不成还要往后瞧呢？ ” 厉复生道：“ 真不知那姓江的小子有什么好处，这些女孩子都对他这样痴情。 ” 那女子噗嗤一笑，说道：“ 你是为了他师父的缘故才这样恨他吧？ ” 厉复生道：“ 那位华姑娘也真可怜。 ” 他顾左右而言他，显然是不愿提起金世遗和厉胜男的旧事。

那女子叹了口气，说道：“ 将心比心，我就是觉得华姑娘着实可怜，这才多管闲事的。 ” 厉复生道：“ 你可知道那男子是谁？ ”

那女子刚刚叹过口气，听他这么一问，不禁又笑了起来，说道：“ 你当我是糊里糊涂，乱点鸳鸯谱的吗？我当然是早已打听得清楚的了。那男子是水云庄庄主云召的儿子，你不知道那云召还是我爹爹生前的好朋友呢！ ”

唐努珠穆暗暗欢喜：“ 原来她的帅门与云庄主颇有渊源，怪不得她对云琼那么好，救了他的性命，又为他撮合良缘。她若是知道我与云琼的妹妹同来，想必也是会欢迎的。 ”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女子又在笑道：“ 厉叔叔，你可也要我给你做媒么？ ” 厉复生面上一红，说道：” 玉姑娘，你说笑了。 ” 那女子 “ 噗嗤 ” 一笑，小指头在脸上一羞，说道：“ 厉叔叔你何必瞒我，你敢说你对卡兰妮姑姑，不是一心一意的想着她么？ ”

卡兰妮乃是天魔教主的小名，厉复生痴恋天魔教主之事，武林中人早已

耳语相传。但唐努珠穆却还是第一次听见，心中暗暗诧异，又暗暗好笑：“厉复生虽然已有二十多岁，但行事还似天真未凿的小孩；天魔教主不但年纪比他大，而且精明、老练。狠辣、样样都与厉复生截然不同，任谁都不能想象这两个人可以配成一对，但厉复生却居然会爱上了她，爱情这个东西也真是难以思议的了。”

厉复生满脸尴尬的神色，他本来长得像个女子，这一来更显得忸怩万状，活像个害羞的闺女。那女子笑道：“厉叔叔，你这次帮了我的大忙，我也该帮帮你的忙，我给你做媒好吗？”

厉复生忽地叹了口气，说道：“玉姑娘，没有用的。她，她何尝不知道我的心事，但她说是将我当作她的弟弟……咳，我不知道该如何讨她欢心。我怕、怕她上了姓文那个骗子的当。”

那女子笑道：“不会的，卡兰妮姑姑的心事，我倒知道不少。她要振兴天魔教，想借重文廷壁之力而已，文廷壁人品之坏，她是早就知道的了。我看，她真正欢喜的还是你。”

厉复生脸上更红，过了半晌，却又叹口气道：“她喜怒难测。她也不愿意别人知道我和她的事情。玉姑娘，多谢你的好意，但你还是不要、不要……”

那女子笑道：“你又在想，又不敢要我做媒。好吧，那你就自己去进行吧。我教你一个法儿，你送一件她最喜欢的东西给她，她一高兴——”厉复生忙道：“你可知道她最喜欢什么？”那女子道：“我知道她最爱惜自己的红颜，生怕红颜老去。”

厉复生眼睛一亮，说道：“你肯送我一朵‘雪里红妆’吗？不瞒你说，我上灵鹫峰来，本就是想采一朵送她的。但这是你的东西，这奇花又极为难得，我就不敢开口了。”

那女子笑道：“你不说我本来也要送你的。这次幸运得很，那三色奇花一开就是三朵，我哥哥要了一朵，我还有两朵呢。嗯，说到我的哥哥，我却又有点担心了，不知他这次事情能不能顺利？”厉复生道：“一定会顺利的，我已把一头金毛狻借给他了。”那女子道：“金毛狻听他的话吗？”厉复生道：“金毛狻极有灵性，我当着你哥哥的面，吩咐了它，它一定会听话的。你哥哥有了‘雪里红妆’，又有金毛狻听他使唤，何愁好事不成？”

唐努珠穆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情，但从他们谈话之中，却可以知道这女子和天魔教主甚为亲近，对她的来历更是感到神秘莫测。

那女子笑道：“好，但愿如你所言。我也祝你好事能谐，这朵‘雪里红妆，你拿去吧。”厉复生喜孜孜的接过了那朵三色奇花，便即向那女子告辞。那女子独倚窗前，看厉复生的背影去得远了，自言自语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现在，就只剩下华姑娘和云公子这对不知如何了。咦，玛依这丫头去了这么久，怎地还不见回来？”

唐努珠穆正待下来以礼求见，忽听得金毛狻吼声又起，且是向着这方向而来，刚自想道：“厉复生怎的去而复回？”心念来已，只见一头金毛狻已是如飞而至，驮着一男一女，这才知道是另一头金毛狻，另外两个人。

那女子大喜叫道：“哥哥，你们来啦！公主，你受惊了。”这男子是那女子的哥哥，唐努珠穆早已猜想得到，但听得那女子称呼后来的这个女子做“公主”，却是大感惊奇。此地是昆布兰国国土，那么当然是昆布兰国的公主了，一国的公主，三更半夜，和一个男子私自逃到这荒谷的怪屋来，当真是难以思议的奇事。

那公主笑道：“这头异鲁跑得真快，就似腾云驾雾一般。一眨眼间就把那些追兵都扔在背后了。”那男子拍拍金毛狻的背脊，说道：“今晚多亏你了，你自去饱餐一顿，再跟你的主人走吧。”遣走了金毛狻，接着问他的妹妹道：“我们来的时候刚刚碰到厉副教主离开，他为何这样匆匆就走？”那女子笑道：“他也像你一样，赶着要把一朵‘雪里红妆’送给他的意中人呢。”

那男子哈哈笑道：“我那朵‘雪里红妆’可是送给一个我们所最讨厌的人！”那女子诧道：“原来你不是送给公主？”那男子道：“是送给看守公主的那个妖婆；不过，也幸亏送了她这份厚礼，她才准许我见公主一面。”

三人在屋内坐定之后，那公主吁了口气，说道：“好险，要是今晚你哥哥不来救我，明天我就要给他们迫嫁了。”那男子道：“尼泊尔那暴君被他的百姓推下了宝座，却逃到了咱们国中，还想兴风作浪呢。”

那女子道：“公主，原来国王是要迫你嫁给那尼泊尔王子？”那公主道：“不错，那废王父子二人带了许多武士到来，我哥哥和他们订了盟约，他们先帮昆布兰吞并马萨儿国，然后我哥哥帮他复位。”唐努珠穆听了暗暗吃惊：“想不到还有这样阴谋！”

那女子道：“尼泊尔情形如何，公主可有所闻？继位的新王不知是谁？”公主笑道：“这些日子，我一直都是闷恹恹的，对什么都失了兴趣，哪有心情打听尼泊尔的情形？好妹子，你为何要知道新王是谁？”

那女子低声说道：“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汉人？”公主笑道：“哪有这样的怪事，一定不会是的！倘使真是汉人做了尼泊尔的新王，宫中早就当作新鲜事儿到处谈讲了，还用得着我打听吗？”那男子道：“妹妹，你可是又在想念唐加源了？”公主道：“唐加源是谁？”

那男子道：“是唐经天和冰川天女的儿子，冰川天女本是尼泊尔的公主。唐加源三年前到了尼泊尔，听说尼泊尔百姓这次推翻暴君，就是唐加源首先发难的。三年前他路过此地，妹妹曾与他有一面之缘，自从见了一次面后，妹妹就忘不了他了。”

那女子颊上现出一片红晕，嗔道：“我只是关心一个朋友，你却拿来取笑了。”她哥哥笑道，“公主说得有理，尼泊尔的新王绝不会是唐加源，那你就可以放心了。”

那女子笑道，“哥哥，咱们这里来了一个客人，你一向也很惦记他的，你可猜得到是谁？”那男子笑道：“我最怕猜哑谜，还是你说出来吧，是谁？”那女子道：“是水云庄的少庄主云琼，那年你奉爹爹之命，到水云庄去拜见云老前辈，回来之后不是常常和我提及那云少庄主么？”那男子笑道：“我本来是给你做媒的，但你已另有了意中人，我只好不提了。”

那女子笑道：“你怎也猜想不到，这回却是我给他做媒呢。”那男子道：“这是怎么回事？云琼怎地会到此间，你给他做媒，那女的又是谁？”他妹妹道：“云琼陷入冰河，我将他救了起来。现在我将他放在华姑娘的房里。”那男子道：“华姑娘已经好了么？”

那女的道：“我昨天已将她从山上搬到此地，按照解药的疗效来说，她今晚应该清醒，这次清醒之后，寒毒就不会再发了。她一醒来，就发现云琼在她身边，不知该多诧异呢！”说着咭咭地笑了起来，甚是得意。

她哥哥摇了摇头，说道：“你这玩笑也未免开得太荒唐了！”那女的道：“华姑娘也真可怜，这几日我一直在床前看护她，听得她在梦中的诸语，还是忘记不了那姓江的小子。但从她的诺语听来，那姓江的小子却又只知道马

萨儿国的公主呢。我就是见她可怜，宁愿给你说我荒唐，我也要试一试做这个媒了。”

那公主不知道云琼、华姑娘这些人是谁，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忽地诧道：“你说的是马萨儿国那位汉名叫做谷中莲的公主吗？”那女子道：“不错，公主，我正想问你，那位马萨儿国的公主现在是如何了？”

唐努珠穆听他们谈及自己的妹妹，格外留神。那公主道：“我哥哥意图将她作为人质，不战而屈马萨儿国之兵，起初将她囚在冷宫，后来给我爷爷知道了，不知怎的，他老人家对这位公主是非常怜惜。亲自打开了冷宫，将她放了出来，还认她作孙女儿呢。我哥哥没有办法，只能严加防范，除了不许她走出宫外，在宫里头倒是准她随意行动的。”

唐努珠穆心头大震：“如此说来，妹妹是已给他们捉住了。”同时又觉得奇怪，“昆布兰国的太上皇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妹妹武功不弱，她既能自由行动，又何以逃不出来？难道他们国中也有一个像宝象法师那样的能人？”

只听得那公主又道：“我曾和这位马萨儿国的公主见过面，谈得甚是投机，我爷爷认她作孙女儿，我也和她认了姐妹呢。她曾托我偷偷给她带个消息给她的哥哥——马萨儿国的国王，可是她却不知我也是被哥哥软禁，处境比她更不自由。当时我不敢答应，如今我已经出来了，倒想为她送一个口信了。”那男子笑道：“这还不容易吗？我骑金毛狻去，明天就可以到马萨儿国的京城。”

唐努珠穆暗暗好笑：“我早已经来了。”正要下去，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急促尖锐的角声，有人叫道：“有贼人偷进园子，快来捉贼！”原来被唐努珠穆抢了牛肉、点了穴道的那个人，已给巡夜的仆人发现。

唐努珠穆叫道：“我不是……”一个“贼”字还未说得出口，只听得金毛狻一声大吼，带起了一股狂风，已是扑上树来，唐努珠穆只得一掌拍出，金毛狻虽然厉害，却怎敌得他的神力，唐努珠穆不想伤害它，只用了五六分气力，只一掌就把它打了下去，但金毛狻的前爪亦已撕破了他的裤管。

唐努珠穆一跃而下，立足未稳，说时迟，那时快，屋内那男子早已扑来，五指如钩，向唐努珠穆搂头便抓！这一抓劲道十足，唐努珠穆以小昼掌力拨开，因他未用全力，这一抓虽是拨开，手腕亦已隐隐作痛，心头微凛：“这人的本领大是不弱。”

那男子喝道：“你想把公主再抢回去，万万不能！”

原来他以为唐努珠穆乃是本国国王派来的武士，立即一个“双撞掌”推出，他是在冰峰上练的内功，掌风发出，寒意袭人。唐努珠穆不敢怠慢，还了一掌，这一掌用到了八成功力，恰到好处，将那男子震得连退三步，却未跌倒。

唐努珠穆连忙叫道：“我不是来抢你的公主的，我是马萨儿国的国王！我已经来了，不用你送信了。”那男子喝道：“胡说八道，马萨儿国的国王怎会来到此间？”竟然不信，又是一抓抓来！

那昆布兰国的公主忽地叫道：“大哥住手，快快赔罪！”那男子正要一抓抓下，闻语愕然，中途停止，极是尴尬，问道：“他当真是马萨儿国的国王么？”心里仍是不敢相信，寻思：“公主几时见过马萨儿国的国王？她怎么知道？”只见公主已是轻移莲步，走上前来，盈盈下拜。那男子这才慌忙施礼，说道：“不知陛下驾临，多有冒犯了。”

唐努珠穆微微一笑，双拳一拱，作个手势，向上一托，说道：“我冒昧登门，失礼无仪，还得请你们不要见怪呢。实不相瞒，我是落难求援之人，并非以国王的身份来的。咱们只宜叙宾主之谊，决不可行君臣之礼，过份客气，那就反而见外了。请起来吧。”他只是作势欲扶，并没有触着那男子的身体，那男子已是觉得一股大力将他托了起来，公主也是柳腰微弯，便给那股无形的力量所阻，拜不下去。那男子乃是行家，这一来更是惊奇不已：“想不到一个国王，竟然有此绝世神功。”

唐努珠穆笑道：“公主可是觉得我好生面熟么？”那公主笑道：“正是呢，陛下和御妹简直是一模一样。”那男子这才明白，公主原来是由于唐努珠穆兄妹的相貌相同，断定他是马萨儿国的国王的。

那白衣女子也走了出来，就似公主刚才模样，目不转睛的打量唐努珠穆。唐努珠穆笑道：“想不到咱们又在此处相逢，多谢你救了我的两个朋友。”

那女子道：“啊，原来你就是和江海天昨旧同上灵鹫峰的那个人。”忽地想起他是国王身份，“你”“我”相称，大是不敬，连忙改了称呼，裣衽施礼，说道：“昨日多有不知，还请陛下恕罪。”唐努珠穆重施故技，以无形罡气阻止她下拜，笑道：“你肯招待我这个不速之客，我已是感激不尽。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把我当作朋友如何？我名叫唐努珠穆，我妹妹叫谷中莲，什么陛下御妹的称号，都请收起来吧，那些称呼不是太俗气了吗？”

那些仆人这时方始赶到，有了个带着几分傻气的冒冒失失就叫起来道：“贼人在这里了！”那女子喝道：“别胡说，这位是，是……我们的朋友。你们退下去吧。”唐努珠穆笑道：“这就对了，多谢你们将我当作朋友。”

这对兄妹和昆布兰国的公主见唐努珠穆言语谦和，举止洒脱，丝毫没有国王的架子，大家都很高兴。昆布兰国的公主笑道：“我现在也不是公主了，我名叫罗梦娜。”那男的道：“我名叫玉昆仑，我妹妹叫玉玲珑。”这两个名字甚是特别，唐努珠穆忽地心头一动，问道：“有一位武林前辈，人称昆仑隐侠的玉鸣坷，不知可是玉兄的本家么？”玉昆仑怔了一怔，道：“正是家父。陛下如何知道？”唐努珠穆笑值：“小弟做这国王，不过是最近的事，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在此之前一直是跟家师学艺，勉强算得是武林中人。”玉昆仑道：“令师是——”唐努珠穆道：“我跟江海天是同一个师父，玉姑娘想必知道是谁了。”玉玲珑大为惊诧，说道：“原来金、金大侠金世遗就是陛下的师父，怪不得陛下武功如此高明。”玉玲珑在灵鹫峰骂过江海天，连带把金世遗也嘲讽了。如今听得唐努珠穆也是金世遗的弟子，颇觉尴尬。

唐努珠穆笑道：“彼此都是武休中人，更应该不拘礼节了，怎的你们还是以陛下相称？”接着说道：“家师足迹遍天下，他最喜欢结识武林高上。听说令尊昔年曾与藏边的大魔头赤神子恶斗过一场，那大魔头也败在令尊手下。家师知道这件事情，甚为钦佩，意图结识，曾三上昆仑拜访，可惜始终没有遇上令尊。”

玉昆仑性情直爽，说道：“既然陛下同属武林中人，不高兴我用世俗的称呼，那就请恕僭越，叫你一声珠穆大哥吧。珠穆大哥，实不相瞒，你刚才所说那件事情，有是有的，只是令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令师是当今天下第一高手，据家父言道，赤神子那大魔头后来也是令师与冰川天女除掉的（事详《冰川天女传》），你是金大侠的弟子，这件事情，也就不怕对你说了。”唐努珠穆忙道：“要是不方便说，那就不说也罢。”

其实唐努珠穆也不想知道这件事情，只是为了礼貌关系，这才提及自己

的师父曾三上昆仑，拜访玉鸣珂之事，以表示对他们父亲的尊敬，不料却惹出了玉昆仑的一段话来，唐努珠穆本想尽快移转话题，问自己妹妹的消息的，也只好暂搁一边了。

玉玲珑已在笑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武林中胜负事属寻常，何况对手是那大魔头，我爹爹输了，也不算得耻辱。”玉昆仑接着说道：“当时我爹爹和赤神子一场恶斗，我爹爹上了年纪，从清晨斗到午夜，气力渐衰，中了那魔头的赤神掌，眼看就有性命之忧，幸亏水云庄庄主云召路过，以他的大力金刚掌相助，这才把那魔头打跑的，我爹爹中了赤神掌的热毒，无药可医。后来得高人指点，要在冰峰修炼内功，借天然的寒气与本身的内功结合，才可以驱除体中蕴积的热毒。我爹爹就是因此，从昆仑山搬到灵鹫峰来，在冰河附近建起冰屋居住的。全靠这样，我爹爹才得多活十多年，并将我们兄妹抚养成人。”

唐努珠穆这才知道他家与云召原来是有这段渊源，怪不得玉玲珑要救云琼，并要为他撮合姻缘了。当下笑道：“水云庄庄主云召和我们也有一点点交情。舍妹和她师父邙山谷掌门谷之华女侠，去年曾在他家作客，他的一对儿女，这次也是和我们一起来的。”

玉玲珑道：“云姐姐呢？”唐努珠穆道：“她在一个山洞等我。我们上岸的时候，她气力未曾恢复，所以没有同来。”玉玲珑这时方始看出唐努珠穆衣裳上还有水渍，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们也是掉进冰河，被激流冲到此间来了。怎的你们这样不小心，三个人都陷落冰河？”

唐努珠穆笑道：“不止我们三个，还有一个天魔教的副教主文廷壁呢。灾祸突如其来之际，我和云姑娘一起，云大哥则和那文副教主相去不远，我隐约还看见他们拼了一掌，同时掉下去的。”当下将昨日遇难的情形，以及和文廷壁拼斗的经过，简略谈了几句，然后问道：“你救起云大哥的时候，可曾发现那文廷壁吗？”

玉玲珑道：“没有，就是发现了我也不会救他。卡兰妮姑姑和他深相结纳，还要他做天魔教的副教主，这件事我是早就不满的了。”唐努珠穆暗暗奇怪，心想：“玉鸣珂是正派侠客，他们兄妹又是自小在灵鹫峰上居住，侍奉父亲的。却怎的和天魔教主如此熟络？”但因初初相识，却也不便多问。

玉玲珑道：“你不必去了，我叫一个丫鬟去将云姐姐请来吧。”当下将一个侍女唤来，吩咐她道：“在我梳壮台的首饰箱里有一把扇子，你把那扇子拿在手中，找到了云姑娘之后，立即说出我的名字，并把这扇子交给她看，她就会放心来了。”接着向唐努珠穆解释道：“前年我哥哥曾奉爹爹之命，到过水云庄拜访云老伯，我虽然没有回去，但他们一家也都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哥哥临走时，云琼兄妹都有送他礼物，云姑娘还特别送了一把她手画的扇子，叫哥哥带给我。所以她见了这把扇子，一定会放心来的。”

那侍女应了一声，回头便走。玉玲珑又把她唤住道：“还有，你把我的一套衣裳带去给云姑娘。我和她年纪差不多，想来可以合穿。”唐努珠穆暗暗赞叹：“果然名副其实，是个心眼玲珑的姑娘。”

那丫鬟走后，玉玲珑道：“云大哥和华姑娘都在此间，现在可以请他们来和你见面了。咦，玛依去了这么些时候，还不见回来，我只有再叫一个丫鬟去了。”接着笑道：“你不要笑我孩子气，我是叫玛依去偷听他们谈话的，现在还未回来，想是他们谈得极为投机，玛依也听得出神，舍不得离开了。”

唐努珠穆笑道：“玉姑娘，我要向你告罪。玛依是被我点了穴道，现在

可能还未醒来呢。”玉玲珑道：“原来你已经去看过他们了吗？”唐努珠穆道：“你也别笑我孩子气，我也偷听他们的谈话了。他们的确是谈得很投机，所以我才不想打扰他们。”接着告诉了玉玲珑他所点的穴道，玉玲珑就叫一个懂得点穴法的丫鬟去给玛依解穴。

玉玲珑吩咐那丫鬟道：“你把玛依的穴道解开，叫她不可声张。然后你们进去请云相公和华姑娘，但不必说出我的名字，他若问你，你就说见了面自然知道。好叫他们惊喜一番。”玉昆仑不住摇头笑道：“妹妹，你这玩笑，真是开得荒唐。”

唐努珠穆这才得有机会，向那昆布兰国的公主问道：“我的妹妹是如何被擒的，还有我派往贵国的使者，现在又是如何？”

昆布兰国的公主说道：“我被软禁深宫，知道得也不很清楚。

但听得人说，我哥哥听了盖苏的挑拨，在你们的使者呈递国书的时候，我哥哥就责备他，说是你们谋害了我国的使者，非向你们宣战不可。就这样，便把贵国的使者拿作俘虏了。跟着又去搜捕贵国使者的随从，听说发生了一场激战，只有一个人逃脱。”唐努珠穆说道，“这一定是我的妹妹了。”

昆布兰国的公主说道：“不错，你的妹妹本来可以逃跑的，但她却不肯逃跑，这一晚又偷进宫来，要找我的哥哥讲理，未曾见着我的哥哥，就给童姥姥活擒了。”

唐努珠穆骇然问道：“这童姥姥是什么人？是她单独将我妹妹擒下的么？”昆布兰国的公主说道：“这童姥姥的来历谁也不知道。有一年我爹爹得了一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只好张榜求医。是童姥姥揭了榜，将我的爹爹医好的。她说她无依无靠，我爹爹十分感激她，就把她留在宫里，后来才知道她本领极大，不但医卜星相，无所不通，武功更是无人能敌，宫中的武士个个给她打败，人人对她五体投地。我爹爹见她本领如此高强，更为欢喜，封她做金轮圣母，还为她造了一座宫殿，将她当作养母一样侍奉。可是我却不高兴她，见面时尊她一声“圣母”，私底下却叫她做讨厌的童姥姥。”玉玲珑笑道：“准是你哥哥知道你讨厌她，所以特地叫她看管你。”

昆布兰国的公主接着说道：“我哥哥继位之后，对童姥姥更为尊敬，言听计从。那晚童姥姥和你妹妹恶斗了一场，虽是把你妹妹擒下，但听说她也受了点伤。依她之意；本来要把你妹妹处死的，后来审问出是你们马萨儿国的公主，哥哥要拿来要胁你们，这才改变了主意，把她囚入冷宫。后来我爷爷出头，把你妹妹放了出来，让她可以在宫中自由走动。童姥姥气得要死，但她可不敢违抗我的爷爷。说也奇怪，我爹爹、我哥哥对这童姥姥尊敬非常，我这老爷爷却和我一样，一向不大欢喜这童姥姥的。不过他年纪太老，早已不管事情，也就任她住在宫里了。或许，他见童姥姥本领大强，有所顾忌，因此不敢公然表示憎恶，也说不定。”

唐努珠穆道：“你爷爷年纪很大了吗？”昆布兰国公主道：“今年已八十九岁了。我哥哥是他长孙，直接继承祖父的皇位的。”唐努珠穆道：“你爹爹呢？”公主道：“我爹爹寿命不长，只活到五十多岁，那时祖父还在位。”唐努珠穆道：“这么说，你爷爷在位的时间很长啊！”公主道：“爷爷十九岁登基。整整做了六十年皇帝。十年前他才逊位，让给我哥哥的。”公主有点奇怪，不解唐努珠穆何以这样关心她祖父的年龄，对她的家事也问得这样仔细。

原来唐努珠穆此际正在想起宝库中所发现的那些密件，那是他的不知哪

位祖先密封在一个寻常的首饰盒里的，其中之一就是一张昆布兰国新王即位通知邻国的国书，唐努珠穆还记得那张国书上所填写的日期，正是距今七十年前之事，暗自寻思：“原来那位皇帝就是她的祖父。这种通知即位的国书本来是很普通，我的祖先却把它珍藏起来，显得极为重视，我一直不解是何缘故，现在想来，也许其中真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因由？他爷爷对我妹妹力加保护，嗯，看来这两件事会有关联。”

那首饰盒里除了那张国书之外，还有两封信，第一封是个女子写的情书，第二封也是那女子写的，告诉她的旧日情人，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在沙场相见，这是一句很特别的说话，唐努珠穆当时曾大惑不懈的。现在想来，这几件事都似乎隐隐有什么关联，唐努珠穆猜到了几分，却不敢说出来。他想了一会，方再问道：“我妹妹被擒的时候，你哥哥可曾搜过她的身么？”公主愠道：“这我就不知道了，依我想，我哥哥虽然行为不正，大约还不敢贪图别人的珍饰宝物。”她误会了唐努珠穆的意思，言语之间不大高兴。

唐努珠穆连忙说道：“我不是说你哥哥会搜她的珠宝，她身上也实在没有什么宝物，但却有一张你们昆布兰国在七十年前给我们的国书。那是你爷爷即位，通告邻国的国书。”

公主大为奇怪，说道：“你们保存了这么久！这次又为何让你妹妹带来？是何用意？”唐努珠穆笑道：“我妹妹发现这张国书，偶然带在身上的。我想她带去也好，这可以表示贵我两国有深远的交谊。”其实这是唐努珠穆有意让妹妹将那首饰盒子带去的，除了国书之外，那女子写的两封情书也在其中呢。只因其中疑点甚多，在谜底还未能揭晓之前，唐努珠穆不想多说。

唐努珠穆又再问道：“那童姥姥在你们宫中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她的家人或者朋友来看过她么？”公主说道：“卡兰妮姑姑这几年就曾经来看过她好几次。”

唐努珠穆道：“可就是那天魔教主？”公主道：“什么天魔教主？”玉玲珑笑道：“这是卡兰妮姑姑在中原开创的教派，她自封教主。她大约因为你不是武林中人，所以没有和你说及。她教号天魔，为人倒是很和气的。”唐努珠穆心想：“她的毒辣手段，你还未见过哩。”但因彼此初初相识，而听这日气，玉家兄妹和天魔教主又是甚为亲近，也就不便多言了。

公主又道：“我小时候，有个伊壁珠玛也曾来探过童姥姥，她就是卡兰妮的姐姐，后来听说在中原结了婚，就没有再来了。这个女人阴阳怪气的，和她的妹妹很不相同，我可不大高兴她。”

唐努珠穆颇感诧异，心想：“我听妹妹说过，这天魔教主的姐姐是清朝的二品诰命夫人，河南提督缨南廷的妻子。妹妹小时候，她曾上过邙山冒充是我们的母亲，想骗妹妹那件以天心石作钮扣的棉袄。我父王被盖温篡位之后，我嫡母以皇后之尊，自甘堕落。叛夫从贼，又做了盖温的‘皇额娘’，天魔教主姐妹和这妖妇也有往来。想不到她们和昆布兰国的童姥姥也是有勾结的。看来，天魔教主和我这一家还颇有关系哩，不过她仍卜直是不怀好意罢了。我这次到昆布兰国，倒要探个水落石出才行。”

心念未已，只听得有脚步声走来，玉玲珑偷偷笑道：“且看看我这个媒做得成不成功？”门外那丫鬟高声报道：“云相公和华姑娘来了。”玉玲珑打开房门，笑道：“两位请进，贵友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云琼进了屋内。见了唐努珠穆，又惊又喜，叫道：“这是怎么回事，这

是什么地方？你也来了？我妹妹呢？”唐努珠穆笑道：“壁妹就要来了，你先谢过此间主人吧，是她救你的。”

玉昆仑笑道：“云大哥，还认得小弟么？”云琼定了眼睛。从出了玉昆仑，更是惊喜交集，两人拥抱起来，云琼道："玉大哥，原来是你救我的呀！”玉昆仑道：“是我妹妹救了你们的。玲珑，快来和云大哥重新见过个礼。”

华云碧进门之后，一直目不转睛的注视着玉玲珑，忽地咬了咬指头，“哎唷”地叫了一声，玉玲珑笑道：“这不是梦，华姑娘，你认得我么？”

华云碧十分惶惑，讷讷说道：“你、你不是常常在我身边的那位白衣姑娘么？这么说，竟不是梦了。”玉玲珑笑道：“你中了那雪练蛇的毒，是我将你放在那绿玉床上的。你现在可以放心了，你的寒毒已经消尽，以后也不会发作了。”华云碧这才知道是救命恩人，连忙道谢。玉玲珑笑道：“我知道你和云大哥是熟识的，所以让你们作伴。你们该不会怪我故弄玄虚了吧？”

华云碧双颊晕红，她是个七窍玲珑、冰雪聪明的女子，一听此言，便知道玉玲珑如此安排，其中大有用心。一时间也不知是恼她好，还是感激她好？但玉玲珑于她有救命之恩，她纵然着恼，也不好说出来，何况她还未必是着恼呢？当下索性大大方方他说道：“多谢你安排我和云大哥先见了面，让我一醒来就得知我爹爹的消息，我很感激，”但她虽然作出但然的神气，脸上的红晕却骗不了人，显出了她的情怀激荡。

玉玲珑和唐努珠穆作了个会心微笑，一个心想：“我这杯谢媒酒大约是可以喝成的了。”一个寻思：“江师兄心头上的死结看来倒是有希望可以解开了。”

云琼倒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他与玉昆仑故友重逢，是这样意想不到的际遇，不由得惊喜交集，怀着满腹疑团，连连向玉昆仑发问。玉昆仑道："我和你分手之后，也有一段奇遇，后来就到昆布兰国的京城去了。”云琼道：“且慢，且慢，到底是什么奇遇啊？”玉昆仑望了公主一眼，吞吞吐吐。

云琼瞧了他这个神气，心里己明白几分，只听得玉玲珑笑道：“公主。我代你们说吧？”昆布兰国的公主未曾受过汉族那一套礼法薰陶，倒是没有一点忸怩之态，格格笑道：“你就说吧，这也用不了什么避忌啊！”

要知昆布兰国乃是个游牧民族，少年男女经常一同打猎，到了知道爱慕异性的年龄，就用歌声表达情意，挑选心上之人，因此对于男女相悦，认为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游牧民族的女子总是喜欢体魄健壮、本领高强的男子的，公主正以有着玉昆仑这样的情郎而感到骄傲呢。

玉玲珑道：“就在我哥哥从你们的水云庄回来之后不久，有一天，公主带了一队武士，在山下打猎，碰上一只极为凶恶的犀牛，犀牛皮粗肉厚，刀箭难入，发起脾气来，两只尖角可以触碎石头，比老虎狮子。还要可怕得多。武士们慌忙保护公主，箭如雨下，要将它驱走，哪知更触怒了它，竟然向公主这边冲来，接连伤了几个武士。正在这危险之极的时候，恰巧我哥哥那天下山购物，回来的时候碰上了，我哥哥空手制服了那只凶恶的犀牛，公主十分高兴。就请我哥哥做她的随从武士。我哥哥竟然忍心撇下了我，也不回来告诉我，当场就答应了。”

公主道：“好妹妹，你现在还在生你哥哥的气吗？”玉玲珑笑道：“他现在给我带来这样一位好嫂嫂，我是高兴还来不及呢。”公主叹口气道："可是他做了我的随从武士，我却连累他受了一场大祸。”玉昆仑道：“不，这是我连累了你。”玉玲珑笑道：“好在现在灾难已成过去，你们也不必彼此

引咎了。”

公主继续说道：“说起这次灾难，卡兰妮姑姑着实帮了我一把大忙。我和玉大哥要好，我哥哥本来是不知道的。后来尼泊尔的废王来了，随他来的还有一大批武士，我哥哥仰仗他们的助力，不但和那废王订了联盟的密约，约定由他先助我哥哥吞并马萨儿国，然后我哥哥也出去助他复国；而且还要强迫我嫁给那废王的废太子。

“我坚决不肯答应。我哥哥十分气怒，一面把我软禁起来，一面暗地调查。不久就给他查出了我们的秘密。他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一日，故意叫玉大哥跟随他去打猎，玉大哥射杀了一只猛虎，我哥哥假借酬谢他的功劳为名，赏赐他一杯御酒，酒中下了修罗酥骨散，这是我们内库的秘药，服食之后，气力立即消失，多好武功也使不出来。

“我哥哥将他拿下之后，这才对他说道：‘现在有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是生，一条是死。你若要走生路，我送一个宫女与你成婚，你须与公主一刀两断，否则我就把你处死。’玉大哥当场毫不踌躇，就选择了死路。我哥哥本是想用他来劝我依从，并断了我的念头的，一时倒不肯就将他处死，于是把他打入了天牢。希望他受不过折磨，终于从命。

“事情过了没几天，恰好卡兰妮姑姑又来了。这时我己得知玉大哥被打下天牢的信息，向她求助。她说：她不愿得罪童姥姥，因此也不能帮助我私逃出去，但却可以设法把玉大哥救出来。她要我把内库的解药偷来给她，当晚她就偷入天牢送给玉大哥，不过她却留下字条，叫玉大哥第二天才好越狱。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用意，本来她自己也可以去愉解药，并且当时就可以把玉大哥救出来的。她不肯这样做，那是因为她不想引起童姥姥疑心的缘故。她的本领也真是难以思议，不知她用的是什么法子，偷入天牢，竟是无人知觉。

“玉大哥恢复了功力之后，越狱易如反掌，第二天便当着牢头的面，扭断了牢门的大铁锁，大摇大摆的出来了。天牢的守卫，人人知道他的厉害，见他功力已经恢复，哪个敢拦阻他？“玉大哥出来之后，卡兰妮姑姑偷偷和他会了一次面，劝他千万不可冒险入宫救我。玉大哥自己也知道不是童姥姥的对手，便向她求计。给童姥姥送礼，并利用那金毛狻将我劫出深宫的计划，便是卡兰妮姑姑想出来的。”

玉昆仑笑道：“说来有趣，我本来是国王所要缉捕的御犯，但当我派人送信给童姥姥，说是要送她一朵‘雪里红妆多’，只求见公主一面的时候，她立即便答应了。还答应决不与我为难，给了我许多方便，掩护我进宫呢！”

公主笑道：“那是她自恃过高，根本没把你放在眼内的缘故。却想不到你带了金毛狻来作帮手，居然在她的眼皮底下，将我抢走。”玉玲珑道：“人人都说那老妖婆武功无敌，哥哥，你和她交了手没有？”

玉昆仑道：“交了一招，果然厉害。你看！”捋高袖子，只见手臂上五道伤痕，有如烙过一般，众人看了，不禁骇然。玉昆仑道：“幸亏那金毛狻来得快，我和她对了一掌，立即便抱起公主跨上金毛狻跑了。她受了我一记玄冰神掌，大约也总得调息几个时辰。”

玉玲珑笑道：“也幸亏这‘雪里红妆’刚好在前天开花。要不然送别样礼物，那老妖婆就未必放在心上了。”玉昆仑道：“我却不解，这老妖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这‘雪里红妆，作甚？”

公主道：“这个我倒知道。不是她要的，她是想送给伊壁珠玛的。说也

奇怪，伊壁珠玛和卡兰妮是对姐妹，伊壁珠玛只来看过她一次，卡兰妮姑姑则常常来看她，但她似乎特别喜欢伊壁珠玛，时时都在提起她，得了什么宝贝，也总是说要留起来待将来给伊壁珠玛。对两姐妹的态度如此不同，不知是什么缘故。”

唐努珠穆问道：“卡兰妮姐妹和童姥姥是什么关系，何以如此亲密，公主可知道么？”公主道：“卡兰妮姑姑每次来时，都是在她房里关上了房门说话的。有时王宫中其他地方，我也偶然和她们一起，只知道卡兰妮姑姑称她做姥姥，对她很为恭敬，至于是什么关系，我可不知了。”

玉昆仑道：“卡兰妮去年和厉复生曾上过灵鹫峰，做过我们兄妹的客人。当时我带她去看那‘雪里红妆’花树，告诉她这三色奇花的奇妙之处。她羡慕得很。这次她献计我给童姥姥送这礼物，我猜她自己心里也一定想要一朵。但我不知开了几朵，所以当时不敢答应。”玉玲珑笑道：“这个我也早已想到了。不过，我却把这份人情，让了给厉复生。”玉昆仑道：“对，这样最好。既酬谢了卡兰妮姑姑，说不定还可撮合她和厉复生的姻缘。”

唐努珠穆蓦地想起一事，问道：“公主，你刚才说到那修罗酥骨散，说是中毒之后，气力立即消失，不知你身上可还有多余的解药么？”公主道：“我当时偷了小半瓶，用是没有用完，可是玉大哥越狱之后，我哥哥立即猜到是我偷的解药，剩下的第二天就被搜去了。也是因此，他才叫童姥姥将我严加管束的。你为什么问起解药？”

唐努珠穆道：“我怀疑我妹妹也是受了此毒。公主，你见过我妹妹的，可看得出来么？”公主道：“中了修罗酥骨散的毒，面色毫无异样，是看不出来的。哎呀，你妹妹武功极高，童姥姥和我哥哥却放心让她在宫中到处行走，九成是中了此毒了！”

云琼忽地笑道：“现放着一个女国手在此，要解此毒，又有何难？”唐努珠穆蓦地省起，便到华云碧跟前施了一礼，说道：“对啦，令尊是当代神医，善解百毒，华姑娘家学渊源，倘肯赐助，感激不尽。”又说道：“他们意图拿我的妹妹来要挟我，我若无需求他们的解药，那就只要设法将我的妹妹弄出来就行了。”

华云碧道：“我的药囊倒还没丢失，但必须经过诊断，才能对症下药。”云琼笑道：“那你就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啊。”华云碧道：“你刚才可没有对我说过要去昆布兰国都？”

云琼道：“不错，我们兄妹本是和你的爹爹来找你的，如今既然找着你了，你的病也已好了，难道咱们就此回家么？江海天于我有救命之恩，我只可惜自己不懂医术，帮不了他的忙，但去总是要去的。”言下之意，即是说，就只看在江海天的份上，也应该去救谷中莲。唐努珠穆这才想起，心道：“不知这位华姑娘对我妹妹是否还有妒意？哎呀，云大哥却在这时候提起了江师兄来，也未免太不识时宜了。”心念未己，只见华云碧颊泛红晕，说道：“难道你以为我不想救人么？我只怕自己的医术不够高明而已。好，你既然这么说，我就陪你一道去救谷姑娘就是。”

原来华云碧倒并非心胸狭窄，但她却也的确有过这样的念头，为了避免挑起创伤，打算从今之后，不再见江海天和谷中莲二人。但如今是云琼求她同去，情形便又不同，虽然她还未曾将对江海夭的感情，完全移到云琼身上，但已觉得和云琼在一起，也就不怕面对江海天和谷中莲了。这是一种微妙的少女心理，只有在她找到了男友之后，才敢但然面对从前的恋人。唐努珠穆

和云琼都不懂得她如此微妙的心情，但听得她慨然答应同去，皆是大喜。

说话之间，云壁亦已来到，见了她的哥哥，自有一番高兴，不必细表。玉玲珑笑道，“ 人到齐了，请容许我略尽地主之谊，敬你们几杯淡酒。 ”酒菜都是准备好了的，立即便送上来。

唐努珠穆笑道：“ 玉姑娘真是位好主人，但我却是个恶客，不瞒你说，我刚才饥不择食，早已抢了你们要给金毛狻的一大块牛肉了。 ”说出此事，众人无不失笑。

席上人人兴高采烈，只有昆布兰国公主双眉紧蹙，如有隐忧。玉昆仑道：“ 咱们已经逃出牢笼，公主，你还害怕什么？ ”公主说道：“ 这里不是久居之地，玉大哥，咱们得找个容身之地才行。 ”

原来这地方本是她爷爷的一座行宫，她爷爷疼惜她，逊位之后，将这行宫赐给她作别墅。这里的侍女也都是平日服侍她的宫娥。因她和玉家兄妹的特殊交情，她不住的时候，王玲珑便等于是此间的主人了。

玉昆仑瞿然一惊，说道：“ 不错，你哥哥是知道这个处所的，迟早总会派人到这里来寻你。我的老家在灵鹫峰上，但却不适宜于你居住。公主，咱们不如远走高飞，到一个没人认识咱们的地方。 ”

公主叹了口气，幽幽说道：“ 我舍不得我的爷爷，我也舍不得离开我的国土。但既然无处可以容身，我也只好随你。 ”

唐努珠穆想了一会，忽他说道：“ 公主，你和我们一道走好吗？ ”公主怔了一怔，说道：“ 和你们一道走？你们不正是要前往我国京都吗？这不是又回去自投罗网？ ”

唐努珠穆说道：“ 贵我两国，世代相好。你哥哥虽然一时糊涂，受人拨弄，意图吞并我国，我却决不想和贵国打仗。我此去就是要竭尽所能，消弭兵戎的。尼泊尔废王在你们那里兴风作浪，若不将他们逐走，对你们也是心腹之患，所以我此去也想劝告你的哥哥，我自信有几分把握可以令他醒悟。 ”

公主说道：“ 果能如此，那是我国大乍，我也可以放心回去了。但事情成败，未可预卜，我一回到京城，只怕就有危险发生。莫说我哥哥手下武士如云，只那童姥姥一人，已难对付。 ”唐努珠穆笑道：“ 我有个师兄，此时已经先到你们的京城了。倘若真是非用武力不可的话，那童姥姥决不是我师兄对手，你大可放心。 ”

华云碧道：“ 我还有个办法，公主，我替你略施小术，变容易貌，包你没人认得你。 ”唐努珠穆说道：“ 这就更好了，那咱们进城之后，便可以从容不迫，相机行事了。免得一到就惹出麻烦。 ”玉昆仑兄妹说道：“ 华姑娘既擅于变容易貌之术，那我们兄妹也可以去了。请华姑娘一并帮忙。 ”

华云碧问玉玲珑取回药囊，药囊里还有几颗易容丹，再要了一些普通的化妆品，果然经过她施术之后，玉家兄妹和公主都似换了个人。公主照了照镜，大喜说道：“ 此刻，我就是站在我哥哥面前，只怕他未必认得我了。这几日正是京都神庙举行一年一度的开光大典期间，许多香客进城。咱们这个时候前往，最不易惹人注意。 ”

大家都在称赞华云碧的妙术，并定了明日一早便即动身。华云碧却是心事如潮，寻思：“ 江海天不知还会忆念我否？唉，这时，他或许已经见着谷中莲了？唉，但愿他们过得快快活活，我也无须烦恼了。 ”

江海天此时正在路上，已经可以望得见昆布兰国京城的城墙了。他经过了许多意外，又未知云琼等人已经获救，心里极为伤痛，华云碧在思念他，

他也还在思念华云碧的，他也正在心想：“ 但愿碧妹与那白衣少年能成眷属，我也无须烦恼了。 ”正是：

但愿知交能幸福，两人心事一般同。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异国闯宫遇妖妇　冰河比剑结新交

阿尔泰山婉蜒而来，到了此地，与天山北出的支脉会合，俨似巨人的双臂，拥抱着一大片平原，这就是昆布兰国的国土了。昆布兰国的京城名叫希喀什尔，正坐落在两条山脉会合之处，倚山修建，形势险要，真有一夫当关，万夫难越之势。

江海天心想：“ 此地若是闭关自守，无殊世外桃源，昆布兰国的国王却仍不满足，妄图向邻国大动干戈，实是愚昧极了。马萨儿国比它强大得多，幸亏是珠穆师弟为王，他一心要消弭兵戎，否则只怕这世外桃源，也要变成焦土。唉，但愿师弟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就是两国百姓之福了。 ” 他未知唐努珠穆业已脱险，到了昆布兰国的京城，心头更为深重，寻思 :“ 若是珠穆师弟有甚不测，我不但要救莲妹，还要替他挑起这副重担，设法消弭两国的兵戎了。 ” 从唐努珠穆又想到谷中莲，他对谷中莲的遭遇毫无所知，更是惴惴不安。

这几日是希喀什尔京都神庙举行开光大典的期间，各地香客络绎不绝，其中也有汉族的香客。江海天买了一柬藏香，也扮成香客的模样进城，倒也无人注意。昆布兰国是佛教国家，京城里寺庙很多，这几日除了京都神庙之外，其他大小寺庙一律开放，任由香客借宿。江海天借宿的那间寺庙，正好是最靠近王宫的一间。

江海天急着要打探谷中莲下落，不待唐努珠穆来到，当晚就单人匹马，独探王宫。这是一个无星无月的晚上，五步之外，不见景物，江海天暗暗欢喜，心想：“ 这正是夜行人最好的时机。 ”

王宫建在山脚，虽然是漆黑的晚上，但山上冰河交错，宛若游龙，在山顶泛出一片白茫茫的景色，冰雪映照，虽说是距离太远，也有一点点微光，江海天武功深湛，目力异于常人，借着这一点点冰雪微光，已经可以看清道路。神不知鬼不觉的进了昆布兰国的王宫禁苑。

但立即就碰到一个难题，昆布兰国的王宫，规模之大虽不及马萨儿国，但也有数百幢宫殿建筑，参差错落，星罗棋布。谷中莲是否被囚在宫中，江海天固然不知，即使确是囚在宫中，要在这几百幢宫殿建筑中找出一个人来，那也是难到极点，无殊海里捞针了。从前他和唐努珠穆兄妹偷进马萨儿国王宫，找那好王盖温报仇之时，还有唐努珠穆的一张地图指路，如今他单身一人，却是毫无凭借，只能盲摸瞎撞，祈求上天保佑，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了。

奇迹未曾出现，却出现了敌人。江海天正在前行，忽觉背后有呼吸的气息。

呼吸的气息，若非靠得很近，本来很难听出，但一来江海天内功深湛，听觉特别灵敏；二来又是在寂静的晚上，一有些微声息，也会引起注意。江海天吃了一惊，停下脚步，凝神静听。只觉这气息节奏缓慢，似有如无，与常人的重浊呼吸，截然不同，以江海天的武学造诣，一听就知此人内功极有火候，大约是在离他十步之外的地方埋伏。

江海天寻思：“ 此人定是内家高手，我发觉了他，想来他也已经发觉我了。他埋伏暗处，意欲何为？嗯，大约因为他未看见我的面貌，不知我是从外面来的吧？若是给他看出，声张起来，那就麻烦了！ ” 思念及此，立即抱了“ 先发制人 ”的打算，倏地回身，向那人躲藏方向一指戳出。

江海天用的是最上乘的“ 罡气点穴 ”的功夫，他从那人的呼吸气息，辨

别方向，点他鼻端的“闻香穴”和眼间的“阳白穴”。江海天的无形罡气，已经练到可以在三丈之内伤人的境界，即使在黑夜之中没有点准穴道，也足以令敌人浑身酸软，难以动弹。

一指点出，嗤然有声，忽听得那人微微一“噫”，倏地一条黑影飞了起来，倒纵出去。这人竟然没有给他点倒，而且还能施展轻功躲闪！

江海天正要跟踪追击，那人已先发难，只听得一声极力刺耳的暗器破空之声，倏然间，一道乌赤色的光华，电射而至，饶是江海天技高胆大，见这暗器来势如此凶猛，也不敢用手去接。

说时迟，那时快，这道乌金光泽，已向着他的咽喉射到，幸亏江海天动作也快，裁云宝剑，亦已出鞘，当下一招“举火撩天”，向上便削，只听得“叮”的一声。火花飞溅，这一枝似是短箭模样的暗器，登时坠地，江海天虎口也微觉酸麻，不禁暗暗吃惊：“天下间竟有这样霸道的暗器！我的主剑削铁如泥，竟也削它不断！这是什么宝贝？”

劲敌当前，江海天无暇拾起那枝暗器研究，便向那人追去。奇怪的是，那人却并不声张，只是一味躲躲藏藏，好像有意和江海天在黑夜中捉迷藏似的，江海天的轻功比那人虽是高出一筹，但一来他起步在后，二来他地形不熟，被那人在假山乱石之中，兜了几个圈子，竟不知他躲在什么地方了。

就在此时，只听得钟声铛铛，号角呜呜，想是宫中的侍卫，听得那暗器的啸声，已知有人偷进。

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喝道：“不用惊慌，来的只是两个小贼。卡兰妮，你搜那边的假山，我来捉这边的小贼！”江海天吃了一惊，心道：“这老婆婆好不厉害，居然能在嘈嘈杂杂的声之中，听得出我的方向！”宫中有这样能人，再加上刚才那个汉子，看来我今晚是决难如愿了。”

要知那老婆婆口中说的虽然是“两个小贼”，但江海天却一直以为刚才那个汉子是宫中卫士，老婆婆把他也列为“小贼”，那是因为在黑夜中未曾认出是自己人的缘故，江海天刚才接了那人的暗器，已知双方武功相差不远，而这老婆婆的本领，看来又似还在自己之上，倘若给这两人联手围攻，只怕要逃也不容易。暗自思量：“为了免吃眼前之亏，只好先逃出去，等师弟到来之后，再作打算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嗤”的一声，一枝蛇焰箭己向他射来，一团蓝火，在他头顶上空掠过，这蛇焰箭乃是作照明之用的。江海天刚刚施展轻功，从假山乱石之中飞出，到了平地，蛇焰箭一发，目标登时显露。

江海天一记劈空掌将那蛇焰箭打落，蓝火也迅即扑来了。但已是迟了一步，在那火光一闪之中，只见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婆婆已是旋风般向他扑来。人还未到，暗器先发，暗器破空呼啸之声，俨如海潮震耳，一听就知是用“天女散花”的手法打来。最少也有十几件之多！

江海天刚才尝过了那个汉子暗器的厉害，如今听这暗器破空之声，比刚才的声势还要威猛，饶是他艺高胆大，也不禁心头一震，“我刚才挡那人的一枝暗器，已是如此吃力，倘若这老婆婆所发的暗器，都有刚才那人所发的威力，这十几件暗器，我可要吃不消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金光灿烂，已是从四面八方飞来，原来是十二个金环，连翩而至，有的斜飞，有的直射，有的在他头顶盘旋，却未即落下。江海天运起神力，宝剑一挥，剑光也化作了一道长虹向那十几圈金光扫荡，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金环碰着了他的宝剑，都碎成片片。

江海天心头一松，原来这老婆婆的暗器数量虽多，势声也极骇人，但威力之强，却还远远不如刚才那人所发的一枝暗器。就在他心情略一松懈之际，在他头顶上盘旋的三个金环突然飞下，透过了他剑光的封锁。江海天霍地一个“凤点头”，背向上拱，三枚金环，都打中了他的背心。江海天有护体神功，三枚金环也登时震落。可是那力道也颇不弱，江海天只觉似被铁锤重重敲击了三下，虽未受伤，也觉痛彻心肺。这老婆婆所发的暗器，力道之强，也还罢了，手法的奇妙，却确是江海大见所未见。

江海天却不知道，他固然吃惊，那老婆婆却比他吃惊更甚！

这老婆婆不是别人，正是那昆布兰国国王奉为金轮圣母的童姥姥，她自负平生无故，这十二只金环更是她最厉害的独门暗器，却想不到竟给一个年纪轻轻，不知来历的少年人，举手之间，便把这十二只金环全都破了。九只金环是给宝剑削断的还不算稀奇，另外那三只金环被江海天以护体神功震落，童姥姥可不能不大大吃惊了。这十二只金环，她本是轻易不肯施展的，只因见江海天扑灭那蛇焰箭的功力颇似不凡，她这才使用出来，心中还不无“牛刀杀鸡”之感。想不到江海天的功力竟远远超出她意料之外。

童姥姥暗自寻思，“若容这小子再过几年，那还了得？”杀机陡起，趁着江海天立足未稳，一掌便劈过来，江海天还了掌，两方距离已在一丈之内，掌风激荡，沙飞石走，声如郁雷。童姥姥连退三步，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急忙再发一掌。

江海天晃了晃，正自想道：“这老妖婆虽不及那宝象法师，这一身武功，也足以震世骇俗了。若在我未服天心石之前，决计挡不了她这一掌。”忽觉真气运转，有阻滞之感，第二掌发出功力便减了几分，这一次双方内力碰撞，轮到了江海天连退三少。

说时迟，那时快，童姥姥第三掌又到，这一次更为怪异，热风呼呼，就似一把无形的火焰烧到了身上，江海天在喉焦舌燥的感觉中，又隐隐闻到一股淡淡的腥味，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来这妖婆不但掌力深厚，而且还练有毒功。”江海天本来就怕刚才所遇的那汉子又再出来，与这老妖婆联手攻他，此时又察觉这老妖婆难以力敌，自更无心恋战，当下虚晃一招，拔脚便逃。

童姥姥使出平生绝学，暗器、掌力、毒功全都用上了，见对方毫无伤损，还能施展超卓之极的轻功，心里也是惊疑不定，“这小子能有多大年纪？即使他在娘胎里就学武功，也不应有如此功力。怎的连我的化血神功都伤他不得，难道他已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她怎知道江海天是金世遗悉心调教出来的弟子，又巧服了三颗天心石，足当得人家数十年的功力，虽未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但只论功力已比童姥姥稍胜一筹，不过童姥姥使出歹毒之极的化血神功，他却还不知如何抵御。

童姥姥心存怯意，不敢追得太近。其实江海天此时要运功驱毒，倘若童姥姥全力扑击，江海天只怕也难逃脱，但童姥姥摸不到江海天的底细，只觉这少年的武功深不可测，实是太出乎情理之外，生怕八十岁老娘倒绷孩儿，不由得不小心翼翼。江海天发力狂奔，也在提心吊胆。奇怪的是，刚才所遇的那个汉子一直不见出来，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江海天正在加快脚步，往前飞奔，忽听得呼的一声，一枚石子，迎面打来，听那暗器破空之声，劲道颇是不弱，江海天正待挥剑遮拦，那枚石子未曾打到，已在他面前落下，只听得“咚”的一声，泥水四溅。原来在他前面，正是一个泥塘，只因乱草丛生，黑夜之中，殊难发觉。

江海天暗暗叫声“ 侥幸 ”，要不是这枚石子恰好及时而来，他在狂奔之中，一定会陷入泥塘去了。虽说他一身功夫，陷入泥塘，也决不至于便遭没顶，但总是麻烦，最少也会给那童姥姥追上。江海天觉得有点奇怪：“ 以那暗器的劲道而论，那人是足够力气打得更远的，难道是他有意给我指路？ ”但这时他急于逃跑，也无暇仔细推敲，立即便从泥塘旁边绕过，在水光的映射下，隐约见到塘边有个人影，半边身子藏在乱草丛中。

江海天眼利，一眼认出是个女子，再走近两步，连面貌也可以约略辨认了，江海天猛地一惊，原来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天魔教主！

江海天无暇打话，“ 唰 ”的一剑刺出，天魔教主飞起一条绸带，还了一招，低声说道：“ 你这不识好歹的小子，还不快逃！ ”剑光过处，绸带被削去了一段，江海天又复一掌推出，天魔教主高声叫道：“ 哎哟，好厉害！ ”身形一侧，闪过一边，江海天一掠即过，还怕她用毒药暗器偷袭，一面跑一面舞剑防身，天魔教主却并无暗器打来。只听得童姥姥在后面叫道：“ 兰儿，你受了伤么？ ”

童姥姥轻功本来就比江海天稍逊一筹，她尚未摸到江海天武功的深浅，这时又怕天魔教主已受了伤，哪里还敢再追。不消片刻，江海天已越过了围墙，逃出了王宫。

江海天逃是逃出来，但燠热烦闷的感觉还是没有消除，心里也暗暗吃惊：“ 那老妖婆不知用的是什么古怪掌力，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居然能令我全身发滚。比起欧阳仲和的霹雳掌与雷神指，那是厉害得大多了！ ”当下默运玄功，导气归元，不消多久，已把所受的热毒尽都化去。

王宫建在山下，江海天是向山上逃去，从一条冰川旁边经过，冷风吹来，在燠热之后，分外感到一片清凉，十分舒服。恢复清醒之后，忽地起疑，心中想道：“ 我刚才与天魔教主交手之时，功力未曾完全恢复，虽然也未必就会败给她，但她要抵敌三五十招，总还能够，她何以要那样大声惊呼，难道是故意装出来嚷给那老妖婆听的？她是有心将我放走？ ”再想一想，给我指路的那枚石子敢情也是她掷的？塘边没有别人，嗯，那一定是她了！奇怪，她为什么要助我脱险？ ”

江海天暗地寻思：“ 我小时候曾被她抢去，她对我极为疼爱，莫非她是在念着这段情谊？但我在马萨儿国的时候，她又为何不念旧情，对我下毒？ ”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暂且搁之脑后，续向前行。

江海天沿着冰河走去，想从另一面落山，走得不远，忽听得呜呜的啸声，一道乌金光华，又向着他迎面射来，正是他刚才碰过的那种不知名字的暗器。

江海天既是愤怒，又是奇怪，“ 此人刚才为什么不与那妖婆联手夹攻，却到如今才来这里优击？哼，看来他是有意伸量我了。 ”当下运足了十成功力，挥剑一挡，“ 叮 ”的一声，火花四溅，仍然未能将那枝暗器削断，只是在杆上现出一道裂痕，江海天运剑消去了那人的劲道，立即便把那枝暗器抄到手中，卫见形如短箭，非金非铁，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说时迟，那时快，那条黑影已闪电般地扑出过来，喝道：“ 好呀，你既苦苦相迫，咱们就来较量较量！ ”一剑削到，隐隐带着风雷之声。

江海天怒道“ 岂有此理，分明是你屡次挑衅，却颠倒说我迫你！ ”裁云宝剑一招“ 横云断峰 ”，也横削过去，双剑相交，寒光四射，声若龙吟，震得耳鼓都嗡嗡作响，双方吃了一惊，不约而同的都先看自己的剑有没有伤损，待见全好无缺，这才放心，又各自不约而同的“ 噫 ”了一声。

冰河发出的亮光有如皓月，江海天这才发现，原来对方是个年纪与他不相上下的少年。虽然是胡人装束，但从形貌上却可以看得出是个汉人，两道剑眉，英气勃勃，骤眼一看，竟是似曾相识！江海天心道：“奇怪，我似是在哪里见过此人？”但在他相识的人中，决计没有一位武艺高强的少年，江海天疑惑不定，正要动问，那少年已是又扑过来！

那少年试了一招，知道江海天功力远胜于他，意欲在招数上取胜，运剑如风，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江海天的宝剑竟碰它不着。

江海天碰到劲敌，精神陡振，心道：“好，我就和你斗快！”顿时间双方出剑都是快如闪电，只见两道剑光矫若游龙，盘旋来往，前招未尽，后招又发，一发即收，一沾即退，不到半住香的时刻，已斗了百数十招，双方仍是未曾碰撞。

但这样以快如闪电的剑法较量，却比硬打硬拼更惊险百倍，因双方都在乘暇抵隙，哪一方稍有疏失，便要血染玄冰了；又因双方都是宝剑，双剑不交，动力高的那方虽然还是稍占便宜，但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了。这少年的剑法精妙非常，绝不在江海天之下，斗到了一百招之外，双方都有点感到奇怪。

这少年暗自想道：“奇怪，这小子的剑法，其中有几招极为精妙的招数，竟似是从我这套追风剑式中变化出来？”江海天也在心里思疑：“我师父所创的独门剑术，他怎的似乎也懂？”原来双方的剑招变化，虽然有很大不同，但以江海天的武学造诣，却隐隐可以察觉得到乃是同出一源，而且对方的剑术还似是“源头”，而自己的这套剑术，则是这“源头”的“分支”。

斗到百招开外，那少年渐觉气力不加，剑法突然一变，化成了一道光幢，剑尖上就似挽了千斤重物似的，东一指、西一划，慢吞吞的好似十分吃力。但那剑光缭绕，却把全身封闭得风雨不透。而且招数虽然缓慢下来，但招里套招，式中套式，每一招之中。都藏着极为复杂的无穷变化。

江海天更是惊奇，心想：“这不是最上乘剑术中的大须弥剑式吗？幸好我师父也曾经教过。”心念未已，那少年的宝剑扬空一闪，但见剑影千重，寒光万道，弥空匝地的疾卷过来，这是“大须弥剑式”中一招困敌妙招，名为“八方风雨”，若是待他剑招用实，敌人就要被困在剑光圈里，再也不能突围，纵使功力胜过对方，至多能逃出性命，难免受伤。

江海天精神陡振，喝声：“来得好！”剑光一凝，匹练般的刺出，这一招名为“强弩穿云”，正是金世遗所创的破“八方风雨”的一招绝招，那少年“咦”了一声，剑法立即收敛，想不到江海天这样化解他的招数，比他的“大须弥剑式”中原来的解法还更精妙。

那少年剑式一变，从“八方风雨”倏地变为“坚城御敌”，这一招金世遗却未曾教过破法，江海天的剑招便给封了出来，攻不进去。到了此时，两人不约而同的同时收手，叫道：“你是谁？”

江海天抱剑施礼，说道：“小弟江海天，家师金世遗。请问天山老掌门唐晓澜是阁下何人？”

那少年哈哈大笑，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金大侠的高足。我名叫唐加源，你所问正是我的爷爷。”江海天这才省起，怪不得自己觉得他的面貌似曾相识，原来是因为他长得跟他的父亲颇为相似。唐加源的父亲唐经天，江海天是见过的。

天山派剑术妙绝天下，金世遗博采百家，以乔北溟的武功秘笈为基石，

以天山派的正宗内功心法为梁柱，建立了自己的武学，开创了自己的门户。而其中剑术一项，采自天山剑法的更多。但金世遗自己也有许多变化增益，那招破解“八方风雨”的“强弯穿云”，就是其中之一。

唐加源是武学世家，嗜武成迷，不暇寒暄，便即问道：“江兄这一把剑，想是乔北溟三宝之一的裁云宝剑了？”

江海天道：“不错，兄台这一把剑想必也就是贵派镇山之宝的游龙剑了？”唐加源笑道：“这么说来，这两口宝剑是第二次相会了。上一次我爷爷曾用这把游龙剑与女魔头厉胜男的裁云剑较量，结果在剑术上胜了她一招；但在比赛暗器的时候，我爷爷的天山神芒却给她的宝剑削断了。”江海天这才知道，原来唐加源则才所发的那种奇形暗器，就是天下暗器中威力最强的天山神芒。

唐加源道：“令师金大侠和我家是两代交情，我爷爷常常谈及他的。可惜我还未有机缘拜见令师。”又道：“那次我爷爷和厉胜男较量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我爷爷有生以来，就是输了那一场。经过那次较量，我爷爷在剑术上精益求精，前几年曾有意思请令师前来天山切磋剑术，可惜不知令师去向。今日得遇江兄，幸何如之。你破我大须弥剑式‘八方风雨’那一招，真是精妙绝伦，小弟不胜佩服！”言下又是高兴，又觉有点惘然。

原来唐加源以为他家的天山剑法，经过历代祖师以及他的祖父不断的改进之后，已经到达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境界，哪知还是输给了江海天一招。

江海天道：“我师父这套剑术，其实就是从贵派的剑术中演变出来的。在未遇兄台之前，我也以为对大须弥剑式的精华，已经尽得无遗了。哪知今日一见，却原来我也还是井蛙窥天，不知天地之广。兄台化解我‘强弩穿云’那一招，更是精妙绝伦，小弟十分佩服。”唐加源高兴起来，笑道：“这一招名为‘坚城御敌’，是我爷爷和厉胜男比武之后，所创的新招，从来没有用过的。”

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唐加源见江海天武功又高，人又谦虚，有心结纳，说道：“令师和我家是两代交情，咱们乃是第三代的交情了。我意欲与江兄结为异姓兄弟，今后也好时常请益，不知江兄意下如何？”江海天喜道：“是所愿也，不敢请耳。如此小弟高攀了。”当下撮土为香，两人相互八拜定盟，叙起年龄，唐加源较长一岁，做了大哥。

两人结拜之后，这才各自叙述来到此的经过。原来唐加源是奉了尼泊尔新王之命，来到此间侦查旧王的下落。唐加源道：“有人报讯，说是那暴君逃到了昆布兰国，与国王勾结，此人下除，终是尼泊尔的心腹之患，我来了几天，苦于无路打听，也不知消息是否属实，故此今晚冒险入宫一探。想不到与江兄误会，动起手来。”江海天道：“伯父伯母，都已到尼泊尔去了。大哥还未见着父母么？”

唐加源怔了一怔，问道：“贤弟怎么知道？”江海天道：“我在青海白教法王鄂克沁宫，曾见过令尊大人。后来又一同赴马萨儿国宝象法师的金鹰之会。会一结束，令尊、令堂，还有陈天宇伯伯和陈伯母，就立刻启程往尼泊尔了。”当下将这两件事情撮要说了一遍。

唐加源道：“萍姨本是家母的侍女，她是奉了尼泊尔新王之命，回中国来请我母亲的。但直到我动身之日，还未见他们来到，很可能是彼此都在路上，却没有碰头。”

唐加源想了一想，继续说道：“他们到了加德满都，立即就会知道我的消息。尼泊尔王请家母前往，本是要她帮助平定内乱的。如今那暴君已到了这儿，我也奉了国王之命，来到这儿追踪他了。家父家母得知此事。一定也会赶来的。算算日程，我回国的前两天，他们已经从马萨儿国出发。他们到了加德满都之后，即使有几天耽搁，不久也会来到此地的。我父母一来，再多一个妖婆，也能对付。咱们不如多等几天，待我爹娘来了，再商大计。”

江海天沉吟不语，唐加源道：“贤弟有何心事？”江海天道：“实不相瞒，小弟有位好友，她是我师弟的妹妹，在昆布兰国遭遇不测之祸，此刻多半是已被囚在宫中，她一日未离险境，我总是难以心安。”当下又将马萨儿国与昆布兰国的纠纷，以及谷中莲怎样失陷在昆布兰国的经过，一一告诉了唐加源，唐加源想不到内情如此复杂，惊奇不已。

唐加源说道：“如此说来，马萨儿国的公主原来就是邙山掌门谷之华的徒弟，和我们天山一派也是极有渊源的了。贤弟既然急于救她脱险，愚兄又岂能置身事外？这么样吧，今晚是不能去了，咱们回去歇息一日，明天晚上，再闯它一次虎穴龙潭！”江海天沉吟半晌，说道：“大哥，你还是等待伯父伯母来了再说吧。明天晚上，让我独自去探一趟。”

唐加源甚是不悦，说道：“咱们既然义结金兰，理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怎能让你一人单独冒险？”江海天道：“你身负重任，小弟不愿为了私人之事，连累于你。”唐加源道：“你和那妖婆交过手，究竟是怎么个厉害？咱们两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吗？”

江海天道：“若论真实武功，小弟虽然没必胜把握，倒也还不会惧她。只是她一双毒掌确是极为厉害，别说给她打中，只是那一股腥风，已令人心头烦闷，浑身燠热，功力也就不知不觉的难以发挥了。”

唐加源听了忽道：“可惜，可惜！”江海天道：“可惜什么？”唐加源道：“我本来有一朵天山雪莲的，这天山雪莲，能解百毒，可惜我在尼泊尔已送了人了。”

斗转星移，已是五更时分，唐加源道：“咱们回去再从长计议吧。反正你也得到明天晚上，方能行事，说不定明天我爹爹已经到了。”江海天心想：“珠穆师弟内功深湛，他和云家兄妹，陷入冰河，未必便会送命。我干爹已沿着那条冰河去找寻他们了。要是干爹寻着他们，那固然最好，即使不见，干爹也要到这里来给我报讯的。他是天下第一神医，也足以对付那个妖婆。大哥说得不错，多等一天，不论是谁来到，事情便有转机。”于是，便对唐加源的提议表示同意，问道：“大哥，你住在什么地方？”

唐加源道：“我寄寓在一间喇嘛庙里，离此约有二十里。”江海天道：“我也是住在一间寺庙里，离此更近，就在那边山下，可以望见王宫的。不如到我那儿吧。”

当下两人联袂下山，一路指点山川，谈说看闻，唐加源说道：“阿尔泰山，冰河最多。天山比它还要高些，却没有这样奇景。不过天山也有它的特殊风貌，天山雪莲，就是天下第一奇花。”江海天道：“阿尔泰山也有一种奇花，名叫‘雪里红妆’，能使人长春不老，也是奇妙得很。”唐加源怔了一怔，忽道：“贤弟，你曾上过灵鹫峰么？”

江海天道：“我前天才从那里经过，这么说，大哥，你也是上过灵鹫峰的了？”唐加源道：“灵鹫峰上有间冰屋，屋中有个女子，你可曾见到么？”江海天大是惊奇，心想：“大哥在泥泊尔几年，最近方始回国，碧妹在灵鹫

峰失事，他怎会知道？哦，是了，他说的大约是指冰屋的主人，决不会是说碧妹。”他不愿多提华云碧的事情，当下说道：“我只见一个披着白裘的少年，不见有何女子。”唐加源有点失望，说道：“这么说，你见的是那女子的哥哥了。”江海天正想知道那白裘少年的来历，连忙问道：“大哥，你认得他的吗？他是谁？”唐加源道：“这人名叫玉昆仑，他妹妹玉玲珑，是一位武林奇人的儿女。几年前我路过灵鹫峰，曾遇见他们兄妹。”

唐加源和玉玲珑有过一段很深的交情，但也不愿多谈。只说了一些玉家兄妹的来历，和他们父亲的事迹。江海天不知那白裘少年，实在就是玉玲珑女扮男装，只道果真是玉昆仑，心里暗暗为华云碧欢喜。“他于碧妹有救命之恩，又同是武林世家，但愿碧妹会慢慢欢喜他。”他哪料到世事变幻，每每出人意外，华云碧后来果然是渐渐欢喜了另一个人，但那人却不是玉昆仑。

两人都是一等一的轻功，曙光微现，天色还未大亮，他们已回到江海天寄居的那间寺院，也尚未有人起来。江海天带领义兄，悄悄的回到房中，刚踏进门，忽觉一股清香，沁人肺腑，定睛一看，房中多了一个花樽，有一朵碗口大的白莲花插在樽中，正是：

正愁无计除邪毒，忽见仙花屋内开。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残笺破镜藏幽秘　同气连枝是一家

江海天惊奇不已，心想：“这是谁开的玩笑，给我送来了这样美丽的鲜花？”哪知有人比他还要惊奇，只见唐加源目瞪口呆，注视着那一朵花，忽地“啊呀”一声叫起来道：“贤弟，你何不早说？”江海天道：“说什么？”唐加源道：“原来你早已有了一朵天山雪莲！”

江海天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什么？你说这朵花，这朵花……就是——”唐加源道：“不错，这朵花就是天山雪莲了，你从哪儿得来的？怎么你自己也不知道？”江海天道：“这不是我的，连这花樽都是刚刚发现的。”

唐加源道：“这就奇怪了，天山雪莲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宝物，怎肯轻易送人。”江海天跳上屋顶一望，只见曙色朦胧，残星明灭，哪里有人的影子？他运用“天遁传音”之术，将声音凝成一线，远远送出：“是哪位高人赠我仙花，可容拜见么？”他内功精进之后，“天遁传音”之术已是运用得神妙无方，声音远远送出，只有修习过上乘内功的人才听得见，他所在之处的寺院僧人却反而毫无惊扰。但他接连三次传音，却兀是毫无反应。

江海天废然而退，说道：“这可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唐加源道：“还有一样奇怪之处，你看看这朵雪莲颜色娇艳，像不像刚摘下来的？”

江海天刚才没有想到这层，得唐加源提醒，果然觉得神奇，说道：“难道那人竟是神仙，懂得缩地的仙法？”

唐加源道：“天山雪莲离开枝头之后，可以保持十日，方才枯萎，但天山离此数十里之遥，即使是摘下已经十日，那人的脚程之快，也是并世无双了。”心中想道：“难道是我姨婆给我开的玩笑？”唐加源的姨婆即是他祖母冯瑛的妹妹冯琳，今年已是七十开外，但年虽老迈，尚有童心，故而唐加源疑心是她。江海天则在心想：“我师父有鬼神莫测之机，通天彻地之能，莫非是他老人家来了。”

唐加源道：“不管这雪莲是谁送来的，却正合咱们今晚之用。你只要把一片花瓣含在口中，就不必惧怕那妖婆的毒掌腥风了。”江海天道：“天山雪莲是否任何毒药均能消解？”

唐加源道：“那也不尽然。天地间有七种至毒之物，黑心莲、腐骨草、断肠花、鹤顶红、孔雀胆、金蚕蛊和修罗花，若是这七种毒物，混合起来，研成粉末，天山雪莲也就不能解了。听说二十年前，孟神通就曾用过这种毒酒难过我的爷爷，后来厉胜男也曾用过这种毒药害过邬山派的掌门谷之华。不过雪莲虽不能解，也能保全性命。倘若受毒之人，内功已到炉火纯青之境，再加上天山雪莲，那就连这七种毒物，也决计不能伤害他了。谷之华是你师父的好友，你一定知道他们的故事的。”

江海天道：“不错，邙山谷掌门当年中了厉胜男的剧毒，就是仗天山雪莲保全了性命。后来又得我师父以绝顶内功相助，这才复原的。”

唐加源笑道：“贤弟，你现在的功力，依我看来，已不逊于你师父当年。再有了这朵天山雪莲，你即使还未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也已是百毒不侵了。今晚再去，包保你定能报那妖婆一掌之仇。”江海天心想：“报仇还在其次，但求得见莲妹，我已是于愿足矣。”藏好雪莲，心中又是欢喜，又是焦急，恨不得快快天黑，好与唐加源再去闯宫夜探。

谷中莲此时也正在为着江海天而惴惴不安，她昨晚听得御花园中有厮杀之声，一夜不能安枕。天亮之后，立即找一个和她比较要好的宫娥打探消息，

这宫娥本是公主的侍女，对那童姥姥甚为憎恨，说道：“你问昨晚之事么，听说是来了两个小贼。可笑那童姥姥自夸天下无敌，昨晚那么多人，却连两个小贼都不能擒获，听说童姥姥还很吃了点亏呢！”谷中莲道：“可知道那两个小贼是什么人么？”那宫娥道：“不知道，只知道都是年纪很轻的。”

谷中莲被软禁宫中，已有十多天了，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她哥哥快来救她。听了这个消息，心中一喜一忧，想道：“是两个本领极好的‘小贼’，这两人能在童姥姥手中逃脱，这一定是我的哥哥和江海天了。海天不是要去水云庄探访华云碧的么？怎的却又与我哥哥同来此地？但除了他之外，又还有谁能令那妖婆吃亏？”

她越想越觉得是江海天无疑，这意外的消息给她带来了意外的喜悦，但也给她带来了意外的忧虑：“哥哥的本领虽强，但那妖婆的毒功更是厉害，昨晚他们虽然不至被擒，但毕竟还是给那妖婆赶跑了。要是他们都救不了我，那我还有何方法可以逃出生天？唉，不知他们今晚还来不来？”她心里渴望能再见江海天，但又怕江海天来得多了，总有一次给那妖妇伤了。

谷中莲当日被擒之后，童姥姥就用“修罗酥骨散”暗中下毒，这种毒药对人身并无伤害，但中毒之后，却是筋疲骨软，功力消失，多好的本领也使不出来。谷中莲起初被囚在冷宫，后来得太上皇解救，放她出来，让她在宫中自由走动，只是她功力已经消失，要想逃出宫去，那却是万万不能了。

谷中莲正在胡思乱想，只见又一个宫娥走了进来，说道：“太上皇有请公主。”谷中莲自出冷宫之后，一直奇怪昆布兰国的太上皇为什么对她这么好，这几天来，太上皇也曾见过她两次，两次都有侍卫在旁，太上皇似是有所顾忌，只是要谷中莲陪他下棋，说些闲话。谷中莲疑团塞胸，却还没有机会问他。

当下谷中莲便随着那个宫娥，前往太上皇所住的万寿宫，刚踏进宫门，忽见两个武士，神情沮丧，正走出来，看见谷中莲，还双双向她瞪了一眼。谷中莲认得这两个武士正是太上皇的侍卫，前两次她陪太上皇下棋的时候，这两个武士自始至终都守在一旁的。谷中莲见此情形，心中颇觉奇怪。

那宫娥低声说道：“这两个武士是给老祖宗赶出来的。”谷中莲：“为什么？”那宫娥道：“这两人是当今皇上派来给老祖宗做侍卫的，老祖宗今天早上发了一顿脾气，说他逊位而做大上皇就是要图个清净，不乐意有人跟进跟出，好像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似的，故而下了一道命令给大内总管，要他把这两个侍卫立即调走。从今之后，也不许再有侍卫到他的万寿宫来。”谷中莲明白了几分，道：“哦，原来如此。”

那宫娥又笑说：“咱们的老祖宗可真是疼你呢，可惜你是马萨儿国的公主，总有一天要回去的。”谷中莲道：“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将我救出冷宫，又对我如此之好？”那宫娥道：“这大约是缘份吧。”

说话之间，已到了太上皇的御书房，那宫娥禀报道：“马萨儿国公主莲驾已到。”太上皇打开了房门，对那宫娥道：“好，你也可以退下去了。”随手关上房门，笑道：“今天没有打扰，咱们可以好好一谈了。”

书房陈设雅致，壁上挂有一幅画图，看来最少也是百年以上的古画了。画中是个宫装的中年女子，清丽绝俗，气度雍容。谷中莲一踏进书房就给这幅画图吸引了，这倒不是因为画中女子的美貌，而是因为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

谷中莲正要行礼，太上皇摆了摆手，笑道：“今天没有旁人，咱们祖孙

俩可不必客套了。我这一大把年纪，足够做你的爷爷，你就叫我一声爷爷吧。”谷中莲依言叫了他一声“爷爷”，乐得那太上皇眉开眼笑。

太上皇笑道：“你瞧这画中人可有几分似你么？”谷中莲猛然一省，寻思：“怪怪我觉得似曾相识，想来想去，却想不起是和我哪一个认识的人相似，却原来就是像我自己。”问道：“画中之人是谁？”太上皇道：“是我母后。”谷中莲连忙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

太上皇道：“我幼年失父，是母后抚养我成人的。她教我治理国事，教我与邻邦要和睦友好，尤其对你们马萨儿国，更要视同兄弟之邦。我小时候是母后垂帘听政的，我十九岁那年，始正式加冕登基，我还记得母后要我亲手写第一封国书，这第一封国书就是送给你们马萨儿国国王的。”

谷中莲心中一动，说道：“爷爷，你看是否就是这张？”

太上皇将那张国书接过，展开一看，虽是老眼昏花，尚依稀认得当年笔迹，不禁叹口气道：“这正是我亲手写的第一封国书，那年我尚未踏人弱冠之年，今年我已是八十有九，岁月悠悠，转眼间就是七十年过去了！奇怪，这张国书，其实不过是通告新君即位的一纸例行公事，你们为什么保存了七十年之久，还未抛弃？莲儿，你又为何将它随身带来？你知道这是我宣告登位的国书么？”

谷中莲道：“这张国书是我们在主库之中发现的，我事先并不知道这就是爷爷你亲笔写的登位国书，但我想，这适足证明，长远以来，我们的列祖列宗，就是如何重视贵国的友谊，因此我就将它带来了。”

太上皇道：“你们在宝库中发现的？奇怪！嗯，你可以给我说说当时是怎样发现的么？”谷中莲道：“这张国书是放在一个首饰盒里面的，这首饰盒非常普通，堆在珍宝之中，就特别惹人注目，故而我们就打开来看了，想不到里面有这张国书，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也都是很出人意外的。……”

话未说完，太上皇已是倏地张开双眼，显然是颇受震动，连忙问道：“这首饰盒你可有带来？”谷中莲道：“就在我的身上。”太上皇道：“可以让我看看么？”谷中莲道：“我正想请教爷爷。”当下掏出那只首饰盒子，双手奉上。

太上皇尚未打开盒子，就叠声说道：“奇怪，奇怪！”谷中莲道：“怎么奇怪？”太上皇不言不语，默想一会，忽地走过去拉开一只抽屉，拿出另一只盒子来，道：“你瞧是不是一模一样？”

谷中莲道：“呀，果然是一模一样。爷爷，你为什么也收藏这样的一只普普通通的民间首饰盒子？”太上皇道，“这是我母后的遗物。”

谷中莲怔了一怔，心中疑云阵阵。太上皇将盒子打开，首先将那把梳子和那面镜子拿了出来，梳子是木头做的，镜子是个铜做的，已经黯然无光了。这种梳子镜子都是普通人家妇女的用物，一点也不稀奇。太上皇拿在手上，却怔怔的出了神，半晌说道：“我记得小时候我跟在母后身旁，看她梳妆，母后用的就是这种民间惯用的梳子和镜子。我只道母后是民间来的，用惯了的东西就不想更换……咳，现在想来……”他“现在”想的是什么，他可没有往下再说，但谷中莲已可以猜想得到：太上皇的心上亦已有了疑团。

只见太上皇又拿起了那两张信笺，问道：“这是什么人的信，可以看吗？”谷中莲道，“我也不知写信的人是谁？听哥哥说，似乎是一个女子写的情书。”

太上皇手指微微颤抖，说道：“我已是将近九十岁的老人了，这情书么……”他本来要说的是“不看也罢”，这四个字尚未出口，谷中莲已是“格

格”一笑，打断他的话道：“看也无妨。”太上皇听得她这么说，淡淡一笑，迟疑了一会，终于慢慢展开了信笺。

只见他手指颤抖得更为厉害，几乎连那张薄薄的信笺也拿捏不牢，读完了这两封信，一滴晶莹的泪珠从他干枯的老眼中滴了下来。谷中莲道：“爷爷，你怎么啦？”太上皇吁了口气，说道：“我一只脚已经快要跨进坟墓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来历。莲儿，多谢你给我揭开这个秘密。我不是难过，我是高兴。”

谷中莲惊疑不定，连忙问道：“爷爷，这两封信说的是什么？”太上皇道：“莲儿，你过来。”声音充满慈爱。谷中莲道：“爷爷，你别哭啦，我瞧着难过。”举起衣袖，给他抹去了脸上的泪痕。

太上皇将谷中莲轻轻搂住，说道：“莲儿，咱们当真是一家人，你想不到吧？”谷中莲呆呆地望着太上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太上皇道：“这两封信是我母后写的，收信这个男子是你曾祖，我和你的祖父是同父异母兄弟，你明白了么？”

太上皇又道：“现在我才明白，怪不得母后屡次叮咛嘱咐，要咱们两国世代和好，原来咱们真正是嫡亲的兄弟之邦。”谷中莲这也才明白，在第二封，那女子说她已养了一个儿子，要她情郎切不可与儿子在疆场相见，原来这个儿子就是眼前的这个“老爷爷”，而她的情郎就是自己的曾祖，也就是目前昆布兰国太上皇的生身之父。那女子是不许他们父子交兵。

但谷中莲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问道：“爷爷，你母后当年既是与我曾祖相爱，为何她不做马萨儿国的皇后，却做了昆布兰国的皇后？”

太上皇道：“详情我也不很清楚，但我却知道当年历史，多少可以推想得到一些实情。这是距今百年有多的事情了，那时天竺的蛮族入侵，贵我两国，同受其害。马萨儿国领土全被侵占，昆布兰国皇城也受围攻，但情形稍微好些，皇城被攻三年，尚未攻下。我外祖父是昆布兰国的一个隐士，文武全才，马萨儿国的国王逃到昆布兰国避难，他知道我外祖父是个高人，遂隐姓埋名，找到我外祖父家中，拜他为师。我推想我的父母就是那时相好的。后来马萨儿国百姓不堪异族的苛政，群起反抗，天竺蛮族又因围攻昆布兰国皇城，久攻不下，士气己衰，昆布兰国的勤王之师与马萨儿国的义军会合，终于将蛮族驱逐出去。”

谷中莲道：“我的曾祖在那隐士家中避难，一直没有表明他的身份吗？”太上皇道：“不错，直到马萨儿国的义军起来之后，找到那隐士的家中，迎接他们的国王，要他们的国王统率他们和敌人作战，这件事情才传出去。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我的母后大约是早已知道的了。”

谷中莲道：“后来你的母后怎么又嫁了昆布兰国的国王？”太上皇道：“战事过后，昆布兰国国王仰慕那隐士的女儿，派遣使者求婚，这婚事就定下来了。其时马萨儿国的国王已经回国，正忙于战后的恢复工作。依我推想，我母亲之所以答应这件婚事，一来是因为求婚的是本国的国王；二来不愿因此而造成两国的不和。这次两国共同抗敌，马萨儿国的国王也不愿破坏与昆布兰国国王在战争中结成的友谊，故而也就只好把这秘密的恋情，永远长埋心底了。”

谷中莲叹了口气，说道：“从那两封信看来，他们两人可都是很痛苦啊！”太上皇道：“我母后长年抑郁不欢，只有我在她的面前逗她高兴的时候，她才偶尔露出笑容。这秘密我现在方始明白。我做了六十年皇帝，在昆布兰国

的历代皇帝之中，我是在位最长的一位君皇，但我也是最痛苦的一位君皇。我母后入宫之后，未满七个月就生下了我。当时已有一些风言风语，指母后不贞，说我不是国王的亲生骨肉。

“后来我做了皇帝，最初那几年还有王室宗族想把我赶走呢。不瞒你说，我对自己的来历也曾经有过疑心，不过直到今天，我方才完全明白了。不过，我一点也没有怨恨我的母后，即使在我疑心的时候，我也还是同情她，可怜她的。她比我受的痛苦更深，她为了两国国交，舍弃了心上人，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又为我含辛茹苦，抚养我成人，帮助我治理国家，又要忍受内内外外敌人的流言蜚语……唉，和她比起来，我所受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谷中莲不禁热泪盈眶，叫道：“爷爷，比起你来，我的痛苦也算不了什么了。”这回轮到太上皇用衣袖给谷中莲轻轻抹去了泪痕，说道：“好在这些都过去了，我刚才给你所说的故事，在昆布兰国也早已没有几个人知道了，莲儿，我现在所难过的，只是你所受的委屈了。”

谷中莲道：“我受的委屈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想我们两国在百年之前，曾经共同御敌，怎能在今日却变为敌人？爷爷，你要想法化解才好。”太上皇道：“话说得对啊，可是我有一件事情很不明白，你说你们马萨儿国非常重视我国的情谊，我也相信你的说话，但你们为什么杀了我国的使者？”

谷中莲道：“爷爷，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你说了，不错，这使者是我哥哥所杀的，但在我哥哥动手的时候，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就是贵国的使者，这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刚刚要说到正文，忽听得门环响了三下，太上皇喝道：“谁？”门外的宫娥禀报道：“皇上来问候老祖宗。”太上皇皱了皱眉头，半晌说道：“也好，就让他知道吧，叫他进来。”回头对谷中莲道：“你暂且到那边厢房回避一下，且听他说些什么？”

过了上会，国王走了进来，请了个安，说道：“爷爷，你好。”太上皇道：“我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来做什么？”国王说道：“听说爷爷将那两个侍卫赶出上了？”太上皇道：“我把皇位给了你，图的就是亨个清福，你却不肯计我清清静静过一过安闲的日子么？”

国王说道：“我派那两个人来伺候你老人家，正是为了要保护你啊。”太上皇道：“我己是年将就木的老人了，还有谁伤害我不成？我住在自己的宫中，何需特别保护？退位之后这十年来，我也没用过侍卫。”

国王跨上一步，低声说道：“爷爷，今时不同往日，咱们和马萨几国交恶，听说他们的国王是个本领非常高强的人，手下能人又多，怕……”太上皇道：“你是怕马萨儿国派刺客来谋害我？”

国王说道：“还有那位马萨儿国的公主，爷爷，你也不宜过份和她亲近。”太上皇道：“怎么，你还要管起我来了？”国王垂手说道：“孙儿不敢。但这位姑娘，毕竟是咱们敌国的公主，咱们就要和马萨儿国开战了，让一个敌国的公主常常在你的身边， 孙儿总是担心。”

太上皇道：“怎么，你就要和马萨儿国开战了？”国王说道：“我已下了命令，三车待发，就在这几天之内，便要杀过山南，”

太上皇勃然变色，说道：“你即位之时，在我手中接过玉玺。我对你说了些什么，你全忘了？”国王说道：“孙儿来曾忘记，只是如今已是箭在弦上，和马萨儿国这场干戈，是决计不能避免的了。那位公主，请爷爷还是交给我吧。”

太上皇道：“ 孙儿，你可知道这位马萨儿国的公主是你的什么人？ ” 国王怔了一怔，说道：“ 爷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不是我的敌人么？ ”

太上皇道：“ 她是和你同一曾祖的堂妹！ ” 此言一出，太上皇以为他的孙儿定然惊愕无比，哪知国王虽然是露出了诧异的神情，却也不知他祖父所想象的那样惊愕，只见他走到窗口一望，随即紧闭窗户，吁了口气，悄悄说道：“ 爷爷，小声一点这是真的么？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和我说过？ ”

太上皇道：“ 我也是直到今天方始知道。你瞧，这是你曾祖母当年写给马萨儿国王的两封信，那位国王实在就是我生身之父，也就是你真正的曾祖父了。 ” 国王接过了那两封信，忽地擦燃火石，一把火烧了，说道：“ 我不要看，这两封信也不应留在人间！ ”

太上皇道：“ 马萨儿国现在的国王是你的嫡亲堂弟，你不肯归宗认亲么？ ” 国王道：“ 爷爷，这两封信是不是那位公主给你的？ ” 太上皇道，“ 不错。你意欲如何？ ” 国王道：“ 除了她之外还有谁知道这个秘密？ ” 太上皇道：“ 再无他人。 ” 国王道：“ 好，你把她交给我。让我设法处置她。这秘密决不能泄露出去！ ” 太上皇面色一变，说道：“ 怎么？你是不愿归宗认亲，还意图杀人灭口？ ”

国王苦恼非常，搔了搔头，说道：“ 爷爷，你好糊涂！我怎么能归宗认亲？你想想这秘密一旦让外人知道，我是马萨儿国的人，还怎能做这昆布兰国的国王？ ” 太上皇道：“ 你才糊涂，谁要你张扬出去？你不肯归宗认亲，那也罢了，但你总不能伤害你的嫡亲堂妹，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假作打猎，将她藏在车中，悄悄的把她送出去吧。 ”

国王摇了摇头，说道：“ 不行！她突然失踪，别人怎不猜疑，童姥姥最少就要查问！ ” 太上皇怒道：“ 你就只知道害怕童姥姥？ ”

国王道：“ 不单是童姥姥。爷爷，你在深宫十年，不问政事。你不知道泰清王这一派人势力很大，而且泰清王也在觊觎王位。倘若事情泄露，这就正是给他一个绝好的把柄了。还有，马萨儿国也毕竟还是咱们的敌国，你又怎能担保那位公主不将这件事情作为要挟？放走了她，只怕后患无穷！爷爷，她是不是在你这儿？ ” 太上皇道：“ 你待怎样？你敢在我这里搜人？ ”

忽听得“ 呀 ” 的一声，厢房房门打开，谷中莲走了出来，缓缓说道：“ 爷爷，你们不必为我争吵。哥哥，你也不必为我烦恼。我知道你是有许多为难之处，我愿意解除你的顾虑，保全你的王位，只要你答应我与马萨儿国罢战休兵，我立即在你面前自尽，这样，你也就不必害怕还有谁知道你的秘密了。”

太上皇道：“ 不能这样。 ” 谷中莲微笑道：“ 去了我一个人，能保全许多人的性命，那又有什么不好？ ”

国王呆了一呆，似乎颇受谷中莲的感动，忽地问道：“ 你哥哥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 谷中莲道：“ 除我之外，无人知道。我也还是刚刚知道的，因为那两封信的笔迹只有爷爷认得。 ” 国王又道：“ 你们马萨儿国当真是不想与我国为敌？ ” 谷中莲道 :“ 当然，要不我们怎会派遣使者团来，要求和解。 ” 昆布兰王面上露出疑惑的神情，怔怔地望着谷中莲。

太上皇道：“ 莲儿，你刚才说到那使者被杀之事，说是内情复杂。究竟是怎么回事？ ” 国王插口道：“ 不错，我正是要问这件事情。 ”

谷中莲望了国王一眼，迟疑片刻，说道：“ 恕我无礼，我想先问陛下一个问题。 ” 国王说道：“ 你要问我什么？ ” 谷中莲道：“ 咱们挑开了天窗说亮后，你派遣的那位使臣，是否只是为了贺我哥哥登位的？ ” 国王诧道 :“ 你

以为还有什么？”

谷中莲道：“但我们在贵国使臣呈递了贺表之后的第二天，又在另一个场所发现了他。”国王道：“什么场所？”谷中莲道：“在我们的宝库之中，当时他蒙着脸，还有另一个人和他同在一起，那个人是我国篡位好贼盖温之子盖苏。我哥哥杀了他，揭开他的蒙面中，才知道他是贵国使臣。可惜那盖苏却已逃去，不能拿作对证。但我说的可全是实话！”

国王呆了半晌，说道：“有这样的事情？”谷中莲也是大为奇怪，说道：“怎么，原来不是……”国王微有怒意，说道：“你以为是我指使的么？昆布兰国虽是不如你们富有，也不至于到你们那儿盗宝。”太上皇道：“不用问了，这一定是盖苏意图盗宝，我早就劝你不可收容这厮的，你偏不听……咦，你怎么啦？”

只见国王面色灰白，颤声说道：“不对，这使者是泰清王的儿子哈提。他是王室，又是大臣，荣华富贵，样样俱全，纵使觊觎宝物，也不至于出此下策，只恐其中另有原因！爷爷，恕我直说，……”太上皇道：“你说。”他已料到儿分，声音亦已微微颤抖。

国王说道：“我也曾听到有人密报，说是泰清王觊觎王位，制造谣言，……”太上皇道：”什么谣言？国王迟迟疑疑他说道：“谣言说爷爷是怀孕七个月就生下来的，因而泰清王想重翻旧案，怀疑咱们的血统。”

太上皇道：“这不是谣言，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但泰清王纵有篡位之心，谅他也还不敢。而且事情已过了将近百年，和我同时的人，也都死光了。重翻旧案，也不公有人相信。难道还有人敢来问我，是在娘肚里几个月出生的吗？”国王道：“不然，他若是抓着证据，那就可以明正言顺的赶走咱们了。我怀疑哈提到宝库之中，为的就是要找证据，例如那两封信。”太上皇道：“好在信也烧了。”

国王说道：“但泰清王还在，总是心腹之患。他爱子被杀，岂能干休！莲妹虽是指出他是在宝库中被杀，但死无对证、此事太过离奇，说出来也没人相信！”

谷中莲道：“依你所说，你是为势所迫，不能不对马萨儿国用兵了？”

国王忽道：“莲妹．你肯不肯帮我个忙？”谷中莲道：“怎么？”国王道：“帮忙我对付那泰清王。”太上皇道：“你是意图将他杀了火口？”国王道：“不错，此事不能求之于童姥姥。但咱们悄悄将他杀了。事情已经做了出来，料童姥姥也不会因泰清王的缘故与我翻脸。”

谷中莲苦笑道：“我武功已失，宰一只鸡只怕亦已不成。”国王道：“你中的是修罗酥骨散的毒，我这里有解药，两个时辰之后，你就可以恢复武功。今晚初更时分，你悄悄来我宫中，你的宝剑到时我自会交还给你。”

太上皇道：“泰清王武功不错，党羽又多，她……”言下颇是忧虑。国王笑道：“莲妹本领更强，依我看来，除了童姥姥之外，咱们的武上谁都不是她的对手，只要她恢复了武功，杀泰清王那是易如反掌。至于以后的事，那就以后再说吧。我现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泰清王足以动摇我的王位，我不杀他，岂能安枕？！”

谷中莲道：“好，我可以帮你杀人。但你可得答应我从今之后．咱们两国再不交兵。”国王说道：“这个自然。只要你把这个秘密绝不泄漏，咱们可以私下认亲，永为兄弟之邦。”

谷中莲接过两颗解药，便即吞下去。太上皇忽道：“孙儿，你给的是什

么解药？”国王道：“不就是修罗酥骨散的解药吗？”太上皇双眼一瞪，说道：“不对，这两颗解药怎么是一红一白？我虽然是老糊涂了，也还记得这种解药似乎只有红色的一种，快说，你给了她什么药？连爷爷都想哄骗吗？”

谷中莲大吃一惊，退开两步，说道：“我本来就不想活着回去的，你要害我，也用不着这等手段！”

国王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忽地笑道：“爷爷，妹妹，你们不用惊疑，我对你们实说了吧。一颗确是解药，另一颗嘛，嘿嘿，你杀了泰清王之后，我自会给你解毒。那是另一种三日之内致命的毒药。”

太上皇怒道：“你怎么可以用这等阴狠的手段对付你的妹子。”谷中莲却反而放下心来，笑道：“哥哥是怕我恢复功力之后，不给他做事，却自溜了。咱们两国现在还处在敌对状态中，也难怪你不能完全信我。好吧，我就在杀了泰清王之后，再问你讨另一种解药吧。你要我如何行事，请吩咐吧！”国王说道：“这个，我早有巧计……”“安排”二字未曾出口，声音忽地停下，就在此时，只见一个老婆婆走了进来，阴恻恻地笑道：“巧极了，原来皇上和公主都在这儿。”这老婆婆不是别人，正是那“金轮圣母”童姥姥。太上皇心里满不高兴，冷冷说道：“皇儿，圣母找你，你可以不用伺候我了。”童姥姥笑道：“不，我是待来拜候老祖宗的。”

太上皇淡淡说道：“稀客，稀客。难得，难得，圣母竞会想到来看我这个不中用的老头儿。”他对童姥姥是讨厌已极，不自禁的便出言嘲讽，但却也有几分忌惮，故而不敢赶她出去。

童姥姥明知太上皇对她不满，却佯作不知，洋洋自得，大马金刀的坐了下来，笑道：“哪里话来，老祖宗老当益壮，远胜常人。我还要向老祖宗请教呢。”太上皇道：“请教什么？”

童姥姥道：“想请教老祖宗龙力秘藏的内功心法。”太上皇吃了一惊，说道：“什么龙力秘藏、内功心法？我连听也没有听过！”谷中莲暗暗诧异：“这妖婆也知道有龙力秘藏？”

童姥姥龇牙一笑，笑容显得十分诡秘，轻声说道：“听说老祖宗的外祖父是百多年前武林的一代奇人，当年有一位马萨儿国的国王还曾经做过他门下弟子呢。龙力秘藏是马萨儿国传国之宝的一部武学秘笈，据说这位隐瞒了身份的国王弟子，就因为自己看不懂这部秘笈，故而投到那位异人门下，意欲借乃师指点，师徒共修秘藏上的武功，不知可有此事？”

太上皇变了面色，说道：“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无稽之谈的？

我是一概不知。”心里却暗自寻思：“难道母后教我的吐纳功夫，就是什么内功心法？哼，这妖婆问起这些事情，分明是不怀好意。我对她不理不睬，且看她敢把我怎么样？”原来太上皇的确是曾经学过一些上乘内功的基本吐纳功夫，是以得享高龄，不过他自己却不知道。

童姥姥道：“老祖宗说这是无稽之谈么？但那位马萨儿国王，曾是你外祖父的得意弟子，这总是真的吧？老祖宗小时候不曾听你外祖父说过么？唉，此事已过了百年，知道当年之事的已没有几人了，所以我才来向老祖宗打听打听，这也无非是一片好奇之心。”

太上皇再也不能忍耐，冷然说道：“我年老健忘，八十多年之前我外祖父对我说过些什么话，我还怎能记得？对不住，我精神疲倦，恕不奉陪了。王儿，给我送客！”

逐客令下，国王甚是尴尬，反而是那童姥姥却似丝毫不以为意，便向太

上皇施礼说道：“ 既然如此，我也不好打扰老祖宗了。老祖宗精神疲倦，那就请安歇吧。 ” 说也奇怪，话声未了，太上皇果然似着了催眠似的，眼皮垂下，伏在案上，呼呼嗜嗜的就打起鼾来。

国王大吃一惊，叫道：“ 圣母，你…… ” 童姥姥笑道：“ 我是略施小术，让他老人家好好的睡一觉。对他身体有益无损。 ” 谷中莲骂道：“ 岂有此理，你这妖婆！…… ” 童姥姥哈哈一笑，一伸手就拿着了谷中莲的手腕。正是：

心怀叵测施妖术，拒虎迎狼悔已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愿觅桃源同比翼　何堪毒手拆鸳鸯

谷中莲武功尚未恢复，被童姥姥三指扣着她的腕脉，登时动弹不得，童姥姥冷笑道：“你以为你有了太上皇庇护，我就奈何不了你么？快与我出去！”国王心中打鼓，颤声说道：“金轮圣母，这、这女子……”童姥姥双眼一翻，道：“陛下有何吩咐？”国王道：“这女子留着还有用处，请圣母不可将她伤了。不如，不如仍由我将她关进冷宫去吧。”

童姥姥道：“你把她关进冷宫，你爷爷还是会把她放出来的。我替你看管，你将事情推在我的身上，不是正可以免得你在你爷爷面前为难么？我知道你留着她有用处，但我留着她更有甲处，所以你也尽可放心，除非她当真不识好歹，否则我又怎会伤害于她？”国王无言可驳，虽然担心在两个时辰之后，谷中莲获得解药的事情就会被发现，但也只好到时再说了。

童姥姥把谷中莲拖出了宫门，磔磔笑道：“江海天是你的情郎不是？”谷中莲闭口不答。童姥姥又笑道，“你不用害羞，我都已知道了。哪个女子不盼望情郎？好，今晚若是这姓江的小子再来，我就给你行个方便，让你见他。到时，你可得一切依从我的摆布，否则可休怪我心狠手辣。”原来童姥姥经过昨晚一战，对江海天也颇有几分忌惮，故而要把谷中莲牢牢握在乎中。好用来挟制江海天。

走得不远，迎面来了一人，笑道：“师父，你终于把这这丫头捉出来了。”来的正是天魔教主，谷中莲这才知道她们二人乃是师徒。

童姥姥道：“卡兰妮，你来得正好，这丫头就交给你看管吧。可得多加几分小心，别让她跑了。”原来昨晚童姥姥与江海天硬拼了数掌，真气耗损不少，这时上要回静室练功，用谷中莲来挟制江海天，这正是天魔教主所献的计策，重姥姥将谷中莲交给徒弟，当然是放心不过了。

天魔教主笑道：“你老人家放心，交到我的手上万无一失。”从童姥姥的手中接过了谷中莲，笑道，“谷姑娘，何必这样怒气，我不会亏待你的，走吧！”谷中莲白眼斜脱，对天魔教主不理不睬，但她无力抵抗，只好任凭大魔教主拖着她走。

天魔教主在宫中另有住所，并不是和童姥姥同在一起的。她拖着谷中莲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进了密室，关上了门，这才放开谷中莲，笑道：“谷姑娘，你一定恨伐之极了，是么？”谷中莲冷冷的看也不看她。天魔教主幽幽叹了口气，说道：“你心里恨我，我心里却在羡慕着你呢！江海天昨晚为你面来，想必你也已经是知道的了？你有这么一个真心实意爱你的人，你还个值得高兴么？”

谷中莲内心着实为江海天而感到骄做，听得他的名字，不由得心里甜丝丝的，验色也就缓和多了。

天魔教主又叹了口气，说道：“你与我是不近人情的怪物么？海天小时候，我也曾抚养过他，虽然日子无多，但你可以以问问他，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不是对他真心疼爱？”谷中莲冷笑一声，却不言语，心道：“小时候你疼他，他长大了你却把他当作仇人天魔教主似乎知道谷中莲的心意，又道，“他现在长大了，他是正派门人，我是魔教教主，好几次我和他交手，那是为了 形势所迫，不得不然，但我可也没有对他下过辣手。你还记得那次在马萨儿国，你和他一同被囚在孤岛之上，他刚刚服食了天心石，你又被主象法师的弟子点了穴道，那时我若要取你们性命，那是易如反掌。”

谷中莲心想："那时你是想迫我交出天心石和龙力秘藏，这才手下留情。"不过，转念一想，纵然如此，她也的确是对江海天还有几分情份，这么一想，她对天魔教主的恶感，也就不知不觉的减了几分，当下说道："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心里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天魔教主道："你以为我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谷中莲不禁怒气又起，冷冷说道："你们师徒俩把我从太上皇那儿夺过来，不是就为了要用我来作个圈套，令江海天上钩么？"

天魔教主忽地微微一笑，说道："谷姑娘，你想知道我打的是什么'坏主意'么？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为你盗取解药，将你放了！"谷中莲怔了一怔，道："什么？你要救我？"天魔教主道："不错，你可知道，我心里实是把海天当作弟弟，把你也当作小妹妹一般？我也是愿意你们做一对恩爱夫妻的。"

谷中莲狐疑不定，寻思："她说得倒像很是诚恳，但却叫我怎能相信她？"天魔教主又道："我诚心助你，也不求你感激。只要你不把我当作仇人就行了。"谷中莲心眼玲珑，闻弦歌而知雅意，天魔教主口头说不求她感激，心中正要想她知恩报恩，当下冷冷说道："你要为我盗取解药，可是要我拿什么东西交换么？"

天魔教主面上一红，说道："这个，这个……嗯，你怎么这样多疑？"谷中莲冷笑道："多谢了，我不想领你的情，沾你的恩。你要怎么样算计我，那就请便吧。"天魔教主呆了一呆，不由得又叹口气道："也难怪你不相信我，唉，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本来就难消除，却教我如何能与你说得明白。"天魔教主尚未知道谷中莲早已得了解药。

正说到此处，忽听得门外有脚步声，不久，就有人轻轻叩门，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将话声送进："卡兰妮姐姐，是我来了！"

这是厉复生的声音，天魔教主似乎颇感意外，但喜悦之情却从眉宇中透了出来，心里想道："生弟对我的痴情，实也不在江海天对谷中莲之下，只是，唉，只是我们的际遇却差得太远了。"当下低声嘱叮谷中莲："你在这里歇歇，不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你都不要出来。"谷中莲心道："我才没工夫理你们的闲事呢。"这时她的功力已渐渐恢复，天魔教主一走，她正好静坐运功。

天魔教主走出密室。打开客厅的大门，只见厉复生眉开眼笑地跑了进来，手中捧着一个玉匣，说道："姐姐，我给你送件好东西来啦！"天魔教主说道："噤声，你串通玉昆仑，把罗曼娜公主弄走，我师父正在生你的气呢！"

厉复生道："姐姐，不如咱们也走了吧？"天魔教主道："胡说，我怎么能一走了之？你别说孩子话了，快点告诉我，罗曼娜公主怎么样了？"厉复生道："她好得很。他们已经到了公主那座行宫，玉昆仑兄妹也已经会面了。还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呢。你先看看我送你的礼物，我再一桩桩告诉你。"

天魔教主道："什么礼物，如此郑重？"厉复生道："姐姐，你再也猜想不到，这是，……嗯，你还是自己打开来看看吧。"

天魔教主打开一看，只见里面一朵三色奇花，天魔教主道："哦，原来你给我弄来了一朵'雪里红妆'，这是玉玲珑给你的吧？"厉复生道："玉家兄妹很多谢你给他们帮了大忙。"天魔教主道："我不过是设谋定计，出力的全是你。好，多谢你给我费心啦。"厉复生道："咦，卡兰妮姐姐，你怎么似乎不很高兴？你这么美貌，就像一朵娇艳的鲜花……"天魔教主道：

“你今天是怎么啦？我不是要你奉承的。”

厉复生道：“你可知道这朵三色奇花的奇效？你把它服下，你就可以永保青春，以后也一直像一朵永不会枯萎的鲜花啦。你老是嫌我年纪比你小，说是只可以作你的弟弟，但只要你服食了这朵奇花，我老了你都未老呢。咦，卡兰妮姐姐，你怎么不高兴，反而哭了？”

厉复生满怀高兴，却不料天魔教主捧着这朵三色奇花，眼泪反而一滴滴的掉下来。厉复生吓得手足无措，道：“是我说错了话么？是姐姐，你、你不欢喜我么？”

天魔教主道：“不，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对我是如此之好，我是欢喜得流泪了。”厉复生道：“这就好了，唉，不对，你不像是欢喜而流泪呢！你同头深锁，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天魔教主幽幽说道：“多谢你费尽心机给我弄来了这朵花，可惜我要来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厉复生道：“姐姐，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天魔教主凄然一笑，说道：“我近日练功的时候，已有征兆，只怕，只怕我的大限到了。”厉复生面色苍白，颤声说道：“走火入魔？”天魔教主道：“不错，从练功所感到的征兆看来，迟则一年，少则三月，我终是难逃走火入魔之劫！”

原来修练邪派内功的人，功力愈增，危机愈大，到了某一关头，便要遭逢“走火入魔”之劫，重则毙命，轻则半身不遂，成了废人。不过，若能冲破此关，武功便可以有登峰造极的希望，当年金世遗就曾险遭“走火人魔”之劫，后来得唐晓澜授以正宗的内功心法，又得了乔北溟的武功秘笈，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这才逃过此难的。

厉复生呆了半晌，说道：“姐姐，既然有了走火入魔之兆，那就更应该从速离开此地了。我不信天下之大，就没有能助姐姐脱难之人。”

天魔教主道：”有是有的，但也只是有限几人，这几人或者是正派中顶儿尖儿的人物，或者是和我有冤仇的人。我当年一念之差，只想继承厉祖帅的遗志，在武林中异军突起，与正派争雄，做了魔教教主，弄得人人把我当妖邪，我还有何面目向正派中的武林宗师求助？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是宁可化骨扬灰，也决不能失了这个面子。”

厉夏生知道她所说的几个人，说得更确切些，那就是当今武林中四个顶儿尖儿的人物，峨嵋派的金光大师，少林派的痛禅上人，天山派的唐晓澜，还有一个则是她所说的有冤仇的金世遗了。

厉复生愤然道：“乔北溟的武功秘笈本是我家之物，可惜己落在金世遗之手。唉，除非……”天魔教主道：“除非是求金世遗？不，我不愿你为我之故而委屈了自己！”原来厉复生与金世遗几次相遇，其中有两次还曾交手，他也隐隐感觉到金世遗对他似有一种“爱屋及乌”之情，不过，厉复生是一个感情偏激的人，始终觉得金世遗对不住他的姐姐，因而也就总是对金世遗怀着敌意。

厉复生道：“若然只是为我自己，我是决计不会求金世遗的但若是为了姐姐，我什么委屈也受得了。”天魔教上道：“不，我不愿意你这样。除非咱们有本事能从他手中夺回乔北溟的武功秘笈。否则我决不能让你求他。”厉复生苦笑道：”这可难了。”

天魔教主道：“何况你纵有此心，你又到哪里去找他？”要知金世遗不比痛禅上人，要找痛禅上人，到少林寺便可找着，金世遗却是行踪无定的。厉复生叹了口气，默然不语。谷中莲在密室之中，听到此处，却恍然大悟，

不禁起了一丝怜悯之情。

谷中莲心道："原来她屡次谋夺我的天心石和龙力秘藏。其中有此缘故，是为了要解除她走火入魔之劫。只是事到如今，即使我把止宗的内功心法传授与她，亦已迟了。"

要知改习一种门径截然不同的内功，决非一年半载可能见效。而以谷中莲现在的功力，又决不能助天魔教主逃过此劫，谷中莲此时对天魔教主的恶意已消减几分，仔细一想，天魔教主虽说是行事邪僻，也曾屡次与正派为难，但若说到大奸大恶还没有。因而谷中莲也就不禁起了一丝怜悯之情。

就在此时，只听得天魔教主又叹了口气，说道："弟弟，我多谢你的好意，今后我是不能和你一道了，你快快走吧。要不然，给我的师父知道你在此处，只怕她会将你难为。"

厉复生忽道："姐姐，我有几句心里的话，你让我说完了再走，行吗？"天魔教主算算时间，心想："师父正在静室练功，在这个时辰之内，大约不会到来找我。"便道："好，那你就快点说吧。"

厉复生道："咱们从前想与正派争雄，现在想来，虽是不自量力，毕竟也还不是罪孽，但倘若害及无辜百姓，那就是大大的罪孽了。姐姐，我和你一样，不信善恶果报之说，但罪孽深重，总是于心难安。咱们又何苦以有限的岁月，去干那些令自己良心难过的事情？姐姐，你可怪我直言？"天魔教主道："我不怪你，你说吧。"

厉复生道："我不想离间你们师徒，但你师父的行为，我却实是不敢赞同。她似乎是在千方百计，促使昆布兰国与马萨儿国开战，这一来要害死多少无辜百姓？姐姐，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这次我在途中曾遇上马萨儿国的新工唐努珠穆与江海天。……"天魔教主道："我已经知道了，他们两人昨晚来过，你怎的忽然说到他们身上？"天魔教主尚未知道昨晚和江海天一同来的并非唐努珠穆，而是唐加源。

厉复生有点奇怪，心道："他怎的跑得比我的金毛狻还快？"但此时他已无心查究，继续说道："唐努珠穆是来要求和解的，是否能化十戈而为玉帛，那就得全看昆布兰国的国王了，但昆布兰国的国王又是听你师父摆布的。"天魔教主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劝劝师父？你还不知道我师父的脾气呢，她是决不会听人劝告。"

厉复生道："你不能劝告，最少也不要助纣为虐。姐姐，如今我可要对你说出我心底的话了。姐姐，你喜欢我吗？"天魔教主道："喜欢又怎样，不喜欢又怎样？"厉复生道："若是不喜欢，这些话我也就不须说了。"天魔教主喟然叹道："唉，我只怕拖累了你。"那意思即是说喜欢他了。

不知不觉间，两人的手掌已是紧紧相握，厉复生柔声说道："姐姐，走吧。咱们到海外一个孤岛去，岛上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就只是咱们两个人，尘世的纷争，从此再也与咱们无涉。"

天魔教主笑道："你倒想得美，你可知道，我若遭受了走火入魔之劫，即使侥幸不死，也要变成残废？"

厉复生道："那我就一生服侍你，我给你造一辆小车，清晨的时候，我和你去看海上日出，看那云影彼光是怎样变化无穷。黄昏的时候，看海鸥从晚霞之中回巢，听那涛声鸟语合奏成一曲美妙无比的仙乐。晚上，我和你看月亮，数星星，我给你摘一朵带露水的夜百合花，插在你的鬓边，让你做一个甜蜜的梦，一觉睡到天亮，于是咱们又去看大海潮生，锦鳞游泳！"

天魔教主听得悠然神往，笑道：“听你这么一说，咱们简直是在过神仙般的生活了。这样的日子，即使只过一天那也是死也值得了。”厉复生大喜道：“姐姐，你答应了？”天魔教主忽地又叹了口气说道：“只怕我难以享受如此清福，咱们走得到的地方，别人也走得到。我又何苦连累你呢？”

厉复生道：“你是怕你的师父？”天魔教主道：“也还有别人。”厉复生道：“哦，我还没有告诉你一桩事情，文廷壁这厮业已死了。”

天魔教主大感意外，说道：“当今之世，武功能胜过他的也不过有限几人，他是怎么死的？”厉复生道：“他在灵鹫峰下，与云琼恶斗，脚下冰河忽然裂开，他掉进冰河死了。”天魔教主道：“你亲眼见的？”厉复生道：“玉玲珑说的，想她不会骗我。姐姐，我不是幸灾乐衬，但我也不想隐瞒我的心情，我一向讨厌这厮。姐姐，你是在为他伤心么？”

天魔教主道：“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他，但他毕竟也还是我的一个朋友。”厉复生道：“那么即使是文廷壁在生——”天魔教主道：“我也一样的只是喜欢我的弟弟。”

厉复生喜欢得如同猪八戒吃了人参果，八万四千个毛孔，无一个毛孔不舒服，紧紧地握着天魔教主的双手，说道：“那么你还在踌躇什么，走吧。金毛狻就等在外边，三日之后，咱们就可以到东海之滨了。”

天魔教主心事如潮，暗自寻思：“我本想借助师父之力，从金世遗手中，夺回乔北溟那本武功秘笈。但从昨晚我师父对江海天的一战看来，她连江海天也未必打得过，更不用说金世遗了。文廷壁如今又已死了，即使不死，他也无此功力助我脱难。”

厉复生道：“姐姐，走吧，咱们走到天涯海角，走到你师父找不到的地方。她又不会航海，决计难以来找咱们的麻烦！”天魔教主心意已决，娇声笑道：”好吧，弟弟，我听你的后，今后我的一生就交托你了！”

忽听得有人哈哈一笑，说道：“这可真是太不巧了，我刚刚回来，你们就要走了？”笑声中那人已是推门而入。

厉复生大吃一惊，叫道：“文廷壁，你，你——”文廷壁笑道：“小厉，你高兴得太早了，我还没有死哩！我文某人有通天彻地之能，区区冰河，岂能奈我何哉？”

原来文廷壁仗着内功已练到“三象归元”境界，在冰河中闭了呼吸，过了一日一夜，被激流冲到岸边，给芦苇绊住，恰好有个渔夫经过，遂把他救了起来。他自夸有“通天彻地”之能，其实他那时也早已冻得半死，只剩心头一口气了。

天魔教主笑道：“你们两人也真是的，怎的一见了面总要吵嘴？小厉也并没盼你死，你别误会。文先生，你大难不死，可喜可贺。”

厉复生冷冷说道：“文先生，你是死是活，都不关我的事，今后咱们也不会再在一起了。姐姐，走吧！”

文廷壁挡住门口，笑道：“小厉，伺必这样匆忙？你要和教主上哪儿去？”厉复生怒道：“不用你管，文廷壁你敢拦阻我么？”文廷壁笑道：“小厉，你要走你就一个人走。不用你替教主出主意。”厉复生气得面色铁青，喝道：“岂有此理，你是什么东西。竟敢以下犯上，扣留教主么？”

文廷壁淡淡说道：“我是对教主一番好意，你才是想乘教主之危。”天魔教主道：“文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文廷壁笑道：“你们的话我都已听到了，教主，你有走火人魔之危，为

何不与我早说？”厉复生冷笑道：“文廷壁，难道凭你那点功力，你就可以助教主脱难么？”

文廷壁道：“不错，以我现在的内功造诣，的确还未能助教主脱难度劫，所以我才要你暂且留下，咱们商量商量。”厉复生道：“商量什么？”文廷壁道：“我有办法助教主逃过此难，但只要你们依从我三样事情，你可愿意？”厉复生半信半疑说道：“是哪三样事情，你且说说。”

文廷壁道：“第一件，你把你祖传的武学秘典尽数给我，我知道你所得不全，但加上我的聪明才智，我自信不出三月，就可以练成正邪合一的内功，那时由我来救教主，就较有把握了。”

厉复生冷笑道：“为什么只是要我给你？”文廷壁道：“你懂得什么？我所习的内功精深博大，若是由我来传授给你，你最少得化三年功夫，方能与你原来的所学融合，那己是远水不救近火了。我所练的三象神功，非正非邪，但最少比你所学更接近于正派内功。”厉复生心想：“此话倒也不假。”心意踌躇，一时莫决。

天魔教主道：“第二件呢？”文廷壁道：“请教主把那部百毒真经也交与我。我可以用以毒攻毒之法，配合本身功力，这样助你脱难度劫，就有十二分把握了。”

厉复生道：“以药物作为辅助，解除‘走火入魔’，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前例：三百年前，乔祖师在未练成正邪合一的内功之前，曾用过这个法子。你怎么能与当年的乔祖师相比？”

文廷壁笑道：“现在是不能比，所以我才要你的祖传武功秘典，三个月后，乔祖师当年做得到的，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厉复生心地单纯，听他说得如此肯定，虽然心有所疑，但亦已是半疑半信。

天魔教主暗暗冷笑道：“你倒打得如意算盘，此事不管成与不成，你已把我两人的看家本领全骗去了，那时我还逃得出你的掌心吗？”当下不露声色的又再问道：“第三件呢？”

文廷壁哈哈一笑，说道：“教主，想我文某以岛主之尊，在海外何等逍遥，我甘愿来到中原，做你的副手，所为何来，想你也是早已明白的了！咱们的事耽搁了己有十年，今日也该有个明白的了断了！”

天魔教主冷冷说道：“你究竟意欲如何？”文廷壁嬉皮笑脸他说道：“文某冒昧，敢请教主下嫁。成婚之后，咱们是夫妇之亲，我自会为你尽心尽力。我的无名岛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小厉能够答应你的，我比他更胜几分！”

厉复生“蹦”地跳了起来，大怒骂道：“丧心病狂的文廷壁，你这才是乘人之危！”文廷壁笑道，“小厉，何必这样着恼？你若是真心喜欢教主，那就该为教主着想，你没有把握救她，我却有把握救她，你就该让我。”

厉复生嗒然若丧，偷偷一看，见天魔教主仍是神色如常，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厉复生心头酸痛，颤声说道：“文廷壁，你肯起誓么？”文廷壁道：“起什么誓？”厉复生道：“你要是真心实意的助教主脱难，我就成全了你。”文廷璧哈哈笑道：“当然可以发誓。”

天魔教主忽地冷冷说道：“你们眼中还有我么？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来说。”文廷壁道：“是，我听教主吩咐。”

天魔教主道：“我也有三件事情，现在就要告诉你。第一件，天魔教从今日起不再有了。”文廷璧怔了一怔，道：“你几经艰苦创立的天魔教，就

这样轻易的解散了吗？”天魔教主道：“不错，由我创立，也就可以由我取消。从今日起，你也不再是天魔教的副教主了。你愿意留在中原也好，回你的无名岛也好，悉随尊意。”

文廷璧暗暗着慌，说道：“你若度过此劫，武功便有登峰造极之望，那时你我联手，足可称霸武林，何必要把天魔教毁了？”你道文廷璧何以着慌，原来他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天魔教主的一片芳心并不是向着他，过去之所以对他假以辞色，乃是为了要借重于他，扩张天魔教的势力之故。暗自寻思：“她自毁基业，这是表示要和我决绝么？好在她还要我助她度劫，事懦也许还未绝望。”

天魔教主淡淡说道：“多谢文先生好意，我既然不想再当教主，本身的武功能否保全，那也就不放在心上了。”文廷璧愕然问道：“你甘冒‘走火人魔’的灾难，不想度过这一关么？”

天魔教主望着厉复生微微笑道：“生弟，你说得对，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并不在于武功的有无，我即使成了废人，有你在我身边，也一样可以过得快活，甚至比从前更加快活。文先生，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便是，请你不必再为我费心，我也无须你助我度劫了！”

厉复生喜极而位，叫道：“姐姐，你真是对我太好了！”不理会文廷璧还在身边，便扑过来紧紧握着天魔教主的双手。

文廷璧面色铁青，嘿嘿冷笑：“想不到你对小厉如此深情，当真是连性命也不顾了？”天魔教主道：“不错，所以我要告诉你的第三件事情便是：我已决意与小厉成婚，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到时还得你来喝一杯喜酒！”

文廷璧呆若木鸡，厉复生则喜孜孜他说道：“文先生，你不给我们道喜么？请你让开吧，我们可以走了。”

文廷璧蓦地双眼一翻，眼中就如同要喷出火来，磔磔笑道：“好朋友，哈哈，好朋友！今天你们是把我当作三尺小童来戏耍了！”天魔教主淡淡说道：“文先生，你是这样想么？那也由得你吧，对不住，我们可真要走了，你别拦在门口，好么？”

文廷璧一声大吼，蓦地一掌便向厉复生打去，喝道：“教主执迷不悟，都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不能让你害死教主，今日与你拼了！”厉复生喜极忘形，文廷璧掌力发出，他方才省觉，幸 亏天魔教主却早有防备，衣袖一扬，一蓬毒针飞了出来，文廷璧识得厉害，只好移转掌力，先把毒针震落。

天魔教主柳眉一竖，斥道：“文先生，你胆敢暗算我的丈夫，我们夫妇也不能和你客气了。”这时厉复生已经清醒过来，勃然大怒，喝道：“文廷璧，你滚不滚开？”就在天魔教主再次挥袖之时，他也抽出玉尺，朝着文廷璧搂头便打！

文廷璧双掌合拢，左右一分，使出“阴阳双撞掌”的招式，分击两人，左虚右实，用了七成以上的功力，对厉复生痛下杀手！他的“三象神功”确是非同小可，掌力一发，厉复生的玉尺，竟似被一堵无形的墙壁阻止，攻不过去。

可是他以右掌的七成功力堵住了厉复生的去路，左掌的三成功力却应付不了天魔教主的“铁袖神功”，“啪”的一声，手臂已给打中。三人之中，天魔教主功力较弱，但也相差不远，这一击虽未能伤及文廷璧筋脉，亦已令他感到火辣辣的作痛。而且一股淡淡的幽香，也随着袖风透进了文廷璧的鼻观。

文廷璧当然知道天魔教主的使毒本领，连忙闭了呼吸。就在此时，只听得“波”的一声，厉复生的玉尺已戳破了那股无形的气流，指向文廷壁腋下的“期门穴”，文廷璧仍不让步，身形一缩，避开这招，突然化掌为拳，一招“横身打虎”，猛捣出 去。

天魔教主中指一翘，指上戴着套环，尖端是一枚黑得发亮的毒针，文廷璧不惧天魔教主的指力点穴，但对她层出不穷的使毒功夫，却不敢不防，连忙缩手。说时迟，那时快，厉复生的玉尺已是欺身直进，一招之间，连袭文廷璧的七处大穴。

文廷璧在他们两人联手夹攻之下，避无可避，只得闭了全身穴道，振臂一挥，硬接厉复生的玉尺。厉复生这根玉尺是件宝物，只有三尺来长，却有百斤之重，只听得“蓬”的一声，如击败革，饶是文廷璧有护体神功，也给他打得痛彻心肺、眼睛发黑。天魔教主盈盈笑道：“老朋友当真是拼个你死我活么？”

文廷璧大吼一声，倒纵出一丈开外，厉复生被他的反震之力一震，也跄跄踉踉的退了几步，天魔教主将他拉着，说道：“弟弟，快走，这笔帐以后再算不迟！”

文廷璧气得面色铁青，冷笑说道：“你们要想把我撇下，只怕也没那么容易！”蓦地一声长啸，将声音远远送了出去，跟着喊道：“金轮圣母，你的好徒弟跟人跑啦，你是管也不管？”天魔教主最怕的就是她的师父赶来，连忙叫道：“弟弟，快唤金毛狻来！”她“一算时刻，她的师父在静室练功，大约不久就可竣事，她必须在这少许的时刻之内，逃出宫门。

厉复生因为来时尚未知道天魔教主肯下决心，跟他私逃，故而把两只金毛狻都留在宫墙之外。他是如此想的，金毛狻行动如风，到了天魔教主答应了他，那时再把它们招来，也还不迟，免得过早带入宫中，若人注意。

厉复生一声长啸，立即便听到金毛狻的吼声，天魔教主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想道：“金毛狻片刻之间便可到来，只要跨上了金毛狡，师父纵有天大神通，那也是追之不及了。”当下便与厉复生一起，两人加快脚步，准备上前迎接金毛狻。

听到了金毛狻的吼声，文廷璧又气又急，身形一起，便向厉复生扑来，脚未落地，人尚悬空，已是一招“鹏搏九霄”凌空击下。厉复生与天魔教主双掌齐出，只听得“蓬”的一声，文廷璧敌不过他们的合力，登时又似皮球般的给抛了起来，但文廷璧也好生了得，在半空中一个翻身，借他们二人的掌力，去势如箭，在六七丈外落了下来，仍然拦着他们的去路。

天魔教主怒道：“文廷璧，你真是太不识好歹了，事到如今，你还想阻挠？”衣袖一扬，“轰”的一声，一枚毒雾金针烈焰弹发了出来。文廷璧狞笑道：“卡兰妮，我说你才是不知好歹！”一记劈空掌扫出，毒雾消散，金针落地，那一团火光反向天魔教主卷来，厉复生连忙也以劈空掌力，将那团火光，又推过去。厉复生有天魔教主相助，合两人之力，当然是胜过文廷壁好多。可是这么一来，又被他耽搁了一些时候。

厉复生心里暗暗奇怪：“怎么金毛狻还不见来？”急忙再以啸声催促，过了一会，才隐隐听到金毛狻的一声吼声，比起刚才的吼声减弱许多，似是有气没力的样子，厉复生狐疑不定，那文廷璧拦在前头，以“三象神功”震塌了一座假山，又阻了他们一阻。厉复生怒道：“先把这厮杀了！”

文廷璧哈哈笑道：“你要杀我，只怕也没那么容易？”双方且战且走，

文廷璧虽然处在下风，但他十分机灵，只采骚扰的战术，却不恋战，避免给对方围攻，有时抛一块石头，有时断一棵大树，总之百计千方，阻延时刻，历复生与天魔教主也有顾忌，一时之间，倒也无奈他何。好在金毛狻虽然不见到来，那童姥姥也未见出现。

且说谷中莲在那密室之中，天魔教主、历复生和文廷璧的争吵，她都听得清清楚楚，不知不觉，对天魔教主的恶感又消了几分，反而有点同情她了。心里想道：“现在已没有人监视我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这时，离开她服解药的时间，已有一个多时辰，又经过她运功催行药力，功夫虽未完全恢复，也已恢复了七八成。她从密室里走了出来，向外张望，只见已是暮霭沉沉的黄昏时分，周围十分寂静，远处虽然有幢幢黑影，却不是向着她这边方向而来。文廷壁与历复生的高呼酣斗之声，也已在很远的距离之外。看来那一些人是被他们的厮杀声惊动，跑去看个究竟的。

这正是逃跑的最好时机，谷中莲却忽地想起一事，心道：“不可，我是为了消饵战祸而来，岂可一走了之？国王曾与我约定，要我今晚二更时分，到他宫中，助他除去他的政敌泰清王，只要此人一除，昆布兰国的主战派便失了领袖，可望化干戈而为玉帛了。我已经答应了国王，若然身在囚笼，那是无话可说；如今既已脱险，焉能失信于他？”思念及此，心意立决，打消了逃跑的念头，悄悄的避开人多之处，绕路而行，借物障形，前往国王的寝宫践约。

谷中莲为了避免给人发现，所走的方向和天魔教主所走的方向相反，但那金铁交鸣、高呼酣斗之声；仍是断续传来，谷中莲心中悬悬，暗自想道：“天魔教主虽然心术不正，行事邪僻，但毕竟也还不是穷凶极恶之徒，更难得的是她对历复生也有一片真心，不负历复生对她的痴恋。唉，但愿他们能够脱险，只要她今后真的是改邪归正，我倒要请海哥助她一臂之力，海哥的内功造诣，已差不多可以及得上他的师父了，说不定可以助她逃过了‘走火入魔，之灾。”心念未已，忽然听得一声刺耳之极的尖叫，正是天魔教主的声音。谷中莲心头一凉，不禁失声叫道：“糟糕，糟糕，他们仍是未能脱险！”

忽地有人阴恻恻的应声接道：“他们未能脱险，你就能脱险了么？嘿嘿，我看你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只顾替别人担心？”淡月疏星之下，只见假山背后，突然现出一人，正是天魔教主的姐姐，昔年曾冒认谷中莲作女儿的那个缪夫人。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呼”的一声，缪夫人已抖开了一正红绸，向谷中莲当头罩下，谷中莲大怒，一手抓去，“嗤”的一声，红绸给她抓裂，撕作两条。但可惜谷中莲的功力还未完全恢复，红绸虽然给她抓裂，却还未能夺了过来。将红绸撕作两条，也还未完全分开，另一端尚握在缪夫人手中。

缪夫人哈哈一笑，用力一抖，两条红绸左右一分，缠上了谷中莲双臂。她那条红绸是沾有药粉的，红绸一抖，药粉飞扬，气味芬芳，中人欲醉。谷中莲一口气吹出去，将药粉吹开。但她既要运气吹开毒粉，已无余力挣脱束缚，那两条红绸打了几匝，将她的手臂牢牢缚住。

缪夫人笑道：“我本来就有意认你作我女儿，你放心吧，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决不会将你难为。”谷中莲大骂道：“你这妖妇，胡说八道，简直是恬不知耻！”缪夫人冷笑道：“你这么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作女儿，要把你当作丫头了。哼，过来吧！”红绸收束，将谷中莲一步一步地拉了过来。正是：

打破玉笼飞彩凤，谁知又有伏兵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冷焰搜魂施辣手　金杯敬酒逞机谋

谷中莲正在破口大骂，忽听得缪夫人喝道：“谁？……”这一个“谁”字刚刚出口，便即“卜通”一声，倒在地上。花树丛中跳出一人，剑光一闪，缚在谷中莲臂上的红绸，登时化作了片片蝴蝶，寸寸裂开，但却丝毫没有伤着谷中莲，剑术之妙，真是妙到毫巅！

谷中莲惊喜交集，顿时间两人紧紧相抱，一人叫道：“师父。”一人叫道：“莲儿！”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谷中莲的师父谷之华。她曾几次偷入王宫，今晚方始师徒相遇。

师徒俩未及叙话，己有人闻声赶来，谷中莲道：“师父，随我来！”谷中莲熟悉道路，轻功又高，不消片刻，已带引师父跳过一面高墙，进入一座宫殿。

谷之华道：“咦，你怎么带我到国王的寝宫来了？”谷中莲悄声说道：“这里是最好的避难之所，顺便我还要做一件事情。”这时已是二更时分，国王和她约会的时刻已到，她也无暇顾及旁人的事情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暂且按下谷中莲师徒不表，回过头来，再叙天魔教主之事。且说她和厉复生且战且走，厉复生连连发啸，招唤那两只金毛狻，不久又听得金毛狻一声吼声，吼声凄厉，似是己受了伤。厉复生惊异不定，急忙朝着那声音的方向跑去，前面是一块草地，月光下隐约可见那两只金毛狻正伏在地上。

厉复生叫道：“姐姐，快来，金毛狻在这儿啦！”天魔教主发出一蓬毒针，用巧妙的手法，打在文廷璧的前头，免得他跑过去伤害金毛狻。文廷壁被迫闪过一边。厉复生见那两只金毛狻竟不起来迎接主人，心中已隐隐感到不妙。跑上去一看，只见那两只金毛狻瘫作涸，浑身瘀黑，厉复生用脚尖轻轻碰触它们，竟是动也不会动了。厉复生叫声：“苦也！”他指望这两只金毛狻带他们逃走，想不到金毛梭已先给人毒死了。

天魔教主见状大惊，忙将厉复生一把拉住，叫道：“快退！”话犹未了，只听得有人阴恻恻地冷笑说道：“还想跑么？”花树丛中，现出一人，正是灭魔教主的师父童姥姥。

说时迟，那时快，童姥姥己是把手一场，波的一声，一道碧莹莹的冷焰寒光登时在他们的面前铺展开来。厉复生还想硬闯过去，天魔教主叫道：“不可！”刚拉得厉复生转过身来，只听得又是“波”的一声，背后也涌现了一道冷焰寒光，转眼间合成了一道光环，耀眼生缬，将他们二人困在当中。

这团焰火并不是真正的火焰，着物并不燃烧，却似波浪一般在草地上推进，但经过之处，草木立即枯萎，并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原来这是童姥姥采集古墓的磷质炼成的毒焰，磷火所发的光是触体冰凉的，因而她这手毒功有个古怪的名字叫“冷焰搜魂”，除非对方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否则若被沾上，就要皮肉溃烂，一时三刻之内，全身化为血水。

童姥姥冷笑道：“卡兰妮，你真是我教出来的好徒弟，你也不念念师父的恩情，有了情郎，就要叛离师父了么？”厉复生亢声说道：“男婚女嫁，这也算不了是叛离师父。”

童姥姥斥道：“多嘴，我门下的弟于终身大事就要由我作主。她嫁什么人都可以，就是不许她嫁你。哼，你前日将我戏耍，把罗曼娜公主抢去，我还未惩罚你呢，如今又想来勾引我的徒弟了。且叫你知道一点厉害！”一掌

拍出，一团冷焰罩在金毛狻身上，不过片刻，两只身躯粗壮的金毛狻已在眼前消失，地上只遗下一堆皮毛，一滩血水。童姥姥冷笑道：“你那日仗着金毛狻脱身，如今我看你还能仗它之力么？”

天魔教主道：“这是我自愿跟随他的，有错错只在我。师父，请你放过了他，要处罚就处罚我吧。”童姥姥道：“你知道叛师私逃，该当何罪？”天魔教主道：“我甘愿被毒焰炼化。”厉复生叫道：“不，是我冒犯了你，有罪我一人承担。”童姥姥冷笑道：“你们倒是恩爱得很啊！”伸手一指，一朵焰火飞了过来。天魔教主一声尖叫，不假思索的就把厉复生抱住，要为他掩蔽，厉复生哪肯让她如此，反手将她抱住，却把自己的身躯挡在她的身前。

童姥姥忽地把手一招，把那朵焰火招回，冷冷说道：“我偏不让你们称心如意，同生共死。”双手齐扬，呼呼声响，飞出了两条绳索，将天魔教主和厉复生都缚了起来，双手执着绳索，将他们吊了起来，离开了那圈焰火。这两条绳索乃是天茧丝所制，坚韧非常，一被缚上，多好武功，也挣脱不开。

童姥姥捉了他们二人，正自嘿嘿冷笑，忽有个武士上来报道：“禀圣母，马萨儿国的公主已经逃跑啦。”童姥姥双目一瞪，喝道：“什么？”那武士道：“缪夫人倒在地上，似是被人点了穴道。我们不懂解穴，不敢将她移动，请圣母亲自去看。”

童姥姥道：“文先生，请随我来。”找到了缪夫人，文廷璧看了一眼，便道：“不错，这是邙山派的点穴手法。咦，这可奇怪了，那丫头不是着了修罗酥骨散的吗，怎的还有如此功力？”童姥姥面色铁青，在缪夫人背心一拍，解开了她的穴道，说道：“你怎的如此不济，着了那丫头的暗算？”缪夫人满面通红，说道：“那丫头的师父来了。”

在园中各处搜寻的武士陆续回来，都说没有发现谷中莲的踪迹。童姥姥心中已经雪亮，淡淡说道：“你们不用惊慌，我已经知道她藏匿之所了。你们都回去歇息吧，谅那小丫头逃不出我的手心。哼，她的师父也来了？来得正好！听说她就是金世遗的老情人？”

文廷璧道：“不错，你老人家若是把谷之华擒获，管教那金世遗要服服帖帖地听你的话。”话出之后，发觉童姥姥面色有点不对，文廷璧何等机灵，连忙把话题再兜回来说道：“其实以你老人家的神通，金世遗也绝不是你的对手。不过，先把他的情人拿了下来，气他一气，也是好的。”

童姥姥道：“伊璧珠玛，我相信你不会叛我，你的妹妹，我就交给你看管了。”缪夫人说道：“师父，你放心，我绝不会询情。我的妹子不知羞耻，与人私奔，这本来是她的不好。师父，即使你要饶她，我这个做姐姐的也要执行家法的。”

童姥姥点了点头，很是满意，说道：“还有这个姓厉的小子——”回过头来，对文廷璧道：“文先生，你也帮忙我看管看管他们。”文廷璧求之不得，说道：“我一定竭力效劳。”童姥姥冷冷说道：“但我也不许有谁公报私仇，必须等我回来，再行处置。好，伊璧珠玛，你和文先生将他们二人押回我的宫中吧。”

童姥姥遣开众人后，便独自去见国王。原来她早已料到谷中莲是躲在国王的寝官了。

且说谷中莲进了寝宫之后，便带引她的师父，悄悄地直奔集贤阁。国王的寝宫包括有十几幢建筑，这集贤阁是国王用作会客的地方。师徒俩在屋顶

上行走，飞越了十几重瓦面，经过之处，只见假山背后，花树丛中，影绰绰的似乎有不少人埋伏其间，将到集贤阁。又见有一小队黑衣人正自向着集贤阁走来，幸而她们两师徒轻功超妙，从数丈外的屋顶跃过集贤阁，伊如两片树叶，轻飘飘地落下来，毫无声响，竟是无人发觉。

谷之华悄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 谷中莲道：“ 看情形似乎是有个鸿门宴，只怕我也要被卷入漩涡，等下若然有事，师父，你给我把风。 ”

两师徒刚在檐槽内伏下来，只听得阁外已有人报道：“ 泰清王到！ ” 谷中莲心道：“ 我来得恰是时候，且别忙着进去，先看看屋内是怎么个情形。 ”

谷中莲揭开一块琉璃瓦，用指力在屋顶戳穿一个小洞，贴着眼睛，偷望进去，只见屋中只有国王一人，但谷中莲听觉灵敏，却隐隐感到有许多人呼吸的气息，有时还杂有极轻微的悉悉素素的衣裳摩擦之声，谷中莲怔了一怔，立即省觉：“ 原来国王在复壁之内，亦已伏下甲兵。 ” 暗自寻思：“ 他既准备得这么周密，若非必要，我也无须露面了。免得打草惊蛇，招引那妖妇追来。 ”

国王吩咐那通报的武士道，“ 请泰清王进来，他的随从，你们给我招待。” 悄悄打了一个眼色，那武士心领神会，应了一声 “ 遵旨 ”，便即退下。

国王虽有布置，心中却也惴惴不安，暗自寻思：“ 泰清王武功非同小可，偏偏我那堂妹妹又给圣母拿去了，若然万一捉虎不成，只怕反而要被老虎所咬。罢，罢，我且见讥而作，先套套他的口风。 ”

心念未已，那泰清王已走了进来，外面立即有人把门关了。泰清王见屋中只是国王一人，微露诧意，说道：“ 陛下深夜宣召，可是有什么机密之事么？ ”

国王道 :“ 皇叔请坐。我正是听到了一桩稀奇古怪的事情，想请问皇叔。” 泰清王道：“ 哦，怎么样稀奇古怪？ ” 国王压低声音道：“ 听说我国出使马萨儿国的使臣，是因为偷入他们的宝库，被马萨儿国的国王发现，因而被杀的。你是他的父亲，可知道他偷人宝库的缘故么？ ” 泰清王面色一变，说道：“ 这消息可是真的？ ”

国王道：“ 消息来源可靠，多半不会是假。 ” 泰清王道：“ 这消息是谁告诉陛下的？ ” 国王道：“ 这个，皇叔你就不必问了。 ”

泰清王徐徐说道：“ 我也听到了一桩稀奇古怪的事情。 ” 国王道：“ 哦，怎么样稀奇古怪？ ” 泰清王道：“ 听说有一个国家，国王却是外国人。他做了几十年国王，一直传到了他的孙子，臣民竟然还未知道这个秘密。 ” 国王勃然变色，说道：“ 你说的是哪个国家？ ” 泰清王道：“ 这个，陛下你就不必问了，大约总不是咱们昆布兰国吧？ ”

国王忽地哈哈笑道：“ 皇叔，咱们不用彼此猜忌了，你可知道我请你来此的用意么？ ” 泰清王道：“ 正要请教。 ” 国王道：“ 我明天便要下令兴兵，想请你做三军统帅，兼任摄政王。本国的军政大权从此都交给你了。 ”

泰清王冷冷说道：“ 陛下何以如此重用老臣，却教老臣怎生担当得起？ ” 国王道：“ 我年轻识浅，正要皇叔这样精明干练的人辅佐，方能保住江山。请皇叔切勿推辞，这是我一番诚意。 ”

泰清王暗自寻思，“ 这野小于怕我揭穿他的秘密，故而用权位来贿赂我。也罢，“ 我若现在篡位，只怕时机也尚未成熟，不如先做了摄政王也好。 ” 当下说道：“ 既然陛下诚心付托，老臣也不敢推辞了。 ”

国王大为高兴，说道：“ 好，从此我与叔父，两人便是一人了。祝叔父

旗开得胜，做侄儿的敬你一杯。”说罢，在一个壶中斟出了两杯酒，泰清王道：“做臣子的不敢僭越。”国王笑道：“叔侄之间，何必拘执君臣之礼。也好，我就先干为敬吧。”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说道：“皇叔，请！”

泰清王微微一笑，说道：“依照君臣之礼，我还须先敬陛下一杯，陛下，请！”就将他面前这杯递过去。国王道：“这杯叔父喝吧，我自己再斟一杯，奉陪便是。”泰清王忽地将酒杯一摔，哈哈大笑道：“陛下，你真是计谋多端，却可惜瞒不过我！”

酒杯掷地，“ ”的一声，碎成四片，同时起了一团火焰。原来国王那个酒壶，乃是巧匠打造，内有机关，分为两格，上一格是毒酒，下一格是佳酿，国王手按壶柄，操纵机关，因而虽是同一个壶子斟出来的酒，却是一杯有毒，一杯无毒。他自己饮的是佳酿，赐给泰清王的则是毒酒。

却不料泰清王识破机关，毒酒一泼，登时就把国王一把抓住，复壁中的武士听得酒杯摔地的声响，立即跳了出来，但也已经迟了。

泰清王冷笑说道：“你还要不要性命？我说一句，你依一句！”国王颤声说道：“叔父有命，小侄敢不依从？”泰清王啐了一口道：“呸，谁是你的叔父？你若要饶命，先把你的身世来历对你手下说了出来！”国王面如死灰，讷讷说道：“这个，这个——”泰清王五指用力一钳，喝道：“你说不说？”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声喝道：“松手！”这人的说话比什么圣旨都有效，泰清王突然似给人用利针刺了一下似的，登时浑身酸软，气力毫无，双手软绵绵地垂了下来，果然松了对国王的束缚。原来是谷中莲从窗子跳了进来，以隔空点穴的功大，点了泰清王的穴道。

国王埋伏在复壁中的武士，都是对他忠心耿耿的心腹之人，起先因为投鼠忌器，不敢妄动，此时一见泰清王松手，立即抡刀斫来。武士们一拥而上，倒把谷中莲阻住了。

其中以羽林军总管来得最快，眼看长刀就要劈到泰清王身上，忽地“哎哟”一声，卜通跌倒，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黑衣人已是破门而入，双掌挥舞，掌风所及，无不披靡，转眼之间，除了谷中莲之外，屋子里的十几名武士，都已给他打翻！

谷中莲也不禁吃了一惊，心道：“这人的武功世所罕见，泰清王不过是一个小国藩王，随从中怎的有如此人物？”心念未己，只见泰清王已爬了起来，哈哈笑道：“你有埋伏，我难道就没有埋伏吗？”

就在此时，只听得集贤阁外，也已是杀声四起。谷中莲一掌向那黑衣人拍去，掌风激荡之中，那黑衣人的帽子给谷中莲打落，露出了一个光头，但谷中莲接了那人一掌，也是十分难受，只觉气血翻涌，几乎站不稳脚步。这时谷中莲才看出那黑衣人是个喇嘛。

那喇嘛僧哈哈笑道：“你就是马萨儿国的公主吗？小小年纪，武功倒还真不错呀！”泰清王道：“这丫头还有用处，请法王留她一命！”那喇嘛僧笑道：“我最爱惜有本领的少年男女，你不如做我教中的修女吧，还胜过你当什么公主。”笑声未了，又是一抓向谷中莲抓来！

谷中莲柳眉倒竖，冷笑说道：“哼，原来是你！我江师兄饶了你的性命，指望你改过自新，想不到你还是如此厚颜无耻，又来兴风作浪！”那喇嘛僧本来是言笑自如，从容淡定，一派武学大师、佛门高僧的身份，听了这话，面色登时变了，一声怒吼，猛扑过来，那一抓之势，更如雷轰电掣，迅猛元

伦！

眼看谷中莲势难抵御，那喇嘛僧忽觉背后有金刃劈风之声，来势凌厉之极，那喇嘛僧吃了一惊，双掌急忙分开，前面一掌仍然向谷中莲打去，后面一掌则反手打出，阻止来敌。

谷中莲脚步未稳，以双掌之力敌他一掌，堪堪抵敌得住。但喇嘛僧的另一掌之力，却阻遏不了新来的敌人。只听得“波”的一声，俨如戳破了一个气球，接着“嗤”的一响，剑光过处，那喇嘛僧身上的袈裟已被戳穿了无数小孔，幸而他见机得早，一觉不妙，立即吞胸吸腹，身于凭空挪后半尺，袈裟片片碎裂，皮肉依然毫无损伤。

喇嘛憎怒道：“原来是郎山派的谷掌门来了。贵派目前正有事于中原，你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到这边塞的小国来多管闲事！我念在你上代掌门吕四娘与我教的交情，你速速带你的徒弟走了吧！”

谷之华冷笑道：“我正是看在你师兄的份上，才来劝你，我劝你休要为非作歹，沾辱了佛门。你师兄对你的训海，你全部忘记了吗？速速带你那儿个徒弟回鄂克沁宫，向你的师兄忏悔吧。”

原来这个喇嘛僧不是别人，正是青海鄂克沁宫白教法王的师弟孔雀明伦王。他为了贪图尼泊尔国国师的虚荣，与白教法王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后来在金鹰宫之会，被江海天破了他的罡气，但当时江海天也因为看在白教法王的份上，不愿伤他性命，反而送了他一颗碧灵丹疗伤。孔雀明伦王仗着根基深厚，闭关百日，再度练成罡气，恢复了他的上乘内功。

闭关百日，世局推移，外面己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尼泊尔江山易主，废王也早已潜逃，到了昆布兰国来避难了。孔雀明伦王因为与师兄闹翻，无颜再回鄂克沁宫，明知废王已经失势，也唯有寄望于他，仍然做他的“国师”，阴谋助他复国。

尼泊尔废王带来了数百武士，在昆布兰这样的小国中，已形成了强宾压主之势。昆布兰国王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遂与他定下密约，互相利用。

泰清王在国中的权位之重，仅次于国王，尼泊尔废王要借用昆布兰国的兵力，因而与泰清王也深相结纳。

泰清王探知国王将有不利于他的企图，遂向尼泊尔废王进谗，揭破国王的秘密，说是国王已改变主意，准备与马萨儿国联合，毁盟碎约，反而要将废王这一班人拘禁起来，作为对尼泊尔新王的献礼。

尼泊尔废王听了，自是又惊又怒，于是转而与泰清王订了密约，愿意扶助泰清王登位，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先支持他夺取军政大权。

今晚泰清王入宫赴国王之会，暗中也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他带来的那队随从，其中过半数便是尼泊尔国的武士乔装的，孔雀明伦工也在其中。另外又约好了，若是有事发生，泰清王的随从便发出流星焰火，作为讯号，废王一见火箭升空，便带领他的全部武土，与泰清上的家臣会合，攻入宫中，发动政变。

双方各有布置，彼此勾心牛角。但泰清王却想不到有谷之华师徒，竟在关键的时刻突然出现，敌住了孔雀明伦王。

谷之华是吕四娘的衣钵传人，一手玄女剑法早已到了出神人化之境，她练的是玄门正宗内功，尤其近年得了金世遗的指点，功力更是大为增进，虽然比起孔雀明伦王还是稍稍不如，但配上她那手精妙的玄女剑法，即使单打独斗，也足可以与孔雀明伦王打个平手。何况她还有徒弟谷中莲相助。

谷中莲此时功力已完全恢复，两师徒剑掌齐施，打得孔雀明伦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国王惊魂甫定，便想乘机收拾泰清王。只见泰清王坐在地上，目露凶光，正在恶狠狠地盯着他。原来泰清王虽得孔雀明伦王替他解了穴道，但血脉尚未通畅，行动也还未能自如。

国王在他凶狠的目光注视之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暗自寻思：“泰清王武功远胜于我，虽然看这样子，他似是已失了抵抗的能力，但却也还未知是真是假。说不定他是故意坐在地上，装作爬不起来，诱我上当。我若冒昧动手，万一杀他不成，可就要先赔上自己的一条性命了。”

正自举棋不定，尼泊尔废王带领几个武士已杀了进来！喝道：“给我将这无信无义之人拿下！”昆布兰王慌忙叫道：“贤王请容禀告……”话犹未了，两个尼泊尔武士，一个持刀，一个舞棒，已是恶狠狠的向他扑来。

谷中莲拾起了地上一柄弯刀，身形一晃，抢快一步，拦在国王前面，一招“雁落平沙”，刀光闪闪，同时攻击两个敌人，只听得“　”的一声，使棒的那个武士棒端一歪，立即变招，敲击谷中莲的膝盖，使刀的武士，刀锋却被削断，蹬、蹬、蹬的退出几步。

原来这个使棒的武士乃是尼泊尔废王从前的御林军统领孟哈赤，武功十分了得。使刀的那个武士是他的副手麦维，武功虽也不弱，但比起谷中莲来，却就差得很远了。

谷中莲焉能给他打中，一个“游身滑步”，避招进招，弯刀斜劈孟哈赤双肩，孟哈赤一个“雪花盖顶”，将铁棒抡圆，舞得呼呼风响，谷中莲连劈数刀，都斫不进去，麦维和两个武士又扑上来，把谷中莲围在核心。但谷中莲身法轻灵，一柄弯刀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那几个武士却也冲不过去。

孔雀明伦王去了一个强敌，精神大振，忽地脱下袈裟，当成兵器，暗运玄功，袈裟一抖，严如平地飞起了一片红霞，挡住了谷之华的宝剑，几个回合一过，谷之华虽不至于落败，亦已有点相形逊色，剑锋一到敌人身前五尺之内，就给袈裟荡开，刺不过去。但孔雀明伦王也深知谷之华的剑法厉害，只能以守为攻，仗着功力稍高，先立于不败之地，再一步步的进迫。

谷中莲忐忑不安，抬眼望去，只见一片红霞裹着一道银光，上下翻腾，盘旋飞舞，看那情形，红霞是在渐渐扩展，银光却在渐渐退缩，谷中莲与师父休戚相关，不禁暗暗吃惊，心里想道：“久战下去，只怕师父要吃那秃驴的亏。”

谷中莲若要突围，并不困难，她也知道，若然她与师父联手，足以打败孔雀明伦王，再回过头来，收拾这批武士，不费吹灰之力。但苦干分身乏术，若给师父打援，就不能同时保护国王。形势分明，却是难予取舍。

昆布兰王瑟缩一隅，颤声说道：“不知小王有甚冒犯之处，至劳贤王兴师问罪？”尼泊尔废王冷笑道：“你自己还不明白吗？我且问你，这女于是什么人？”昆布兰王道：“这、这……”

泰清王得意之极，仰天打了一个哈哈，说道：“你不敢说出来么？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马萨儿国的公主。”尼泊尔废王道：“请问陛下，你我订下盟约，正是要合力先取马萨儿国，你却为何与敌人联合？你既不仁，又焉能怪我不义？”

昆布兰王连忙说道：“贤王有所误会了，小王决无背盟之心，我已准备停妥，明日便即发兵。至于这女于么，她、她本是被软禁宫中，我也想不到她突然来到此间的。其中缘故，容后细禀。”泰清王冷笑道：“你这鬼话有

谁相信？你不能自圆其说了么？待我和你说了吧！”国王怒道：“你不过想把我取而代之罢了。但只怕我的大小三军，你却未必指挥得动？”泰清王正要当众揭穿他的秘密，尼泊尔废王却道：“你且让他先说。”

昆布兰王看出事有转机，连忙抢着说道：“陛下英明，当有决断。你若听信此人，对你未必有利，你若信我，我愿交出兵符，听你驱策！”尼泊尔废王心里想道：“看来此人是个志大才疏，贪生怕死之辈，倒比泰清王容易对付。只要在我掌握之中，我又何必理他是否昆布兰国的皇室血统？”

尼泊尔废王道：“你当真有诚意与我联盟？”国王忙道：“决无异心！”尼泊尔废王道：“好，那你先依我一事！”昆布兰王道：“贤王但请吩咐。”尼泊尔废王道：“你既有诚意，就不该还与我们对敌。快叫这两个女子放下兵器，看在你的份上，我也不会将她们为难。”要知他这一边虽然稍占上风，但一时间也难取胜。尼泊尔废王诚恐夜长梦多，故而对昆布兰王软硬兼施，要他来劝谷中莲放下武器。

昆布兰王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胆子先已怯了，不由得便颤声叫道：“莲、莲……公主，顽抗无益，你，你听得这位贤王的说话了吗？他们不会将你为难，你就不要再打了吧！”这刹那间，谷中莲心里难过到了极点，她舍了性命想保护国王，岂料国王反而劝她向敌人投降！而这个敌人又正是要侵害他祖国的罪魁祸首！

谷中莲咬了咬牙，把心一横，冷笑说道：“好，你既畏敌如虎，那我也只唯有向你这位贤王献刀请罪啦！”身形一起，陡然使出绝顶轻功，抛下了国王，从孟哈赤等人头顶飞过，一招“鹰击长空”，弯刀朝着尼泊尔废王的头顶直劈下去。

刀锋离废王头顶不到五寸，忽地有一圈黄光闪电般的飞来，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原来是废王身后的一个和尚，飞起了一面铜钱。

这和尚是尼泊尔废王从波斯礼聘来的袄教高手，法号景月上人，武功尚在孟哈赤之上。谷中莲一刀劈中铜钹，“　”的一声，震耳欲聋，两个尼泊尔武士“卜通”跌倒，原来是给声音震破了耳膜，吓得晕了。

谷中莲整个身子反弹起来，一个“细胸巧翻云”，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连人带刀，仍然猛劈下来，但因她给这面铜钹一震，落下之时，方位差了少许，尼泊尔废王和衣一滚，弯刀从他身边劈过，砍中了他身旁的石柱。

孟哈赤见谷中莲竟似不顾性命似的，生怕景月上人拦她不住，也顾不得肩上的创伤，便来与景月上人双战谷中莲。另外几名武士也急急忙忙过来围拥废王，这时他们保护主公要紧，倒没有人再去理会昆布兰王了。昆布兰王刚刚松了口气，忽见泰清玉已经起立，缓缓向他走来，步履蹒跚，比起平时的矫健，那是差得远了，但眼中凶光暴露，却是越发骇人。

昆布兰王这一惊非同小可，心中想道：“今日之事，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也只有将他除掉，方能使得尼泊尔王非得完全靠我不可。”想至此处，杀机陡起，神色却丝毫不露，反而满面堆欢，说道：“叔叔，侄儿正想把国玺与兵符交付与你。依我看来，你我只宜和衷同济，决不可同室操戈。我没有你，等于失了栋梁；你没有我，谁来封你摄政？”

泰清王一想，这话也说得有几分道理：“我如今若要杀他，那是易如反掌；但杀了他之后，文武百官，三军将士，只怕未必都肯向我低首称臣？倒不如暂且留他一命，我也好挟天子以令诸侯。待得权柄都己到我手中，这皇位还怕它飞了？”这么一想，眼中凶光稍敛，到了国王面前，便即停下，说

道："国玺兵符现在何处？"国王说道："在我身上。"泰清王道："既在身上，那就快快拿来。"

国王说道："请皇叔接下。"话犹未了，一道银光，突然裂衣射出，泰清王一声惨呼，小腹已中了一剑。

原来国王身上藏的不是国玺兵符，而是谷中莲那把霜华宝剑。这把宝剑薄如蝉翼，利可断金，藏在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泰清王自恃武艺高强，只道国王已被他捏在手心，要圆就圆，要扁就扁，决计是不敢反抗的了。哪知昆布兰王亦非善类，迫得紧了，也会出其不意的对他暗算。

国王哈哈笑道："看你还能够与我争夺皇位么？"泰清王蓦地大吼一声，将国王一把抱住，国王刚刚抽出主剑，被泰清王拿着他手肘，用力一推，泰清王虽受重伤，但这一椎乃是他临终前全身气力之所聚，国王焉能禁受得起，只听得"波"的一声，宝剑朝内刺出，插入了国王胸中。两叔侄成了冤家对头，同时毙命。

这件意外之事突然发生，交战双方，都不由得蓦地一惊。谷中莲叫声不好，慌忙跳出圈子，过去一看，只见两人都是肚腹洞穿，血流满地，早已死了。尼泊尔那几个武士不及谷中莲迅速，但这时也已跑了过来。谷中莲无暇哀伤，一眼瞥见自己那把宝剑尚在国王手中，连忙将它拿下，一个转身，将弯刀一抛，撞倒了两个武士，迅即改用宝剑，一剑便向孟哈赤斩去。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蓬飞，孟哈赤手中的铁棒，登时只剩下短短的一截！

景月上人双钹打来，谷中莲已是连人带剑，化成了一道银虹，疾卷过去，只听得"　"的一声，景月上人双钱合下，将谷中莲的宝剑夹住，孟哈赤大喜道："好，先夺下她的宝剑！"话犹未了，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震得耳鼓嗡嗡作响，景月上人的一面铜钹，已被破作两边！

景月上人的铜钹有五寸多厚，加上他本身的内功亦颇不弱，只道宝剑也无奈他何，哪知还是给霜华剑破了。谷中莲宝剑转了个圈，仍然向尼泊尔废王削出，但她破了那面铜钹，虽然易于反掌，毕竟也是稍稍受阻，就在这一瞬间，孔雀明伦王抛起袈裟，己如巨鹰展翼，当头罩下。

谷中莲一剑刺出，"嗤"的一声，孔雀明伦王的袈裟穿了一孔，谷中莲也给他扇起的那股风力，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身不由己的连退数步。说时迟，那时快，谷之华亦已赶到，一招"白鹤剔翎"，剑挟劲风，刺到了孔雀明伦上身前，堵住了他向谷中莲的追击。

师徒俩双剑合壁，大显神威，伊加玉龙夭矫，裹住了一片红霞，杀得孔雀明伦王只有招架之功，不消片刻，那件袈裟已是遍体鳞伤，又添了十几个破洞。孟哈赤舞动轻了几斤的铁棒，景月上人也拿起了他那两面破钹，再来加入战团，以三敌二，兀是只有招架的份儿。尼泊尔的武士，几曾见过如此恶战，只怕殃及池鱼，避之唯恐不远，更莫说插手了。尼泊尔废王死里逃生，更是吓得面青唇白瑟缩一隅。

尼泊尔废王正想退出这间屋子，刚到门边，忽地被人当胸一把抓住，那人阴恻恻他说道："你怎么把我的干孙儿杀了？"

尼泊尔废王大吃一惊，定睛看时，却认得是昆布兰国的金轮圣母童姥姥，连忙说道："圣母休要误会，你的干孙儿是和泰清王自相残杀的。"

童姥姥冷笑道："你骗得了谁，泰情王敢来迫宫，还不是受你的指使？你害死我的干孙儿，叫我这老年人无依无靠，你自己说说，你应该受何惩处？"尼泊尔废王听出事有转机，"卜通"跪倒，"咚、咚、咚"的就叩了

三个响头，童姥姥道：“ 你这是干吗。三个响头就赔得两条人命吗？ ”
尼泊尔废王道：“ 若蒙圣母不弃，请收我作你的干儿，我有两个孩子，也就是你的于孙儿了。 ”童姥姥道：“ 这么说，我失了一个干孙儿，却得回两个，外加一个干儿，也还不至于亏本，不过—— ”
尼泊尔废王忙道：“ 昆布兰国和马萨儿国两国的宝藏完全归你所有，将来两国合并，你就是两国共同拥戴的圣母。哦，我还说漏了一个，若是我能回国复位，尼泊尔也…… ”童姥姥道：“ 长远之事且先莫说，只说目前之事，你们连马萨儿国的公主都打不过呢，还敢说要吞并她的一个国家？ ”尼泊尔废王道：“ 正是要求圣母相助。 ”
话说至此，童姥姥才哈哈一笑，放开了废王，搓一搓手，站了起来，说道：“ 听起来你倒要比我这个千孙儿有点良心，我这个干孙儿呀，唉，唉，真是在我白疼了他一场，他竟敢瞒过了哦，偷偷将解药给了这个丫头！ ”
废王大喜道：”我还没有禀告你呢，你这个子孙儿和这位马萨儿国公主其实乃是兄妹。 ”童姥姥道：“ 我早已知道了。你别啰唆，我助你一臂之力便是。 ”迈步上前，喝道：“ 退斤，待我拿她！ ”
景月上人与孟哈赤巴不得有人接替，连忙退下，孔雀明伦王虽然不高兴童姥姥这副骄做的神气，心里亦自想道：“ 也好，我乐得坐山观虎斗。 ”袈裟一撤，跟着也就退开。
孔雀明伦王的袈裟一撤，两道剑光登时向童姥姥卷来，童姥姥长袖一挥，使出上乘的卸劲功夫，将谷中莲的宝剑一引，“ 叮 ”的一声，教谷中莲的宝剑碰上她师父那把剑。
岂知谷之华的“ 玄女剑法 ”神妙无方，两师徒又是配合得十分纯熟，心意相通，童姥姥的功力虽然高过她们二人，却也高不了大多，两师徒的宝剑一碰，反而解开了童姥姥那股粘黏之劲，两口宝剑登时反弹削出，反而变出了另一新招，双剑一合，只见童姥姥的一蓬乱发，已随着剑光飞起。
童姥姥又惊又怒，五指疾弹，只听得“ 铮铮 ”之声，恍如繁弦密奏，原来她每根手指上都套着一只铁指环，可以当作兵器来使，由于动作快如闪电，运劲又恰到好处，谷中莲宝剑的威力未及发挥，剑尖已给她弹歪。
谷之华一招“ 长河落日 ”，剑光划了一道圆弧，迅速补上缺口，阻歇了童姥姥的攻势。师徒俩双剑合壁，攻中带守，童姥姥竟是无可奈何。
童姥姥之连发三次暗器，先是夺命神砂，接着是透骨钉和化血针，每一种暗器都是含有剧毒足以置人死命的暗器。但谷之华师徒俩所使的都是世所罕见的宝剑，双剑合壁，化成了一道光幢，任何暗器，投入光幢之内，都化成粉碎，根本就打不到她们身上。
童姥姥暗器无功，毒粉失效，心中焦急，只好冒险进招，觑个真切，运指连弹，铮、铮两声，又在两剑的剑脊上各弹了一下。
谷之华忽觉一缕阴寒之气，忽地从剑柄传入她的手心，与此同时，谷中莲则感到一片炙热。原来童姥姥练有阴阳二气，“ 隔物传功 ”，因人而施，同时向谷之华和谷中莲攻袭。
谷之华发觉不妙，立即抱元守一，导引真气，从手少阳经脉顺流而下，与对方攻来的阴煞之气相抗。她功力之厚，不及童姥姥，但功力之纯，却在童姥姥之上，虽然不能立时驱出毒质，但那股阻煞之气，只攻到了虎口的“ 关元穴 ”附近，就再也升不上去了。
谷中莲服食了天心石之后，护体神功最近也刚刚练成，自然生出反应，

恰恰也足以与对方的毒气相抗，这么一来，双方各有顾忌。谷之华师徒要分神抗毒，但童姥姥由于不断要施展“隔物传功”的绝技，也是危险极大，只要一个弹得不准，必然也要给宝剑所伤。

激战中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气呼呼地嚷道：“小顺子，你眼中还有你这个爷爷吗？你要害死我的莲儿，先把我杀了吧！咦，你们都是些什么人？我的孙儿哪里去了？”原来是昆布兰国的太上皇，扶着一根拐杖，颤巍巍地走了进来。“小顺子”乃是他孙儿的小名，他只道国王要杀谷中莲灭口，故而赶来相救，却不知道他的孙儿早已死了。他年纪老迈，视力模糊，一时间还未认出尼泊尔废王，但已隐隐觉察这些人的装束，不似他本国的武士。

尼泊尔废王嘿嘿冷笑道：“老爷爷，你要找你的孙儿么？……”太上皇大叫道：“童姥姥，快快住手，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你切莫伤了我的莲儿！好呀，你还不住手，我把我这条老命与你拼了！”他发现了童姥姥正在向谷中莲步步进迫，便只顾朝着童姥姥大叫大嚷，根本就听不到尼泊尔废王在向他说些什么？就在这时又听得呜呜声响，一声比一声急促。

童姥姥面色倏变，原来这正是从她那座金轮宫传来的警报，童姥姥寻思：“玛儿不知是碰上什么强敌，警报来得如此紧迫？金轮宫是我的根本重地，我可不能不顾。这两个女子我也没有必胜她们的把握，不如就给太上皇做个顺水人情吧！”当下一声长啸，回答缪夫人的讯号，一转身就从太上皇身边掠过，在太上皇耳边低声说道：“我只要那本龙力秘藏，回头你给我送来。”她最近确实知道了太上皇身世的秘密，只道这本龙力秘藏在太上皇那儿，她肯买帐，这也是原因之一。

童姥姥突然撤退，尼泊尔废王这边的人个个吃惊，生怕谷之华师徒双剑合壁，又再杀来。连孔雀明伦上也打定了只顾自己的主意，悄悄的从废王身边移开，靠近了门口。孟哈赤是废王的忠仆，不忍离开，但亦已手颤脚震。

谷中莲颤声叫道：“爷爷！”太上皇挥手叫道：“快走！快走！我已不能保护你了，你快快出宫去吧！小顺子他眼中已没有我这个爷爷了。”谷中莲不忍把他孙儿的死讯便告诉他，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又叫了一声：“爷爷。”

谷之华听出谷中莲声音有异，仔细一瞧，只见谷中莲眉心隐隐现出一股黑气！谷之华大吃一惊，心道：“她怎的遭了那妖婆的毒手。刚才双剑合壁，防御得风雨不透，毒药怎的会沾到她的身上？她现在的功力已是不逊于我，何以我又不觉得什么？”谷之华哪里知道，谷中莲并不是遭了童姥姥的毒手，而是国王骗她服下的那颗毒药，现在开始发作了。正是：

同气连枝施毒手，只知利害不知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同室操戈何惨酷　临歧分手暗伤心

谷之华在徒弟耳边忽地叫道：“玉女投梭，金鹰展翅！”谷中莲自小跟随师父练习剑术，师父说什么，她就练什么，这已经成为习惯，当下不假思索的立即出招，剑光如练，向前刺出，果然先是“玉女投梭”随即变为“金鹰展翅”。

孔雀明伦王站在门口，他是个武学大行家，本来也看出谷中莲有些异样，但却不敢断定她是否真的中毒，即使中毒，也还不能断定她受毒的深浅，一见双剑合壁，两道剑光，恍如二龙抢珠，来势十分凌厉，孔雀明伦王吓得连忙躲避，哪里还敢阻拦。转眼间谷之华师徒俩已是闯出宫外。

谷中莲走了之后，太上皇放下心头大石，松了口气，这才认出了面前的这人是曾经以于侄之礼，由他孙儿带领来拜见过他的那个尼泊尔废王。大上皇吃了一惊，说道：“你怎么带领这么多人私自闯进我的内宫？我的孙儿呢？”废王道：“老祖宗，你别伤心，我看你身体很好，还可以亲自执政几年。我愿以客卿的地位，帮你的忙。”

原来尼泊尔废王见昆布兰国的国王和泰清王同时死了，心里正在着急，不知如何收拾残局。这时忽然得了个主意，意图利用太上皇作为傀儡，让他操纵昆布兰国的政事，这么一来，他就仍然可以运用昆布兰国的兵力了。

太上皇莫名其妙，斥道：“我的家务事不用你来插口。”废王笑道：“我这是一片好心，你的孙儿，你看——”太上皇随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有两个人倒在血泊之中。太上皇定睛一瞧，这才发现是他孙儿和泰清王两人的尸体。

突然间太上皇瞪得又大又圆的双眼布满了红丝，尼泊尔废王给他瞪得心里发毛，连忙说道：“老爷爷，这，这不关……，”话犹未了，只听得太上皇大吼一声，便似发了狂的怒汉一般，举起拐杖，不由分说，劈头便打，只一下子，就把废王身边的两个武士打翻！废王的胫骨也着了一下，痛得在地上打滚。

孟哈赤喝道：“你这老糊涂嫌命长么？”一抓抓着杖头，哪知太上皇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身气力，孟哈赤一抓竟没抓牢，“卜”的一下，膝盖也被敲了一记，登时矮了半截。原来太上皇虽没习过武功，但自幼便得他母后传过静坐吐纳的方法，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便是修习内功的基本功夫，只觉持之有恒，身轻体健，便数十年如一日的行之下辍。这数十年的功力岂比寻常，孟哈赤要夺他的拐杖，等于与他硬拼功力，焉能拼得过他？

景月上人发觉不妙，连忙从背后偷袭，伸指点太上皇的穴道，太上皇未学过武艺，内力虽强，却不懂得运用，也不知道趋避，被他一指点中了“谷虚穴”，登时动弹不得，拐杖也就掉下来了。其实若只论本身功力，景月上人还远不如他。

孟哈赤被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打了一拐，又羞又怒，抢了武士的一柄弯刀，便过来要杀太上皇。

尼泊尔废王刚从地上爬起，连忙喝道：“孟哈赤，他老糊涂，你也跟着糊涂了么？你杀了他，咱们还能在昆布兰国立足么？快快住手，快快住手！”他被太上皇打了一拐，腔骨碎了两片，也顾不得疼痛，便过来向太上皇大献殷勤，笑嘻嘻说道：“老祖宗，你受惊了，你放心吧，你死了孙子，我给你做孙子。”

太上皇闭了眼睛，不理不睬，暗中祷告：“ 佛祖慈悲，诸神保佑，让我的莲儿早早脱离险地。我的小顺于已经死了，莲儿，我只有指望你给我报仇啦！ ”

谷中莲这时正越过宫墙，谷之华拖着她飞跑。谷中莲忽道：“ 咦，似是有人叫我！ ” 谷之华道：“ 那是敌人的吆喝，莲儿，咱们还未曾远离险地呢。你要咬住牙根，再支持一会。 ” 谷中莲道：“ 不对，这不是敌人的吆喝，我当真听见了，听见…… ” 谷之华道：“ 听见什么？ ” 谷中莲道：“ 是海哥他在叫我！ ”

谷之华一看，谷中莲已是满面黑气，双眼无光，心中好生怜悯，柔声说道：“ 莲儿，你别胡思乱想，你好了之后，我会替你把江海天找来的。 ” 她见谷中莲脚步虚浮，索性把她背了起来，使出了全副轻功，如飞疾跑。

谷之华以为是徒弟心有所思，故生幻觉，哪知谷中莲听到的确实是江海天的声音，不过江海天用的是 “ 传音人密 ” 之术，声音凝成一线，杂在厮杀声中，且又是远远传来，幽微难辨，谷中莲听惯了他的声音，心意相通，立生感应；谷之华却在全副心神对付敌人，所想的只是如何脱险，因而对这声音也就听而不闻，错过了与江海天相见的机会。

且说童姥姥赶回她的金轮宫，只见文廷壁与缪夫人正在院子里和江海天恶斗，江海天将他们迫得步步后退，即将闯进大门。另外还有一个黑衣少年，运剑如风，将宫中侍卫杀得东奔西跑。

童姥姥喝道：“ 哪里来的臭小子，敢在我宫中撒野！ ” 那黑衣少年唰的一剑向她刺来，童姥姥长袖一挥，便要夺他的宝剑。这黑衣少年正是唐加源，他兼有父母两家剑法之长，剑锋一颤，骤然间从童姥姥袖底穿过，点她胸口的 “ 璇玑穴 ”，童姥姥骄指一弹，“ 铮 ” 的一声，把唐加源的游龙剑弹开，唐加源一个游身滑步，闪过一边，正要施展追风剑法，忽觉虎口有一股麻痒痒的感觉。

原来童姥姥在他剑脊上那一弹，己使用 “ 隔物传功 ” 的绝技。把剧毒传了过去。唐加源发觉不妙，只好先闪过一边，暂停攻击。幸而他口中含有一瓣天山雪莲，能解百毒，当下默运玄功，将天山雪莲的药力散开，消解刚沾上手腕的剧毒。

童姥姥眼光一瞥，见唐加源井未倒下，心里也好生惊骇，就在此时，只听得 “ 砰 ” 的一声，原来是文廷壁被江海天的劈空掌力震倒，从台阶上滚下来。童姥姥顾不得再伤害唐加源，趁着唐加源已经闪开，飞身一掠，一掌便向江海天背心击去。江海天也顾不得再打文廷壁，听得背后劲风扑到，立即反掌相迎。双方功力旗鼓相当，掌力碰冲，声如郁雷，各自退了三步。

童姥姥练的 “ 化血神功 ” 是邪派三大毒功之一，足以与 “ 修罗阴煞功 ”、“ 大乘般若掌 ” 并驾齐驱，鼎足而三。只要中了她的一掌，一个时辰之内，便要坏血而亡。

江海天硬接了她的一掌，虽然没有昨晚的难受，但也略感晕眩，心中作闷，连忙运了口气，他口中也含有一瓣天山雪莲，雪莲的清香随着他真气的运行，沁人脾肺，腥闷之感，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江海天冷笑道：“ 你还有什么伎俩，尽管施展，看你能奈我何？ ” 声发掌到，转瞬之间，又与童姥姥硬对了三掌。童姥姥毒功失效，大为惊诧，只好凭着真实武功与江海天恶战。

原来江海天功力之高，当今之世，能胜过他的，除了师父之外，只不过

有限几人而已。以他的功力再含了天山雪莲，世间已没有什么毒药，可以伤害得他。江海天运气三转，试出并无中毒的迹象，放下了心上的石头，更是精神抖擞，掌法使开，便如长江浪涌，一掌紧过一掌。

文廷壁爬了起来，向缪夫人抛了个眼色，说道：“咱们回去看守犯人要紧。”这时唐加源已消解了沾上手腕的剧毒，正要再加入战团，缪夫人发出一枚毒雾金针烈焰弹，阻了唐加源一阻，烟雾弥漫中，她与文廷璧已逃入内宫。

唐加源以劈空掌力扫荡了妖烟邪雾，挥动游龙主剑，便拟夹攻童姥姥。江海天不愿以二敌一，说道：“唐兄，我听得西北角似有厮杀之声，你去看看。”

童姥姥的本身功力本来与江海天也是旗鼓相当，但论到掌法的精妙，却是江海天要胜她一筹了。江海天的大须弥掌式，九九八十一招，还未使到一半，已把童姥姥的身形罩住，童姥姥毒功失效，内力又胜不过对方，招数上再一落下风，那就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江海天越战越勇，眼看就可取胜，童姥姥忽道：“你心上的人儿，你是要她还是不要？”江海天吃了一惊，喝道：“什么？”

童姥姥道：“谷中莲已落在我的手中，你若还不知进退，我马上传令将她处死。哼，你还不住手？”

江海天不由不信，只好退了三步，停止攻击，说道：“你让我和她见上一面，我就不与你难为。”话犹未了，童姥姥忽地一声狞笑，把手一场，一大片绿幽幽的焰火，登时四面铺开，把江海天困在当中。

原来童姥姥正是要骗他暂时住手，两人身形分开之后，这才好用“冷焰搜魂”的邪术来侵害他。这种“冷焰”乃是童姥姥收集古墓的毒磷所炼，沾上一点，就足以令人形销骨毁，而且一发就是一大片焰火，从四面八方侵来，比起她的化血神功，要厉害多了。

只见这冷焰卷过之处，草木焦枯，石头爆裂，江海天见得如此厉害，也不禁暗暗吃惊，转眼间那一大片冷焰寒光，已是如潮卷到。江海天大喝一声，“呼”的一掌拍出。

这一掌是江海天功力之所聚，只见焰火疯散，俨如汹涌而来的海潮，突然碰着了一道无形的堤防，浪花四溅，倒流入海，来得快去得也快。江海天东南西北，连发四掌，把那一大片寒光冷焰，四面荡开。可是仍然未能冲出毒焰的包围。

童姥姥的功力和他旗鼓相当，当下也发出劈空掌力，待到焰火卷来。由于江海天是处在毒焰的包围之中，四面受敌，他的掌力亦必须四方分散，始能防御，这么一来，双方虽是功力相当，对江海天却是大大不利。那一大片冷焰寒光，潮水般倏进倏退，越迫越近，圈子也越缩越小，好在圈子缩小之后，江海天的防御力量也相应加强，在他身体方圆七尺之内，焰火始终无法侵入。

江海天正自苦苦支撑，忽听得唐加源一片惊喜的声音叫道：“爹爹，是我，我在这儿！娘，你也来啦！”话声未了，门外现出两个人来，正是唐加源的父母——唐经天和冰川天女，他们已从尼泊尔赶回来了。

唐经天冷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老不死的妖妇，当年我爹娘一念慈悲，未曾将你诛掉，你却躲到这里作恶。”

冰川天女道：“我且把你毒焰破了，看你还有什么伎俩！”一扬手，飞

出一串冰魄神弹，也化成了一大片寒光冷雾，罩在童姥姥的冷焰之上，冰魄神弹是从万载玄冰提炼出来的精华，恰好是童姥姥的毒磷所炼的冷焰克星，冰魄神弹所化的寒光冷雾覆罩下来，登时把童姥姥的毒焰消灭得干干净净。

童姥姥打了一个寒哗，大吼一声，向唐经天夫妇发出一蓬毒针，回身便跑。唐经天挥剑绞碎毒针，喝道：“来而下往非礼也，你也接我一支神芒！”

唐经天的功力自是要比他的儿子更胜一筹，童姥姥套着铁环的中指一弹，只听得“铮”的一声，铁环已被天山神芒穿过，童姥姥的中指也去了一截，但她仍然是疾跑如飞，进入宫内。

宫内重门叠户，回廊曲折，江海天正不知向何处追踪，忽听得“轰隆”一声，江海天循声觅迹，赶过去一看，只见童姥姥披头散发，正在用力击打一堵墙壁，一面打一面咒骂，听得是马萨儿国土话，却不知她骂的什么。

这是用花岗石所砌的一堵石墙，在童姥姥掌力打击之下，碎石纷落如雨，墙上现出一道铁门，铁门紧闭，童姥姥的掌力虽有开碑裂石之能，对这道坚厚的铁门却是无法击破。

江海天喝道：“你把谷姑娘藏在哪儿？”童姥姥见江海天追到，大吼一声，蓦地跃起，只听得又是“轰隆”一声，屋顶给她撞穿了一个窟窿，童姥姥一头就钻出去了。

就在这时，只听得外面忽地传来几声长啸，还杂着惊骇的叫声，啸声透人重门，回声嗡嗡，不绝于耳，显得功力十分深厚。

江海天又惊又喜，心道：“莫非是我的珠穆师弟来了？”他本来踌躇未决，不知是继续追赶童姥姥，还是先去搜查铁门之内的秘密，此时听得啸声，心意立决，当下施展出一鹤冲天的轻功，也跟着童姥姥从那个窟窿跳出。

下面是御花园，且色虽然不很明亮，但江海天从屋顶上望下去，凭着他锐利的目力，一眼已认出几个熟人！

只见在那片草地上现出一群男女，共有七人之多，不但有唐努珠穆，还有云琼兄妹和华云碧。江海天这一喜非同小可，大声叫道：“珠穆师弟，碧妹，云大哥，云姐姐，你们都脱险啦！”

还有一男二女，江海天却不认得。这时童姥姥已先到了下面那片草地，蓦地喝道：“玉小子，你拐带了公主，居然还敢回来？”一抓就向江海天不认得的那个女子抓去。原来这一男二女正是昆布兰国的罗曼娜公主和天昆仑、玉玲珑兄妹，他们和唐努珠穆等人一起，前日从那座离官动身，恰恰今日赶到京都。

唐努珠穆意图与昆布兰国国王秘密会晤，解释误杀使臣之事，遂连夜人宫，拟请罗曼娜公主代为引见，拜访国王。哪知宫中正闹得天翻地覆，还未得见国王，便碰上了童姥姥。

童姥姥正苦干无法脱身，一眼瞥见罗曼娜公主，恶念陡生，便想把罗曼娜公主掳为人质，以利逃走。

玉昆仑兄妹正在公主身边，焉能容她得逞？只听得叱咤声中，玉昆仑一拳捣出，玉玲珑则挥舞玉萧，一招之间，遍袭童姥姥的七处穴道。

玉家兄妹家学渊源，武功原非泛泛，但比起童姥姥来，尚还是有所不及。双方攻守奇快，童姥姥脚尖刚刚着地，胸口的“璇玑穴”已给玉玲珑的玉萧点中，但玉萧触处，却如一团棉絮，童姥姥狞笑道；“好个不知死活的丫头，竟敢与我动手！”五指如钩，劈手就抓住了玉萧，左掌一翻，又抓着了玉昆仑的拳头。

唐努珠穆喝道，“ 你就是什么金轮圣母吗，岂有此理，你受王室供养，竟敢欺侮公主？ ” 人还未到，中指一弹，已是发出一股无形罡气，疾点童姥姥背心大穴。

另一个人来得比唐努珠穆更快，几乎是身剑合一，化成了一道银虹，向前冲刺！这人正是唐加源。

童姥姥背心大穴一麻，吃了一惊，又见唐加源攻到，不敢恋战，忽地把玉萧一弹，随即移形换位，退出圈子。她这一弹，用的是股巧劲，玉萧弹起，恰恰迎上了唐加源的宝剑。幸而唐加源剑术精妙，收发随心，听得铮的一声，连忙卸劲收剑，这才没有误伤了玉玲珑。

玉玲珑惊喜交集，脚步一个踉跄，几乎倒入唐加源怀中，叫道：“ 源哥，你回来了！ ” 唐加源将她扶稳，也几乎疑是梦中，低声说道：“ 玉妹，想不到在这里和你见面。 ” 两人久别重逢，情意缠绵，已无暇再去理会那童姥姥。

童姥姥身法如电，一个转身，双手便向唐努珠穆抓下，唐努珠穆以大乘般若掌力还了一掌，唐努珠穆功力略逊一筹，但亦相差不远，这一掌把童姥姥的双抓荡开，便即退开几步，消解了童姥姥那一招的劲度。

童姥姥试了一招，已知唐努珠穆并非好惹，她志在拿个俘虏，作为人质，忙即转个方向，一声狞笑，又向华云碧扑去。

云琼兄弟与华云碧同在一起，两兄妹一掌护胸，一掌迎敌，用的是云家独步天下的大力金刚掌，华云碧则施展柔云剑法，以守为攻。

童姥姥一招“ 大鹏展翅 ”，双掌一分，龟光石火之间，已与云家兄妹各自对了一掌。云琼功力较高，也禁不住一个踉跄，身形倾侧；云壁接了她的一掌，只觉气血翻涌，登时似皮球般抛了起来，幸而童姥姥是双掌分击，每一掌只有五成功力，要不然脏腑也要震伤。云壁在半空中一个筋斗翻下来，脚尖尚未落地，已被人双臂抱住，原来是唐努珠穆赶来，将她接下。

童姥姥打开缺口，长臂疾伸，便向华云碧胸前抓到，华云碧横剑一封，只听得“ 铮 ”的一声，那口青钢剑竟被童姥姥当中一弹，断为两段！华云碧禁不住那股反弹的力道。朝天跌倒！

童姥姥正要一抓之下，忽听得一声大喝，就似头顶上空响起一个焦雷，原来是江海天已经从屋顶上跳了下来，人在半空，已是一掌击下，童姥姥只得双掌齐出，挡他一击，两人功力相当，但江海天是从高空冲下，加上了一股冲力，童姥姥抵敌不住，脚尖一点，便是一个“ 细胸巧翻云 ”倒纵出去，她轻功本来不弱，借着江海天这一冲击的力道，去势如箭，转眼间不见踪影。

江海天记挂着华云碧，无暇追赶，打退了童姥姥之后，连忙跑过去看，却见云琼早已把华云碧从地上拉起，华云碧正自靠着他的肩膊，娇喘吁吁。

云琼见江海天走来，似乎有点尴尬，轻轻把华云碧拉开，说道：“ 幸亏你出手得快，碧妹未曾受伤。 ” 江海天怔了一怔，随即惊喜交集说道：“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 这话表面听来是庆幸华云碧没有受伤，其实他心中所想乃是另外一种意思，这也不必细表了。

华云碧百感交集，心中也不知是甜是苦还是辛酸？淡淡说道：“ 听说谷姐姐遇难，我是为谷姐姐来的，你还没有将她救出来吗？ ” 江海天道：“ 我正在找她，这座宫中有道铁门，我想现在就去搜查。 ”

公主说道：“ 不错，这样分头搜索更好，反正那妖婆己被打跑，谷姑娘总可以找得出来。我先去见我的哥哥吧。 ” 唐努珠穆等人也急于要见昆布兰王，当下除了江海天之外，其他的人都随着公主去见国王。

宫中武士都认得公主，纷纷走来禀报，说是国王那边似乎出了事情，尼泊尔武士已把寝宫包围起来，太上皇也已到那边去了。罗曼娜公主大为着急，连忙加快脚步，匆匆赶去。

且说太上皇被擒之后，尼泊尔废王正在鼓其如簧之舌，对太上皇威胁利诱，想要他做个傀儡，出来收拾残局，忽听得杀声震天，孟哈赤进来报道：“不好了，罗曼娜公主带领一群武士杀来，咱们的人抵敌不住，已被他们攻进来了。”

尼泊尔废王大吃一惊，说道：“罗曼娜公主不是听说已经和情郎私逃了的吗？怎的又回来了？金轮圣母何在，为何不阻止她？孔雀明伦王，请、请你……”“请你出去抵挡一阵”这句话还未说得完全，只听得“轰隆”一声，大门已被打开，唐经天夫妇和唐努珠穆首先杀人，跟着是玉家兄妹保扩住罗曼娜公主，也杀了进来。

尼泊尔废王见了冰川天女，吓得面如上色，连忙抓着太上皇，一手拔出佩刀，想把太上皇当作盾牌，忽觉奇寒彻骨，佩刀拿捏不牢，“　”的一声。掉在地上。原来是冰川天女发出了冰魄神弹，恰恰打中他的虎口。罗曼娜公主叫道：“爷爷！”祖孙相拥，悲喜交集，两人都不禁放声哭泣。景月上人刚跳过来，唐加源喝道：“贼秃，认得我么？”

唐加源曾是尼泊尔义军元帅，景月上人、孟哈赤等都是他手下败将，一见是他，先自吓得慌了，唐加源拔出游龙宝剑，扬空一闪，只是一招，便把景月上人仅存的一面铜铁破作两边，再一招就刺中了他的穴道。另一边，玉昆仑也只是一拳便把孟哈赤打倒。

唐加源看出太上皇是被点了穴道。便即给他解开。尼泊尔废王叫：“表妹，饶命！老祖宗，饶命！”冰川天女斥道：“你在本国残暴不仁，又来邻国兴风作浪，谁是你的表妹？你大罪难饶，源儿，把他缚了！”

唐加源还未动手，太上皇已拾起拐杖，大怒骂道：“你几乎弄得我国破家亡，还想我饶你么？”气恨万分，使尽了平生气力，一拐击下，登时把尼泊尔废王两条腿都打断了，太上皇气呼呼地还要再打，罗曼娜公主劝道：“爷爷，省点气力。他是尼泊尔国贼，咱们送他回去，让他受他本国的国法制裁，不更好么？”唐加源过来，便即将他缚了。

这时只剩下一个孔雀明伦王还在作困兽之斗，肩经天道：“你不听你师兄良言，如今悔之晚矣。”孔雀明伦王抖起袈裟一扑，唐经夭使出须弥掌力，掌风一震，袈裟反卷过来，孔雀明伦王状类疯狂，大声吼叫：“唐经天，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你休得欺人太甚！来，来，来，我把这条性命与你拼了！”唐经天眉头一皱，道：“你这话可是说错了！……”

冰川天女冷冷说道：“你若在鄂克沁寺，我们只有对你尊重，岂会与你为难；但你却偏要做什么尼泊尔的‘国师’，祸延我国百姓，我就不能不管了！今日我是以佛门护法与尼泊尔公主的双重身份捕你，对不住，我可不能与你讲什么江湖上的规矩了。”当下与丈夫联手而攻，飞出了一颗冰魄神弹，孔雀明伦王被唐经天的掌力胶着，躲闪不开，冰弹恰恰打进他的耳窍，登时破去了他的护身气功。唐经天一掌将他打翻，说道：“看在你师兄份上，我饶你一命。”当下将孔雀明伦王交给昆布兰国的御林军统领看管，等待平事之后，再送他回鄂克沁寺。由他师兄白教法王发落。

这时众人已经发现了昆布兰王的尸体，太上皇道：“你哥哥引狼入室，遭此横祸。还幸仇人都已落网，我也可以瞑目了。”

罗曼娜公主与哥哥虽然一向感情不好，也很伤心，正在痛哭，忽听得祖父此言，心头一震，连忙拭泪说道：“ 爷爷，你胡为出此不祥之言！如今国中无主，正要爷爷多多保重。 ”

太上皇轻轻抚摸公主的头发，说道：“ 人生不过百年，我已活到九十，想来也不能陪你多少日子了。我这样老迈，难道你还要我操心国事吗？国不可二日无君，曼娜，你且忍悲伤，今后这个担子，是要由你来挑起了。 ”

罗曼娜公主吓了一跳，道：“ 爷爷，你说什么？ ” 太上皇道：“ 咱们小国习俗与中华大国不同，男女平等，都可继位。从现在起，你就是昆布兰国的女王了！ ” 公主道：“ 这怎么使得？ ”

太上皇道：“ 你没有兄弟，你不为王，难道要本国陷于混乱吗？你性情刚毅，却又仁慈，胜过你的哥哥多矣！当初若不是因为长幼有别，继承法又以男子当先，我早已想立你为王了！ ” 公主只好含泪应承，众人也都上来向公主道贺。

太上皇道：“ 阿娜，你做了国王，有一件事情必须牢牢记住！ ” 罗曼娜公主道：“ 请爷爷吩咐。 ” 太上皇道：“ 马萨儿国是咱们兄弟之邦，你必须与马萨儿国罢兵修好，从今之后，只能玉帛往来，决不可干戈相向！ ” 公主道：“ 我正要禀告爷爷，那马萨儿国国工已经来了，就在这儿！ ”

唐努珠穆满怀喜悦，连忙上来行礼，说道：“ 爷爷，我正要向你禀明此事，原来你都已明白了。 ” 太上皇怔了一怔，道：“ 你也叫我爷爷，你已经见过你的妹妹了？呀，你们两兄妹长得真似！ ” 唐努珠穆道：“ 听说爷爷认了莲妹做孙女儿，我也斗胆跟着妹妹叫了。 ”

太上皇喜极而位，拥着唐努珠穆说道：“ 不错，你真是我的好孙儿！ ” 众人虽觉太上皇举动似失常态，却都以为他是因为失了孙儿之后，悲伤过度所至，也就不怎么奇怪了。只有唐努珠穆心中一动，隐隐猜到了几分。

公主道：“ 这次全是靠了珠穆大哥，要不然我还不敢回来呢。 ” 当下将事情经过，简略陈明，玉昆仑已妹等人也都上来与太上皇见过了。太上皇更是喜欢，一手拉着唐努珠穆，一手拉着公主，说道：“ 从今之后，你们要似亲兄妹一般，让两国百姓永享太平之福！ ” 两人齐声答道：“ 这正是我们的心愿。 ”

唐努珠穆道：“ 爷爷，我妹妹呢？ ” 太上皇道：“ 你还没有见着？ ” 唐努珠穆道：“ 关于莲妹在你这里的情形，都是曼娜妹子告诉我的。我还没有见着她。 ” 太上皇瞿然一惊，说道：“ 那么你们赶快去把她找来。她和她的师父，从这里跑出去大约还不到半个时辰。 ”

公主和唐努珠穆等人刚刚走出集贤阁，只见江海天已匆匆跑来，问道：“ 莲妹呢？ ” 原来江海天用宝剑破开那道铁门，只见一条长长的隧道，另一头门通到宫外。隧道中什么人都没见着，只发现了一些零乱的脚印。

公主叫众武士都来帮忙寻找，可是搜遍了宫中每个角落，都没有发现谷中莲。

且说谷之华背着谷中莲逃出王宫，心中盘算：“ 莲儿中毒不轻，目前之计，只能找个僻静的地方暂且躲藏，再设法给她解毒。 ” 于是向着雪山高处跑去。

雪山上冰河交错，寒气扑人，但谷中莲呼出来的气息，却越来越觉炙热，她已失了知觉，软绵绵的伏在谷之华的肩头，呼出来的热气，与谷之华颈背接触，当真是有如火烫一般。

谷之华正自叫苦，忽见山坳处有个人走出，三绺长须，背负葫芦，颜容有些儿樵怀，但双目炯炯有光，显然是个功力不凡的老前辈。

谷之华怔了一怔，蓦地里心头大喜，连忙叫道：“来的可是华山医隐华老前辈么？”那老头儿也同时叫道：“来的可是邙山掌门谷女侠么？”原来华天风当吕四娘还在生之时，曾到过邙山，见过谷之华一面。那时谷之华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呢。事隔多年，好在两人相貌无多改变，华天风又认得谷之华那口霜华宝剑是吕四娘当年的镇山之宝，是以立即上前相认。

华天风自从那日与江海天分手之后，即沿着冰河，寻访唐努珠穆与云家兄妹，却不知他们已经脱险，一直沿着那条冰河上溯源头，来到了这座雪山之上。他找不到所要寻找的人，却意外的巧遇了谷之华。

谷之华见着了华天风，当真是有如从天上掉下了宝贝，不暇叙话，便即说道：“华老前辈，你来得正好，请你救救我的徒儿。”华天风吃了一惊，道：“你的徒儿？那不是谷中莲吗？听说她陷在昆布兰国王宫，你已经将她救出来了？她怎么啦？”谷之华道：“救是救出来了，但她身中剧毒，如今正是命在须臾。”

附近有个岩洞，华天风将谷中莲搬了进去，给她诊了一把脉，过了一会，抬起头来，面有诧色，说道：“奇怪，这女孩子年纪轻轻，不应有如此功力，是不是曾服了什么药物？”谷之华道：“不错，她曾经服了天心石。……”

华天风点点头道：“这就对了。天心石是最能增进功力的奇药，但却也是‘热性’最强的一种药物，她当时虽因内功纯正，导引得宜，未受其害，但也未曾去得净尽，恰巧她现在中的毒又是一种极厉害的热毒，这就等于火上加油了。”

谷之华担心道：“这么说，很、很难医吗？”华天风道：“幸好我药囊里有雪蟾散，这是解热毒最有效的药物，我还可以用金针刺穴之法，给她发散。但医好之后，最少也还得静养三天。”

当下华天风撬开谷中莲的嘴巴，将葫芦中的药酒调匀了雪蟾散，给她灌了进去，随即取出一根金针，刺她的全身三十六道大穴。每刺三针，一缕热气就随着散发出来，刺遍了三十六道大穴，华天风也已累得大汗淋漓。轻快说道：“好了，大约再过半个多时辰，她就可以醒来了。”

谷之华松了贝气，说道：“华老前辈，多谢你了，你歇一会儿。我去找点食物。”谷之华走了不多一会，谷中莲就从迷迷糊糊中醒了过来，张开眼睛，吃了一惊，叫道：“我的师父呢？这是什么地方，你又是谁？”华天风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柔声说道：“好了，好孩子，你醒过来了。你不用害怕，你师父给你找食物去了。我是你师父的朋友。”

谷中莲神智渐渐恢复，见华天风目光慈祥、满怀关切的模样看着她，心中明白了几分，说道：“老丈，是你将我救了的？”华天风笑道：“你不必客气，你不认识我，但我一说起来，你就知道不是外人了。我是江海大的干爹，华云碧是我女儿，你一定听江海天说过我的。”

谷中莲一片迷茫，呓语般的喃喃说道：“江海天、华云碧、江海天、华云碧……”华天风只当她是神智初复，要用心回忆往事，也就不以为意，当下点点头道：“不错，你想起来了。嗯，还有你的哥哥……”

谷中莲瞿然一惊，抬起头道：“我哥哥又怎么啦？”华天风道：“你哥哥和我还有海天，要打听你的消息和找寻我的碧儿，唉——”谷中莲定了定神，说道：“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碧姐姐失了踪，可有她的消息么？”

华天风叹了口气，说道：“我已经见着她了，但又给她走了，至今还未知道她的下落。”

谷中莲最挂念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江海天和华云碧的结果，连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海天他可有见着碧姐么？”华天风道：“你躺下来，不要多说话，让我慢慢告诉你。”说到了在灵鹫峰上碰到华云碧的一幕，华天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可怜我的碧儿，她梦里醒里，都忘不了她的海哥，那时她正在神智昏迷之中，就像你刚才一样，她见了我也毫无知觉，只是记得她的海哥，口中不断叫着的，就是江海天的名字！”

谷中莲泪水直往里咽，心头一片混乱，只听得华天风接续说道：“我一生治过无数怪病，就只心病最是难医。怪也怪我，我早已知道他们二人是互相爱慕的了，却不及早把他们的婚事定夺下来。他们两小口子也不知闹什么别扭，金鹰宫之会过后，碧儿竟不与他同走，以致遭了这场灾难。唉，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但愿她能得平安，见着了海天，就会好了。”

谷中莲心痛如绞，好几次就要冲口而出：“不，这都应该怪我。”但却没有勇气在华天风面前说出来。华天风道：“海天想来早已到了昆布兰的京都了，他可有偷入王宫查访你么？”

谷中莲在迷迷糊糊中又是瞿然一惊，道：“你说什么？”华天风道：“我是问你可曾见过海天？”谷中莲涩声说道：“没有。呀，有——我昨晚似乎听得他的声音。那时师父正背着我走出来。”

华天风见她面色灰白，摸了摸她的额头，说道：“你的热已退了许多了，却怎的神情如此委顿。”只道她是为自己女儿的事情担忧，谷中莲却反而先安慰他道：“华老爷子你放心，他们两人迟早总会见着的，海天，他，他是个极重情义的人，他一定不会辜负碧姐姐对他的情意的。嗯，我忘了问你，你说和我的哥哥同来，他又到哪里去了？”华天风怕她病中受惊，不敢把唐努珠穆坠入冰河之事告诉她，含糊说道：“我在灵鹫峰下与他分手，想必他也已经到了昆布兰国的京都了。”

谷中莲轻声说道：“我哥哥来了，那就好了。”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暗自想道：“海天和我哥哥都已来了，以他们二人之力，定能制伏那个妖婆，昆布兰国的国王和主战的泰清王又已同归于尽，有太上皇作主，两国的纠纷也必然能得到解决，我的担子可以放下来了。”

但面对着华天风憔悴的颜容、忧郁的目光，又不禁暗暗悲伤：“唉，海哥你为我而来，但我又岂能只顾自己的幸福，忍心让他们父女同受悲苦？你的干爹曾救过你的性命，现在又救了我的性命，我除了成全他的心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报答于他？”

华天风见她面色苍白，神态疲倦，柔声说道：“你刚刚退了烧，不要说话太多了。好好的再睡一觉吧。”轻轻点了谷中莲的昏睡穴，一般的点穴对身体有害，但这是华天风独家的点穴手法，以点穴与医疗结合，可令病人得到充分的休息，非但无害，且有助于健康的恢复。

过了不久，谷之华已猎了两只雪鸡回来，还摘了许多雪桃，一见谷中莲尚在沉睡的状态中，不觉吃了一惊，问道：“怎么，她还未醒来？”华天风笑道：“她的热毒都已散发净尽了，刚才已经醒来，是我怕她劳累，要她再睡一会的。”当下帮忙谷之华生火烤那两只雪鸡，边吃边说道：“热毒散发之后，可以无需吃药，就只要静养了。大约静养三天，便可恢复如初。我把护理病人应注意的事项告诉你，你多多照料她吧。”

谷之华道：“得华老前辈救了她的性命，我已是感激不尽，照料病人之事，怎敢再劳烦你老人家？”

华天风叹口气道：“我本来应该陪伴你的，但我的女儿还未知道下落，我要去寻访她。”谷之华也知道一些华云碧和江海天之间的关系，但这时却是不便提起。华天风行色匆匆，只能尽量简单明了的教她如何护理病人，其他的也来不及详谈了。

谷中莲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一醒来就抓着谷之华的衣袖道：“华老前辈，你别担忧……啊，师父是你回来了？”谷之华道：“华老前辈已经走了。你饿了吧？我给你摘来了雪桃。”谷中莲道：“华老前辈已经走了？唉，我……”谷之华道：“你有什么话要和他说？”谷中莲道：“没有，没有什么了。嗯，我不想吃东西。”

这一晚，谷中莲忽地又发高烧，不断的在呓语，一会儿叫着江海天的名字，一会儿叫着华云碧的名字！谷之华大为着急，心道：“华天风说她已好了的，怎的却不灵验？”幸好到五更时分，谷中莲又安安静静的熟睡过去，第二天一早醒来，竟是神清气爽，判若两人。

这场高烧来得快去得也快，谷之华虽是不明医理，心中也自暗暗纳罕，“何以她在热毒散发之后，还有这场高烧，莫非这是一场心病？”事实确是如此，谷中莲这场高烧是因刺激而起，待到心中有了主意，重新获得安宁，病魔也就远去了。

依谷中莲的意思，当日便要下山，谷之华遵从华天风的吩咐，一定要她养好身子，才许下山。谷中莲功力深厚，毒散之后，恢复极快，华无风原来估计她要静养三天的，结果只到了第二天，她的功力已恢复七八成了。

第三日一早，谷之华见她已是毫无病容，便也放心带她下山。天气很好，满山交错的冰河，在阳光下泛起满天霞彩。师徒俩踏着朝阳，迎着晓风，精神为之一爽。走到半山，忽听得笑语喧喧，歌声阵阵，有一群青年男女，正自载歌载舞而来。谷之华道：“咦，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这歌声好听极了！”

马萨儿国与昆布兰国是同用一种方言，谷中莲归国已半年有多，这群青年男女唱的这一支歌，用的都是普通字眼，并不难懂，只听得他们唱的是：

“烽烟散尽，冰河如镜，
我要在冰河洗净我宝剑的血腥，
从今后永享太平。
年轻人得到爱情，
老年人得到安宁。
再没有遥盼征人的怨妇，
再没有倚闾待子的母亲。
咿呀！烽烟散尽，冰河如镜，
我要在冰河洗净我宝剑的血腥。”

谷中莲听了大喜，上前问道：“怎么你们这样高兴，是不用打仗了吗？”那群青年道：“咦，你怎么还不知道？这是两件天大的喜事呀，全国百姓，男女老幼，谁不欢欣？”

谷中莲道：“我们母女是四天前上山采药的，今日方才下山，那两件喜事是什么呀？”那群青年道：“头一件喜事，是女王今日即位。”谷中莲道：“哦，女王即位？是罗曼娜公主吗？”那群青年道：“不错，听说国王暴毙，现在由太上皇作主，向臣民宣告，立公主作为女王。公主对百姓一向仁慈，

比她哥哥好得多了。”谷中莲道：“第二件喜事又是什么？”

那群青年道：“你不听见我们唱的歌吗？正是从今之后不用打仗了。马萨儿国的国王亲自到了这儿，和女王订了盟约呢！”谷中莲大喜道：“马萨儿国的国王来了？你们怎么知道？”那群青年笑道：“我们不但知道，还见着了他呢。他和女王昨日在朝天门公开露面，宣布这个盟约，让百姓瞻仰！”

两颗晶莹的泪珠挂在眼边，谷中莲哽咽说道：“不用打仗了，这就好啦，这就好啦。难怪你们这样高兴了！”一个稚气未消的青年诧道：“咦，你怎么哭起来了？不用打仗，当然人人高兴，分什么你们我们，难道你不高兴吗？”他旁边一个少女笑道：“一个人正是因为太高兴了，才会哭的，我猜这位姐姐的情郎大约是被抽了去当兵的呢？”谷中莲抹了眼泪，说道：“不错，从今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冰河洗剑，永享安宁，我怎能不高兴呢？我是太高兴了！”

这些人怎知她是马萨儿国公主的身份，当然也听不懂她所说的“一家人”的意思，只道她欢喜得疯了，是以语无伦次。那少女笑道：“城里还要热闹呢，中午女王要给马萨儿国国王送行，条条街道搭起牌楼，处处有歌有舞。你快快进城，找着你的情郎，看热闹去吧！”

这群青年男女笑着嚷着，唱着歌儿走过去了。谷中莲忽道：“师父，你不是要赶回邙山的么？”谷之华道：“怎么？”谷中莲道：“此间诸事已了，我可以和你一同走了。”谷之华道：“你不再进宫了么？”谷中莲道：“我已知道太上皇安然无恙，我也可以放心了。”谷之华道：“那么，你也不想见见你的哥哥和江海天么？”谷中莲忍着心中的酸楚，强笑说道：“我哥哥在昆布兰国京城公开露面，华老前辈此时想必也早已见着他了。我的平安讯息，华老前辈当然会带给我的哥哥，咱们既忙着要赶回邙山，我似乎也不必多走这一趟了。至于海天，此时还是不见的好！”

谷之华是过来人，无须再问，已知谷中莲心意，轻轻叹息，说道：“也好，海天若是对你真情，他自会回到你的身边。”言下神色黯然，原来她不但是为徒弟叹息，也为自己伤心。她这次搁下邙山的事情，来到昆布兰国，固然是为了保护徒弟，但另外一个心愿，也是希望在昆布兰国能见着金世遗。可是竟然没有见着！

她记得在金鹰宫大会之后，金世遗和她分手之时，曾隐隐约约有所暗示，要待一件心事了结之后，他就会回到她的身边。她知道这必是与厉胜男有关的心事，她也知道厉复生和天魔教主已在昆布兰国出现，料想全世遗十九是去追踪厉复生去了。可是如今已证实了厉复生在昆布兰国，但她却始终没有见着金世 遗！

谷之华心头怅怅，暗自思量：“难道是世遗根本没来，抑或是他把我忘了？”忽地想起自己从前送给金世遗的两句诗“纵使浮云能蔽日，阴霾亦仅是须臾。”不禁哑然失笑：“我知道劝他，怎的自己反而执著了？男女之间，难道只有夫妻之爱么？我与他二十载交情，心心相印，我忘不了他，他当然也忘不了我，这一份知己的感情，难道还不足珍贵？”但话虽如此，这“二十载交情”毕竟也伴同着“二十载相思”，这“无了期”的相思，刚刚有了转机的征兆，到头来却又是一场失望，即使谷之华如何豁达，心中也难免有一点云翳了。

那群青年的歌声笑语犹自远远传来：“烽烟散尽，冰河如镜。我要在冰河洗净我宝剑的血腥，从今后永享太平。……”谷之华忽道：“咦，这是什

么声音？”

谷中莲道：“不是他们在唱刚才那支歌吗？”谷之华道：“歌声中好似还杂有别的声音，好像，好像是有人叫你？”谷中莲笑道：“不会的，师父一定是你听错了。趁着清晨凉爽，快赶路吧。”谷之华深情地望了她徒弟一眼，心里暗暗叹气，却不再言语，便和她走了。

其实谷中莲比她师父还要听得清楚，这是江海天在用“天遁传音”呼唤她。原来江海天和华无风此时正在她们刚刚离开的那个石窟，谷中莲也想到了一定是华无风带他来找寻自己的，她为了成全华天风父女的心愿，故作听而不闻。

京城就建在山脚，她们下山之后，避免进城，绕过东门，不料女王的车驾正从东门出来，原来是送唐努珠穆回国。好在满城百姓，都来送行，谷中莲拉着师父，站在人丛之中，并没有给熟人发现。

女王的车驾在前，唐努珠穆秘他的髓从乘一辆敞篷的大马车在后，随从中有云家兄妹，有唐加源和玉玲珑，这两人是应唐努珠穆之请，到马萨儿国作客的。另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是华云碧。但却不见江海天和华无风。原来华云碧也随着他们南归，她父亲和江海天则正在找谷中莲，三日之期未满，华无风以为谷中莲还在那石窟养病，一找便着，还可以赶来和他们同行的，哪知已是迟了一步了。

谷中莲又是欢喜，又是心酸，心想：“原来云姐姐已经找着了，瞧她已是全无病容，想必是见了海天，心病已经好了。那我更不宜露面，惹起波澜了。”她怎知道，华云碧的心病并不是江海天治好的，而是云琼治好的。谷中莲在想着“成全”她，她也正在想着要成全谷中莲呢。可惜谷中莲不肯露面，双方心事，竟是彼此难明！正是：

蔽日浮云原已散，鸳鸯仍自各分飞！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约会邙山怀敌意　相逢魔窟诉前因

师徒俩兼程赶路，从风雪漫天的塞北回到春光满地的江南，正好赶上清明时节。邙山上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瀑布流泉，飞珠溅玉，说不尽宜人景色，恍如身在画图。但在这大好春光的佳日，邙山上的气氛却显得有点异样紧张。

在顶峰玄女宫下面，是一条两行槐树夹着的墓道，墓道尽头就是邙山派创派祖师独臂神尼的墓园，第二代掌门吕四娘的坟墓也在里面，墓道两边，邙山派的弟子穿梭来往，拱卫森严。邙山派规矩，每年清明，各地弟子，都要赶来给祖师扫墓。谷之华一算日子，三日后才是清明正日，不觉稍稍有点诧异："怎的他们今年来得特别早？还未到正日，何以就群集墓园？"

邙山派众弟子见掌门回来，个个欢欣，人人雀跃，都是说道："掌门，你回来得正好。翼师伯日日都在盼望你呢！"谷之华离山之时，掌门职务交与翼仲牟代理，白英杰为辅。这时，翼仲牟也早已得了通报，与邙山派第三代四大弟子，即谷之华的平辈师兄白英杰、路英豪、程浩、林星四人出来迎接，谷之华连忙问道："翼师兄，出了什么事情？"翼仲牟道："你先歇歇，进里面去说。"

进了议事厅坐定之后，翼仲牟取出一个拜匣，说道："你看了这张帖子，就明白了。"谷之华抽出拜帖一看，颇觉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天魔教向咱们挑衅，要报他们教主当年被逐之仇。"心里自思："这天魔教主，我去年中秋在金鹰宫之会中还见过她，怎的她会在重阳节派人送这张帖子来？"

翼仲牟道："这张帖子是去年重阳节他们派人送来的。约下今年清明来此拜山，实是不怀好意，我们正在为此焦虑呢。"

谷之华道："拜山即是比武的别名，何况她亦已言明是为了要报复当年之仇而来的了，这当然是不怀好意，何以两位师兄还再三提及此点？"

翼仲牟道："我所说的不怀好意，还不只如此简单，其中有个秘密。雍正皇帝是你师父杀的，这事情你当然知道。"谷之华聪明绝顶，一点便透，恍然说道："哦，我明白了，是朝廷对咱们不怀好意！"

谷中莲阅历尚浅，一时想不明白，问道："朝廷若是对付咱们，何须借用天魔教的名义？"翼仲牟道："皇帝被人刺杀，尸首不全，倘若传扬出去，皇家体面柯存？所以鞑子皇帝，虽然恨透了咱们邙山派，找不着借口，还真不敢兴兵讨伐呢。"

白英杰道："这天魔教主的姐姐，就是那年冒认莲侄的母亲，上山胡闹过一场的那个缪夫人。她的丈夫缪南庭，新近从河南调到山东，升任巡抚。我们估计，此事想必是缪南庭向鞑子皇帝献策，借用天魔教的名义向咱们挑衅，暗中却调来一批大内高手，冒充是天魔教的人，这么一来，表面上是江湖帮派之争，互相仇杀，实则是朝廷借刀杀人之计，既可达到消灭咱们的目的，又可为鞑子皇帝隐瞒丑事，岂不妙哉？"

谷之华冷笑道："他们倒是打得如意算盘，选定清明那天动手，想趁着咱们邙山派弟子齐集扫墓的时候，一网打尽！哼，哼，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翼仲牟道："那么掌门的意思是决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谷之华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难道咱们还能舍了邙山，亡命江湖，置祖师坟墓不顾，让鞑子皇帝一个个的收拾咱们么？即使他们调齐了大内高毛前

来，咱们也得拼他一场！”

翼仲牟心想：“谷师妹平素柔弱，事到临头，却如此坚强！当真不愧是继承吕师叔衣钵的弟子，不愧是咱们邙山派的掌门，曹师姐当年传位给她，是作得对了！”当下说道：“我也有了一些准备，丐帮弟子到时可作外援。不过还得请掌门主持大计。”这次因为天魔教在名义上只是向邙山派挑战，故此邙山派也不便邀请其他门派帮忙，但翼仲牟有两重身份，既是邙山派弟子，又是丐帮帮主，所以丐帮参战，却是名正言顺。

谷之华道：“还有两天时间，我若想到什么，再请各位师兄商议。”翼仲牟、白英杰等人告退之后，谷中莲忽道：“师父，我看此事可疑之处甚多！”谷之华道：“你是说那拜帖送来的时间不对？当时天魔教主已远离她的巢穴。但也说不定是她先留下帖子，再到昆布兰国向她师父求援？”

谷中莲道：“不，我怀疑这根本不是天魔教主的主意，说不定她全不知情！”谷之华道：“即使是朝廷通过她的姐姐，借用她的名义，也总得她点头同意才行。何以你会有此怀疑？”谷中莲道：“因为我知天魔教主早已有意弃邪归正、改恶从善之心，而且只怕就在这几天之内，她便要遭受走火入魔之劫，还能向咱们生事吗？”

谷之华诧道：“你怎么知道？”谷中莲道：“我在昆布兰国之时，曾受天魔教主看管，无意中知道了她的秘密。”当下将所见所闻说了出来，谷之华听到厉复生与天魔教主甘愿同生共死的那段恋情，也不禁泪盈于睫，喟然说道：“厉复生天真无邪，痴情眷恋，也还不足为奇。却想不到这女魔头也有一片真情，这么说来，倒不似穷凶极恶之徒了。只不知她回来了没有？”

谷中莲忽地道：“师父，我想到徂徕山探望天魔教主。”谷之华道：“你要单身潜入徂徕山私会她？这、这不太危险了么？”谷中莲笑道：“若是探明真相，说不定可以化解一场灾祸。再说天魔教主曾对我表示过一番好意，我当时虽没领她的情，但投桃报李，此时她在危难之中，我已该去看她一看。至于说到危险，容或会有，但也决不至于有我上次在昆布兰国那样的危险吧？”

谷之华在徒弟身上依稀看到自己少年时候的影子：满腔热血，一片柔情；只知侠义为怀，关心大体；从不瞻前顾后，只管自身。所不同的是，她比自己少年时候，似乎还要坚强，更能经得起风浪。

谷之华深为感动，暗自思量：“莲儿这几个月来，一路上勤练那龙力秘藏上的精奥内功，她服食了天心石所增添的功力亦已与本身原有的功力相合为一，即使尚未能青出于蓝，至少亦足以与我比肩了。倘若要选一个人去徂徕山探听虚实，确是非她莫属。”

谷中莲只怕师父不肯应允，又申述道：“我有白玉甲防身，又有霜华宝剑，至不济也能逃跑出来，而且我对徂徕山也并不陌生。”谷之华诧道：“你几时去过徂徕山的？”谷中莲面上一红。说道：“虽没去过，但有人和我说过。”谷之华恍然笑道：“不错，江海天小时候是在徂徕山住过的。”谷中莲道：“师父，你让我去吧。”

谷之华抬起头来，缓缓说道：“咱们邙山一脉，侠义传家，难得你有如此抱负。好，那你就去吧，可得一切小心了！”

徂徕山离邙山约有五百里之遥，谷中莲席未暇暖，便即动身，第二日黄昏时候，已到了天魔教巢穴所在的徂徕山。谷中莲从前与江海天被困在荒岛之时，长日无聊，各谈经历，几乎是什么琐事都谈到了。谷中莲记得江海天

曾对她描绘过天魔教在徂徕山的建筑，那是一个小型的城堡，东西南三面防守森严，只有北面靠着峭壁，猿猴也难攀上，故而没有设防。峭壁下面，就是天魔教主住宅的后园，江海天和她同住的时候，是常常在园中玩的。

当下谷中莲施展绝顶轻功，直奔山北，越过几重岗峦，走上一座巉岩，只见前面一层峭壁拔地而起，从顶至底，天然如峭，毫无可以借力攀援之处，谷中莲心道："幸而我带有霜华宝剑。"飞身跃起，一跃三丈来高，立即用剑插入石壁。挖个小小的窟窿，作为立足之点，缓过口气，又再跳跃，不消片刻，已到了那峭壁顶层，下面果然是个花园。谷中莲沿着石岩走了一遭，发现一株古松，从峭壁横伸出去，形如苍龙攫海，丹凤朝阳，满树蟠着枝藤，藤梢枝枝下垂，便如龙髯凤毛，随风飘拂。谷中莲抓着飘来的野藤，只一荡就荡到了园中，接上了一棵参天老树。从树顶望去，可以望见小楼一角，谷中莲知道天魔教主就是住在楼中，当下凝神静听，只听得那个房子里正有着一个老妇嘿嘿的在冷笑道："你们可真是对得住我啊，居然还有面子来求我帮忙？伊壁珠玛，你也真是我的好徒弟，危难之时，却只知自己逃亡！嘿嘿，如今又有用得着师父之处了，是么？在这儿你是一品夫人，我可不敢认你作徒弟呢！"

谷中莲吃了一惊，大感意外，原来正是那昂布兰国的金轮圣母童姥姥在这房中，与文廷璧、缪夫人二人说话，却没有天魔教主。

缪夫人道："师父容禀，并非弟子临危弃师，是弟子不敢做师父的累赘，当时弟子奉了师父之命，看守犯人，敌人已经杀入官中，弟子诚恐有失，故而不能不暂避一时。"

文廷璧道："当时我与缪夫人都是如此想法，你老人家神功盖世，决计无须我们晚辈相助，我们却怕犯人被对方劫去，有负你老人家的嘱托，是以先走一步。至于后来之事，那却是谁也想不到的了。"

童姥姥最喜奉承，给他们二人左一句"神功盖世"右一句"盖世神功"，高帽子戴到头上，怒气登时消了七八分，但仍是对文廷璧冷冷说道："算你会讲话，我叫你看守犯人，你得的好处可也不小啊，你如今已练成了正反五行的三象神功，还用得上我给你帮忙么？"

原来那日在昆布兰国，正当童姥姥与江海天恶斗的时候，文廷璧与缪夫人就将天魔教主与厉复生掳走，从宫中的秘道私逃出去。文廷璧取了天魔教主的百毒真经，已练成了正邪合一，内功与毒功相结合的一种极厉害功夫。

最吃亏的却是童姥姥，那日她轮番与江海天及唐经天夫妇等高手恶斗，虽是侥幸逃了出来，元气已损伤不少。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治，方始恢复原来的八成功力，随后也追到了徂徕山来。到了徂徕山后，一来是为了与文廷璧利害相同，二来她损失了两成功力，而文廷璧却练成了正反五行的三象神功，此消彼长。她对文廷璧也不能无所顾忌，这才没有翻脸。

文廷璧哈哈笑道："金轮圣母，你这次若肯出手，对你好处可也不小啊！"童姥姥道："好处何在？"文廷璧道："其实你不是帮忙我们，而是帮忙大清朝，这你还不明白么？在昆布兰国，你极其量做个圣母，一个小国的圣母，何如在北京享受中华大国皇帝的供奉？"

一番话说得童姥姥连连点头，缪夫人道："这次已从大内调来了二十四名高手，所忌者就是金世遗师徒倘若得知风声，只怕会赶到邙山相助他们的情人。我们计划由师父抵敌江海天，文副教主合众高手之力，大约也总可以对付得了金世遗了。"

谷中莲正在听得入神，忽听得童姥姥叫道：“ 外面是什么人？ ” 话犹未了，文廷璧已是一掌击破窗户，跳了出来。文廷璧破窗冲出，谷中莲也正从树上跃下，还未来得及拔剑，“ 砰 ” 的一声，两人就对了一掌，谷中莲只觉掌心麻痒痒的，气力竟似使不出来，吃了一惊，慌忙倒纵出一丈开外，修地拔出了霜华宝剑，舞起了一道护身剑光，且战且走，文廷璧与她对了一掌，身形也不禁晃了一晃，吃了一惊，心道：“ 相隔不过数月，想下到这丫头功力己是精进如斯，我新练成的毒功，对地竟是不能生效！ ”

原来谷中莲深知天魔教善于使毒，早有准备，她口中含了一颗天山雪莲炮制的碧灵丹，再仗着这数月来增进的功力，运气三转，已自化解了文廷壁那一掌所施的毒功，但从这一对掌之间，她也试出了文廷璧的真实功力，确也比从前增加了不少。

即使他不用毒功，自己也未必是他对手。

童姥姥磔磔笑道：“ 好呀，当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下漏，上次在昆布兰国给你侥幸漏网，这次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定，地狱无门你偏进来！还想逃么？ ” 大袖飞扬，强劲的袖风扫过，乘机还弹出了三种毒粉。

谷中莲虽然含有碧灵丹，也不禁阵阵晕眩，连忙倒纵闪避。说时迟，那时快，童姥姥已一手抓来，谷中莲在晕眩之中，立足也尚未稳，自是无力相抗，被童姥姥一把就拿着她的腕脉。

文廷璧哈哈笑道：“ 咱们拿了谷之华的弟子，后日邙山之会，更是可操胜券了。 ” 童姥姥则冷笑道：“ 她是私会卡兰妮的，在昆布兰国之时，我早已怀疑卡兰妮和她暗中勾结，果然不错。好吧，就将她与卡兰妮关在一起，让她们叙叙旧情。 ”

原来天魔教主与厉复生已被囚在密室，却由缪夫人冒充教主，缪夫人是天魔教主的姐姐，两人相貌本来有七八分相似，更加以天魔教教规森严，教徒进谒，只能在阶下站立，瞻仰颜色，缪夫人自己又有贴身丫头，不须天魔教主原来的侍女服侍，故此不但瞒过了外人，连天魔教中的大小首领，也都瞒过了。

天魔教主这时正在忍受着“ 走火入魔 ” 的煎熬，厉复生也被童姥姥用“ 酥骨散 ” 毒害了，他内功消失，虽然还能走动，气力已是连一个普通人都比不上了。文廷璧将他们两人关在一室，要迫厉复生将他的家传内功心法写出来。厉复生甘愿与天魔教主同生共死，对文廷璧却是不肯屈从。

两人正在黑暗中互相偎倚，忽听得轧轧声响，石门打开，光线透了进来，天魔教主定睛一看，只见是个少女被推进来，天魔教主看清楚了，大吃一惊，将谷中莲拉到身边，哽咽说道：“ 谷姑娘，你何苦前来看我？我是个苦命人，现今又正遭受走火入魔之劫，死不足惜，你这一来，却是连累你了。 ”

谷中莲道：“ 姑姑，你存心向善，必定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 天魔教主苦笑道：“ 我已是被掌握在师父手心，命在须臾，哪还有重出生天之望？ ”

厉复生愤然说道：“ 那老妖婆如此狠毒，亏你还叫她师父。姐姐，你若死了，我也义不独生。 ” 天魔教主泪光莹然，也顾不得谷中莲就在旁边，便与厉复生紧紧相抱，说道：“ 弟弟，你对我这样好，我死也瞑目了。 ”

谷中莲在旁边十分难过，却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言词。再一想，如今自己的命运也正是与天魔教主相同，她还有一个厉复生在她身边，与她同生共死，

而自己心上的情郎却不知身在何处？说不定正在另一个女子的身边？谷中莲虽然有心将江海天让给华云碧，但到了此时，思想起来，也不禁珠泪潸然。

厉复生忽道：“谷姑娘，我有一个疑团，临死之前想要知道。你师父恨不恨金世遗？”

谷中莲道：“为什么要恨他？”

厉复生道：“他辜负了你师父的一世深情！”谷中莲道：“厉胜男是你什么人？”厉复生道：“是我姑姑。”

谷中莲：“你姑姑的全部故事，你都知道了么？”厉复生道：“听说她是给金世遗害死的，但内中详情，我却还不十分清楚。”

谷中莲道：“你姑姑性情偏激，她要得到金大侠的心，于是向我师父下了毒手，然后以解药作为要胁，迫金大侠和她成婚。她是在洞房之夜自杀的。”

谷中莲将她听过的金、厉当年之事，复述出来，然后叹口气道：“金大侠自觉对你姑姑不住，是以你姑姑死后，到如今已有二十多年，他始终没有结婚。我师父明白他的心事，她既没有怨恨金大侠，也没有怨恨你的姑姑，她认为这只是一场情孽。其实你姑姑临死之前，却是曾有遗言留给金大侠，要他和我师父成婚的。”

厉复生呆了半晌，说道：“我初到中原的那几年，听信人言，对金世遗切齿痛恨，后来渐渐起了疑心，现在是完全明白了。”

谷中莲道：“你从前疑心什么？现在又明白什么？”

厉复生道：“最初我对金世遗切齿痛恨，只道是他害了我的姑姑。后来见了金世遗给我姑姑所立的墓碑，又知道了你的师父本来是他从前的爱侣，还在我姑姑之前。我就不由得这样想道，以邙山派掌门谷女侠的人品才貌，地位武功，哪一样不是上上之选？

“一般人死了妻子，续弦也是平常之事，何况金世遗和我的姑姑不过是挂名夫妻？他却宁愿舍弃了可以结合的如花美眷，独自飘泊江湖，轻度了似水流年，这么看来，他对我的姑姑，似乎也不能说是无情无义。那些人对金世遗诽谤的言辞，大抵是和他本来就有仇恨，因而要挑拨我和他作对的。今晚我听了你这席说话，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姑姑其实也有不是之处，不应单独责怪金世遗了。我姑姑墓木已拱，她是死者已矣；倒是金世遗和你的师父，二十年来所作的牺牲，却是生者何堪呢。”

谷中莲喜道：“你终于想明白了，那么你还恨金大侠么？”厉复生道：“我只觉得惭愧，我从前未明真相，曾屡次辱骂于他，他心里一定是难过极了。可惜我如今亦是命在须臾，再也没有机会向他表自我心中的歉意了。”

三人互谈心事，正在唏嘘叹息之间，忽觉有一缕淡淡的幽香，中人如醉，天魔教主惊道：“不好，我师父来下毒手了。”厉复生怒道：“好，我和她拼去。”话犹未了，也还来不及施展天魔解体大法，咕咚一声，就晕倒地上，天魔教主晃了两晃，也相继晕倒。却只有谷中莲一人还保持清醒。

原来天魔教主和厉复生功力已失，即使是寻常的迷香也禁受不起，何况来人所用的乃是一种世上最神奇的迷香？但谷中莲则因口中含有碧灵丹，恰恰可以解这迷香。

谷中莲正在惊慌，忽见铁窗上的铁枝寸寸碎裂，谷中莲不觉奇怪起来，“那妖婆若要进来，为何不走正门？”心念未己，只见一条黑影已从铁窗窜进，清冷的月光也透过了打开的铁窗，虽然不很明亮，谷中莲已认得这不速之客，正是他们刚刚谈及的金世遗！

谷中莲惊喜交并，叫道：“金大侠，你来了，这可好了。”金世遗道：“先救他们出去，暂且不必惊动那个妖婆，留到邙山之会。再与她慢慢算帐，你来背天魔教主吧。”

谷中莲正想说她气力消失，难以施展轻功，金世遗已在她背后轻轻拍了一下，谷中莲瞬息之间，只觉一股阳和之气，已贯通了她的奇经八脉，登时精神抖擞，更胜从前。

谷中莲背起天魔教主，随着金世遗跳出铁窗，一路走去，只见甬道上横七竖八的天魔教徒倒了满地，金世遗笑道：“天魔教善用迷香，我这次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原来金世遗用的，乃是得自西藏密宗以阿修罗花所秘制的迷香，药力之强，在任何一种迷香之上。全世遗是因为志在救人，不想打草惊蛇，故而使用迷香的。

越过后围围墙。到了那峭壁之下，金世遣道：“我先上去，再吊你们上来。”他背着厉复生，纵身而上，只须脚尖轻轻一碰石璧，便即腾空而起，在峭壁上纵跃如飞，如履平地，转眼间已到了上面。谷中莲心道：“世上竟有如此卓越的轻功，若非亲眼见到，当真难以思议。我一个人借助宝剑之力，还可上去，背上个人，那是万万不行了。”

金世遗扯下几条长藤，连结起来，抛下去给谷中莲，谷中莲一手挟着天魔教主，一手抓牢长藤，让金世遗将她们扯了土去。

谷中莲道：“天魔教主已有改恶从善之心，她现在正遭受走火入魔之劫。……”金世遗道：“我已经知道了。我此来正是为了救她，好让她与厉复生得全心愿。”当下叫谷中莲将天魔教主放了下来，先把一颗碧灵丹塞进她的嘴巴，随即施展绝世神功，点天魔教主的三十六道大穴。他每点一处穴道，一股真气就注入天魔教主体内，三十六道大穴点完之后，天魔教主尚未苏醒，但奇经八脉已是豁然贯通。

金世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笑道：“幸亏她走火入魔不过两天，若是时间再长，我就要多耗几年功力了。”以金世遗这等世上无双的功力，助人度劫，尚且如此吃力，遭受走火入魔的凶险，可想而知。谷中莲不禁骇然。

金世遗稍歇一会，再以本身真力，助厉复生消解那“酥骨散”之毒，这对于金世遗来说，却是举手之劳，无须似刚才的费力了。

天魔教主功力恢复，碧灵丹也即见效，恰好与厉复生同时醒来。两人一睁眼就看见金世遗站在他们的面前。都是吃了一惊，“啊呀”一声，跳了起来。

厉复生又惊又喜，顾不得与金世遗寒暄，便即嚷道：“咦，姐姐，你怎么跳得起来了？”天魔教主呆了一呆，已是恍然大悟，泪盈于睫，便向全世遗裣衽施礼，哽咽说道：“金大侠，多谢你了。我是人人鄙弃的邪派中人，你却费了如许气力救我！”正是：

祸福无门唯自召，一心向善便非魔。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玉匣还书消宿怨　冰河洗剑庆升平

金世遗怅触前尘，喟然叹道：“ 二十年前，我也曾险受走火入魔之劫，是天山唐老掌门将我救了，那时我也是正派中人所鄙弃的妖邪。你不必谢我，但愿你日后也效法前辈英侠的所为，尽一己之力，与人为善，那就是报答了我，功德无量了。 ”

厉复生大受感激，上前说道：“ 金大侠，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个好人，好到出乎我的想象之外。我几次冒犯了你，我很惭愧，真不知、不知说些什么话好？…… ”

金世遗微笑道：“ 你无须再说，你的心事我已经明白，你刚才在牢里和你教主姐姐所说的话，我都已听见了。你可知道，我为了找你，从昆布兰国一直追踪到这儿？ ” 厉复生泪下如雨，哽咽说道：“ 金大侠，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你早已知道我是厉家的孤儿了么？ ” 原来厉复生是厉家在海外硕果仅存的一株根苗，他是当年出海寻书的那个厉伯子的儿子。

金世遗不自禁的眼角也沁出了泪珠，说道：“ 自从你姑姑死后，二十年来，我一直为了此事伤心难过。我不但愧对你的姑姑，也伤心你们厉家的遭遇之惨，在中原一脉，竟是无一存留。无可怜见，厉家毕竟留下你这株根苗。复生，你不曾见过你的姑姑。但你的相貌性情，都有几分与你姑姑相似。我第一次见你，就似看见你的姑姑复活在我的眼前，这许多年来，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想查明你的身世，为了了结一桩心愿。 ”

说到这里，金世遗突然拿出了一方玉匣，说道：“ 你是厉家的后代，你们厉家先祖的故事，想必你是知道的了。你的先祖厉抗天是明末武学大师乔北溟的弟子，乔北溟当年败在张丹枫剑下，逃亡海外。匿居荒岛，矢志报仇，练成了绝世神功，却未能生还中上，这秘密只有你们厉家知道，二百多年来，你们厉家，不断的派遣子弟，到海外找寻乔北溟所居留过的海岛，想把他埋在岛上的武功秘笈找回。

“ 这秘笈后来为你姑姑所得，最后又传到了我的手上。那时你姑姑已死，我以为厉家已没了后人，又因为这秘笈所载的武功虽然都是人间罕见的上上武功，毕竟还是邪派，故而我把这秘笈在你姑姑墓前焚了。不过，我却把这秘笈的武功作为基石，以正宗的内功心法作为梁柱，另创了一门正邪合一的武学。自信不在乔北溟的武学之下，如今我也将我的武学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应该归你所有，你收下吧！ ”

厉复生惶然说道：“ 金大侠，这是你毕生心血，我如何敢受？ ” 金世遗道：“ 我有今日的成就，说来也是叨你厉家的光。乔北溟的武功秘笈我己焚了，无法还你，只有将这本书替代了。你姑姑临终将那秘笈交我，嘱我将之发扬光大，我侥幸不负所托，如今我将此书交你，你就让我了却这桩心愿吧！”

谷中莲道：“ 厉叔叔，你就接下来吧，你若不受，金大侠心里更要难过的。 ” 话说至此，厉复生难再推辞，当下泪流满面，接过了那方玉匣，心中的感激，实是难以言语形容。

金世遗了却了多年的心愿，也是百感交集，追思前事，一片偶然。他吁了口气，遥望云天，想起了昔日与厉胜男出海寻书的种种经历，想起了厉胜男临终的嘱咐，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厉胜男墓前焚书的心境……二十年来经过了多少伤心之事，如今得见厉家还有这株根苗，心头上的重压这才得到减轻，惘然中也感到了真正的欣悦。

厉复生忽道：“金大侠，你的心愿已了，我也有一桩心愿，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你可肯答应？”金世遗道：“你尽管说吧。不管如何艰难，我都一定给你做到。”

厉复生说道：“我的心愿也就是我姑姑的心愿，金大侠，我求你不要负了我姑姑的一番心事，临别遗言！”金世遗呆了一呆，愕然说道：“你，你怎么知道？………”

厉复生道：“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的姑姑，但她当年的侍女，如今还在天魔教中，我从她的口中，也得知一二，至于你和邙山掌门谷女侠二十年来的刻骨铭心之爱，自伤自苦之情，刚才谷姑娘也告诉我了。”

二十年来，从没人对金世遗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他的若干好友，如江南、姬晓风等人，也都曾劝过他和谷之华重续鸾胶，但他们都不是从厉胜男这方面来着想的，说的话也没有抓着金世遗的痒处，而今厉复生以厉家的遗孤身份来说，却是句句话都说到了金世遗的心坎上。是啊，“这二十年来的刻骨铭心之爱，自伤自苦之情”，的确是折磨得金世遗已经够了。

模糊泪影，一片迷茫，眼前现出了厉胜男的影子，金世遗恍惚又似回到二十年前那凄凉的洞房之夜了，厉胜男临终的一幕重现他的心头，她那苍白的然而又是满足的笑容，她那凄惋的然而又是语重心长的嘱咐……

厉胜男是在最后一刻，获得了金世遗的爱情含笑而逝的，金世遗相信她临终的嘱咐也都是出自真心，可是金世遗由于内疚于心，却没有依从她的嘱咐。

往事历历，都上心头，厉胜男那番言语，也还留在他的耳边。他一个字也未忘记。厉胜男临终嘱咐于他的是三件事，第一件是要他接受乔北溟的武功秘笈，潜心武学，做一个超迈前人的武学大师；第二件是要他在她死后不可伤心，好好保重自己；第三件是要他和谷之华结成眷属，好让她去得心安。

泪影模糊中，厉胜男似是向他走来，对他说道：“世遗，你如今已成为超迈前人的武学大师了，但我所望于你的其他两件事情，你都没有做到。你负了我也负了谷姐姐了！”金世遗叫道：“胜男，你、你听——”厉胜男的影子忽地消失，在他眼前的是厉复生。厉复生缓缓说道：“金大侠，你不要自苦，误了自己也负了别人了。你要说些什么？我正在这里听着。”

金世遗定了定神，微笑说道：“我本来是要给你做媒的，你却要给我做起媒人来了。”厉复生拉着天魔教主，站在金世遗面前，笑道：“多谢金大侠，你解除了她的走火入魔之劫，我们两人之事，已无须金大侠再操心了。我相信你和谷女侠也用不着别人做媒。金大侠，咱们现在该到邙山去了。”这时正是朝阳初出，满天云雾都已散开。

金世遗、厉复生等人的心头积郁都如雨过天晴，邙山之会的主事双方却是各担心事，陷入了疑云迷雾之中。谷之华不见徒弟归来，当然是极为挂虑；童姥姥、文廷璧等人发现“囚犯”被人救去，也是大大惊疑，这才知道是上了天魔教主的当。但他们也还未想到来救出天魔教主的竟是金世遗。不过，他们虽然是遭逢了意外的挫折，仗着有朝廷作靠山，仗着有童姥姥相助，仍以为是胜券在操，按照着原来的计划赴会。

两日时光转眼即过，到了约会之期，这一日也正是清明佳节。清明时节本来多雨，这一年却是例外，谷之华一早起来，但见碧天如洗，没有一点乌云，竟是个日丽风和的好天气。

谷之华的心情刚好与天气相反，心头就如压了铅块一般的沉重，寻思：

“莲儿还未回来，只怕是已被对方擒下来了。要是他们拿莲儿来威胁我，这却如何应付？”正自心绪不宁，白英杰已进来报道：“天魔教主已来到山前，请掌门前往赴会。”谷之华精神一振，说道：“果真是天魔教主来了么？好，我正要与她相会。”

会场就是墓园中的那个大草坪，邙山派本来已有半数以上的弟子在那里守候，谷之华冒下未成年的弟子，将其余的人尽数带去。只见草坪上黑压压的尽是人头，连山坡上都是一层层的站满了人。

原来邙山派虽没邀请外人助拳，但按照惯例，每年清明，都有不少武林同道，来给独臂神尼以及吕四娘扫墓，今年因为听得风声，来的更多，还有翼仲牟的丐帮中有身份的弟子，也差不多全都来了。但天魔教这方面的人数，却比邙山派加上丐帮弟子再加上前来扫墓的宾客还多。两方各占草坪一面，在草坪上挤不下的，又分开来各占一个山头。

谷之华进入会场，只见天魔教这边，有一辆宫车，帘幕低垂，插有天魔教的旗帜，谷之华疑心大起，朗声说道：“难得教主莲驾到来。邙山掌门谷之华率领两代门人在此候驾了。教主有何指教，请来相会！”

帷幕轻舒，宫车揭开一角，远远望去，果然是天魔教主坐在当中，只见她把手一招，将文廷璧召到跟前，似是在吩咐什么，但说话的声音很低，旁人只看得见她冷傲的笑容，却听不清所说的言语。

这个“教主”，当然是缪夫人假扮的了，她和天魔教主乃是姊妹，相貌本来相似，再加以刻意打扮，务求以假乱真，旁人自是更难分辨。谷之华起了疑心，但却也不敢断定她就是假冒的教主，暗自想道：“莫非她是因为走火入魔、半身不遂的缘故，不能下车？但看她的神情，不似严重，却又为何要文廷璧这厮代为传话？”

文廷璧走出场心，昂首向天，傲然说道：“今日之会，胜者为强，教主只叫我问你，你是愿善罢甘休，还是愿干戈相见？”谷之华道：“善罢甘休又如何？干戈相见又如何？贵教远来是客，请你划出道来！”

文廷璧冷冷说道：“倘欲善罢甘休，须得依从两事！”谷之华道：“哪两件事？”文廷璧道：“第一件你须得当众赔罪，向我天魔教教主磕头。第二件事，你当年曾逐我教教主下山，如今须得让出邙山，给我天魔教作为分舵。不过，若然让出邙山，你们祖师的坟墓，也不能葬在此地，须得先给我铲平！”

独臂神厄与吕四娘乃是武林中人最景仰的人物，所以死了多年，仍然年年有人来给她们扫墓。文廷璧此言一出，谷之华尚未发作，前来扫墓的客人已是纷纷喝骂：“何物妖邪，胆敢口出狂言，凌辱前辈宗师？”文廷璧冷笑道：“诸位若是看不顺跟，等下尽可给邙山派助拳！但得先请邙山派掌门示下，是否便要干戈相见？”

谷之华道：“今日之事既是因我惹恼了贵教教主而起，教主不肯见谅，谷某愿一人承当！”意思即是要与天魔教主单打独斗，胜败不涉他人。

哪知话犹未了，童姥姥已是一声怪叫，飞身便扑过来，喝道：“你既愿承当，我便先把你拿下！上次给你侥幸脱逃，这次且看你还有什么本领，逃得出我的手心？”

谷之华两旁是师嫂谢云真和师兄卢道璘，谢云真外号“棘手仙娘”，本是峨嵋派弟子，因她已去世的丈夫“铁拐仙”周青是前任丐帮帮主，亦即翼仲牟的师兄，故而也算得是邙山派的人。谢云真号称“棘手仙娘”，性情最

为暴躁，闻言大怒，骂道：“哪里来的老乞婆？”飞身迎上，唰的便是一剑！

童姥姥冷笑道：“你有多大能为，敢为谷之华替死？”谢云真剑法以狠辣迅捷见长，霎忽之间，连刺七剑，剑剑指向童姥姥的要害穴道，哪知剑剑刺空，刚到第七剑，童姥姥已是长袖一挥，“呼”的一声，便把谢云真长剑卷去。随手再拂，长袖一卷一翻，登时把谢云真摔了个筋斗。

卢道璘是当年江南七侠中曹仁父的弟子，用一把铁琵琶，琵琶中空，内藏透骨钉三十六枚，见状大惊，一按琵琶，三十六枚透骨钉全都发出。童姥姥又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那三十六枚透骨钉从四面八方打来，说也奇怪，看来已打到了她的身上，都忽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原来都被她双袖卷去。只因动作太快，旁观者连看都看不得清楚。

谷之华连忙叫道：“卢师兄退下！”说时迟，那时快，霜华宝剑，已是化成一道银虹，抢到了卢道璘的前头，挡住了童姥姥。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半空中洒下了一蓬光雨，原来是童姥姥将那三十六枚透骨钉反打出来，被谷之华的剑光绞成粉碎。

文廷璧喝道：“邙山派决意要干戈相见，大伙儿上吧！”他们早已安排了混战的计划，一声令下，天魔教徒与冒充教徒的大内高手已布成阵势，一拥而前，对邙山派这边的人采取了大包围的形势。

文廷璧先在场心，与邙山派短兵相接，一出手便打翻了几个邙山派弟子。翼仲牟大怒道：“何物妖邪，吃我一拐！”他的伏魔杖法威猛无伦，一拐扫来，沙飞石走。文廷璧反手劈去，“　　”的一声巨响，翼仲牟竟然虎口流血，拐杖险险脱手。文廷璧也觉手臂酸麻，心头微凛：“这老叫化本事倒是不小，居然挡得住我的三象神功！”一个“跨虎登山”，又是连环掌发！

翼仲牟立足未稳，眼看这一掌就要劈到他的身上，斜刺里忽地有一件暗器飞来，文廷璧已练成大五行三象神功，浑身刀枪不入，区区暗器，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这一掌仍然向前劈去。

只听得“蓬”的一声，那件“暗器”给他打得稀烂，但那“暗器”的劲道却也不小，文廷璧这一掌给它一撞，登时打歪，掌心有一种湿液液的感觉，同时闻到一股臭味，原来这暗器是一只沾满烂泥的草鞋。这草鞋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北丐帮帮主仲长统，他飞出草鞋，替翼仲牟解了一招，哈哈大笑，声到人到，随即又接了文廷璧的一掌。

仲长统练的混元一炁功，威力不在文廷璧的三象神功之下，翼仲牟虽然不及文廷璧，却也差不了太远，南北两丐帮帮主联手，登时反守为攻。

天魔教这边一个黑衣汉子如飞而至，用的兵器甚为古怪，是一对金光闪闪的双轮。翼仲牟一拐打去，被他双轮一锁，“■嚓”一声，拐杖上出现一排齿印，铁屑纷飞，薄了几分。

仲长统一掌拍出，将他双轮推开，喝道：“阁下是谁？瞧你练的也是名门正派功夫，为何来助邪教？”那黑衣汉子喝道：“邙山派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你这臭化子才是不分顺逆！”

仲长统大怒，正要再发一掌，忽见两道剑光，左右合击，抵住了那黑衣汉子的日月双轮。这两个人都是来给独臂神尼扫墓的客人，一个是青城派名宿萧青峰，一个是武当派掌门雷震子的师弟抱拙道人。这两人和邙山派都有深厚的渊源。

萧青峰喝道：“不识羞的满奴鹰犬，也来混水摸鱼。看剑！”原来这黑衣汉子名叫佟元奇，是崆峒名宿齐天乐的弟子，贪图富贵，投效朝廷，官居

大内副总管之职，武功却比正总管满洲人额钦德还高，实是大内第一高手。

萧青峰与抱拙道人双剑齐出，堪堪和他打成平手。这时，文廷璧的三象神功与仲长统的混元一炁功都己发挥得淋漓尽致，翼仲牟的伏魔杖法，也使到了第二段三十六招开外，周围数丈之内泼水不进，佟元奇一被双剑荡开，已是不能与文廷璧互相呼应，于是在这个小圈子内，六个人又分作了两堆。

仲、翼二人合战文廷璧本来稍占上风，不料文廷璧的掌风中却有一股腥味，原来他得了天魔教主的百毒真经，三象神功已是与毒功结合，不但掌力大增，发出的掌风也足以令人中毒。仲、翼二人虽是功力深湛，一时不至受他伤害，但也不能不闭了呼吸，才得免于中毒。

转眼之间，邙山派弟子自翼仲牟以下，人人都已受到强敌的攻击。但处境最险的却还是掌门人谷之华。谷之华的师兄程灏、林笙，宾客中的辛隐农和霍宝猷等人，见童姥姥十分厉害，纷纷赶来。

童姥姥一声冷笑，袖中飞出一团冷焰，在周围五丈之内，焰火围成了一个圈圈。林笙收势不及，脚步踏入圈中，登时发出一声裂人心肺的呼喊，摇摇欲坠，辛隐农大惊，连忙一把抓着他的背心，将他拉了出来。只见林笙的一条大腿，血肉都已化净，只剩下一根枯骨。程灏迫得一刀斩下，自膝盖以下齐根斩断，免致燐毒上侵，这才保全了林笙的一条性命。

童姥姥以冷焰毒火隔断众人，圈子中就只剩下她和谷之华。原来她这冷焰攻远不攻近，近则自己也会波及，她自忖武功在谷之华之上，用此法截断她的后援，用意就是要把谷之华生擒，好瓦解邙山派的战意。

幸而谷之华已得了吕四娘的衣钵真传，又在内功上得过金世遗的指点，玄女剑法神妙无方，童姥姥一时间倒也未能将她擒下。但过了三十招之后，童姥姥频频使出隔物传功的绝技，先后在谷之华的宝剑上弹了十七八下，谷之华只觉浑身焦躁，剑招使出，已是力不从心，仅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邙山弟子触目惊心，可是一来他们也已在敌人包围之中，二来那冷焰毒火太过厉害，谁也不敢冲进去白送性命。

就在这形势十分紧张，邙山派即将一败涂地之际，忽听得一声长啸，天魔教的阵势在啸声中俨如波分浪裂，一个少年掌劈剑戳，杀进草坪。这少年不是别个，正是从昆布兰国远道赶回来的江海天。

江海天大怒道：“你这老妖怪又在这里害人！”双掌一分，左右拍出，那一圈冷焰毒火，登时也随着两边分开，让出了一条路。江海天迅速跃入圈子，呼的一掌，就向童姥姥打下。

童姥姥使出化血神功，举掌相迎，她的毒功厉害，江海天则内功较深，童姥姥的毒功伤不了江海天，但江海天因要运功护身，也就只能与童姥姥打成平手。谷之华缓过口气，运功驱毒之后，剑光又是霍霍展开，恢复了原先的威力。登时主客易势，把童姥姥迫得只有招架之功。

江海天百忙中抽暇问道：“怎么不见莲妹？”原来他在昆布兰国与华天风见面之后，已知谷中莲遇救之事，这次赶来邙山，就是急于要见谷中莲的。谷之华心头一酸，说道：“莲儿已落在他们手中，咱们只有抓着这个妖妇，好与他们交换。”

但江、谷二人虽占上风，一时之间，却也未能将童姥姥拿下。这时仲长统与翼仲牟这边，却渐渐感到难以抵敌。文廷璧以三象神功与毒功混合运用，一发掌便是一股腥风，仲、翼二人不能不闭了呼吸，仲长统有混元一炁功护

身，还好一些，翼仲牟年纪老迈，内功也稍逊一筹，时间长了，闭呼吸，却感到头晕目眩，招数发出，每每力不从心。文廷璧看出破绽，蓦地一声大喝，全力向翼仲牟杖头一击，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飞溅，翼仲牟的铁拐弯曲如环，飞上了半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人也跌出一丈开外，仲长统连忙飞身追上，将他扶住。文廷璧顾不得追击他们，便向童姥姥这边奔去。

佟元奇唤来了七名手下，这七人都是清宫的一等侍卫，各有独到武功，围着了萧青峰与抱拙道人，佟元奇便也放心跳出圈子。

文廷璧道：“擒贼擒王，只要把谷之华与这姓江的小子拿下，咱们便可大获全胜。”佟元奇道：“不错，咱们合力闯进火焰圈中，助童姥姥一臂之力。”双轮交于一手，两人同时发掌，将冷焰毒火两边分开，进入那圈子之内。

文廷璧一掌向江海天劈去，佟元奇的双轮则向谷之华砸来。江海天一招“弯弓射雕”，双掌齐飞，左掌迎击文廷璧，右掌迎击童姥姥，文廷壁身形微晃，童姥姥则大步跨前，将江海天迫退三步。他们两人合力，自是要比江海天胜过一些，形势登时又扭转过来，变得对他们有利了。

文廷璧哈哈大笑：“姓江的小子，今日看你还敢逞强？”掌力催紧，与童姥姥左右夹攻，掌掌劈向江海天要害。江海天沉住了气，使出大须弥掌法，这一套掌法奥妙无穷，刚柔兼济，用以防身，最妙不过。文廷璧与童姥姥全力强攻，竟如碰到了铜墙铁壁一般，攻不进去。但江海天想要冲出来还击，却也不能。

谷之华单独应付佟元奇，则恰恰打成平手。佟元奇的日月双轮专克刀剑，他这双轮又是纯金铸造，谷之华的宝剑削它不动，佟元奇在兵器上先占了便宜。幸亏谷之华在轻功上有特殊的造诣，剑法轻灵翔动，随步换招，有隙即攻，一沾即退，佟元奇也占不了便宜。但江、谷二人被对方隔断，各自为战，不能呼应，以二敌三，总是较为吃亏。

这时已是全面混战的形势，邙山派弟子众寡不敌，已有多人受伤，形埑十分危急。谷之华心内如焚，暗暗叹了口气，“想不到邙山派竟丧送在我的手上！”正要下令，叫众弟子不要顾她，各自逃走，忽听得敌人惊叫之声四起，阵势大乱！

最先是天魔教主那几名侍女尖声叫道：“教主，教主！”随后是天魔教众徒此起波落的诧异之声，“咦，怎么又来了一个教主？”

原来在山上突然走下四人，前面一对是天鹰教主与厉复生，第三个是金世遗，第四个是谷中莲。谷之华与江海天都是惊喜交集，勇气倍增。江海天在童姥姥与文廷璧围攻之下，本已有点支持不住，此时见师父到来，精神陡振，虽然仍处下风，十招之中，已是可以还击三招。

说时迟，那时快，天魔教主已是来到那辆官车前面，揭开帘幕，冷冷说道：“姐姐，你做你的一品夫人，富贵荣华，都己有了，还不心满意足么？何必冒充你的妹子，来此多事？姐姐，我请你还是回去做你的一品夫人吧！”缪夫人满面羞惭，走出宫车，一言不发，便即掩面飞奔，下山去了。

天魔教主朗声喝道：“本教弟子听着，不许再在这里滋事，限你们立刻回徂徕山去，听候我的命令。”这时天魔教门下弟子，也都已知道是上了朝廷的当，听了教主的命令，自是个个依从，当下一哄而散。

金世遗走到草坪中心，蓦地喝道：“独臂神尼与吕女侠的坟墓在此，谁敢在此胡闹的就是和我金世遗过不去！咄，你们这班没长着眼睛的臭贼，还

不给我立即滚下山去！”声似洪钟，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金世遗从前号称毒手疯丐，这些来给天魔教助拳的江湖人物，谁不知道金世遗的厉害，人人吓得屁滚尿流，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

天魔教弟子和那些江湖人物走得净尽，只剩下几十名清宫侍卫，其中有些是世袭的武官，从未走过江湖，不识得金世遗是何许人物，有些是投效朝廷的巨盗，听过金世遗的名头，心中也是十分恐惧，但他们既是受了朝廷的俸禄，虽然恐惧，却也不敢便即刻逃走。

那七个围攻萧青峰与抱拙道人的大内高手，恃着武艺高强，勃然大怒，萧、抱二人已经罢手不斗，跳出圈子，这七个不知死活的大内高手，转过身来，立即排成阵势，将金世遗围住，齐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在这里发号施令！”

金世遗好整以暇，负手闲立，待他们排好阵势，这才仰天大笑道：“你们不识得我么？这只能怪你们有眼无珠！”大笑声中，出手如电，也不知他用什么手法，笑声未歇，地上己散落了十四颗血淋淋的眼珠。原来他在举手之间，便把这七名大内高手的眼珠全都挖了。这一下只吓得那些清宫侍卫魂飞魄散，急急忙忙扶着那七个毁了眼睛的同伴逃走。

干戈止，战云消，邙山之上，就只剩下童姥姥等人，还在那毒火圈中，作困兽之斗了。童姥姥见金世遗到来，已知一败涂地，难以挽回。但心中还存着侥幸的念头，猛地喝道：“金世遗，我与你拼了！”把手一扬，波波两声，飞出了两团毒火，她也知道冷焰毒火也未必就能伤害得了金世遗，但心想金世遗势须抵挡一阵，她就可以乘机逃脱了。

那两团毒火飞到金世遗头顶，倏地化为一片红云，向金世遗当头罩下，威势之猛，无以复加。金世遗宽袍大袖，衣袂飘飘，神色自如，冷笑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说也奇怪，那片红云，给他一指，登时化作了一道火光，倒退回去，射入那毒火圈中。金世遗步履从容，也走了进去，踏过之处，冷焰毒火向两面分开，根本就无须使用劈空掌力。

圈中的五个人见毒火射来，纷纷闪避，但那一道火光，竟似长着眼睛似的，不烧别人，只烧童姥姥，只听得一声惨呼，童姥姥在毒火覆罩之中，顷刻化为灰烬！

金世遗道：“害人终须害已，可戒可戒！”身形一个盘旋，向东南西北，拍出四掌，将残余的冷焰毒火，尽都扑灭。

文廷璧与那大内第一高手佟元奇都打定了不是敌死便是我亡的念头，不约而同，一齐向金世遗扑去。文廷璧先到，狠狠地一咬咬破舌尖，运足了三象神功，掌力有如排山倒海，向金世遗痛下杀手。金世遗背负双手，摇头道：“可惜，可惜！”只听得“砰”的一声，文廷璧那一掌已是结结实实地打在金世遗身上。

金世遗竟然毫不抵御，让文廷璧打了一掌，此事大出众人意外，不禁哗然惊呼，惊呼之声犹未平静，只见文廷璧已是“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面如金纸，摇摇欲坠。

佟元奇大吃一惊，但他双轮已经推出，收势不及，金世遗道：“对你这狗腿子，处罚应该严厉一些！”辉袖一拂，佟元奇的日月双轮打回自身，两条腿从膝盖以下竟给自己的双轮截断，金世遗一手将他抓了起来，摔将出去，顺手又捏碎了他的琵琶骨，说道：“狗腿打断，从今之后，你是再也不能咬人的了。饶你不死，去吧，去吧。”清宫侍卫中有两个是他徒弟，连忙把他

抬起，逃下邙山。

金世遗打发了佟元奇，这才回过头来，对文廷壁道：“你在武学上另辟蹊径，练成了三象神功，说来也大是不易。可惜你不用于正途，我只得把你的武功废了。你回去吧，但愿你从今以后，潜心武学，虽是不能争强斗胜，也还可以成为一派宗师。”

文廷璧想不到金世遗对他如此宽容，满面羞惭，也自下山去了。

血雨腥风过后，邙山上又是丽日晴天，众人欢声雷动，邙山派弟子更是争着上来向金世遗道谢。

金世遗对这一切却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此时此际，他眼中心底，只有着一个谷之华。二十年来，强自抑制、沉埋心底的热情燃烧起来了，根本就不理会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他们，在欢呼雷动之中，金世遗缓缓的向谷之华走去。

翼仲牟悄悄打了一个手势，邙山派弟子也个个明白了他的意思，心中俱是想道：“我们负于金大侠的实在太多，掌门人为本派也虚度了二十载青春，但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也不应再去干扰他们了。”金世遗与谷之华之间的悲欢离合，无尽相思，邙山派的弟子都是知道的。

二十年前，也正是清明时节，金世遗第一次上邙山来给吕四娘扫墓，那时是曹锦儿做掌门人，她将金世遗侮辱一番，骂他是大魔头，几乎要把他赶下山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由于曹锦儿对金世遗不能谅解，邙山派还曾将他当作敌人，甚至对谷之华与他的往来也颇多非议。却想不到就是这个被曹锦儿骂作“魔头”的金世遗，好几次解救了邙山的劫难。邙山弟子追思在事，人人都感到内疚于心，也深深的为他们的爱情而受到感动。不必翼仲牟明白交代，邙山弟子也都作着会心的微笑，一个个悄悄走开。

谷中莲和江海天也在作着会心的微笑，江海天示意叫她不可打扰师父，悄悄的也溜了出来。

谷中莲看见江海天向她走来，又是欢喜，又是辛酸。心里想道：“我师父的二十载相思倒是有了结果了。从前我担心我和师父的命运相同，同是红颜薄命；想不到却终于两样，她有了结果，而我还是水月镜花。”

江海天笑容满面，掏出谷中莲小时候送给他的那方绣有莲花的手帕，轻轻的给她拭去了脸上的泪珠，低声说道：“咱们到底又在一起了，莲妹，你该欢喜才是，还伤心什么？那日在昆布兰国，你不肯出来与我见面，真是把我急死了。”谷中莲道：“你赶回来做什么？你不是见着了华姐姐了么？”江海天道：“不错，是见着了。”谷中莲道：“那你就该留在她的身边，怎可一见了她，又把她抛下？你纵要见我，也该、也该……”她想说的是：“也该在你们结婚之后。”但这句话到了口边，却又禁不住伤心泪下。

江海天再一次给她拭去泪珠，忍不着就笑了起来。

谷中莲心中着恼，道：“你笑什么？”江海天道：“你猜我为什么赶着回来？”谷中莲怔了一怔，“难道不是为我？”茫然问道：“为什么？”江海天道：“我是给你送两张喜柬来的。”

谷中莲心头“卜通”一跳，道：“什么喜柬？”接了过来，打开第一封来看，只见是叶冲霄与水云庄庄主云召代表男女双方家长具名的请柬，新郎是唐努珠穆，新娘是云璧，日期是今年的中秋，地点是马萨儿国的王宫。按照国王的大婚仪礼，这请柬本来应由马萨儿国的内务府发出的，但唐努珠穆谦下自牧，不愿以国王的身份骄人，所以结婚大典虽由年务府筹办，但对武

林前辈与至亲好友的请柬，则仍是由双方家长具名，就似普通人家嫁娶一般。

谷中莲喜道：“我又添了一位新嫂嫂了。云姑娘端庄慈厚，正合做我国的王后。”

江海天道：“你再看这张。”

第一封喜柬还在谷中莲意料之中，第二封喜柬却大出她意料之外。这也是一张由男女双方家长具名的请柬，水云庄庄主云召变了男方的家长，女方的家长则是华天风。这是云琼和华云碧结婚的请柬，日期也是八月十五日，地点也是马萨儿国的王宫。

谷中莲呆了一呆，喜出望外，讷讷说道：“真是意想不到，意想不到！两对新人同在人月团圆的中秋节结婚，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江海天道：“八月十五这天是汉人的中秋节，在你们马萨儿国，又是一个新的节日。”谷中莲道：“什么节日，我怎么不知道？”

江海天道：“马萨儿和昆布兰两国百姓，为了同庆升平，选定这一天为洗剑节。你还记得吗？这一天是金鹰宫大会的日子，也是马萨儿暴君被推翻的日子。由于你哥哥做了国王，邻国也得沾恩泽，共享太平。百姓们还编了一支歌。……”

谷中莲道：“我听过这支歌。是不是这样唱的：烽烟散净，冰河如镜，我要在冰河洗净我宝剑的血腥，从今后永享太平。年轻人得到爱情，老年人得到安宁。……”唱到“年轻人得到爱情”这句，两颗心已是怦然跳动，不觉手儿相握，脸儿相觑，眼中都燃烧着爱情的喜悦。

江海天低声说道：“在动身去喝喜酒之前，我带你去见我的双亲。”

谷中莲道：“做什么？”江海天道：“你的两位哥哥已安排好了——要发第三张请柬，同样的日期，同样的地点，这张请柬是咱们的喜柬，我要禀告爹爹，请他主婚。莲妹，你不会埋怨我们擅作主张吧，事先尚未曾得你点头？现在我是求你点头来了。”

谷中莲红晕满面，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江海天着急道：“莲妹，你不愿意？”谷中莲低声道：“不愿意我就摇头了。”江海天大喜道：“咱们去禀告师父去，咦，师父呢？他们到哪里去了？”

金世遗与谷之华又是一番情景。邙山上山花遍地，有大红玛瑙般的茶花，有缨络披垂的杜鹃花，有青丝花蕊镶着乳白花瓣的报春花，百态千姿，争妍斗丽，密密丛丛，满眼都是。金世遗与谷之华正在花丛中携手同行。也正是二十年前的今日，金世遗在这条路上送谷之华下山，那时他们心情都是黯淡之极，根本就未曾留意到这满目春光。如今风光如昔，人物依然，心情却是大大不同了！

金世遗摘下一朵野花，喟然说道：“二十年花开花落，之华，你嫌我来迟了么？”谷之华柔声说道：“这花和二十年前并没两样，咱们二人也是一般。你再迟二十年，我也是照样等你的。”金世遗道：“你还记得你送我的那两句诗吗，纵有浮云能蔽日，阴霾亦仅是须臾。二十年来几番风雨，好在如今已是雨散云开。二十载光阴一弹指，山花依旧笑迎人。总胜于花自无情水自流了。”

谷之华道：“二十年来咱们虽是会少离多，但就在你海外飘流、天涯远隔的时候，我也总是觉得你就似在我身边。”金世遗道：“咦，奇怪，我也是这样。这些年来，每当我郁闷难堪的时候，你就像出现在我的眼前。”谷之华嫣然一笑，说道：“这么说来，咱们可真是两心如一的了。我最喜欢王

勃那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真一点不错。”

金世遗从未见过谷之华笑得这样欢乐，只觉得她笑靥如花，比起她二十年前是少女的时候更可爱，不觉紧紧握牢她的双手，说道：“从今之后，咱们再也不会分开，远隔天涯了。”

江海天与谷中莲远远望见他们的师父在花丛中相偎相依，两人也不禁相视而笑了。江海天道：“咱们不必忙着禀告师父了。”谷中莲也笑道：“看来不久还会有第四张喜柬，更要轰动武林，传为佳话！”

谷之华道：“似是有人向这边走来？”金世遗抬起头来，隐约还可以见到徒弟的背影，笑道：“是海儿和莲儿，向那边走过去了，不要惊动他们。”

谷之华笑道：“从前我很担心他们重蹈我们的覆辙，如今我却是高兴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相同了。世遗，待我将来传了掌门之位给她，我就可以和你湖海相随，过神仙般的日子了。世遗，你高兴吗？”金世遗道：“这正是我梦寐以求之事。人生如此，还有何憾？”正是：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